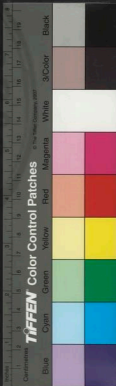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00398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51097 v.1



象山先生文集序

天有北辰而鬼神共焉地有泰岳而  
衆山宗焉人有師表而後學歸焉

象山先生其學者之比辰泰岳歟自  
始知學講求大道弗得弗措父而寢  
明又父而大明此心此理貫通融會  
筭在其中不勞外索揭諸當古曰學  
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真未



嘗不覺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孟子嘗言之矣。錫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官室之後。妻妾之奉。所誠窮之得我而為之。此之謂失其本心。其言昭晰如是。而學者不能深信。謂道為隱而不知其著。謂道為邈而不知其近。求之愈過愈遠。攝全先生始大發之。如指迷塗。如藥久病。

世之患病者。愈不越。行日用之間。而本心在。是矣。學者觀取。

師訓向也。跋望聖賢。若干千里之隔。今乃知與我同本。培之溉之。皆足以敷榮茂。遂豈不深可慶哉。嗚呼。

先生之惠後學。亦矣。先生之言志。由躬出。上而管法。君心下而切。

磨同志。又下而開曉黎庶。其其他雜。



然著述皆此心也。儒釋之所以分義利之兩由別剖析至精如辨白黑過俗學之橫流被天下於既溺吾道之統盟不存幾乎變識。先生於行都趨情編者屢矣。或竟日以至夜分未嘗見其少自昏定之色。素衷清明神乎照映得諸鬼神。其已消矧復警策之言。字字切已。與

先生之歿。餘二十年。遺言炳炳精神猶在。敬而觀之心形俱肅。若親炙然。臨汝嘗刊行矣。尚多缺畧。

先生之丁持之伯微衷而益之。合二十二卷。今為刊于倉司。流布寔廣。書滿天下。而精神亦無不備。言近而指遠。雖使古人復生。莫之能易。嗚呼。茲其所以為後世之師表歟。



先生諱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也  
嘗講學於貴溪象山學者尊之為象  
山先生云嘉定五年九月戊申門人  
四明袁燮謹書

有宋撫州金谿

陸先生字子靜嘗居貴溪之象山四  
方學者畢至尊稱之曰象山先生  
先生冢嗣持之字伯微集

先生遺言為二十八卷又外集六卷  
命簡為之多簡自主富陽簿時已受  
教于先生因言忽覺澄迥清明應用  
無方動靜一體乃知此心本靈本沖  
本明本虛大本變化無方冥獨簡心  
如此舉天下萬世人心皆如此易曰  
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曰二三  
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



而不與二三子者大戴記孔子之言  
謂忠信為大道忠者忠實信者誠信  
不詐偽而先儒亦之過此諸幽深故  
友不知道孔子又名大道曰中庸  
庸者常也日用平常也  
孟子亦謂徐行後長即堯舜之  
道又謂以羊易牛之心是以王  
先生護護為學者剖白斯旨深切著

明而學子領會者寡簡不自揆及敢  
少致輔翼之力專叙如右開禧元年  
夏六月乙卯門人四明楊簡敬書  
右象山文安先生文集二十八卷外  
集四卷先生行狀附焉

未講聞建安 狀元陳公子孫喜與  
人同其善教遂上件文集請用刊行  
以與世之志學志道之士共之仍以





二說蓋議次于目錄之後。未學小子竊以謂二議一以為學得孟氏一以為學非伊洛此真得。

先生之心至論也。二賢可謂知人矣。覆議末章伊川之言與孔孟不類。謂有子之言。且雖謂太極之上不復更有無極。夫悉其用意。何如然。其至論在此。嘉慶壬辰秋九月。盱水吳杰。

謹識

青田陸先生之學。非可以言傳。而學之者。非可以言求也。盱江曾有先生語錄一卷。所錄不無淺深之異。此篇之首。乃其高弟子傳。其會撮松年之所錄者。汲肅讀之。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先生之語。如震雷撼地。雖百數十年之後。有如親見親聞也。楊敬仁。

門人陳寅嘗錄叔貴溪象山書院至  
沿榮亥金路學者洪琳重刻于青田  
書院樂慎撰全

京師請識其成嗚呼迫在天地間古  
今如一人人同得智愚賢不肖豐  
嗇焉能友之於身則天之所以與我  
者我固有之不待外求也獲而充之  
不待增益也先生之教人蓋以是豈

不至簡至易而切實我不求諸我之  
身而求諸人之言此先生之所以深  
閱也今之口談先生心慕先生者比  
比也果有一人能知先生之學者乎  
果有一人能為先生之學者乎嗚呼  
居之相近若是其甚也世之相去若  
是其未遠也可不自愧自惕而自奮  
歟勿以



先生之學付之於言也  
大元至治甲寅春三月  
成師後學吳激謹書  
象山先生文集序

象山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書

與張敬夫

與胡季隨

與韓文舉

與李公幹

○卷之二

書

與王順伯

與吳叔仲

與朱云晦

○卷之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

與董伯英

與張輔之

與曹立之

與王元吉

與謝朓之

與謝靈運

與謝靈運

與黃日新

與謝靈運

○卷之四

書

與王德遠

與謝靈運

與謝靈運

與謝靈運

得謝靈運

得謝靈運

與王得倫

與謝靈運

與胡達材

與謝靈運

與彭世昌

與彭世昌

與周羽夫

與曹劼之

與曹劼之

○卷之五

書

與王僧虔

與王僧虔

與王僧虔

與王僧虔

與王僧虔

與王僧虔

與王僧虔

與王僧虔

與王僧虔

與王僧虔

○卷之六

書

REPRODUCED B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與傅全二

與傅子淵三

與傅昭三

與傅道三

與包顯道三

與包敏道三

與吳伯煥

與吳仲

○卷之七

書

與句稽載

與彭子壽

與鄧中孚

與魏子堅

與張孝忠

與有必先

與李元梅

與陳仲良

與潘之南二

與陳年二

與包顯道四

與周元忠

○卷之八

書

與譚年

與程師

與張憲成

與宋浩

與陳執友二

與羅推

與蘇年三

○卷之九

書

與王謙仲二

與錢伯同二

與楊守三

與黃監

與林叔亮

與陳君舉

○卷之十

書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與李成之二

與李海二

與李年

與李叔

與李任伯

與李元伯

與李元甫

與江德功

與周元忠

與吳神

○卷之十一

與李清道三

與應仲實

與張元鼎

與胡無相

與張子彬

與董元錫

與黃秀文

與鄧叔誼

與曹元之

與孫子南二

與李才嗣

與傅李魯

與李宰二

與王順伯二

與曹元之

○卷之十二

與張清道四

與張正巳二

與張補之

與張九成

與劉伯協

與李宰二

與張昇裕

與元延之

與張清道四

與張子

與張補之

與張元悅二

與黃術中二

○卷之十三

書





與郭邦德

與張信仲

與朱子淵三

與羅春伯

與馮博之

與郭邦德

與張之叔

與韓泰先

與朱元曉三

卷之十四

書

與包敏道

與嚴春伯三

與羅章夫

與傅齊賢

與蔡公辨

與高應朝

與包敏道三

與傅子淵

與羅幼舞

與齊泰先

與張德清

與姪孫

卷之十五

詩

與陶哲仲二

與范司法

與范茂敷

與韓泰先三

與劉潛

與孫季和

與范克明

與傅泰伯

與朱子淵

與吳平甫

卷之十六

與李德茂五

與孫季和

卷之十七

書

與張監

與張叔賢

與節文靴

與張伯言

與沈率

與致政兄  
與以清

○卷之十八

表奏

荆安會輪對劄子  
與沈率乞移劄劄子

荆西會輪對劄子

卷之十九

記

教諭記  
荆公詞堂記  
曹汝霖書院記  
本齋記

宜克縣學記  
經德堂記  
文德堂記  
萬川齋記

○卷之二十

序贈

送毛元德序

送劄子壽序

贈吳叔有

贈二趙

贈曾次文

贈丁潤父

贈王彦常

示家山學者

贈湯讓舉

贈疎山益侍者

題新興寺壁

送宜黃何對序

送楊道老

贈俞文學

贈傅文懷二

贈江聖老

贈黃舜咨

贈陳晉卿

贈金知劄街者

贈程若知

贈劉季蒙

題翠雲寺壁



朱氏子更名字說

二張名字說

蘇稽燕說  
祥德廟壇末

暖齋國寺碑石頌佈  
登文苑下官往中都

○卷之二十一

雜著

易記四

易製為法者權書

卷伍以變錯綜其數

學說

論語說二

孟子說

○卷之二十二

雜著

史評二

雜說

○卷之二十三

雜著

白鹿書院論語講義

大學春秋講義

荆門軍皇極辨明義

○卷之二十四

雜著

策問十六

○卷之二十五

詩

少時作

晚春出箭溪三首

鷓鴣大音

子規大音

疎山道中

贈化主

挽石子重

挽張正應

和黃司業春雪



遊湖全韻得四字

和楊廷秀送行

洪德廟監院歸禾童和楊廷秀韻

題靈巖寺

送均無執赴浙西監

簡朱幹叔諸友

贈姜梅王文顯

王芝歌

書劉定夫詩翰

代致政孫輝楫之文

蔡呂伯恭文

石齋祈雨文

代教授蔡神文

荆門祈雨文

謝雨文

東山祈雨文

望壇謝雨文

上泉龍潭取水禱雨文

東山刑為禱雨文

○卷之二十七

○卷之二十八

行狀

教授陸公行狀

黃廷英誌銘

張公墓誌銘

黃公墓誌銘

楊承表墓碣

吳伯顯墓誌銘

陸修職墓表

高致政墓誌銘

陸修職墓表

先生行狀附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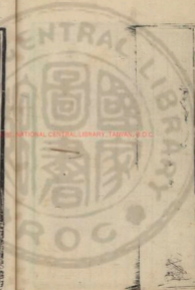
先生家嗣持之伯微次第編錄

先生九世孫陸時壽重刊

書

與邵叔誼

前日竊聞以夫子所論壽景公伯夷叔齊之說斷命以祛俗  
惑至今嘆服不能稍忘笑談之間度越如此輔之切磋何可斷  
也充其所見推其所為勿忽勿善蓋著益察百跡於統一之地  
是所望於君子夷齊未足言也此天之所以予我者非由外緣  
我也思則得之得此名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積善者積  
此者也積善者積此者也知德者知此者也進德者進此者也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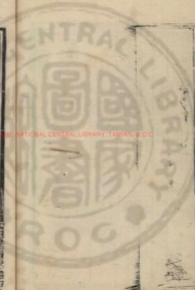
先生家嗣持之伯徵次第編錄

先生九世孫陸時壽重刊

書

與邵叔誼

前日竊聞以夫子所論壽景公伯夷叔齊之說斷命以祛俗  
惑至今嘆服不能稍忘笑談之間度越如此輔之切磋何可斷  
也充其所見推其所為勿忽勿善蓋著益察百跡於統一之地  
是所望於君子夷齊未足言也此天之所以予我者非由外緣  
我也思則得之得此名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積善者積  
此者也積善者積此者也知德者知此者也進德者進此者也



同此之謂同德與此之謂異心蓋曰休心勞曰拙德偽之辨也豈唯辨諸其身人之賢否書之真偽舉將不逃於此矣自有諸已至於大而化之其功猶溫未足以有容發強則被足必有執專莊中正足以有故又理密寔足以有別增加則積水積木舟因月異而駭不同然由前樂之生而至於技業扶疎由源泉混混而至於放乎四海也物哉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又曰其為物不二誠也學問固無窮已然誠能得夫則當早辨是非向背可以立夫君子之好學夫子實語稱之而未見其止蓋知之於誠也後君子亦無氣是天子之道誠且謂為魯在崇愚師群之問亦所當辨又或致望預于哉曾之於顏頤之於夫子固自有大異然而江漢以灌之秋陽以暴之雖天子不能逃於曾子矣曾子哉君子之逝夫知之思不肖可以與知能行唐周之賦或德學境之民中林苑野之夫亦帝

堯文王所不能逃也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苟其自暴自棄則為之發四端曰人之有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夫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德之初也約是人也已私安有不可克者顧不能自知其非則不肖自克耳王澤之歸則欲自職先覺不作民心播弄浮文異端轉相蒙惑注理沾言徒為潘飾而為機變之巧者又接應魁魁暢其間非其地而馳心仁矣今謂之學問思辨而於此不注研切著明使懸空空傳者竟足增虛益費助勝崇其重其病愈甚其自恃家嚴空理打格至言曰以為是後世不復此其為罪浮茫自暴自棄之人矣此人之過其初甚小其後乃大人之救之其初則易其後則難亦其勢然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於其盛緒知之不至悉精華力求多於末詳冷皆盈涸而立待要之其終本末俱失夫子曰知之為知之不



知為不知是知也後世取一物之不知者亦恥非其恥矣人情  
物理之變何可勝窮若其標本雖古聖人不能盡知也獲之不  
能審於八音變之不能詳於五種可以理擬夫子之聖自以少  
賦而多能然較不如老農圃不如老圃雖其老於論道亦以學  
而不厭啓助之益需於後學伏羲之時未有堯之文章惠以之  
時未有成周之禮樂非伏羲之智不如堯而堯舜之智不如周  
公古之聖賢更相祖述之際尚可考也學未知至自用其私者  
乃至於亂原委之歸顛倒棄之序窮乎卒歲日所履履道焦  
然思以易天下注不誤哉

與高生之

曩歲訪建切確未窅足下以親庭之命不能留臨別有寒歲相  
過之約日望青鸞至止勇直再泐何耶某自去年春尾在山間  
聞攜子耕之計以歸內外無惜視之復相尋以卒歲近者

始得獲至山房山間泉石頗多適值瀑流方壯噴玉湧雪應處  
卓奇經年之別不容不逾撫勞之勞即朋友往往來集應酬殊  
不少暇知適勞紛競而暇雖不辭遂以感疾山間不便醫藥扶  
病出山半山遇盛价致者幾數日抵家病又增劇此日少健第  
得身健氣力未復又未能寬後揚眉盛价望恐一論如章大博  
問答其義甚正其前述非之論又自援獲友義此則是足下病  
屢所述非之言亦失其實在個人言語極難非心通意解往往  
多不得其意而道多我門人無友每其語言為其不能通解乃  
自以已意臆之必失其實也相去之遠不得面言不若持平時  
書問讀所作文字讀習藉光差有據依若據此為辨則有案底  
不至大訛對也且如存誠持敬二語自不同豈可合說存誠字  
法古有考持敬字乃後來杜撰易曰閑和存其誠孟子曰存其  
心焉其亦嘗以存名者孟子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鬼曰其為



人也慕然雖有不存焉者矣夫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矣  
矣只存一字自可使人明得此理此理本天所以與我非由外  
緣明得此理即是主學其能為主則外物不能移邪說不能惑  
所病於吾交者正謂此理不昧內無所生一向盤纏於浮譎虛  
說終日只依藉外說以為主天之所與我者又為客主客倒置  
從而不及感而不能坦然明白之聖可使婦人童子聽之而論  
勸學之士友為之學自為支離之說以自贊其學年幸幾非  
所底意當亦便可憐也使生在治古盛時象彼先聖王之澤心  
無此病借其生左後世學就道喪其歸和徒充塞於時遂使有  
志之士僅此處處另與世間凡庸亦情緣欲之人均其陷溺此  
實非以學術殺天下哉後世言易者以為易道至幽至深學者  
皆不敢輕言然理入者易則曰能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  
簡則易從易知則有幾易從則有功有幾則可以有功則可大

可以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夫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  
至矣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未學之思也夫何遠  
之有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又曰堯舜之  
道乎胡而已矣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天  
徐行者豈其所不能哉不為耳又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  
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又曰心  
之有是四端而自端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不能者賊其君  
者也又曰吾身不能居仁由義之自余古聖賢之言大抵若  
合符節蓋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心此理  
實不容有二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  
又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如是則為仁反是則為不仁仁即  
此心也此理也求則得之得此理也先知者知此理也先覺者



覺此理也。學者就者此理也。教其兄者此理也。見孺子將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者此理也。可羞之事則羞之可惡之事則惡之。此理也。是其知其為是非知其為利此理也。宜辭而辭宜避而避此理也。敬此理也。義亦此理也。內此理也。外亦此理也。故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孟子曰所不處而後知其其良也。所不學而能者其食貨也。此天之所與我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故曰書御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吾之本心也。所謂安生正路者此也。所謂廣居正位大道者此也。古人自得之故有其言。言理則是實理。言事則是實事。後則實德。後則實行。則實行善與能。則善則謂古人質實。來高智巧。合於天理。則先著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所謂先知後知也。所謂實德實行者以其事實為實。故言即其事實。即其言所謂實德實行者。觀言周道之衰。文視日時。事實遠於言。與典訓。雖徒鑽。雖量。

披瀝之工。惟假借之似。其修畫是以自信。其君熱是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而識之。見非孔子之彼國。晏然而無幾。先行之訓。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晏然而無幾。夫子既歿。其得履在。曾子蓋可觀矣。况其不工。不似不足。以自信。不足以自安。音乎雖然。彼其工。其足以自信。足以自安。則有終身不交之患。有不可拔樂之勢。乃若未工。未似未足以自安。未足以自安。則舍其邪而歸其正。猶易為力也。來書瀟而無端之說。大謬。今足下終日依靠人言語。又未有定論。如在逆旅。乃所謂無所歸。今使足下棲其本心。居安宅。由正路。立正位。行大道。乃反為無所歸。和足下之不智。亦甚矣。今已私未克之人。如在附葬。如在朝。如在泥塗。如在園。園。城。壁之中。見先知先覺。其言廣大高明。與己不類。反疑恐。一旦如此。則無所歸。不亦鄙哉。不亦謬哉。不知此乃是廣居正位。





大道欲得兩端何以易此欲有所主何以易此今拘學者習不  
肯棄捨乃担其控而懼於廢其和而懼於正担其小而懼於  
太尚得為智乎夫子曰汝為君子無幾為小人儒古之所謂小  
人儒者亦不過依據末節細行以自律未至如今人有如許浮  
論虛說誤悠無根之甚夫子猶以為門人之戒又死如今日謬  
悠無根而可安乎吾友能棄去習復其本心使此一陽為主  
於內造坎必於是現沛必於是無終食之間而造於是此乃所  
謂有事焉乃所謂勿忘乃所謂敬果能不息乃是種善乃  
是集義乃是春春浩然之氣真能如此則不愧古人其引用經  
語乃是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則不為梅聖言矣今終日嘗  
營如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有操搗汲引之勞而盈涸榮枯無常  
豈所謂深泉混混不捨晝夜盈升而後運者哉終日操弄經語  
以自博益真所謂悔聖言者矣書言曰敬慎敬大德又言文王

之敬忌又曰罔不克敬聖言敬天之命又言敬之敬之又言  
聖敬曰舜論語言敬事而信又言修己以敬孟子言敬王敬兄  
未嘗有言持敬者觀此二字可見其不明道矣言與足下言者  
必因足下之及此而後言其言只欲足下知古人事實而不費繁  
故無根之說足下謂得此說而思之足下以此為說其不明吾  
言甚矣宜其不能說機附以已意而失其本真也又如脫履二  
字亦不正足下何不言吾之見邪不如古人之見正吾之說虛  
不如古人之說實如此自說則有省發之理若只從脫履等  
處思之終不能得其正此理甚明具在人心足下不幸受蔽於  
諛妄之習今日乃費入許多氣力此事若不明白不應安妥而  
君尊進而來病倦不能操括文辭使之簡約信手書大樂幸  
三復而樂其善則當知聖賢之言真不我欺也

辛丑之春在兩廣其所與晤者深服邁往丙午之夏言山耕  
舍相從越月以馮而為吾以故為幸然區區之懷終不能乎佳  
坡於左右每用自愧大學言明明德之序先於致知孟子言誠  
身之道在於明善又善之未明知之未至而循禮習傳陰儲密  
積厚身以從事論諸登山而陷谷愈久而愈深過越而此轉愈  
驚而愈遠不知開地發足大指之非而自與漢唐雜處遠近  
尚往往直於其間是必設身於大澤窮老於幽都而已來言則舉  
某與元卿論大極謂諸皆至理誠言左右能微私去蔽當無疑  
於此矣不然今之為依厥者且其也豈可漫漶以為駁藉以  
為定哉

王文公詞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自謂聖文復起不  
易矣六條子未嘗學問安非相識此無從多往同志之士猶或

未能盡察此良可惜嘆矣下獨謂使荆公復生亦付無以自  
情識如此吾道之幸傳項萬三士人品固自不同其為學亦不  
相以若其致知明善雖手細亦不能無難索之意元古今在  
此雖稍若知過要未特難索者之難得所得來又安道不遠人  
人自遠之耳人心不能無難索之意之未識則日以開通諸子  
百家往往以聖賢自期仁義道德自命然其所以卒呼於皇極  
而不能自拔者蓋彼不自覺陷溺而不自知耳顏子之賢  
天子所屢發氣質之徒固絕人遠甚乎非能知顏子老然亦  
自知非偶偶論語所載顏淵淵然之姿當在問仁之前為邦之  
問當在問仁之後論事斯語之時乃其知之始至善之如明時  
也必顏子之賢雖其知之未至善之未明亦必不至有聲色貨  
利之累為彼輩之失夫子者其間已乃有克已接禮之說所  
謂已私者非必如常人所見之過惡而後為已私也已之未克



雖自命以仁義道。自期以可至聖賢之地者。皆其私也。顏子之所以異乎衆人者。為其不安乎此。擇鑽仰之方。而不能自己。故卒能踐克己復禮之言。而把遂以至善。遂以明也。若子貢之明達固居。游夏之右。見禮知政。聞樂知德之說。能凡民。遂矣。從夫子游。如彼其尊信夫子之道。如彼其至矣。夫子既沒。其傳乃不在子貢。而在魯。子私見之。鍾人難在自知。如此。曾子得之。以魯子貢矣。之以達天施。已見消長之驗。莫若於此矣。學問之初。勿疑之。夫必有自疑之地。及其至也。必有自克之實。此古人物格。知至之功也。已實矣。能自克而不以自疑。方馮之以決。是非定。可否。雖其操。未如子貢之屢中。適重夫子之愛耳。况又未能也。物則所在。非達天德。未具難言也。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適而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宰我子貢者。若智足以

知聖人三子之智。善其義。足以有所精別。然乎陳子劬叔棟武版之說耳。其所以大知聖人之真知聖人。非其任也。顏子請車斯語之。其言入矣。曾子雖未及顏子。若其真知聖人。則與顏子無異。夫知止則其知必不能至。知之未至。聖賢地位未易輕言也。何時合井以究理。

與趙監

愚論新子。在思為全道。蓋子由非有所隱。通在天日陰陽。在地曰柔剛。在人曰仁義。故仁義者人之本心也。孟子曰存乎人者。皆無仁義之心。我曰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愚不肖者不及焉。則蔽於物欲而失其本心。賢者若易過之。則蔽於意見而失其本心。故易大傳曰仁者見之謂之智。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自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徇物欲者。既馳而不知止。徇意見者。又馳而不知止。故道在通而求之。道在易而求之。難



道尊陵而事止動意見不實自作艱難耳深知其非則蔽解感  
去而得所止矣道本自若豈知以手取物必有得在不然後為  
得哉節必於此深知端緒幸與進而圖之

○二

社倉事自元時建請幾年于此矣有司不從其之積盈遠方至  
知知者在劫易時因緣寬恤部令得見此文與同官各嘆者  
累日遂編入廣賑卹門今乃得執事發明之與按山兄所以  
就下風也其間瑣細敢不自錫需公移之兵備得布宣道外無  
事重外無道向管以智思賢不肯過不及之說布復想利然無  
疑在矣矣高孫文王不識不知而帝之則事商之靈堯亦不過  
如此論語之稱將禹巨豷稟乎有天下而子與孫人能知與否  
之過無識知之病則此心爛然此理坦然物各付物會其有推  
誠其有極矣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大地同流豈曰小補

之於不於則作好作惡之私機廣反側之憂雖賢者智者有所  
未免中國未易執和固未易致也深欲一至函丈而冗獲未能  
輒此瀟其區區善惡以為如何幸有以教之

○ 與楊文純

昨晚得念在重山後精養在而體弱了然未有所得殆似覺  
心了不可得者山乃欲有所得之心耶初信欲歸思慮甚佳但  
能不忘此意更使深學則雖不歸船歸也古人學如不及魯德  
樂道親師長友之心不啻如渴豈臨也哉是必務實之士良友  
不足者然後能如此心與向任私智好勝爭強獨凡似以為  
外飾者天淵不伴然感異獨察之不可不精辨之不可不明於  
此不精明便是不識路頭終汨沒於形必而無所至止總要黃  
馬止于丘隅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此乎知止而後有  
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學不知



止而謂其能度能得吾不信也人不自知其高於底私說而反  
致疑於知學之王者亦其勢然也人誠知止則自有定志安處感  
得乃必然之勢非可強致之也此集賢所與與樂而更之者  
之所由辨由仁義行與行仁義者之所由合而曾子子夏之勇  
孟子告子之不動心所以皆而馳者也言言致致止不知所止  
豈能致致止哉又曰安放止不致致止豈能安放止哉致初信  
論論考之法誠知所止則其於性性如歸焉家而入吾門矣聞  
秋說中亦論之春誠中誠不中有按定無按定本不足深計  
所可喜者得失之心未去未釋然則此心猶未釋然則所釋矣  
抑者抑其未去未釋者也宜其謂之稍善乃善之本非  
本心也是所以故其本心者也愚不肖者之病在於物欲者  
智者蔽在於得意高下汗流雖不同其病則同病心而不得  
其正則一也然病在汗下者往往易解而病在得意者則不

解自非自棄者其也極病在高遠者大抵自是而難解諸子百  
家是也今倉書雖未免有高潔之說然不自是實不准解矣後  
者已登其端幸為求見而究其說寓一尚且遲回春晚當為一  
行也

二

適喪之必異端別說近舉天下自非上知誰能吞數人之說得  
亦其理然也其說不可與同聲吾非斯人之徒歟而誰能  
扞格夫劍只得求方聖莊嚴或情耳

○ 謝道珍

願未得汝陳官人到後信胸襟頓別解理明暢甚為喜慰乃知  
汝曾心本不寬濶獨以不親謙益改舊俗見俗說素制埋沒耳  
其後二三言雖是倉卒緒旁不如初信非困於獨學無朋友  
之助而然則不得得失之心去則得之時文之說未破則不得



時文之流破則得之不惟可使汝日進於學而無憾焉是亦  
可以解流俗之深惑也山開近來結庵者甚衆吾獨擇鹿禿無  
以爲擇請生始擊糧相迎今考文前又成一闕部爲詳山氣象  
蓋備窮諸生中有方者實爲此亦良不易未能多供人耳今夏  
更去迭來常不下百人若一時候來亦未有者及歲歲寧其有  
政解邑人以爲又無其人其致禮於山間甚厚屢欲躬之問道  
而未要方未有復其一書錄往汝觀之非虛辭也酒之樽陸白  
孔子之生不能回天而易命然聖賢皆以其時之如此而於其  
業隨其志而爲吳於相淵之謂陸陸於山間其志甚高其行甚  
然之形體者所能知哉孔氏之輪環於天下長有願於陸陸  
雲自吾有杖之流刺鐵死櫻見其論論者如耳如目之俗  
發之理參則其陳編後復遂止是武宋繼陳蔡之間代木陸  
辨之理則又幾危其身然其行道之心豈以尚等而爲之者止

文不在茲期月而可此夫子之志也春秋之作殆不得已焉耳  
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與又孟子之志也故曰當今天  
下舍我其誰乎至所以法尹士充實矣或者其自達至詳且明  
也孟子而來子有五百餘年之間以儒名者甚衆而有楊王韓  
者專場蓋代天下歸之非止明遊堂堂之私也若曰傳堯舜  
之道歸孔孟之統則不容以假借天下萬世之公亦終不  
可厚誣也至於近時伊洛諸賢研道益深講道益著志尚之專  
踐行之篤乃漢唐所無於其所植立成就可謂盛矣然以漢以  
漢之秋陽以暴以未見其如曾子之體信其端端肫肫其仁淵  
淵其淵未見其如子思之能達其浩浩正人心息邪說誣破行  
及淫辭未見其如孟子之長於辯言而有以承三聖也故道之  
不明天下雖有美材厚德而不能以自成自達而於問見之  
歸蓋至卒放而無所至止若其氣質之不美志念之不正而假



傳會意者雖曰於經傳文字之間者何可勝考然其  
象如或成秦皇之口或有太學之志者致不少自強乎於此有  
志於此有終於此有然後能克己復禮志時敏真地中有  
以謙也不謙則凡為謙遜者亦徒為假謙終斷而其實終務  
勝而已比有一地況堅忍以師心教者必晚以聞也朝四暮  
三以悅眾但尤可感也不為其所動則曰表多而實寡之有  
謂非謙知亦非難行也人無志耳及有者又少是無自負守友  
反相感則為可惜耳凡全所以為友者為其耳故離友  
心此理我固有之所謂為友者不我之聖賢可得我於  
之所同然者且故曰周公其美哉

與李省幹

其誠更于此頗足自信其然之不可須臾離也有朋自遠方來  
乃所大願水有莖相與勿廢乎此故延匹使之平書舊相從恨

其端緒未明未始所以用乃今此又交一臂而失每為平頂不  
滿此學之不明子有伍百餘年矣其業充塞靈臺棟樑負卷悉  
焉若尤為可惜何時共講以快其懷未和見問當有所疑以片  
紙寫諸郵筒可也

二

占先聖所無不申學伏羲為笑猶以天地萬物為師俯仰遠近  
觀取精矣於是始作八卦夫子生於臆周禮述焉出類拔萃  
謂天縱之哲聖非溢辭也然而自謂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  
以求之者也中庸輔之亦曰相往嘉遊嘉善與支武乾輝相繼以  
臨天下而皇陶天縱其間曰朕言惠向底行武王繼大王王季  
文王之緒以有天下未及下車訪于箕子俾陳洪範高宗曰台  
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道于箕野入宅于河自河祖其學歷歷  
罔惑術惟訓于朕志若作酒糟則為醜若作和羹則為醞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人生而不知學學而不求師其可乎哉秦漢以來學統漸沒世  
不被有師以至於唐曰師曰弟子云者又以為笑韓退之極于  
厚焉為之屢歎惟本朝理學遠邁漢唐始復有師道鍾諸學者  
不求師與求而不能虛心不徒退讓或固學者之罪學者知求  
師矣徒退讓笑所以置之者乃非其益此則師之罪也學也夫  
子者多矣統淵固子實將伯牛仲弓固無可疵外此則有南宮  
适愛子賤深離胡近世四子三人之外最優出如高子蕭子  
雖有惠魯之譽其實皆天子所高於二人中尤屬高子蓋不  
幸前夫子而死不見其所成就卒之傳夫子之道者乃在曾子  
伯魚死子思乃夫子嫡孫夫子之門人光耀於當世者莫多而  
子思獨師事曾子則子思自夫子為子思擇師者可知矣幸我子  
亦有若其才智最高工五年游于張文下一等能游及已禮文  
學之場而堂堂君子衣子游猶以為難能其言論足以動人光

華足以雅俗誠非以愚魯得就有所可比擬至其傳道授業不  
獨於聖人宰我子貢有若猶不在與位况游夏乎故自伯身傳  
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乃獨其傳者外此則不可以言道是今  
之時而尚友方冊取友當世亦已難矣是下求友之意切矣願  
不知迂拙之人果身及副夏下所期者乎願文敏無與共遊  
後而審思之毋徒徇其名而不察其實乃所願望未相見聞或  
有未當於足下之意者願索言之亦惟其是而已矣愚見所到  
固當傾倒正不及以世俗相期也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書

與王順伯

8

去月遂屏門存其微積年閏別之優執別匆匆又一歲有半瞻  
企不啻飢渴屋於七七奇書中為寄甚多誠感佩且知別後所  
學大進青湖沾丐多矣敬仰之制然愚意獨有願訂正於左右  
者不敢避殘積之罪大抵學術有定有實無虛有確者之說老  
氏有老氏之說釋氏有釋氏之說天下之學術繁矣而大門則  
出三家也昔之有是說者本於有是實後之求是實者亦必由  
是說故凡學者之欲求其實則必先習其說既習之又有得有  
不得有得其實者有徒得其說而不得其實者說之中又有淺  
深有精粗有偏全有純賤實之中亦有之凡此皆在其一家之  
中而自有辨焉者也論三家之同異得失豈非而相識於得與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書

與王順伯

8

去月遂屏門存其微積年閱別之優執別匆匆又一歲有半瞻  
企不啻飢渴屋於七七奇書中為寄甚多誠感感且知別後所  
學大進青湖沾丐多矣敬仰之制然愚意獨有願訂正於左右  
者不敢避殘積之罪大按學術有實證者有傳者之說老  
氏有老氏之說釋氏有釋氏之說天下之學術繁矣而大門則  
出三家也昔之有是說者本於有是實後之求是實者亦必由  
是說故凡學者之欲求其實則必先習其說既習之又有得有  
不得有得其實者有徒得其說而不得其實者說之中又有淺  
深有精粗有偏全有純賤實之中亦有之凡此皆在其一家之  
中而自有辨焉者也論三家之同異得失豈非而相識於得與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得說與賢與夫淺深精粗偏全純駁之間而不知其為三家  
之所均有者則亦非其至者矣兄前兩與家兄書只謂儒釋  
同其所以相比配者蓋所謂均有之者也蓋常人之利二子判  
儒釋又曰公孫其實而義利也儒者以人生天地之間靈於萬  
物貴於萬物與天地並而為三曰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  
道入而不盡人道不呈與天地並人有五官官有其主於是若  
是非得失皆自有教有學其教之所從之者如此故曰義曰  
利曰仁曰主天地間有生有死有輪迴有報償以為善言而求  
以免之其有得道明悟者則知本經生死本無輪迴本無報償  
故其言曰生死事大如兄所謂善惡報應者亦只為此一大事  
其教之所從立者如此故曰利曰利曰利惟教公孫經世惟利惟  
私故出世儒者雖空若無善無惡無功無勞無德無道若經世釋氏  
雖盡其善善度之皆主若出世者釋氏者皆人也彼既為

人亦安能盡善盡德之仁教彼雖出家亦上報四恩日用之間  
此理之根諸心而不可泯滅者彼國或存之也然其為教非為  
欲存此而起也故其存不足為深造其遺者若若吾儒  
則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釋氏之  
所憐憫者為未出輪迴生死相續之生死海裏浮沉若吾儒  
中聖賢賢皆只在他生死海裏浮沉也彼之所憐憫者若吾儒  
賢無有也然其教不為欲免與而起故其說不上此也故釋氏  
之所憐憫者若吾儒之聖賢無之吾儒之所為若釋氏之聖賢則  
有之試使釋氏之聖賢而繩以春秋之法童子知其不免矣後  
其教之所由起者觀之則儒釋之辨公私義利之別判然哉然  
有不可同者矣非豈是論尊卑之質人所難及而不滿人竟者  
皆所謂所為有以病之也此非今日之言蓋自初拜識時已知  
此為議矣時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



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始決江河濬溝  
之能奮也有過而不能勇改天下之通患然今世別有一般議  
論以不輕改其素學為老成為持重為謹密以惟然改竊於從  
者為輕率為狂妄為無所守凡事理但論是非若已知吾所守  
所行者為非則豈可不速改若謂吾所守所行未為非則固不  
當改又不論速不速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尊兄之實本  
有勇但從來向擇氏不崇儒學故至徇流俗朋友中見尊兄有  
剛決過人處之有徇流俗處莫不稱任之若輩則妄謂尊兄之  
徇流俗亦甚於他人則容易被聖賢之學排勸雖不知其實性  
性以其名而赴之若尊兄則雖自覺有未極當處亦且顧慮安  
撫有姑自守且徐圖之若輩念非尊兄無以發其狂言用處犯  
分之罪猖狂而言辭不暇擇并非敢使尊兄為儒者之名以欺  
世願尊兄試以有言違乎汝心必求諸道之法試思之或有可

標如謂不然亦願詳以見其詳白此事期於到頭非兄尚空語

8

學者情易墮所見豪傑後詩至開發多矣業重者流不欲多  
言之語其切謂於所不當言者加工言則非矣若在初學言則  
唯足以達其理意而已不可以多少限也陳人之辭多者謂其  
雖妄語固難免是則可剛也今方將把道術趨向之間切殊未  
是則又受多之病藉尊兄先除此一戒使其得悉意來幾幾是  
非可明也尊兄所學以力行為主不專務論說所見皆行履到  
處非但言說而已此不待論其固不敢以言說得尊兄交清問  
亦不以此病兄獨謂兄所學不能無載耳楊墨言子詩行之徒  
豈但言說其所言即其所行而孟子力闢之者以為其學非也  
儒釋之辨其平時亦少所與論者有相信者或以語之亦無所  
辨難於我無益有自立議論與我異者又多且勝心所持必欲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已說之伸不能公平求是與之反覆只成爭辨此又不可與論  
今之僧徒多擔夫庸人不通文理既去髮胡服又安能使之髮  
髮潔縹而從吾游助至於士大夫之好佛者雖其好佛亦只為  
名而已此又不足與論也至如尊兄不論名不好勝凡事皆公  
心求足文聰明博洽湯來未有自得處猶有疑焉遺囑之德比  
來所見明白議論怪殊無毫髮之遺矣設有知度資質  
如是所到然但工一家之說則又難論今兄兩家之書已皆採  
討此而不與極論則只成是自掩厥笑歸來如疑於兄者以為  
兄之資質實強敏有餘而宏大遠則不足相為平日所詢  
所學所習之巧攝持密制其命而不能度越擺搖不忘本之  
說以為典訓拒排釋氏者於千里之外而與至則行笑趨而避  
之者同其介然自守之意真無間之可與矣來來教謂若使釋  
果未達若儒理須進步何苦守其卑汙而不進然後知高明之

慶本自宏闊而非之疑則譏淺陋矣其前書所論論其教之所  
從起而兄則指其所造以辨之其雖不啻有釋教經教然如楞  
嚴圓覺楞嚴菩薩德則空見之如來若斯與愛惡釋僧生死正是  
未免生死未出輪迴不了四相者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迴四  
相雖有淺深粗細然其壽者相亦只是我相根本若快哉微細  
之命報不折故其文曰若有人讚嘆彼法則生歡喜便與濟度  
若有人誹謗彼所得者即生真恨心亦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  
迴又如來教因地法行亦無身心受彼生死正是免得生死出  
得輪迴伊川先生有曰釋氏只是理會生死其他都不理會近  
有一前輩家神禪叢中稱其所得一日舉伊川先生之言曰其  
當時若得待坐便問道不知除生死外更有甚事不知尊兄所  
見與此人優劣如何若尊兄初心不為生死不知因何趨向其  
道求甚當及鍾地雖不受一塵而佛事胸中不捨一法若論不



捨一法則虎穴鷹窩皆為佛事淫房酒肆盡是毒海維摩使氣  
善揚歸鉢欲去之地乃其極則當是時十地菩薩被呵斥以  
為取舍未忘染淨心在彼其親手持檀香秋何苦以為歸獄主  
惟唯其教之所從起若如此故其道之所授亦如此故其附隨  
儒為大中釋為大論以釋與其他百家論則百家為不及釋為  
過之原其始垂有經則私與利而已來教謂儒說出世非舍與  
世而捨天地外別有樂處原本非謂其如此獨謂其不主世經  
世非三種之道耳又謂若眾聖所以經世者不由自處其處方  
可言經世異於出世而別有妙道也吾儒之道乃天下之常道  
豈身別有妙道謂之與常謂之異哉蓋天下之所共由斯民之  
所日用此道一而已矣不可改頭換面而善回謂今之為釋氏  
者亦豈能盡捨吾道將其不主世身而其處順得失不足以為  
深造者之輕重耳善兄謂行所當行等元日用中所行合理處

自是天資之美與探討儒學之力皆其積習豈非必發於心始  
如此然善兄曾能保其所行皆合於理乎夫編三編而後發身  
致道善兄未嘗從事如此工夫吾志在春秋散道善兄不能有  
此志我亦欲正人心規邪說誣說行放淫辭散道此非善兄之  
所教如是而謂儒釋同恐無益明今善兄均空說所有其初經  
確擊擊者果為何事哉若謂治大國若烹小鮮不以智治國國  
之福或者其可以康善兄之道至行而不悖也五方吐角中豈  
見欲求訂正其辭不得不自達顯尊兄平心觀之如不以為然  
羊無愛辭善兄第有所論難尚敢推挽令各極其意況在朋  
友彼此無他疑正宜善意爭論期歸乎一是之地乎昔善兄  
所到持論甚堅然人言有以服其心則不悖於儒然而既惟善  
兄有以知我非執己好勝者幸不憚盡言善兄言可採亦願善  
兄不悖改悔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



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夫子自謂其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又曰吾嘗終日不食解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其豈不可為吾人標的乎但只如此隨見在去豈便無益於天下隨有如夢兄之質不可無惜處適得蔡南軒施家兄甚厚附達家兄甚可憐卿之如何家兄這處又歸宅上不知會更有何保不感感即隨伏幾多為親舊以厚款社

與朱元臨

黃考二生歸奉正月十四日其備未改歲動感感之刻不得開門後又經時日深馳外聞已赴關奉事向日對數伏想天擁表章高明主中言取倍爽以幸天下恨未得即聞緒餘法此情况外間傳聞中甚詳未知信否或符如對言勝慶幸歸人表世昌得一山在信之再境距對亦兩舍而近實龍虎山之宗

巨陵特起屹然如象名曰象山山間白為泉梅良甲清池無異平野山澗合為溪流注豈里兩崖有琳瑯石却巖假寒中為茂林瓊瑤水雪兩倒激激飛瀑時帶松其間春夏流芬如奔雷石自為榜唱可浴以觀佳處與王淵引龍手易復安在歲彭子結一序以相孤燕亦自為清宮於其側春間携一冠二鳥讀書其上又得勝處為方丈以居前苑園山奇壁畫會象帶二溪下赴彭巖子亦稍稍結流其傍相從讀書理為之日明舞詩賦千載同樂其昔年兩得待教麻履之集亦賦於幾湖然撫養肉為隱未能忘章無以相慰甚自愧也比日少進甚思一侍國文學者啟助以卒餘教尚其未能登高臨流每用格惻佳歲明尊兄與按山家兄者意因南曹使人借易致區區家復書許以卒請不勝幸甚古之聖賢惟理是規堯舜之聖而詢于駕若曾子之易學蓋得於挑燭之童子歟九二曰約如去句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當於理雖婦人稱字之吉所不棄也孟子曰事君書不如稱  
吾君或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或申理致雖出古書不救是信也  
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人言豈可忽哉按山  
元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相違非同子所為不然則或是其  
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辨也蓋通書理  
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一本則一  
曰一曰中即太極也本言於其上加無極字動靜章言五行陰  
陽陰陽太極亦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或其少  
時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此言於不  
可忽也元謂按山為迎看人文字未能無發之情而欲速申已  
意是以輕於立論徒為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太學曰無諸已  
而后非諸人無古今何愚暗不省此言也皆文字也觀元與  
按山之書已不能耐堪言矣尚向以看按山我辨元向按山

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  
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太極者實有是理  
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疑善於類舌語華  
之間也其為萬化根本固自素定其足不足誰不能言以人言  
不言之故耶易大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  
太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耶  
洪範五皇極列在九疇之中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於一物  
而不足為萬化根本耶太極固自若也雖元只管言來言去皆  
加糊塗此真所謂料粒立論徒為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也元  
既句句而論字字而議有年矣宜蓋王益密立言精確足以倍  
於掩感乃反疎脫如此宜有以自反矣後書文謂無極即是無  
形太極即是有理周先生恐學者錯誤太極別為一物故著無  
極三字以明之易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





之謂道一陰一陽已足形而上者况太極乎晚文者若學知之  
矣自有大傳至今幾千年未聞有錯誤太極別為一物者設有愚  
誤至此異言不能以三隅反何足尚煩朱先生特地於太極上  
加無極二字以曉之乎且極字亦不可以形字釋之蓋極字中  
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疑朱司我若懼學者說於形氣而  
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下贊之曰無疆無臭可也  
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朱子發語應得於太極圖於稜  
怕長怕短之傳出於陳希夷其必有致布夷之學老子之學也  
無極二字出於老子知其雄章吾聖人之書所無有也老子首  
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卒同之曰老氏之宗言  
也無極而太極即是此言老氏學之不正理不明所蔽在此  
兄於此學用力之深論曰之又曾此之不能辨何也通書中焉  
止矣今言與此昭然不疑之兄曾不之察何也太極圖說以無

極二字覺者而通書經筵朱嘗一及無極字二程長論文字至  
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假令其初實有是圖觀其後來未嘗一  
及無極字可見其道之進而不自以為是也兄今欲訂註釋未  
願尊信如此其至恐未得為善相注者也灌清遺詩文可見矣  
彼豈能知濂溪者明道伊川親師承濂溪當時名賢居諸右者  
亦復不少濂溪之徒卒為於濂可見其子孫之不能世其學也  
兄不據之焉乎梭山兄之言恐未宜忽也孟子與墨者火之辨  
則據其愛無等差之言與許行辨則據其與民並耕之言與告  
子辨則據其兼外與人性無分於管不宮之言夫豈甚為判度  
之說兄之論辨則異極是如甚今者所論則皆據尋兄書中要  
語不敢增損或稍用尋兄經辭以相繩糾者亦差有濫抑抑所  
謂夫民今而後得友之也兄豈不梭山寬心滿意友復二家之  
言必使於其所說如出於吾口之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



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為辨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  
得矣彼方深疑其說之非則又安能使之如出於其所為者而  
無纖芥之疑哉若其如出於吾之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則無  
不可矣尚何論之可立否之可斷哉兄之共言無乃亦少傷於  
急迫而未精耶兄又謂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其容理已不能  
精而於彼之情又不詳蓋則徒為紛紛雖欲不差不可得矣  
夫子自道也向在兩家論兄所辯皆予不辯之言勿求於心  
意非是兄令予平心觀之予嘗答曰甲與乙辨方各自言其理  
則曰稱某乙平心也乙亦曰稱某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  
白不若據事論理可也今此急迫之說實必道其之誤正相  
耳論事理不必以此等感之憐後可明也按山氣雲霧霧  
木管草草必優游韻誅耐父結縉今以急迫指之雖他人亦未  
論也夫辨是非別邪正決疑似固貴於說理明白若乃料度經

織文致之辭類兒無易也梭山兄所以不獲致辯者蓋以兄  
就己之意甚固而視人之言甚急求勝不求無咎耳則以為不  
然第兄平日慷慨於朋友求規切磨之益蓋亦甚堅獨辟雖  
於雄人非惟不敢以忠言進於左右亦未嘗有能為忠言者言論  
之橫出其勢然耳向來相雅每以不能詞兄所期為憾比者曰  
謂少進方將因各井而承教今兄為時所用迫退殊不合并未  
可期也又原計其才素稱萬少見巨區算豈不以為然幸不  
檢下教此推惟為國保愛濟需務用以運天下

8

二

伏自夏中拜書尋聞得對子深贊喜良在深佩事為感嘆賢者  
遲遲縹緲村巷所甚惜者為世道耳承選里第第欲致事每以  
冗奪徒煩爾馳江海功人至泰十一月八日事備求作正之詳  
耐虎良劇比聞知張高知及命不容辭免更須更一出否君人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3/Color White Magenta Red Yellow Green Blue

但返自有大義。有過嫌畏讓而已。然前日面對必不止此。職  
守所及。根不得相。至言後。便儘可垂教。吾而主條折。可見正  
以。此。其。及。兒。所。期。比。日。少。道。方。國。自。賤。耳。來。其。謂。之。詩。復。不。勝  
幸。其。德。心。何。所。未。安。義。當。其。不。容。但。已。亦。單。兄。教。之。之。本。處  
也。近。浙。間。一。優。生。貽。其。原。規。以。為。吾。二。人。者。所。君。各。已。成。熟。於  
不。能。必。相。為。善。者。賢。之。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句。將。顯。試。言。乎  
此。筆。九。題。沉。澁。俗。態。特。家。如。此。亦。可。憐。也。人。能。決。道。非。道。洪。人  
此。理。在。宇。宙。間。固。不。以。人。之。明。不。明。行。不。行。而。加。損。然。人。之。為  
人。則。神。可。其。職。矣。讓。後。而。天。之。職。也。成。形。而。載。物。者。地。之  
職。也。載。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人。君。之。職。也。  
孟子。曰。物。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可。謂。行。之。者。行。其。所。學。以。格。君  
心。之。非。引。其。君。若。當。道。與。其。君。論。道。經。邦。變。理。陰。陽。使。斯。道。達  
乎。天。下。也。明。謂。學。之。者。從。師。親。友。讀。書。考。古。學。商。屬。辨。以。明。此

道也。故少而學道。任而行道者。士君子之職也。吾人皆無志。錄  
南旋於群言。滿亂之中。俯仰未敢。雖自謂其理已明。文如非。然  
見。致。於。諸。君。同。相。從。一。唱。百。和。莫。知。其。非。此。所。甚。可。懼。也。幸。而  
有。相。疑。不。合。在。同。志。之。間。正。宜。各。盡。其。力。相。切。磨。則。子。一  
是。之。地。大。海。之。明。以。為。大。者。皆。與。人。同。亦。取。諸。人。以。為。己。聞。一  
言。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而。然。莫。之。能。禦。五。人。之。志。皆。何。求。此  
惟。其。是。已。矣。嗚。呼。昔。時。諸。君。學。拳。服。膺。而。勿。失。縱。縱。天。下。共。一  
者。以。為。是。也。今。一旦。以。切。磋。而。知。其。非。則。前。日。之。所。習。者。皆  
如。出。暗。室。如。遊。明。棘。惟。新。之。念。若。決。江。河。是。得。所。欲。而。遂。其。志  
也。此。豈。小。智。之。私。卸。隨。之。習。蒸。勝。敗。者。所。能。知。哉。弗。明。其。措  
古。有。明。訓。教。者。布。之。尊。兄。乎。日。論。文。意。取。尚。萬。多。履。得。道。者  
為。別。前。一。夕。請。尊。兄。之。文。見。其。得。意。者。公。簡。從。有。力。每。切。敬。服  
登。謂。尊。兄。才。力。如。此。故。所。取。亦。如。此。今。關。來。書。但。見。文。辭。縱。統



氣能自其致善處觀皆讓就幸會分跡終不明白無乃  
為無益所累及則其才耶不然以尊少高明自視其說亦當  
如白黑之易辨餘者兄嘗曉陳同父云敬者百尺竿頭進取  
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者得力為漢唐分跡即之脫  
履幾今亦欲得舞兒隨取一步受在孟子以下學術者得力  
力為極極二字分跡亦可脫滿漢時古人曾嘗不為之言論  
未吐之先善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所謂先知和氣知先  
知者微者以其事而推其事實言即其事事取其所謂  
言觀行而後用之來文號曰張其言者其意與訓者其  
辨論論者之工休假借之必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理也  
足以觀父子之多遠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而  
識之况非夫子耶之彼固晏然和德於先行之訓子欲知言  
之訓所以覺之者莫矣而終不悟規子及治不傳故在角子蓋

可觀已尊兄之才未知其與子者如何今自之病則有深於子  
高者尊兄誠能深知此病則來書七條之說當不待條析而自  
解矣然相去數百里脫或未能自克淹回稽習則不能無遺憾  
請卒條之來書本是主張無極二字而以明理為說其要則曰  
性其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者竊謂尊兄未嘗實見太極  
若實見太極上面必不更加無極字下面必不更實見體字上  
面加無極字正是 上之上下面者真體字正是知未登下之  
極虛見之實實見其言固自不同也又謂操者正以其究竟至  
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這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  
耳就令如此又何必更於上面加無極字也若謂欲言其無方  
所無形狀則前古圖書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其下者之曰  
無形無臭可也宜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繫聲言神無方  
矣豈可言無神言易無端矣豈可言無易者氏以無為天地之

雖以右為萬物之母以常無視歟以常有觀微直將無字捨在  
正而正是老氏之學豈可捨也惟其所蔽在此故其流為任術  
教為無忌憚此理乃宇宙之所固有豈可言無若以為無則君  
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嗚呼未遽無君而孟子以為無  
君星程未敢無父而孟子以為無父此其所以為知言也極亦  
此理也中亦此理也五居九疇之中而曰皇極豈非以其中而  
命之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詩言立我丞民莫匪爾極豈非  
以其中命之乎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  
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理至矣外此豈更有  
太極哉以極為中則為不明理以極為形乃為明理字字實固  
有一字而教義者用字則有一義者有兼收兼者而子之指  
歸又有重實虛字則但當論字義實字則當論所指實論其  
指之實則有非字義所能拘者如元字有始善有長義有大

我坤五之元吉也之元亨則是虛字專為大義不可復以此矣  
參之如乾元之元則是虛字論其所指之實則文言所謂終所  
謂仁皆元也亦豈可以字義拘之哉極字亦如此太極皇極乃  
是實字所指之實實空有二充實字由無非此理實空以字義  
拘之字中拘至理何嘗不雜至義大學之言皆言和至兩端至  
者即此理也語諸易者曰徒知太極即是知至語諸洪範者曰  
能知皇極即是知至夫豈不可蓋同指此理則曰極曰中曰至  
其實一也一極滿凶一極無凶凶兩極字乃極字專為至義  
却使得極者至極而已括此用而已乎方用得一尊元最疑為  
精通語訓文義者何為尚感於此無乃理有未明正以太元而  
反失之乎至知直以陰陽為形氣而不得為道與尤不救闕命  
且多為道一陰一陽而已先後始終動靜晦明上下進退往來  
陰陽盈虛消長尊卑貴賤表裏陰陽向背順逆存亡得喪出入



行藏何適而非一陰一陽哉奇耦相尋變化無窮故曰其為道也屢變屢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說卦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下繫於曰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今類以陰陽為非道而直謂之形氣其孰為昧若道氣之分其辨難有要領言辭有指歸為謂而人徒領觀言而迷指歸皆不明也前書之辨其要領在無極二字弟兄確意主張曲為斷說既以無形釋之又謂周子恐學者謂認大極別為一物故着無極三字以明之其於此見得得元只是強說未由恐無是事故前書畢大傳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上者謂之

道兩句以見無極之義者亦知一陰一陽即是形而上者必不至錯誤大極別為一物故曰兄大極乎此其指歸本自明白而兄弟不知察乃必見說之道上別有一物為大極通言言中者扣也中節也天下之理皆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惑自致其中而止矣周子之言中如此亦不經矣外此豈更別有道理乃不得比虛字乎所舉理性命章五句但欲見通連言中言一而不言無極耳中焉上矣一句不妨自是說章兄見說以屬之下文兄之為其指歸大率類此盡信豈不無事其實深信五子之言前書釋此段亦多援極古書獨頗信無極之說耳兄處坐以直繼古書為不受信兄其說文矣哉大傳洪範毛詩問答與太極圖說孰古以極為形而謂不得為中以一陰一陽為氣而謂不得為道此無乃少繼古書為不足信而微任智慮之所哉乎來言謂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



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傍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  
出人不敵詭道惡又謂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  
無形狀誠令如此不令人有甚不敢迫處但加之太極之上則  
吾聖門正不有如此道耳夫此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陰然示人  
簡矣夫極亦易矣唯此二人共尊况兩下說無處有不知漏洩得  
多少如所謂太極真體不傳之秘照物之前陰陽之外不屬有  
無不泐方體迥出常情絕出方外等語是皆學神宗所得如  
此平時既私其說以自尚而又教學名則文往往往以此而多說  
文義其漏洩之說所從出也以實論之頭頭都無着實後此只  
是第前未幾氣質不實者乘密此以神其氣不知繁雜多少好  
氣質祇學者既以病己又以病人殆非一言一行之過况其母  
以又習於此而重自及也區區之忠明豈如此流俗無知必謂  
不遺書自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經在高明正所察聞者猶

有疑病不憚下教誠速惟為國自愛

三

往歲經筵之除士類資慶延致以俟吾道之行及度不究起賢  
之檢使人重為慨歎新天子即位海內為自恭謹行淫黷幸  
多人情之所未論者群小駢肩而獻氣質不勝不能不重勸  
長者安國之懷其五月晦日拜荆門之命命下之見賞三月二  
十八日贊皇元意關尚三年半頗有以教之首香惜兵之選伏  
願賜報備承以成勳息慰流之劇惟其不度稍暇處處安寂省  
然及成慮安謙抑非情皆過深矣不勝望起向家等元促其條  
折且有無若令兄陳新來章之戒深以為幸別紙所謂我日斯  
邁而月斯征各等語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望其必同也不  
謂尊兄處作此語甚非所望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嗚也  
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通人之過雖微蓋交當自悟

諒今等兄必誤於此矣願依末光以卒餘教

與吳源仲

辱承訪達源兄善學之誠極感德無以實感意為別未幾已有  
恩詔使風得書承比限進循多稽為慰願仲慎升其可為為學子  
固不可迫切亦當若明察處乃有長進若能隨分而為其成豈  
所難也又所改得主人不患無設劑之益也嗟嗟占復其既  
所懷惟勉學自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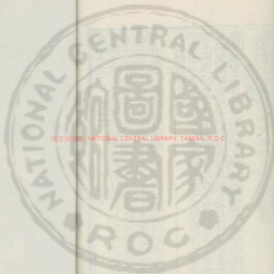
得書讀之其辭與前時非辭不相類儘平常安帖無甚痛癢但  
恐亦是偶然耳若果如此自能隨時學問不患無益誠無甚益  
亦不至有甚虧也况朝夕得親家積久又得與濟先相慶不  
可謂乏師友也包顯道歸道此為復長時所敬言惟勉學自愛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NATIONAL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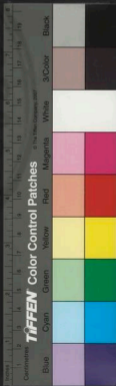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X5C202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51698 V.2

205169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51698 V.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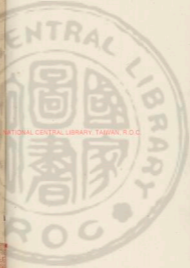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三

書

與章伯虞

其秋詠字不為少官將取得物諸兒謂姪切庭徑陸臆之通以  
澤昔非日有所警易利轉隨奔以顧莊之德陪及歸於食所居  
之於安宅有足自慰者足下佳午心期不子兄子壽公年又與  
僕相慶趨向固不凡近環吾居教百里間前此論不多其足下  
者然僕處足下之解鏡筆我亦不能回足下春春聲利之心也  
議僕殘廢之罪名字曰視其荒可以搏風雨能與我歌不仲尼  
顏子之巧樂宏願之及百官之富金幸百萬之優在其中出豈  
可以二周其心而期與合異利達兼得之者我記曰富潤屋德  
潤身孟子曰趙孟之兩貴趙孟能賤之又曰仁義忠信樂善不  
依此天爵也公為大夫此人爵也王季之詩求人爵者尚必俯



其矣。爵後世之求，人爵益無所藉於天爵矣。稽此而從事於彼，何嘗養一指而美其肩背，况又求之有遺，得之有命，非人力所可必致者，而反為憂及汲於其間，以得喪為欣戚，感亦甚矣。子思曰：人皆曰：予知，懸而納諸罟網罟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來書謂：我笑山樵之所憫，惜非明矣也。足下雖不言，僕固知之。深矣。向僕既不識，則固足下錢穀亦不中其數。即書一紙為足下言之，因僕不遠比來，此念尤切。方此圖之竟為求書，焉先報布此為復。

與劉深甫

來書示以方冊所疑，且見為學不尚簡也。然其理亦甚明白，未可持括於此，未能通曉，則是為問乎？夫不其然，一未免帶括言，法爾。今欲一一為深甫解，又恐只成言，語，深甫其深父之身之心，非徒無益，未必不反嗜之也。大抵為學，但當致致進

德簡業，使此心在日用間，或賦曰：少光問曰：卷則聖賢垂訓，向以為難，恨其其未可處解者，將渙然水釋，怡然理順，有不如思而得之者矣。書曰：思自及於休，聖孟子曰：思則得之，學固不可以不思，然思之為道，貴勿近而優游，切近則不失已，優游則不窮，物易曰：提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孟子曰：措然後和，輕重度量，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記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日用之間，何意而非思也。如是而思，安得不切近，安得不提，將至於聖賢之言，切近而昭明，明白初不離，而吾之推度，其則不遠，非固於外物，開意，讀書時，整冠肅容，草心定氣，誌清意直，指能從容，勿迫而諷詠之，其理當自有彰影者，縱有滯礙，此心未充，未明，猶有所滯，而然，姑舍之以俟，他日可也。不必苦思之，若思則方寸自亂，自亂其本失已，端物終不明，白但能於其兩已通曉者，有養策之力，緜養之功，使德日以進，業日以修，而

此心曰充曰明則今日滯礙者他日必有水釋理順時矣如出  
則道之次亦何適而非思也如是而思安得不切近安得不  
優游若因滯於言語之間欲以失其滯物之譽強搖而力索之  
非君之所敢知也其能曹再將來歲又未免一來深父勉之謹  
無以言雷談論妙進修之路使此心之良無芥片之伐牛羊之  
牧而不則露之雲驚雷風之鼓舞日以暢茂條理則亦示教乎  
不求解於他人矣

與張輔之

宋若察及友已事辭獲而意協讀之其言甚切苟如是誰不欲相  
告者况如某之直而多言者耶今與子壽兄入邑此事政可商  
論第恐事體不從能過至邑又有謁見應接之煩雖相見有下  
暇及此耳故更當與言之後論臧雷言之誠且師友切實之言  
孰不欲各中其病願恐傳未至謾未明不能知人之病耳又恐

言或中病而聽者不自以為病不能受耳又子方求吾言但當  
盡子受言之道不當教我告子之方使我告子而無其方則其  
言不足求矣子豈可教之使如何而告子耶必欲教人告已足  
何異教王人雖珠玉於至引孔子答弟子問仁問政問孝之說  
與尤非所宜言蓋子來孔子特曰初學而已吾教孔子弟子方  
且師仰欲畏之不暇如癡子魯子固不待論乎時謂聖子夏  
子游子張遂伯王南宮適諸賢言行未嘗不惕焉畏畏欲服而  
師承之而子遽可以孔子望我耶且子既能究觀聖人答弟子  
之言知其無不盡廣博而充之聖人亦只如此是已已知教人  
之方則吾當比而笑尚何以教子吾子耶雖然庸詎知此言之  
非誠子嘗言也焉至此欲止恐子未能深悟試更為詳言之學  
者大病在於師心自用師心自用則不能克己不能聽言雖使  
義皇唐虞以來群聖人之言畢聞於耳再熟於口畢記於心祇





益其私增其病曰為過益夫去道愈遠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來  
書謂脩嘗險阻辛苦而無操心危慮慮之效此亦非也子之  
能特然自立異於流俗趣舍必求足而施設不苟人之所為有  
所不敢為人既不能為己或能為之入之所知有所不敢知人  
所不能知己或能知之凡此豈非操心危慮慮深之效歟雖然  
至於師心自用穿植不進未必不由此也古之所謂曲學設行  
者不必注放放倚闕顧徇如流俗人不肖子者也蓋時放古  
先聖賢言行依仁義道德之意如揚墨為之類是也此等不  
過聖賢知道者則皆自負其有道有德人亦以為有道有德豈  
不甚可畏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等語  
聞行所知要須本正其本不正而得所聞行所知只以成得箇擔  
板自沉溺曲學設行正道之所試斥及有宜而不救豈不甚  
可其哉若與流俗人同過其過尚小擔板沉溺之過其過甚大

其所謂下高之高心來書銀程明道先生亦光勸亦定之謂  
此非子之所知也定之於動靜非有二也夫定之於動靜亦  
定之於靜果如是也是動靜不同矣子之定之於動靜亦  
定之於靜而不知定之於動靜也耶九子之所謂定之於動靜  
也豈有定之於靜而不能定之於動靜而至謂近雖未定於動中之  
定類庶幾焉此正是擔板沉溺與子壽兄可面扣之若已得得亦  
不妨驗過如廣有求平而子壽壽說死未暇言無情以片紙見  
聞切磋之益設有明望非所敢憚也

前嘗論子為學之病及得二十一日報帖又知子尚未深曉持  
然自立之流弊之流俗人則為時在子之身則為深病焉非  
不知子之病焉為求能不自泥顧以為踐履未至此節已常在  
胸中耿耿然為非有之流弊而不能以自知况踐履既至自無



倪杲心其為病可勝言哉九子之病皆性之不純理之不明而外之勢又有以增其病而無以藥之者子之病非獨子有之也人皆有之病在處俗人而或有之是則可責非可責也至於知學者有此病則其觀聖賢之訓與師友之言必當惕焉愧悔改鑿不如是謂之不知學可也子欲問大學之道而不知此病雖於物然自立處一向加工將必不能至我無所憾然不自知自謂無憾識者觀之正是一病大矣故曰其言之病者非子者非以流俗人望子也如以流俗人望子則子流俗人庸者矣勉而進之論流俗中大略著矣建之以聖學之門乃始為一真言之病人也此病去自能改過遷善非聖賢之論得此矣之流如動亦步而亦定之說亦不必苦心而自明也見此書如未深省但當以此書於讀書處事暇時常常按省又當自知之如拙對辨無惜詳列

三

兩書所言踐履之說皆未曉劣者之意而書所謂感感不說聖賢發履只說補之之所謂聖君子有君子之德小人有人之德履聖賢有聖賢之德拘儒生有拘儒之德若果是聖賢踐履更有甚病雖未至未純亦只要一向踐履去又則至在聖賢賢矣只為補之踐履差了正如適越托鞵愈遠而愈遠前者分明與子說相拒若之德雖是拒若之德雖又豈可與聖賢踐履同日而語凡所與子言者皆只是入頭處尚請不教以入頭處也如中庸說謹恐懼之言子正不能如是存子之踐履踐者觀之正有可愧可恥不能戒謹不能恐懼莫若為二十五日書至發讀之見其頗無條理諸兄皆以為此必輔之氣未平時所言使少遲半日必不如是各書也其以為須是深省其病生愧恐改章自新然後能所言中理如不知其過則雖心平氣定



辭不倖謬亦未必能中理也如所謂初不容以口舌辯之說此正師心自用非豈不能改過之明驗尚何疑謹恐懼之有

與曹挺之

擬之氣質雖自本無他病初謂肯篤志學問自應日進來書氣氣  
彼其覺纏纏至有一貫多學之辨此似無謂大抵學者且當大  
細思省平時雖覽為士人誰謂聖賢其言何曾為志在聖賢  
事業往往從容浮說與時俯仰情態款款汨沒而不能以自振  
日月愈邁而有退然衰草不但病之至此能有愧懼大決之  
志乃求適養指彌之天若有事役未得讀書未得就師亦可隨  
處自家用力檢點見善則進有過則改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  
遠若事役有暇便可讀書所讀書亦可隨意自擇亦可商量  
程度縱有不精者有擬之殊未曾如此看實工夫何處論到  
一貫多學之廢此等善論可且放下且本分謹自己日用中修

容自如愧怍自知下乎處矣既看實作工夫後來遇師友排有  
日用中著實事可商量不至為此善盡論也

與曹立之

夫為學之要務莫先中筋力氣血其意最難推復向時之比然  
更當之多加善法運動之功故講授及差省力耳所謂趨  
學古書其有直氣然於理致則不為甚明正使立之之言善當  
於理亦未可以後人之聽從但極今立之之學則正宜有以自  
反未處可以善法之難曉也求欲非辭抗其非非惟不暇亦恐  
不在此疑問發知知止正心之意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次序深  
切慨歎不知立之許多時在幹當其事觀如此問文字一似夢  
中起來相似立之尚如此又何怪得趨學古也知至至之知終  
終之一段程先生說得多少分明立之不應不曉文義恐是用  
意過當纔有如此疑感隱室之說已覺當時病語然亦無辨曉



若只是說每事上更有知與不知若有知得到底若有知不到底者縱令知得到底亦須是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乃始能卒終其事其意亦初無深奧然用此辭易則不可益易言知至知終是極說不是說每事候問議及之不必滯泥大抵讀古人書若自滯泥則坦然之理翻成窒礙礙成益滯泥既解還觀向之窒礙礙成者却自昭然坦然當是時但恐不能力行以終之耳

得書乃知同丞書未達其間大際論立之果我自是其說而不能盡人之說兩述被道正甫之言以示三公皆謂立之殊失其辭自甚性在鞠下與四方朋友講論當其失辭處必徐謂之曰恐是兄未能自達其意及使書思而善其辭彼或未能自申則代之為說矣其人本言明白言足以盡其意然後與之論是非是非本在理當求諸其理不當求諸其辭辭失而非其意

尤不當據說又非其辭而可據乎若若以言語占道理其叙述他人處必如法吏之文致則只成是欲其說之勝非所以求至當也大抵人之所見所學固必自以為是與異己者辯固當各伸其說相與辯求其至期歸乎一是之地固不可苟合強同然至其未能盡他人之說而果在自是則其勢必歸於欲已說之勝無復能求其至當矣公孫丑嘗問仲曼子之功可復詩乎之問其見至西孟子存之之辭亦甚峻物然丑不但已難之至再至三故孟子之意愈高而丑之惑亦愈深五勇士充實少問亦然問辭如此其甚堅而不可屈益為明理者之難無能各舉其所說以盡人之說非以自是之意必之托其先也至如夫子對陽貨則讓辭以適其意而不與之辯各子路何必讀書之說則厲辭以斥其過而不容其辯又如孟子排告子表之陳相之說亦皆先有自必之意此則聖賢洞照彼已所見甚明已察其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至而不復有可改易者也若此則不可與學者語蓋夫操講貫  
宗是之時同年而語矣恐立之所見已知聖賢之錄其至不核  
可以改易者將解他人之惑以明其道則又不可以前說議立  
之矣然區區之見以為立之今日所到去聖賢高遠未可遽尸  
此任想立之亦未遑如此但失於講究當常人之通患兩由前  
之說乃今日謀維者之通患也然遂與而不改則是人各是其  
所是而非其所非至當一是之地不復可至矣立之端雖趨學  
古性獲善病正坐此弊色臭味當貴利達流俗之所汨沒者在  
此立之自少有委度越此等非出於勉強道之不明不行佛老  
之徒遍天下其說皆足以動人士大夫鮮不謂焉立之儒雅自  
將未嘗一入其樊悔矣縱弛人之通患知之非難行之惟艱靡  
不有初鮮莫有終人所同戒立之志方堅固踐行有常苟有所  
疑自許不畔人之質性有勇管者多為老庸立之自少則藝文

義洽通片有血氣皆有爭心苟有時長必自介持當其蔽時道  
甚不且道者猶將挾以做人豈可望其以能固在不能以多問  
於寡也立之平日所謂不為不多然固有其義者必屈已納  
矣將心叩問反其誠心本以當是求理豈直為名而已也凡此  
皆賦立之之實非有既舉若立之者可謂士矣然求之中行狂  
狃則當立於狃者之刻固有防強矣而不免於強固有所明矣  
而不免於聞弱病固不能免而所大患者尤在在不明必欲天  
下之理無所不明必至天子耳順之年而後可言讓學而不厭  
發憤忘食回非助我啓學者高則雖天子之聖亦非有天下之  
理皆已盡明而無復有可明之理今謂立之不明若吾國責其  
不能盡明天下之理蓋謂其有不自知之憂也人各有能有不  
能有明有不明若能為能不能為不能明為明不明為不明乃  
所謂明也狂者進取狂者有所不為立之時若狃者之體至

其意豈若求善汲汲於取無而不敢自安自棄固有不終狎之勢比來言論果決不復有不自安之意自爲鳥確不復有求善取善之實如得善者多乃爲以臥鳴長以振善方將同律度量衡以齊一天下則與善消所謂狎者之體大不伴矣誠使立之之舉果至此地固不可不議其超躐也陳後山有曰醉酒者亂操刀者割則有以使之也其雖淺陋然自覺學問之日又更常與多若所以使立之至其若能知其本末合宜之但能以有言逆于汝心必求其善之善試思之當亦有自安者矣以爲有序矣序以爲有善其善無誰以爲廣大其質小狎以爲公平其小狎無得爲謂乃爲狎廣博爲正學力爲勸學以是主張吾意恐非吾道之幸苟聞而見其不修小心退避以聽批日之進則小可大供可廣狗可遊狗可直便不至失力便不至無能若能自省鍾才質下若立之者可免此病苟不自省鍾才質

高於立之考亦或有以君子夏孔門之高第百世之師表其才質豈易得哉謂小人者豈孟子之曰汝爲君子無緣爲小人儒夫所謂小人者豈非有所謂小人儒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雖曰小人執德不可不謂之士尹士所贊也孟子者非論賊不正之謂也謂孟子之言則曰士小人也今智識未能及尹士而其號則修仁孟子曰之能於此自告則既乎能免於不明之患矣承徵獲謠謠錄卷一二書併論學一段去論學一段雖是其所說然恐立之不及見亦欲立之更留心考之據梁先生云見識長得一格者得又別此語誠是

與黃目新

孰別則午比復得一見自足下之貌耳足下之言知足下之學甚稱其所以爲名飲真驚聞不以今日之同舉送而以其同心



志也善惡邪正君子小人之各以氣類和生如此類然有大可畏者以夫子之聖孟子之賢猶不免於孫臏倉多野戰與足下蓋謂謂志乎善與邪而君子之徒者也觀之以聖賢之事固有不勝其任者然則君子之所與也亦聖賢之所去也若夫邪惡之小人則固與我為猶矣益益增生人大吠希見德矣足下之所為殆憤以之也吁可畏哉彼但知君德於聞是以福指惡而失其本心者不可謂謂之小人聞管仲與鮑叔牙而君子之徒也若乃親善人則善言且善行而徒自若無所忌憚是為惡常有投傷者類之心與所謂大邪惡之小人而聖人敢用發教之道以證其枉者其其者亦所謂之君子而聖人皆憤慨者蓋與道也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足下其類之類之言猶若左契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說定其交希發

與下共謀而共由之

與實元吉

道廣大學之無窮古人親師求友之心亦無有窮已以夫子之聖猶曰學不厭問有窮人其求師友之心豈可不及沒也然師友會聚不可必得有筌未得筌則問已嘗謂問已方量謂言則就事物立時然情然然無筌豈謂明厥方已自其所謂問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非身人也今元吉言筌未有所謂未聞則未見筌且隨前日所已聞已覺者多行之亦常隨分有日新更其未至全然竊妄行也學者未得親師友時要當隨分用文隨分考察使與沒沒求師友之心不相妨害乃為善也

與泰極白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其竹下相遠無足道者按諸家示情之頓挫如昔者之見德占夫之有改不唯不以抑以有益其教以為學日知其難過夫日覺其多朝夕恐懼非不節無似以為可語安肯及山隱見時又用不敢自負若左右所謂知難而進者未和其難未覺其難而恐懼者非所以為恐懼也或能知難而進則恐懼則難無此乎千里之外尺步之間當必有其險矣若難於矣所尤之難誠之不可掩固如此也夫不除學者大患不然而知而云者適足以增其難益其難而已矣若有窮年卒歲食其難而不自知者其可懼也

與諸葛受之

某自承父師之訓平日與朋友切磋輒未嘗少避為善之任非故亦一旦之決信不離之勢從為無補是太言或以善言切友師友之次會深切自交灼見善非外鍊徒以交物有礙論得以

七大發愧耻自此嚴寒無寒不敢自棄今與矣之賢乃懼  
惟山無乃反已未切者已未深覺等未明以不能自奮也  
且懼然語語謂得而與孟子曰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幸師友  
自屈抑學見如此若者未安幸詳自教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四

書

自序

古之學者沒身而後已。惟君子之身非以其位華貴之地可以貴已也。非以其積德累善之功可以貴已也。非以其發達之術可以貴已也。然而人宜之後世又與凡其悖悖於人者。必以其位華貴之地者。也不然則積德累善之贏者。也不然則發達之術者。也不非以是三者。雖君子無見焉。有不是三者之為。而惟君子之從。必相與群而取命之。以為狂且怪。某生七歲讀書。十三歲古人之學。今二十有四矣。而漫刺未嘗有所投。乃汲汲焉登閣下之門。固眾人之所取命以為狂且怪。然而甘心之。惟以古人自處。爾教而進之。在閣下固宜。

得辭見提舉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四

書

自序

古之學者沒身而後已。惟君子之身非以其位華貴之地可以貴已也。非以其積德累善之功可以貴已也。非以其發達之術可以貴已也。然而人宜之後世又與凡其悖悖於人者。必以其位華貴之地者。也不然則積德累善之贏者。也不然則發達之術者。也不非以是三者。雖君子無見焉。有不是三者之為。而惟君子之從。必相與群而取命之。以為狂且怪。某生七歲讀孝十三歲古人之學。今二十有四矣。而漫刺未嘗有所投。乃汲汲焉登閣下之門。固眾人之所取命以為狂且怪。然而甘心之。惟以古人自處。爾教而進之。在閣下固宜。

得辭見提舉



古之見者必以辨今世之弊以文之作所以道進見者受當  
介紹之辭而其弊至若尚為之說甚微者君子之道非是無以  
為禮而交之者夫然慢謙失之者甚至於疑致至若謂夫無根  
苟作之說猶縹緲之文則僕之而不能夫何慢謙失疑致之微  
則慢之而不致欲問名於將命者而介紹之辭不先至稱之禮  
不講用捧咫尺之書以道其進見之意而已其七歲請書十三  
志古人之學亦時有舉之之文不好也二十四以官員先達李  
公今經學廣西者其辭言而李公甚愛是故實矣夫子  
新即位須科詔而其獨味無經書之疑李公以為不可乃以向  
為舉子業云李公亦謂其詞其詞其詞中實有禮之禮凡官  
子是若無問其與舉禮之與與否中禮者均往朝也此之為塔  
以授之曰大謝其為以為舉送公也從而謝焉其也謝之誠固  
不可求其所謂謝之之禮之在心甚不安故獨不敢謝見太守

以其舉送也見取軍以其禮誠也是時王公為使在共亦幕  
其頭而欲見焉而王公以召去不及見今其後在舉送之列  
而執事為使在共其舉人為人之所敬服用列前之所為與今  
之所以進見者為之也而執事進而教之

得解見補

其聞君子行不肯苟異然習俗之弊害義違禮非法制之所拘  
而必曰不苟異而各居然不敢少違至若理義之所在非法制  
之所禁乃曰不苟異而不放行則亦非君子之道矣今之舉送  
古舉禮而也其第之令甲行之官府者皆所以防為偽得禮俗  
聖人之不得已也六籍所載雖不能無廢亂然其理之指  
言先王之善政其存固多較然可考 明天子圖以興隆天下  
之順教守習俗之弊害義違禮而非法制之所拘者能微而新  
之六籍所載義理而在而非法制之所禁者惟舉而行之其豈

非明 天子之所欲也 後守之所當講而高衣冠者之所領也  
且法制之未嘗 朝廷猶有官衣冠紳之謂明而况非法制之  
所拘者乎今之西舉送者獨稱指示各為之辭辭聚而往謝舉  
送者舉送者乃為之禮然則斯禮也蓋出於與舉送者之所承  
而非先王之時所謂以禮禮之者也况古者以名舉人猶而  
舉者不謂而舉之者不受謝今之舉以稱名其說以為尤公則  
亦足以對為舉者進謝之禮禮有俗之弊而以禮禮之者蓋  
先王之節而與後守之所宜舉者指今日者也故其之進見不  
敢謝而謂以死為敬進獻之禮禮舉事於而德之

見通判

子游稱述孔子非公事夫曾室其豈非公事而至公庭不可  
也其於禮法之問而執事謂禮之國視指示護與其選用  
此間名在將命者不為不可習俗有進謝之禮公舉而私謝僕

以為未安蓋以書言在插使居甚詳且謂舉送者俟中選之上  
謂需而後禮之非防謂以禮禮賓之之意豈以未定者敢希之  
執事至而聽而察焉嘗觀漢宋博逆折儀掾之辭第儀掾更取  
必三尺俗備安說經揭揭大遭汙玷前哲雖不容行味博折  
掾曰目持此道隱匿堯舜君出為陳說之而後辭不復悔蓋知  
其不能掾為掾而去夫言聖人之道而為人折辱如此乃獨不  
能捨為掾而去則當時所陳與今日所養所學可知矣科舉之  
法唐攝緒欲變之而不克變今日竟弊之君在上天下之好古  
樂道者莫不以為必變法以為不必變及若變化大文之與  
大夏變暑之相去遠矣而其進未始始以舉未之與台抱小大  
之相去遠矣而其生未始鍾進病法之未善而悍然曰必變非  
所謂包養之並神而化之之道矣幾回而不敗乃事狀然狂故  
常而竟之既愉安便而不肯為因循苟且棄玩歲月則是天冬



之不使身而害其之不使進而可乎故必變而適之然後可以  
言化之之神而與吾之量者以其有馮河之方可以其華去  
有變而之利而無為激之難也今夫之國陳若君使君者乃  
先王之禮明天子之所位於國校守者所謂有變通之利而  
無為激之難者也贊而成之惟料事是類若乃須已發之德矣  
述前日之能事則其事大賢君子之治故不敢以述

與諸君書

誠之實學其為又有勸友問左而預若訊後曾與諸君談  
曲否既見其過諒不宜過求物惟知頌身性規矩準繩中而痛  
錫狂妄之根誠使心不狂妄而身中規矩準繩不亦善乎縱未  
能如此但在交日戒日就規矩準繩日以純熟亦為難得以此  
之勤篤從事性規矩準繩中此亦其時長也但不知所謂狂  
妄之根者果何如將何如而錫之不知下乎錫時便錫得去也

無若錫得去自後却遂無此矣為悔此根非若草木之根一斃  
去後便無雖錫得去又復生耶為得錫之而未盡去之耶  
又不知此狂妄之根與常人同不與常人同是來來右此是後  
乘起得若後來起得却是因何而起凡此皆當辨明又識之所  
懼惕者為根只是狂妄來息未中規矩準繩而懼惕為根別有  
未足處後懼惕為根二者象之此一節亦須明白古人不自滿  
假克自抑畏戒謹不睹恐俱不聞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  
冰取善求益如恐不及者乃其踐履之常也誠若此者非如控  
控附穿涉也中痛言恐慎乎其有所聞而大學言有所恐慎則  
不得其正此其辨也謹學固無窮然須頭項分明方可謹辨若  
自交加糊塗則頭項會得交加糊塗處分明方可謹辨如楊朱  
墨翟老莊申韓其道雖不正其說自分明若是自分明雖不是  
亦可商推理會天抵誠學有同道中鞭策切磨者有道不同而



相與辨明者如子亭與楊墨告子辨此是道不同而與之辨明者也如神禹蓋稟同相與勸俞卬喁夫子與顏淵仲弓閔子騫相與問答是同道中發明淺深較切者也如子夏子游之論門人小子子張子百之言交道鍾同師夫子各有所得亦是有不同處當時子夏子游子張各知其有不同乃有商量處細未能會過亦各自分明若更要理會焉不拘筆乘台并之期不遠且欲得誠之自理會得頭項分明庶幾相見有可望會也

二

永論學術更不費分求無懈怠自然覺木離遊若至從心所欲子淵知之妙矣此理固無阻礙恐公未有此力量爾中人之算成賊之飾以講學之力動息斧斤淺雅在聖賢之詞本心非外誠當宜不和平安養更無艱難纏繞之不若防閑之不嚴昏氣惡習與懈而熾其本心覺之而來後宜得遂無艱屯一竟

自勉更無他疑則宅自解矣此類復所以避厲而無外仁者所以尤難而後獲也繼續之善防閑之嚴中人之真亦恐未能免昏氣惡習之問作然辨之於早晚之於微則易為力耳脚見成之未夜而睡非有疾疴非委頓不能支持但氣昏體倦欲斷而趨繼之耳誠之不能於此時少加勉強計而勿斷而欲別末道辨別起疑惑不亦左乎孔子產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習令夜以安身所以節宣其氣而勿使鬱閉欲底以靈其體誠心不爽而昏亂百度此語殆不可易之也此一節以無疑方能課是斷疑辨義與利本心之善乃始明著而不習無不利矣

三

永論為學與業時具親善辭誠有用工夫但如便借亦甚害事臨蒞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惟是流浪患不覺其竟即改之何暇



慎惜大丈夫精神豈可自埋沒如此於此選疑不使着鞭宜其在已未得平泰於事有不照燭子細觀察有何差礙為仁由己有能一日用其力為仁我未見力不足者聖人豈欺後世誠之於此不決然獨進宜不恐去其鄉各之習耶欲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在西巷簞食瓢飲不改其樂者亦人耳誠之矣自華耶神示善藥三過西茨深南曹辦甚暢至子宜書則寔東有病此乃楊子嘉所請屈於勝已若而仲於不已若者也

與王德脩

鈔曹報罷卒然以歸竟不及附致數字六月十九日離卸下與諸葛誠之同訪故仲二十九日至富陽七月三日始離既望抵特下諸幸安應皆在所述兄傷道於彼善類雖未能使慈祥懷悌和協耀華之風爾然與於父子兄弟宗族綿黨之間此孟子所謂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者也律兼律美斯氏欲見足使從

賢者之後亦欲慎論詳復深感厚誠第樂之感必甚不安此如兄旅處遠方彼能從當師事之於理則順非欲君乃欲坐致於千里之外古之尊師重道者其禮緣似不如此孟子得之平陸而孟子不見其造不肖而彼之所以相求者以古之學如遠獨行千里而赴其地則亦非彼之所求者矣前輩親師未交蓋不憚勞苦飢寒累糧千里固其宜也今發號知學者多乃對一人週江而西者學者不能往而教者往往非所聞也兄之門以為後處者至詳且曲也而難不及此豈亦習易之一失乎

與劉淳夏

承論為學無他疑但却不得如江下感發時其他朋友亦無甚進學固不欲速欲速固學者大患然改過遷善亦不可遲回向來與諸公講切處正是為學之門進德之地誠有志者何忍後奈塞其門榛蕪其地故平時所喜於海粵者徒以志向空置有



進無退今反遲回若此何堪向時終妄主夫其勇往如彼今云  
知過乃反如此則抑恃於用勇矣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  
河沛然莫之能禦此弊所以為弊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蓋夫子  
之明訓查齊以進非誇曼之過也其過顧在於進之非其道耳  
誠知其過頓棄勇則亦足以進若乃舜之謀能禦天子之所  
謂知不及而又何病乎今誇曼不然而自口知過言不信也惟  
即改之無待來年志更若大路朋友相聚不相與勉勵業而進  
之而自勉勉自作節自乃是未肯頓棄謀妄之習為迷途苟免  
之計如今時寇盜已在圍圍不肯分明決罪遷延歲月使觀降  
敵為得脫免之後必復為亂矣宜勇改之毋隨此轍

二

誇曼平日聞言輒喜過事輒詢有聽納之然然親問未肯歸  
以取善之實意豈以逆而順情者喜听而喜善學官者之未能無

亦未能無變於誇曼也故欲禮記卷之運運謹謹然或者謂所出  
題乃誇曼發音而任義者蓋爾投合苟常性理豈厭其同不稽  
諸理而為異以求致遠之名則固非也揚眉之蔽固久然有志  
者持文術將此理多言讀彼管於此則可謂理固如此則不知  
言其矣申公曰為治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爾今日道不在多  
言學貴乎自得明理者觀之二語之間其病昭矣愛而放踵利  
天下為之慶乎非不力行也其往也使人謹言謹行其反也人  
與之爭寵爭利得子非不自得也三氏不至多言而為異端頗  
聞侍則夫子無言可也揚眉交乱告子許行之徒又各以其說  
肆行於天下則孟子之辯言得已矣或默或諱或有故當以言  
飾人以不言飾人均為飾實也類夫子之於顏子諱言之以文  
夫博學於文且書自誇曼之不必伐術政之必正名體有子



踏不能無說夫子不得不申言之衷之陳相告字之徒以就其  
說以害正理則亦與之反議不得不致其詳必曰不在多言  
問之弗知弗措辨之弗明弗措皆可削也自得之說本在孟子  
而當世採其好辨曰謂情變而詳說之將以及說約也中庸固  
言力行而在學問思辨之後今清史所取自得力行之說與中  
庸字字之旨異矣仁智信勇禮皆可以力行皆可以自得然  
好之而不勞則各有其情也情在行而玩之盡無其味  
不致諸其正則入各以其情而傳在近似之言者世有弱已  
欺厚也之氣也固自有其人若往時明習相視無不眼其粹  
和醇美以爲靈機獨淳厚之心仁往有不敵自與若求他人之  
明如淳厚之心不可欺則亦辨矣至如曉梅早作躬親終事第  
功日確精神日健則自去父以來其功甚著縱有荒忽勉之斯  
復所不足者恐不獨在是也感之類近虛精進論事儘有根據

至如說淳史辭欲以一言斷之此亦是其病我固嘗聞之矣然  
在淳史不可不察安父德聲言論皆有餘味識有其仁亦孟用  
倣然光明所燭波瀾所及不已于學者當有充長之驗以大禹  
之聖聞在知人在安民之言則吁而致其問仁有所未洪智有  
所未足勇有所未至而欲解然自安非裁父與君亦不從也之  
列則亦倫矣爲學之官非費率比能相繼以進無苟自安則吾  
道有望道之異端人之異志古書之正偽固不易辨然理之在  
天下至不可誣也有志者學若亦豈得不任其責如明若之在  
的雖未能盡中豈得而不志於是哉聞先聖之道聞邪說放淫  
辭在今當有任其責者而多言是語此公孫洪其民扶秀雙之  
策也

與精宰

寫惟執事夫滿之派挂帶之英回翔仕途驟驥百里下車之初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38 37 36 35 34 33 32 31 30 29 28 27 26 25 24 23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Black

18.5

17

15.5

White

30

Magenta

Red

Yellow

Green

Cyan

Blue

政典請命在封疆莫不鼓舞旬月之間敵未服道途之傳  
宣其前日職事至今良所未執事之仁明嘗其或改毋乃胥  
吏之養有以於或相贖而致然耶金爲金鐘鳴而財賦初不  
至其求求之異政得失已事可也九重勤恤民隱無所不用其  
極其在荒歉之餘尤軫軫時之肅吏胥貪鄙旁公侵漁惟利是  
見豈恤公上士大夫之得交我下風者固宜陳忠進諫以輔聰  
明領之下與吏胥爲黨使以隔禁事大抵吏胥行殿君款  
之計若其名爲官其實爲私官未得一二而拔獲八九矣此者  
數吏魁田連阡陌接胸寸光服食蒸糲於黃近非陵民脂膏  
而何以取之傾地盡瘁其義而難其善而然草之徒百里之  
內知執事之仁心被執事之仁政則日月之更人皆仰之矣非  
僞敬之始已欲少及國區逢執事之不問不護其隱隱而慮難  
困是豈遂朝夕托將命以究所懷徒以預博遠蒙下問之及輒

薦其愚

○ 愚竊達材

示以所進兩疑深見事學之誠但達材所進乃苦心之大者  
所謂若有神明在上在左右乃是吾見其不見善向由明宜  
其事務之操即不相離辭辭之舉即不相知若本心之言自有  
於情語默之間哉今達材清簡天慶乃不自知所謂日用而不  
知也如前所云乃言此心者心言苟除其言自能不勝推測纔  
有推測即是心言而聲色臭味利害得喪等事孟子所謂斧斤  
戕之牛羊牧之者也夫道若大路然豈難和哉道不遠人人自  
遠之耳若的實自見妄見良心善性乃達材固有何須他人摸  
窺但卷之不官司也作此不暇詳辨然說得多亦徒說要達材

自告耳



肆州資其百矣天常亦厚但前此講學由心多馳騁於外而未  
知自及喻如年少子弟居一故宅棟宇宏麗竊爾堂堂應虛嘉  
度百兩器用莫不備具甚安且廣而其入乃不自知不從自作  
主宰不能迅掃堂簷修完牆屋續先世之業而不替而日與飲  
博者遊進而肆雖不能不時時宴遊於故宅亦不幾能享其安  
且廣者矣及一旦知故博之非又求長生不死之藥使妄人之  
言從其舟冊砂青黃煖如山裂之閉魯家堪池可至則亦終  
若身亡家伶仃而後已世辭色與味富貴利達之求而不知為  
與者其說由前不為然學而不知自及者其說由後其實皆馳  
騁於外也昨相與時常逢打精神日所收於不覺馳騁但取拾  
之物未甚清明察夫有所向雖講功之文感而於處此乃遠  
材本心非由外錄故如此耳至於家而未幾則豈能享其安之  
父大禮未能暢清明且若不寧於彼彼而他馳入妄人之說以

求長生不死之術則恐發露業羅池終不可至而其求之身將焉  
有烟如山崩之間矣家其信之為鄉此以助進修向時曾說將  
孟子告子一篇及論語中庸大學中切色明分易曉屢辨文調  
來世有時但隨力依本分不忽不執見善則行有過則改若江  
海之浸膏澤之潤又當於煎水釋枵然豈明矣不知曾如此作  
工夫否

與潘文叔

得書知為學有進甚慰但所謂急迫而偏此人之道息若  
得平穩之地不以動靜而妄若動靜不能如一豈未得平穩之  
通疎之妙與擾暫雜所謂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本心若未發明  
終無從證若自謂已得靜中工夫又別作動中工夫恐只以操  
操理向動而非此心正則靜亦正動亦正心不正則靜亦不  
不正矣若動靜異心是有二心也此事非有直實朋友不可

與彭世昌

莽莊之盛詞子為善天子之聖以子夏為善子願謂為非耶我  
凡文字之所以為文者在於不耻下問人之取善是有定方善  
之所在雖路人之言咸聽之皆當取之世昌相信之意任其為  
而師意每欲世昌歸意與元來講切元中之學尚不可謂便是  
然其能實躬行之日久有非泛泛所能及者其所長處如井亦  
汲澆而取味焉在世昌未易全輕之必與人商論固不費苟從  
然亦須定應心乃匪聽其言若其所言與吾自不安處亦須平  
心思之服之而未安又須平心之氣與之辨論辯論之間雖貴  
伸已義亦可自為不可耐會而亦須有推起我見未盡而他須  
別有所長之心乃可

與曾敬之

為學日進為文讀書作文亦是吾人事但讀書本不為作文作

文其來也自有其本必有其末未聞有本盛而未茂者若本末  
倒置則所謂文亦可知矣適出書本時從

與符舜功

靜惟來辱之委非鄙人之所敢當下問之及時驚其愚非能有  
崇論宏議堪堪世駭俗之說得之朋輩似足下望之太高待之太  
過初聞未以為然及會得廣人至連校兩書讀其意均非所宜  
得見論進前之工始信傳者之不妄歎之愚心恐成過當詳細  
已當道至美先相會其善詞之

二

其自切與舜功相見即進性格太驟多說與在過其頗為不苟  
蓋事無大小道無深淺皆不可強擗力索人患無志而世乃有  
有志不如無志者往往皆強擗力索之病也若無此病礙如行  
千里自一步積之苟不已無不至但患不行耳子謂大槩甚正



然其欲得深一相來書問所言要不能盡心曲也

三

見喻新工足見嘗學吾嘗謂楊子雲竊退之雖未知道而誠度非常人所及其言時有所到而不可易者楊子雲謂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不範不少矣竊退之謂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孰能無惑惑而不求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近世諸儒皆不及此然後知二公之難不易及也吾亦謂諸儒不如論師侍師而不能盡心委已則又不可以罪師兼便委其道此不他及

論符使仲

蒙示進學不替尤以為喜常俗汨沒枕貧富其利害得喪皆色善欲之間喪失其良心不顧義理極為可哀今學者但信其志一志於道理事事要道是不肯俯情就物誠恐見疑不通明行

章雖未中節亦不失為善人正士之徒更得師友講習行處不隨夫親師友亦只得隨分自理會但得不陷於邪惡亦自可貴若妄意強欲道理又無益也

與周廉夫

竊家之道古聖人格言其在易之家入詩之三南是也今人祇能言亦何以如也若情勝禮思勝義之說竊以為未然竊家曰有禮自有禮禮義所在豈可勝也此言非但不知家之道亦不知禮義美尚君說非公以帝道王道與合人言禮義相偕其實其禮實得一類必不可行之說耳帝道王道之實其果如是乎要者其實王道則孟子告齊宣梁惠者是矣後來只是齊宣梁惠不能舍己私以從孟子耳孟子之說安有不可行者耶摩夫賓賓禮約却不甚英特從事於學問之日又幾今日之困固宜平時困滯不通處其在學問或有未聞者亦宜以心之



備循習之久豈能終弊於非獲之以學問其為美有已也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四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四

書

與呂伯恭

往歲先判府宣變類比持執事而卒不果無故發難受不果去  
冬因東陽郭伯清宅人齊拜既畧中殿議計必徹職遂以此職  
得一再體見殊未得契聘教誨竊惟執事聰明善與人言以  
為不及樂教道得人樂成人之美近世鮮見如君誠愚所聞世  
交聞焉知為深澗苟有所懷義不容惡天下事理固有愚夫  
愚婦之所共知而大賢君子不能無識者元獻晏公尹南京日  
文正范公君母夫人憂元獻屈致教誨諸生文正修蔡子誠請不



備循習之久豈能終弊於非獲之以學問其為美有已也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四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四

書

與呂伯恭

往歲先判府宣變類比持執事而卒不果無故發難受不果去  
冬因東陽郭伯清宅人齊拜歐界中嚴議計必徹職遂以此職  
得一番體見殊未得契聘教誨竊惟執事聰明善與人言以  
為不及樂教道得人樂成人之美近世鮮見如君誠愚所聞世  
交聞焉知為深澗苟有所懷義不容惡天下事理固有愚夫  
愚婦之所共知而大賢君子不能無識者元獻晏公尹南京日  
文正范公君母夫人憂元獻屈致教誨諸生文正修蔡子誠請不



僕從之者多有利乎時  
外之獲亦備伯矣抑下  
正離近世大賢至其居  
所為標的者豈不在此  
於心未契於此更不有  
不念哉乎安  
播然改之手持而改以  
决江河神然之在也若  
柳改以今觀者之心不  
勝至服

與呂子論

方處其致則一  
聖人之化自無管塞之  
氣非薄之旨其遠若  
不歸同

方雖然自下斗高積小致大縱今不跌不止猶當次第而進更  
欲無過天豈易有以天子之天縱猶自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  
可以無大過矣  
而古卓  
不可不  
泉日流  
之志端  
麻至止  
人當  
其正無  
言近實  
且終細

臨深少望





其銜卑報難歸已又秋侍統祖過是道者向尋下問諄諄時  
時慰心專以為可語益用不敢不自盡於左右別既離時兄亦  
涉靡千里而歸珍交宿留龍窟世與凡城出與陸者無往而  
非進障之地來示謂向意為學而新功殊未家有以是教者何  
恥起居食思許醉接對辭氣榮顏色之間當有日明日充之  
功如木之日共如川之日增乃為善學古人之多多形察談笑  
者固皆吾分內然成賊消務之未免則亦安得不課進其謙如  
子夫子篇曰未見其易知易行言實有規有功可久同大  
者守其生并然式如也則大學論語諸事不可不時讀之以  
德且學揚善懲惡之功不徒而作明午誠信流乍望則淵  
淵其淵然其天者何時可彼邪任重道遠賢兒是故教  
時雖少見切委之誠且以求教

與舒西英

伏侍下徒諸兒講學不敢怠弄頗有日甚恨不得吐露以求教  
也今歲卻下與朋友講切自謂充無甚哉知則日今時學者慙  
慙不進為知字耳實未少知多難為有志耳實未必有志若  
果知學有志何更慙慙不進事果向無窮蓋然古先聖賢未嘗  
難其進徑支離其門戶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  
一而已矣曰途之人可以為禹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曰人有四  
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人無心道不外於心在賊賊之  
耳效失之耳古人以人不過存心養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  
固有也惟不知保養而致賊放失之耳苟知其如此而防閑  
其賊賊放失之端日夕保養滋養使之暢茂條達如手足之捍  
頭面則豈有難支離之事乎曰向學而又難支離豈回不  
進則未知其心未知其成賊放失未知所以保養灌漑此乃

為之門退避之地得其門不得其門有其地無其此兩言而  
得其門有其地是謂知學其謂有志既知學既有志豈得悠  
悠豈得不進元矣春問相疑始初亦問問既而感發端的臨別  
時曾略節其自意過常既過既時便悔所以感之者涉所以病  
之今聞不進進其來皆起於此別有善言之善言允其茂無他誤  
徑前能臨的自爇灼始陷溺賊處之持達自奮誰得而禦  
不然志木免為不知事為無志而已矣

與高應朝

此得書知為學進退甚存為學不當無自新易管乾坤之簡易  
曰易知易從有親有功可久可大然則學無二事無三道根本  
苟立保養不替自然自新所謂可久可大者不出簡易而已應  
朝既自知算節滿駭不廢衰禮亦復何憂亦復誰禦然當知決  
口不盡大氣實不得為無傷也未及作子約書備至此思于約

書中有宜於靜未宜移動之說此甚不可動靜宜有二心既未  
宜於動則所謂宜於靜者亦未宜也先作應之書不及此成之  
到此講切曲折却具應之書中大抵學者各倚其資質聞見精  
狀進後多端要為成賊其本心則一而已作書多不能詳要之  
詳亦未必有益倘有根本自能不懈怠不降與同志切磋亦何  
慮不進學如童子猶曰未見其止惟益勉之

與楊敬仲

此心之良戰賊至格賊則聖野與我異種端的自省事實  
為之改過遷善則應無難為仁由己聖人不我欺也直使存養  
至於無間亦分內事耳然辭為礙人之詞應為乘之捷於  
別響慢游是好做雷是詐游逸淫樂之戒大禹伯益猶進之於  
舜盤孟九叔之銘成湯猶頌天子七十而後心吾曹學者省  
察之功其可已乎永論木管用力而獲吾粹然此直著用力者



也舜之棄皋陶王之置箕子言善惡信又言臣能守之又言  
用其力於仁孟子言必有事焉又言忍志又言存心養性以事  
天豈無事用其力於此中庸之戒謹恐懼而浴沂之志曲肱  
其之樂不外是矣此其用力自處不勞若然然而無主泛然而  
歸則將有類類狼狽之患聖賢察地高安河而至乎

日新之功有可以見識者吾易簡之各有其功可又同大苟  
不繼息廢放固當日新其德日遠和平之樂無復艱屯之意然  
怠之久為積習所乘亦非而求復方量未宏則未免有艱屯  
之意誠知求復則屯不久而解矣此理甚之常非助長者比也  
類復時以維厲而無外仁者亦難乎難而後解也若於此別生  
疑感則不徒助長之患必若於此矣當和平之時小心翼翼  
繼而不絕日日新又日新則艱屯之意豈復論狀顧恐力量未

能至此耳

與平乎市

孟子攬節一段大槩治助長之病真能不忘亦不必引用振舊  
凡此皆好辯辯語之病然此等不精明終足為心之累一處不  
穩當他時引起無限疑成凡此皆是美善佳作文好議論者多  
有此病若夫甘拙之人此病自少勝以剛發木訥近仁而曾子  
之魯乃能傳夫子之道凡人之病患不能知其有知之所自去  
矣亦不待費力依味真知之却只說得勿忘而牛解以要論論  
者乃是辨明其本知慶耳

與舒元賓

得書聞讀殊覺甚明快此事何必它求此心之良本非外錄  
但無斧斤之伐牛羊之牧則當日以暢茂靈覺之形容咏嘆者  
皆吾分內事日克日明誰得而阻之尊兄看到此不須低回思



案持蓮香燈無自沉於紫理迂曲之虞此事不惜資於人人亦  
無有力慶聖賢垂訓師友切務但功報策耳

與徐子宜

甚無匪陣點銓寺今始以先試臨臨與靖安編六年闕去家四  
百里又隨付下款急輝文字但託海曼取此來麻海潤舊多好  
氣質甚功端亦自其物進兄為學必日新恨不誦於兄也端  
雖善變成之澤曼說公自和講切皆自謂有益恭觀之甚不謂  
然諸公雖各不同然學失其正一也嘗論其說均為邪說其行  
均為賊行澤曼先知過成之相信甚善德教淵竟夫開明端  
精力戰大屈而後有省曼兄見始悲憤而又不惟憐然見李  
林稍與之言惡俗友成之愛流離流涕感激良深自此亦可以  
為學弟恨相慶不久耳此心之良人等均有自耳目之言不思  
而蔽於物流浪長轉成賊伯端之端不可勝算敬大信云名為

講學其實乃物致之天若誇謂說既民究聖仁義實之學者  
乃使之困心疲力而小人乃必濟惡行私充其性為學行已有  
耻不至有是弊近來講學大盛病此不敢不報告劉伯正嘗相  
聚舌聞其進慕乃是有進不及作書煩為致意夫民重困猶昔  
皆聞見駭獲之弊近嘗苦白過言猶難自及慮之亦復荒唐今  
此相來頗疑志嚮却焉知其甚明有可喜者亦苟為天民慶也  
端才君琅魚先益之語兄時相聚否蔡竹之何以不來矣即彭  
子復蘇少選皆安在為况如何前年海少選善誦書頗功嗟之  
不知其書曾達否兄講下多矣異否劉言蔡在江西民甚賴之  
以與同官不暢海綿州去矣便中特此奉記室餘祝為君道自  
重

三  
婆女之行道經上德性往開院其守今無狀臨川大不相遠



既而聞某明勛隴上饒南東三守友再令時監司乃能有此差  
強人意劉文勝作漕江西光前繼後卒其帥胡廣乃遠不如在  
江西時人才之難如此某人始至人甚厚之禮贈先元舞其談  
論意實必不錄錄乃大不然明不足以得事之實而好照海以  
肆其巧公不足以識其巧而推勢海以命之制自用之米反  
官正理正士見疑忠言不入議吏而疾民陽若不在吏而實陰  
為所賣奸嬖之謀想不河邊頭略所在無不知志聞有一二行  
遣形若治吏而為文簿解調之傳者皆可回其意下人轉後  
其事如鏡若振臂有聲之響其為日久矣所試為者如取  
如拘不見有毫髮沒陳寔之惟其正論誠懇則打格而不入乃  
以此自謂其明且公也及後若去疾首感歎欲恨吞舌而無所  
控訴公人世界其來久矣更光熾於今日公人之輩後消志本  
在官人不才然向者我輩亦喜感風俗不甚壞公人未盡得顯

然肆意官人未盡與公人一律官人之才者固有異蓋亦難得  
感譽官人之不才者亦尚稀常理心然有維持未至俄然大  
亂十數年來公人之化大行官人皆受其陶冶沉湎漫漶靡然  
一律而書生腐儒又以經術為之羽翼為之干城阻正抹之勢  
塞德治之路潛謀其侮陰助其墮官人之才者雖易以自見  
易得盛舉而無補風俗無救大變空其不才必至大亂中人無  
以自立皆從風而靡隨波而流守正而打折不足以自見者其  
心僅不混域而不復可伸外之驅迫統制者亦不少矣此今時  
之大勢公之為善者遇持杯水救車薪之火也然持杯水者常  
少而抱薪者常多其礙有阻礙之說以為可以絕薪而致水要  
在於不厭詳復不忽卑近相與就實以講求至理研覈其實毋  
遽以大意粗說蓋之則至理可明故說可破至理明說說破則  
自其身達家之國天下無不為君心國論亦有致力可虞豈



直州縣官吏間於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張官置吏所以  
為民也民為大社稷矣之君為縣民為邦本得乎丘民為天子  
此大義正理也今縣家親民推子之職也縣家而害民州家得  
以治之州家而害民使家得以治之今州家使家重之以胥吏  
塞之以僚屬縣賴以通問巷田畝之情者有被害者愚也今  
乃以沽訖把持之名而抑絕之近來胥吏之妙用專在抑絕赴  
想者之路德一二以威禁使之吞舌欲往重足旁懸而吾得以  
肆行而無忌監司太守有服其後甘其從而不得享其利者有  
相為相役而共享其利者

與趙子直

比來道路田賦皆敢變致待吏黠胥亦敢致鄉來德賢者  
皆已水釋矣然所在積弊非一日可去要當而又經理相失賢  
乏心亦未易滿也大抵吾國落民之心在吾人固非所之弊之

難去者多在簿書名數之間此好貪食錢食出沒之慶而吾人之  
所疎者比嘗政究此等細得其方蓋事即甚多難以定政要領  
於一事精熟得其要領則其他却有餘通類乎之理庶謂一堵  
堵自堵調控之秋給納也易於加倉之無善之受領官吏高下  
其手輕重不均有臨川陳知縣者諱委其弊以為盡去之則  
州用軍糧名倉等米皆取於此有不可闕於是約其類每十加  
五十合而令兩斛輸三斛官得以足民亦不病而又無輕重不  
均之弊民大德之使知縣既去後來又於三斛之上又加斛而  
曾有徐題聚者甚愛民一日不聞入倉百姓皆謂斛而大重徐  
提舉方為罵受領官吏官史雖以州用軍糧名倉米為解提舉  
不能加詰不知先已兩斛納三斛已是實足州用軍糧名倉等  
米矣所謂斛而者又在此外就欲大抵不知御自名數之詳鮮  
有不為其所欺者斛而之弊去年趙少君稍正之民已大悅

今歲操雖小倫而連雨阻獲損者已十三四今未獲者尚多  
已獲者亦未得悉蓋苗限自常有稅而州縣殊無寬假之意稅  
租折變者令以納月上旬時估中價運折而折穀折糶民之  
直至於再倍其在今歲尤為可念列其詳細數納呈季少留意  
觀之亦瘼哉一堵堵百堵謂者世隔取及諸書獨不思伯禹什  
貢成賦周公制國用孔子會計當洪範八政首食貨孟子言王  
政必先制民食正經界果皆可取乎官吏日以貪穢弊事日以  
衆多豈可不去之傷者張官置吏所以為民而今官吏日增冊  
以朘削之如恐不及嗚呼本國無他為君愛民之意良可  
歎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捐上益下謂之損損上益下謂之益  
理之不易者也而至捐以老生常談良可歎也夫者蓋公守正  
人世鮮隱而諸公皆讓其不欲讓者之心固有大有而在大者  
不為無班語有失言之戒易有謹密之辭不可不察也一別紙所

歸利便不可使胥吏月之

與幸幼安

轍有區之欲效羊獻伏惟少留聽明賜之是正竊見近時有識  
論之蔽本出於小人之黨欲為容奸腹惡之地而飾其辭說託  
以美名附以古訓要以利害雖善道之美心術之正者苟思之  
不深講思之不詳亦往往為其說惑其在謂明必已洞照本末  
而共私憂過計未能去懷殺者而且以求教古人未嘗不言  
寬寬也者君子之德也古之聖賢未有無是心無是德者也然  
寬善而惡不善好仁而惡不仁乃人心之用也遇惡揚善舉直  
錯枉乃寬德之行也君子固執人之善而天下不能無不善者  
以善吾之善固執人之仁而天下不能無不仁者以善吾之仁  
而不仁不善為吾之害而不有以善之治之去之則善者不可  
以得仁者不可以得及其去不仁乃所以為仁去不善乃所以



為善也故曰為國業者是惡如農夫之獲五草而廷更德崇之  
絕其本根勿使滋殖則善者信矣夫五刑五用古人置際施此  
於人哉天討有罪不將不然而大舜有四裔之罰孔子有  
兩觀之誅善觀大舜孔子寬仁之實若於四裔防範之間而見  
之矣近特之言寬仁者則異於是蓋不究夫寬仁之實而徒欲  
為容好而廢之也殆所謂以不其好而為寬夫縱有罪為不  
奇者也罪宜惟輕而有不報則宜惟輕與其數不辜乎夫不經  
謂罪輕者也使其不難甚明而無疑則天討所不容釋豈可失  
也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使在過是使令之間猶若刑會之際偶  
有過而宥之可也若其貪功而棄出於其心而至於傷民蓋國  
則何以宥為於其所不可失而失之於其所不可宥而宥之則  
為傷善為長惡為悖理為不順天非先王之政也自古張官  
置吏所以為民為之因而為之也故使長吏擇之以

禁民為非去其不善不仁者而成其善政仁化懲其邪惡除亂  
禁暴使之德意宣布于下而無所遺底本

天子受養之方丁寧於詔旨勤仰之意徠勞於育吁賢收伯班  
宣惟勤勞來不食列郡承風感高應感而轉邑之間合農穡產  
之吏方且用吾冠裳非德惡之具以還私濟欲置民於困則其  
繫繳籍之聞矣其支牒竭其膏血頭會其欲抽骨髓而好否  
稍徒厭厭咆嗥其上巧為文書轉指出沒以欺上府操其奇術  
與上府之左右締交合黨以蔽上府之耳目田賦之民劫於刑  
威小吏下斥錮目擊之如鼎羊劫於庭而械擊之賊心悍服悍  
醫楚之慘酷呼籲天而蒙破產實妻鬻子僅以自免而曾不得  
掛一字之符以赴抱于上上之人或浸淫聞其憂痛欲加究治  
則又有庸儒漢西明不獨理志不守正之人為之數短數陳仁  
愛賢聖有端之說以壯吾窮治意將揚其支且愚說誣護之





事以掩其罪惡之迹遂使 明天子勤恤之意收伯璠官之誠  
蘊底而不達百里之宰真承宣撫字之地乃復轉而為豺狼蠅  
之區日以益甚不可驅除豈不痛哉若是者其果可宥乎果  
可失乎至於是而又泛言寬仁之說以逆蔽吾窮治之迹則其  
濫竽遺毒幾矣傷和益不甚然其與古人寬仁之道豈不戾哉  
今之貪吏每以應辦財賦為辭此尤不可不辨今日刑罰誠不  
充裕賦取於民者誠不能不益於積利居計者誠惟推支費  
浮行之由察收歛涸涸之廢深求節約撙節之方時行施舍已  
書之政以寬民力以至國本則於今日誠為大善若未能為此  
則亦誠深討遠慮者之所惜然今日之苦於貪吏者則不在此  
使吏更不貪則固今之法循今之例以賦取於民猶未甚病  
也今貪吏之所取供公上者無幾而又私囊者或相千百或相  
千萬矣公嗚邑所謂應每月解版解者固多在常賦之外然考

其所徙出則遂委之有利源利源所在雖非善令之所許而因  
循為例民亦視為常而未甚病也利源有優律優者應辦為  
易狹者應辦差難然通而論之優者多狹者少若能良之屯則  
雖在利源然優亦寧轄下者不肖病民今之貪吏雖在利源優  
處亦效無厭之心搜羅既老而勞績無善張奇名以巧取持空  
言以揣摩無所不至方且託應辦之名為缺之說以欺其上  
顧不知事實不可掩明者不可欺通數十年之間取其廉而能  
者與其貪之尤者而較之其為應辦則尚而其賦取謀未於民  
者或相千萬而不管此貪吏之所惜以為說而欺上之人者最  
不可不察也貪吏害民皆之大者而近時持寬仁之說者乃欲  
使監司郡守不敢按吏此愚之所謂議論之蔽而憂之未能去  
情者也不識執事以為如何今西學屢備修撰是賴須兼採  
於儒西之說以宏寬仁之實使



聖天子受養之方勤恤之意無遠弗屆無幽不達而執事之積  
簡素守無所疵抗不勝幸甚

發山先生文集卷之五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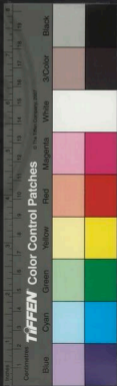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111





NSC302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REPRODUCED B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00699 v.3



泰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書

與傅金表

比領敬請音聲感佩深然非所以至於左右者雖此凡  
有可以至者幸無美言仙聖非來向學者甚衆風習可為正賴  
長者不記古教德後主晚學海城而草風來調冲就實無從長  
靈誕使之日友誼向學者以為我幸甚

南城開卷至此未嘗不詢動靜比來於包頭置履尤知其詳  
聞嘗以道惟往來自谷過深至於成疾此殆失於講究用心之  
過也古之學者本非為人憂善改過莫不由己善在所當遷吾  
自遷之非為人而遷也過在所當改吾自改之非為人而改也  
故其聞過則吾知過不諱改過不憚顏氏有不善未嘗不知知





之未嘗復行身為人故一聞為仁由己之言試問其目不少後  
既得說聽言動之目請事功語不少殊其竊嘗謂若顏子者可  
謂天下之大勇矣故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也有為者亦若  
是聖人所貴於訟過者以其知之必明而改之必勇也今訟其  
過而至於涕泣摧縮奪其志氣而使其神明則亦非聖人訟過  
之旨矣動足人也誰過可使必明雖柔可使必強困辱可使必  
至於知能行可使必至於安至人不我欺也於是而曰我不能  
其為自家也果矣當人有是皆可言也若夫惰過之人者而至  
於有是豈肯而道其責哉今如全美之類恒復傷蓋造物者  
之所而時一見焉者也聞是故論詞譏諷乃其餘事公方  
之採闕達之度交遊推誠問者與之散論又謙之若不其片言  
之善一行之美雖在晚進後出棄排先焉此人所難能而全美  
優乃之古人之學非全美之望而誰望者乃此者致美之故則

又始於不悔自愛者矣由前之責非全美之責而誰責不肖之  
人恃逆犯上更有餘罪而何故見其靈壽今全美乃悔其初不  
有以厭不肖者之欲而以改彼之惡為己罪則亦感矣夫既不  
肖者之欲以退其博道之謀縱以春秋之法不免於首惡矣愚  
奸笑逆以細人之姑息為美行以全美之明豈得不知此之為  
非是而反悔其既往之不為邪步之說稍剛正者不行而行焉  
而全美乃感之乎是殆生於悔所不當悔而悔等以溺於足耳  
夫以不為細人之姑息以惠奸逆並為隱以死有餘罪之惡決  
不敢見其靈壽者為舉則全美之不能自按其美夫不能自按  
之過在今日所宜勇改者悔其所不當悔感其所不當感其理  
既明願速更之母遲遲也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  
皆是之也人皆冲之過者雖古之聖賢有所不免而聖賢之  
所以為聖賢者惟其改之而已不勇於改而徒追咎以悔者非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olorChecker by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Black 3/Color White Red Magenta Yellow Cyan Green Blue

其之所聞也人之所以為人者惟此心而已一有不齊其正則  
當如敗絮而求所以正之者今邪正是非之理既已昭白豈  
可安於所感恬於所聞而縱於適正也哉今人所患在於以已  
為是歸非他人雖有顯過猶悍然自遂未嘗覺有自咎自責之  
意人全委於所不當自咎者尚以自咎於所不當自責者尚以  
自責與所謂不知其非悍然自遂者相千萬也今豈不能於所  
當改者而勇改之顧益為學不為人之志然致為仁由己之實  
恩顧子之大勞焉然自拱為靡靡淫淫之意不使有毫毛汙  
以宿留於處字允芒所射豈止在十間正大之氣當塞宇宙  
則吾道有望

與博子淵

三復梁書義利之辨可謂明矣夫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  
利孟子謂欲知對與死之分無使利與義之間也語善者多忍

此謂為易曉故頭等伎師所談甚高而無神於義行今子淵知  
致辨於此可謂有其序矣大端既明趨向既定則明善論義當  
使日進法當日新樂當日當易之學要問辨寬居仁行中庸之  
博學當問謹思明辨篤行皆聖人之明訓苟能遵之當隨其分  
量有所增益凡此皆其之所願從事而得與朋友共之者是也  
新工與見南軒所論頌卷以見整善者言則連遷過則連改之  
語固應如是然善與過恐非一旦所能盡知賢如蘧伯玉猶故  
寡其過而未徙聖如夫子滿曰加戒數年五十以季易可以無  
大過矣論語載夫子稱子游學易大傳稱其有不善未嘗不  
知之未嘗復行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乃自  
其好學而能然今子淵所謂遷善改過雖無一旦盡知之心然  
觀其辨意亦微傷輕易矣過是知此子淵以為如何



子淵判別得義利甚明白從此加工宜其日進但不可他有破  
感耳如來書集義之說已似有少缺感蓋孟子所謂集義者乃  
積善耳易曰積善不足以及成名荀卿積善成德之說亦不悖  
理若如近來高儒所謂集義者乃是那說既民充塞仁義若也  
諸非紙筆可盡當宜而剖

三

日進此者之來想失貴卿家事未易區處建高問學者雖多亦  
多誤妄近符生似者難以書肆其無知之談此輩庸妄無知無  
足多怪獨怪其敢有遊肆無忌聞耳吾嘗謂一種無知庸人難  
於講學往往累人事楊朱則錯置楊朱事表裡則錯置墨翟不  
明者往之歸咎其師不知其為師者亦誠究也此等固不足道  
然善亦不當容其恣肆耳吾子淵不濟不任其責

與傅聖訓

不假推尋揆度之說殆病於向者推尋揆度之妄已而不知其非  
適安之以為皆在於是必謂不假推尋為道則仰而思之夜以  
繼日揣摩密研細深致遠者為非道邪心謂不假揆度為道則  
是害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者為非道邪謂  
即身是道則是身者皆為有道耶是殆未得夫道之正也謂  
懲息日復一日不佳堪任重道遠之寄此非道也貧莫不能不  
為察此非道也學知不及學而不應憂之如何如舜而已者道  
當如是故也節食強飲不以其樂計見禮絕不以為病者道當  
如是故也掛歷山滿雷澤陶河濱與夫耕莘稼若釣渭者此所  
以糊其口也夫子絕糧曾子七日不火食而匡坐絃歌歌去若  
出金石夫仁累之有執子路結繩曾子易簣乃在垂死而從容  
如此貧窮與死而云為累然乃未得為問道者乎以墨說之笑  
傲而不知此無刀夫之思乎無乃向之所謂道者反所以為道

之族而然乎

二

得書者聞所學之理談所書所欲致區三者終未美有緣聖誤  
誠能辨而書所論者有實實慶則今日之病不待察言而自解  
吾道當自此而明矣作文特吾人餘事從事其間而又尚落是  
謂執事不務若如未嘗之意則幾於陋矣孔子論易繫繇三絕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節編問為抑天子告以四代之事孟  
子闢楊墨自比於禹之抑洪水此皆聖謨所宜以為擇的者文  
字間又何定以汨沒聖謨乎

三

聖謨能知始志之非正極可善緣患故而有其志固宜未得其  
正既就學問豈可不知其非大抵學者且當論志不必遽論所  
到所志之正不正如二人居荆博一人聞南遊之富父舉其志

欲往一人聞京華之美風教其志欲往則他日之問途啓行如  
日之力者所期已分於此時矣其所到則歲月有久近工力  
有勤怠緩急氣稟有強弱昏明強柔利鈍之殊特未可遽論也  
近來學者多有虛見虛說宜達達亮不肯執實察其所以皆是  
學無師授聞見雜駁而信其說究之不明凡所博習概成惑亂  
此一節又不與其志未嘗意悅之說天地相似之間皆坐此也  
讀書須是章分句斷方可尋其意言與天地相似之語出於易  
繫自易與天地準至神無方而易無體是一大段須明其章句  
大節知此段本言何事方可理會觀今人之用其語者皆是斷  
章取義緣以高推法曰聖謨從心所欲不踰矩之說畧言聖人  
賢人衆人有當致長之慶如至誠無息而禱淵三月不壞仁其  
餘則日月星焉而已矣不知日月星者其所至之地與不壞之  
地同乎不同不壞之地與無息之地同乎不同誠者不思而得

不勉而中從於中道聖人也若愚誠者但是未惟不思不勉耳  
豈皆不得皆不中但未惟盡誠未可以擅誠之名耳豈皆不  
誠二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凡此皆泛言誠不專指聖人也今  
之學者豈皆不誠不知思誠時所得所中者與聖人同乎不同  
若其果同則是濫觴與演泐守水也則大小巔波淺深之辨亦  
自不啻其為同第未知所謂同者其果同乎故嘗謂其不同處  
古人分明說定等級差矣不可謂亂亦不難曉亦無可疑獨其  
所謂同者須是直會分明見得是同乃可不然却當致疑而求  
明也若如此理會則已明白與未明白者不應致疑與合致疑  
者兩處不相清操學問自得理領不為茫然無端之言所惑已  
知者則力行以終之未知者學問思辨以求之如此則誰待而  
觀之聖謨非特其志之病亦坐聞見之陋語貫統統之未明故  
其前教書多每廢辭拜如授小兒以聖謨之聽明夫豈少此

益亦漸於西晉膠柱鼓瑟不能不惑亂而至此也若明知向來  
細見之西從頭據實理會則古人之訓吾心之靈當會通處多  
矣今此之言殆為獨拘耳茲謹草擬後寫此書願倦殊草率賦  
離能一來乎

○與包詳道

人生天地間氣有清濁心有智愚行有賢不肖必以二塗揆之  
則宜賢者必智氣必清不肖者必愚氣必濁而乃有大不  
然者非乎陵與汗旅邪淫之行常情之所羞所惡者乃或縱情  
甘心而為之此所謂行之不肖者也於此有所不敢為有所不  
忍為有所不肯為而每反其是者正者善者而為之雖未慙必  
其必正心養而其志則然日寢之間蓋與向所謂不肖者并而  
說也是亦可謂行之賢者也行之不肯因為愚矣謂不肖者為  
愚則又長者亦可謂之智然行之不肯若則或耳目聰明心意

志巧習技藝則易能語理政則易曉人情世態多所通達其習於書史者雖使之論道指之邪正語政治之得失商人品之高下決天下國家之成敗安危亦能洞其勢常彼固不能知其真海其實語其精緻盡其底蘊而其揣摩古今之巧亦定以變巧人之耳目而欺木明者之心玩之而有味藉之而有證非知言之人殆未可謂不難辨也至其行之賢善則或知是處然其精神昏昧重以聞見之徒區漸習之庸鄙則其於慧巧者之所辨辨然亦不能如甚至於如荀卿所謂門庭之間猶可証數焉道術之邪正政治之得失人品之高下天下國家之成敗安危尚何所復望其判白黑者其間孰利誘而害伏刑驅而勢迫雖使之如商丘開之赴水火蓋未必不可也理不可以泥言而求而非言亦無以論理道不可以執說而取而非說亦無以明道理之氣多則言不可以一方拍道之廣大則說不可以一體觀昔人

著述之說當世講習之言雖以吳漢明啟之資縱獲厥成於其間尚患是非之莫辨邪正之莫分孔真之沒失實之名一有虧缺而天地為之易位差之毫釐將以千里其於理實言之曰一夫其指則洞行逆施弊有不可勝言者况於短決之習慮皆昧之精神夜陋之聞具靡靡之漸習一旦敗於荒唐之怪說之說皆於詭譎怪誕之辭則其顛頭狼狽之狀可勝言哉正使世之誦唐虞之書誦尚周之詩殆亦未必不怡乎注為滄海胡丘豈為萬華况又推之以不正之言亦安海而不浪浪况當其猖狂悖戾之時蓋不必明者而後知其弊也山是而言則所謂清濁習愚者殆不可以其行之賢不肖論也謂評道之素亦可謂行之賢者也然其之獨所憂者蓋以其氣之不得於清而心之不得為智聞見之不清而講習之未洪一有所駁而莫克自定止之者不一二而驅之者八九其所當論者蓋在清濁習愚之間而不

在於道術之際也不論其始之誤以求復其常而盡精神力於  
道術是非之際此其所以愈益而愈遠也詳道始至此其說蓋  
甚怪然其初詳道之真未甚濬非徒自爲此怪說也使生治  
古咸時度繡釋懷之語中林蘭之之行未必不優爲之也一漏  
於流俗弄眩於怪說狼狽可憐之狀遂至於此凡所以相告者  
不過明怪說之妄欲詳道之知其非而得其實也所謂者通曉  
曉了之人少在妄迷惑之人多則其相與推求而至於風波則  
轉陷昇之地者必衆詳道氣之未明也之未明則始於說尋偶  
和於其間又安能知其非而自免於此耶今詳道日異之聞所  
謂行之者固未嘗自大獨不幸垂心卑力以講術業而不檢  
自免於迷惑今但能退而論於智愚清濁之間則是惑庶幾乎  
自解矣道術之長非邪正論而未曉也當司者迷考觀者  
審用心意者多不曉了用心平者多辨了矣意者用心一察亦

且顛倒眩惑况昏迷者豈可緊用心取此中向學之志甚勤所  
苦痛者是不合相拍救辨用心太緊耳幾先嘗說諸公所謂退  
步乃是進步耳此亦吾嘗論之儘不狂妄其時昔之所專在  
於拘俗自安不向進耳使其聞正言而知懼知勉却不至於惑  
矣也

取論爲學自益良德所望知來滿國智慮之說須無存鄙之時  
一聞之或有所啓也人之有過不可勝數然則者必非深至矣  
是虛作一場節目殊無意味所謂非徒無益而反害之及後者  
來當亦自知其未始有異於初使自生枝節耳若是乎淡中實  
吾明自供優游寬裕體脈自活矣

學問口進甚矣吾爲學固無窮也然窮之大端不可不詳常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人之病多在於熟讀利紙欲不歸理道或附託以售其奸或訕  
侮以違其意皆病之病也求諸靈者固無是矣然眩於所聽而  
不明乎擇於所隨而不審于思觀錄於非所可憐憐受於非  
所識至失常也分貽笑君侮則應之為病又可憐言狀詳道之  
病想已自知其大弊常未可自謂已知之矣當矣日用此言措  
意之間情體致使有日改月化之效或虛發其可覆也如自  
謂吾已知之矣則其病白若也

來書云方獲自知之審其法代必曰後世自知言心聲  
也不可託之以立詞之不善當知是本報之論能於此有感  
則自可觸類而長矣

為學日進尤以為甚道天員道恒不為表詳者感亦自  
有過人處文采氣不足亦非大過學之不已豈有不詳者獨

恐無益友相助耳秋後後修相過當所辭延年來氣血殊應  
頗務養息然亦不遂所志五月來感發兄一病殊可畏近乃向  
安此數日尤加強可喜家間聚者之衆初時中不能不時有疾  
病令人動念耳共貧者又益甚幸病兄相與所講皆其所以度  
此者故氣象和裕人亦不知其如此耳得結於書願甚良多第  
倦甚作復不能宣究所懷夢之概筆宜如面矣也

五

冊論新工以是未健荒裕所以費力最多優而善之使自求之  
醫而候之使自息之若江海之源有源之問此教語不可不熟  
味於已然人皆當如此若性若其情慮應事讀書授人皆當有  
益優游寬容却不是委靡廢放此中至健至柔自不費力恐許  
道所謂奮亂者或不免助長之患愚見如此不識以為如何

六



近嘗游于王廷書盛陳別後為學士夫大抵以為利夕不辦涵  
澆世有日新之意又次詳道力以本無事之說辨之渠又論不  
可無事之故其復書云所示與詳道議論不合之處皆是講學  
不明人持所見以為說用相切磋殆如兒戲今此得信又有與  
敏道異同之論要亦足見敏道精神勁不憚有涵深玩索之憂此  
亦是平常本小事豈可必將無事之說辨之如講學是事問見  
有理會不消學却加能理會亦非本小事也其可及他其要  
窮究理會若他持此者元無所實是學也其可及他其要  
無益於事實亦須窮其底蘊一說他其是學也其可及他其要  
以一說改一說如詳道之言其是學不明但執一節一節所  
以敏道言前一說敏道曰夫學却自分明及至實有要訣方略  
踐一行之語此病又見如敏道所論亦當至此問言之非但與  
敏道說此其是問說話皆不自其身已着實做工夫所以一

向好閒議論開議論實無益於己亦豈解有明白處須是自短  
此等說話是閒議論方有就己向實工夫涵養講究却是本小  
事

七

朋友自仙里來者皆云象子剛接後無不推眼但頗有百其酒  
後亡動殆不可考吾家長上亦其其頭狂又有詩傷類釋子語  
不可以訓愛之瑕瑜功罪各不相掩今亦不作樂書或相裝  
辨以此書示之為幸非幸海養初未及入城聞子剛欲來又今  
為一來尤佳

與包顯道

南軒物故何痛如之吾道失物不細近方欲通撰書頗有所論  
今遂抱恨矣其今歲與朋友讀書遊南在驛君之南五里許寄  
爾毛坊大路諸况明市心堪巨無至此方記得曾與顯道一

到其誠率來但當時未有漢蘭之名耳

得曹立字著云晦菴報漢云包頭道猶有積善親師爰是充塞  
仁義之說語云乃楊坐在南豐與蘭其德故獲養與著亦云  
包頭道高持初洗滌所未物其父嘗云此公平特等立歷論錘  
相聚時情或其往近却不曾通書不知今如何也來書云叩揚  
水所學只是修行談空說理最此而已觀如此而已之辭  
則立之所報殆不妄矣不知何世躬行踐履隨聖賢書又有甚  
不濟處今頭道之學可謂奇怪矣

與包敬道

昆仲為學不患無志患在好進每連又次自病開說日來愈更  
叔欲定帖甚為之喜若能定帖自能筆力隨分循以進德是  
至力之所下惟及而馳道焉亦安補有進取折傷困苦而已

二

小眾兄燕歌驟作殊令人驚公幸安念瀛海朋友相聚為況不  
賦鳴昔元明緣交務情到極處亦不甚得作之卒然氣字頗通  
殊不淫漫筆強人意信恐久不獲學則不能成其器耳請聖師  
前常作文節後殊不及作如是事多世昌教誨小子又自有道  
理諸子亦登之不厭就中春第伎倆充進制子四月間來滋蘭  
住得旬日歸後又加進初時與春第恭養皆頗不能及今年乃  
及出春第之下近旬日恭甚連春第之少不逮矣凡此只在其  
精神之盛衰耳連子常出讀書亦頗識字百七姪近錄其文亦  
進進事愈有力今已如館矣試罷能一來否聞諸公處帖可甚  
但惡來年尚有新條在偶亂春風卒未休書辭亦尚靈靈未甚  
風賢德之基歸德之柄覆覆之下得罪於獲得輝於歸難以  
言復矣

向嘗得道一書之中雖無此說然詞語多不孚得未法不以  
為愛得公書開卷即覺全與舊時所傳書不同大抵昆仲  
之病皆在頓進之秀卑竟遺讓安詳之人自然謙蓋憂多本為  
學不長進未為大患固其然也而至於狂妄不識羞則為感深  
而為累大所謂非徒益甚而又害之者也別有一般人交游近  
雖則只清動之使進往二不至有枉文之患至如昆仲則益貴  
則讓若不知此則帝主難效見詳道欲活回字凌雲讓此求  
秋涼有青頰之意儘不差理當河面也

與包頭道

歐陽之師始書素未及後素未嘗過其家遂其程氏一族甚感其  
尊尚禮法往年新開書院欲延賢師其子常德姓者今夏屬於  
雲霧又志向甚正今其長上進禱特請仙里屈頭道以主新書

院水此來青應天山書堂已就茶寮煖拂二子游廟其上課家  
書院容通應天頻道皆來亦可時一過從聞其書兩甚未敢景  
趣亦不惡或有高第彼中亦儘可相慶得從所請甚幸竊道歸  
後三家兄嘗語及以為向求澆薄事矣之氣頗無自非深慮痛  
省何以至此爰加數言雖疑筆讓論亦然乃知在彼無處在此  
無教固然之理也

與包頭道

比得報字喜聞日新之功作事果固當隨分有執事若者實下  
手屢未易延言只如八哥在此朝夕有師交講切又有倦志不  
能進前然此在八哥亦未易遷言蓋此事論到者實履極是苦  
澁除是實有終身之大念近到此間却儘有聖賢朋友與之切  
磋皆懷望風畏法不肯更前每三尋軟弱浮泛之人與之閑話  
以為有益及至被人指摘即有垂頭闔耳之狀近日雖稍解錄



終是不能高接近見其資稱亦但總矣耳俟其更得乃堪以  
燃鑪也此於八哥亦未足誦哥如四哥但未會到此間耳過着  
真寶相安勿礙之間實若若洪慶但及良藥苦口利於病頭是  
如此方休有益不可不知也

與吳仲詩

御主文所言貨論偶已訝於故書中忽海之其文備美今擬去  
其人似多讀前帝豐陳石山之却是好時文秀才觀此人之才  
似亦有可用於是氣格卑小研取者情慶却甚謹切有可法者  
若論所用慶似下甚知其實較其說大深亦好讀須去會商費  
論將一篇以見他頭難分明慶亦可以見會之議論自然與他  
別慶大抵天下事無是無坊是累然常出之念而實是平君  
要研費天下治亂古今得失為人方說海來有筋力五哥心志  
精神佳好但不要被場秀富貴之念誘惑五故謂他天下事如

吾家事相以就實論量詞隨他起妻自有可觀他人文字請論  
但讀作公案事實我知自出猶他披判不要與他牽絆我  
却會神旋運用海地方始是自己已會途間險若文字外不妨  
以天下事逐一自題評而致麻燒說他人之文自有所發所費  
之文所討論之事不在必用若僅曉得血脈則為可甚若論神  
如此時不淨已用人之說亦自與只要用人之說者不同若着  
文字時有合意或緊要事節不妨熟讀之海文字熟底雖少亦  
勝函帛而多者

與吳仲詩

近來所學如何嘗思初至此時感甚甚感但當時以倚向之為  
心誠感通如草不遺亦而生益不自知其所以然者有如唐  
虞三代之民由而不知然補其少殘禮則所感消密唯  
存居氣而實好得實矣論歸效且須知其言是知慶雖大與舊

不同而純誠專一乃反不及是以自分作明不必能日新也往  
事不必論其便自即今存技乃是即今奮然何復論前日也  
然既已奮拔則其智必明其智有明則前日所為亦能自知首  
尾故焉此以為驗爾勿不可強附會言信志但狀曲深恩實  
者有不合處將來力辨乃其定長進慶若但隨人言語轉却  
是自家更無主人何以為學幾至與或已失了精采而頑且故  
下此信意好端容自地孔精神裝實端自有須要清德明白  
却再取此信觀之有不合處不可強合却精思熟考篤來辨之  
乃善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七

書

與幻齋

初聞登評相及固已怪駭然其能三人又頗當人心亟欲一  
見全文以覈厥言及得而觀之亦良可嘆如論吳楚王愆人亦  
就以為非然其洪章中乃為志仲文重亂波又朱元晦謂以洪  
臨際竟成大獄致仲文以時去讓者竟之此尤可嘆君人所  
安者義理義理所在雖刀鋸鼎鑊有所不避豈與患游患失之  
人同其欣戚於一腔點之間欵銷所深念者道之消長治亂攸  
分羣徒比周至理憐寒暄絕齊語楚咻盈庭聚蚊成雷明主孤  
矣雖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今之賢者亦加少為多臨深為高  
耳探之古人豈能無愧息有手半一意自省尚友方冊鏡所未  
至則悲之者益有石於國有負於民有負於公道而獨無負是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不同而純誠專一乃反不及是以自分作明不必能日新也往  
事不必論其便自即今存技乃是即今奮然何復論前日也  
然既已奮拔則其智必明其智有明則前日所為亦能自知首  
尾故焉此以為驗爾勿不可強附會言信志但狀曲深恩實  
者有不合處將來力辨乃其定長進慶若但隨人言語轉却  
是自家更無主人何以為學幾至與或已失了精采而頭且放  
下此信差好端容自地孔精神裝實端自有須要清楚明白  
却再取此信觀之有不合處不可強合却精思熟考篤來辨之  
乃善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七

書

與幻齋

初聞登評相及固已怪駭然其能三人又頗當人心亟欲一  
見全文以覈厥言及得而觀之亦良可嘆如論吳楚王愆人亦  
就以為非然其洪章中乃為志仲文重亂波又朱元晦謂以洪  
臨際竟成大獄致仲文以時去讓者竟之此尤可嘆君人所  
安者義理所在雖刀鋸鼎鑊有所不避豈與患游患失之人  
同其欣戚於一腔點之間歟銷所深念者道之消長治亂攸  
分羣徒比周至理鬱塞遺絕齊語楚咻盈庭聚蚊成雷明主孤  
矣雖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今之賢者亦加少為多臨深為高  
耳揆之古人豈能無愧息有手乎一意自省尚友方冊鏡所未  
至則忠之者益有石於國有負於民有負於公道而獨無負是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於矣矣何日解舟不游而引乘便如此臨風依然

與彭子書

吾所疑左見拔謬之活聖賢教人固句之實頭但不可專指  
擗行之流操則存只是孔子一句孟子引在牛山之木常美矣  
一竟後試取孟子全章讀之旨甚明白如脈自流通古人實  
頭處今人益未必知也楊子雲垂下注脚便說不是此無足  
怪乎與亦未得為知道者也吾固難以盡意而達之以書問左  
難蓋學之不講物未格知未至則其於聖賢之言必未徹昭晰  
如游蒼黍數許偶之害心凡所引用往之失其本旨千里附書  
枉復動疑幾時豈如會面直問隨吞一日之間更互酬酢無不  
可以曲折且如來示謂此心本體雖未嘗不存而習習蔽翳亦  
未易遽去若言雖未嘗不存則與保存格亡之說亦不相似矣  
大抵講明存養自是兩節易言短至之可與談也知然之

可與存養也大學言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致誠意誠而後  
心正心正而後身修孟子言始條理者習之事也終條理者聖  
之事也皆是聖賢教人使之知有諸學豈有一句不實與今講  
學之路未通而以己意附會往訓立為成語則志反成心之原  
賊道之林轉日復一日而不見其進志與事乖說與行違首尾  
銜決本未并述未可歸之竊以著其憊怠也

與邵中書

所不違學誤驗此乃吾友天資發朴立志堅篤故能如此可吾  
可庶君天下之屬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乃吾分內  
事耳若不親師友汨沒於流俗驅而納諸習機陷奔之中而莫  
之知辟豈不可憐於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  
物不消今吾友無泐其本心矣雖此健養之而無害則雖泐而  
樂之如木有根苟有培公而無傷厥則枝葉當日益暢茂如水



有源苟有源浚而無壅空則波流當日益充積所謂源泉混  
不舍者哉致料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夫大抵讀書法則  
既通之後但平心端之不必強加揣摩則無非浸灌培益教策  
摩礪之功或有未窺曉處姑缺之無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  
加涵泳則自然日久而後日本原潔淨則向來未曉者將亦  
有源源水涇者矣告子一為自于山之木常美矣以下可常讀  
之其浸灌培植之益當日深日固也其卷首與告子論性處却  
不必深考悉其力量未到則反或亂精神後日不患乎通解也  
此數是體古良法其他非特見其能盡尚書皇南益稷大禹謨  
大甲說命旅獒洪范無逸并篇可常讀之其檢少緩何時稍相  
見諸當面盡未聞于萬物痛以卒醫藥

與顏子堅

向在八石時常納區之志既而子堅嘗言曰及諸人推服遂

變隴照鏡為批迂之言心象見存焉者屢矣凡過每控節言謂  
有所學進念嗜言為之慨然乃知高明終當一野豈還不能明  
衆人所同知之焉哉承欲節語體情懷至非若聖語之言  
布在方冊何所不能傳註之家汗牛充棟豈之彙讀方書搜求  
諸書充無遺以良醫所用不必奇異唯足以愈疾而已苟廢其  
常忽其職則非求醫之本意也向來不求名不較勝孔之語  
更願加察非直曰舌所候辨子細向脚跟下點論豈能自護日  
新歸山草草布此

與張季思

聞元忠說友朋問唯李忠篤志不懶甚為之喜人苟有志於學  
自應隨分有所長益所可患者有少長之病耳雖古聖賢尚不  
能無過所貴能改耳易稱顏子之賢曰有不善未嘗不知之  
未嘗後行也由是觀之則顏子亦不能無不善處今人便欲言





行無一不善恐無是理往之只交好勝每事要強人要人點檢  
不得不知此意也與古人皆覺矣若無此意但寬平隨分去縱  
有過亦須易覺易改便來未改其過亦須輕放助長之病甚  
於忘季忠之意愈病自少所慮有助長之病鐘亦加益亦自平  
穩況必不能不有益耶

與否必先

近得吳伯顯書云麟之類言必先治生志進而學直益落豈信  
然耶吾坐此三運就無吾之三運知定下之大經也所有朋友  
畏避千里而至者皆勤勤不相捨身念兒下去我之決何人性  
相友如此於足察下毋疑定下知之否向者管道先之效勵足  
下勤學之言相亦得置度外不復問矣主別三日刮目相觀吾  
尤以故意得足下則誠有勇然定下果能勉於此乎伯顯以親  
愛之情於是下不能無所惜故復為此言然在君亦可謂愚矣

古人舉一隅不以三隅及則不復也者果如是乎維自今頑戾

下與改良

與朱元晦

教局見稿類騷興以來竟區區令書卿成美去留之間亦可致  
力建請燕類多所制制部首則直錄之若令縱有未安并被旨  
不得修惟諸屢申陳疑似必下本所或有不便乃可修政局中  
同官皆可入獄仲尤相向元善以疎局近少湖相於論仲吃然  
情立如故若向上事要亦難責比一番是以座客多魚鱗而至  
未湖連等意後從容當致之也洵身事此中初傅殊駭人聽林  
愛其實乃知多小人傳會之辭要之後生客氣如此足見無學  
力也近見刻章全用金路三骨之詞尤可嘆彭仲剛子復者永  
嘉人為國子監丞近亦遭論此人性質不至淳美然亦頑自附  
於君子往歲求百詔下越以一封言時事甚衆其辯天台事尤

乃自此已有呷呷者矣此者省場檢點卷官以主張道學  
其去取與轉正者同且又重評此人不足計但風旨如此而  
隱憂者少重為難耳其對班或尚在冬間未知能評此對  
否亦當容易以性命耳之憂表亦好但較後是亦有未得實  
慶其往時與立之一言其間叙述立之平生甚詳自謂其官職  
未知得免曾及見否劉道領已到劉家驛及處有此本不然後  
便錄去近有安書姪生竟來條訪解可謂不勇矣明道諸公無  
在此者敬件夏爾必來赴官舒元實亦當赴江西漕撥其弟元  
笑與諸葛誠之狀因此特局此相聚尚未見來呂子約與誠之  
近與舒元笑相笑約誠其純已自是之意與皆據各人自謂如  
此未知果如何也元笑諸公問難為日進能身教人者向亦曾  
造函丈曾記憶否似伯仲今堪直博涉學自遠近更有得力  
者否講讀進此來微所健言

與吳仲良

向蒙以或者所與環溪通說一二端盡論是說不鄙大抵前輩  
實其不事辭語觀其書當洞其意何必環溪事親之說乃愛親  
之心甚焉唯恐不順乎朝野於平日事親左右無違溫清定省  
服食器用之間無所不用其至而猶恐之然俱有一本一物之  
拂乎親之心也如是而親其言則可以辨其為人矣故孟子曰  
論其詩誦其志不知其人可乎吾畏此有以知環溪之心惟恐  
不順乎親也若其辭語之病誠不能免正所謂先生之心則善  
矣先生之病則不可使環溪而在必不肯固執斯言吾又將見  
環溪以其親親之心而順乎理而已役人若轉圓決河能然沛  
然而莫之能禦也彼與之者又安足以知環溪之心哉

與子南

得書問讀其書為學有本末先後其進有厚不容躐等六子天





多不自覺及其蔽群回視前日之維管吏紳乃知其為陷爾耳

與陳倅

伏以世職人事衰三昧無暇日平日疎懶成性投之應酬之中  
良非所好通氣之書曉世不諱亦惟高明不以是督過之宋元  
嘔在浙東大節殊備効惠與正一事尤快感入之心百姓甚惜  
其去維士大夫議論中間不免紛紜今其是非已漸明白江東  
之命出於九重特達於羣疑之中聖鑒昭然此尤可喜元祐雖  
有毀車投馬之說然勢恐不容不一出也近來惟是聖訓稍振  
垂行頗亦肅清耶報中必可以解之至若根源原則又未易論  
也尤支近去僻邑三廟亦快哉此亦仁者之易也豈其助權不  
外乃消少後耶孰事清廟之器用郡豈能久沐然區之私以  
桑梓之故頗以難助少助牛刀之餘力想仁人於此亦優為而  
不以為屑也尤丈極相知必能相應令免和軋一事此間主大

夫甚多之今時郡縣使以民為心者絕少民之困苦日甚一日  
撫字之道棄而不講括數之策日以益濫甚哉其不仁也民為  
邦本誠有愛國之心肯日憂天本而不之恤哉對賦之體當求  
根本不能捨吏吏奸濫可惡也事指厥控病民尋奚可也近見  
二三朋友情以作書者稱謂州縣吏民間事甚詳大率論  
州縣不可為積欠所累斥呼謂積欠者皆有國無賞稅為吏得  
操縱之端善於縣者必力請於州逐月只納本月錢若積欠且  
倚關俟後來從容却隨時帶納錢乃可為善作耶者亦須與諸  
驛務截日去頭每月納足本月錢不同積欠如此則可以有實  
濟若只管理會積欠則鄉後必和祈禱若沒但適為奸胥助賂  
之端而諸縣好食亦得垂絲以腹民心無其實也若是戶部總  
同來理會州縣積欠亦一切不答任他文移中如何打罵一切  
不視但如法從日下與惟解是在合解錢米此亦是善作州縣



者定說以稟聞或有可采其有執戚王非新知樂安縣其人  
檢能官作事雖客有案蘇若任以事必有可說前為成字丞諸  
同率委任之過于直題景明皆相甚誠謝之李德章林升兩必  
須常得進下風人必思信乃可也語也吳廣文甚好但向時見  
其所說頗雜入之情份政者未必盡也

近故游文書英邑三兩已既葉穴不勝雙快海御人書與家  
書備報申詠問甚謂呼聲舞之狀此教人唾下邑賤存族為  
日久九邑之苛復橫欲類以供其賄謝魯崇典上府之竹走紳  
交今或不可救之勢官寺因概之具亦以某歌好惡彼反持  
之以劫為難民抑絕赴聽之路肆然以容奸欲使豈可縱而  
弗呵乎事無巨細到根抵盤互屢使盡整理二三幾存臣雖役  
士大夫縛之如手足之掉頭目豈不恃安甚矣然九為之役為

之地者其人可見矣是豈可復德格士大夫哉近得尤文書

云救之者甚眾只此一節自有餘弊近於此間士大夫多論吏  
胥之害人皆知其然但所以除之方終未嘗盡試耳其甚  
恨不得在左右少佐萬分一節者皆易陳感見不知有可採用  
否凡事有可以下問者皆以片紙面示當選一效愚效循事  
已過半不知尚有可救者否是在府納如逐日納數與雙免數  
須拘叔涓逐日文牒庶可變差吏督故作弊只是要全吾無緣  
得知每日着官數目若其具成文牒到吾處前者皆是已過漏  
數目此事想已無又是皆民之願若少稍檢之或可為後圖  
爾大抵今時士大夫談論先着他所至有主民而談論者有主  
身而談論者邪正君子小人於此可以決矣今日為民之憂者  
吏也民之困窮甚矣而吏日以橫議論主民者必持險定好而  
寬民力或不濟已而剛於財賦不為其所亮則身受其罪

若其議論者則必首以辨用職為大務必假開乏之說以駁朝  
民科將方客必受成於吏以吏更為師與吏為伍甚者服役於吏  
為國家忠計豈顧此等人多也近聞蘇學使設校有可疑其意  
專欲趕辦不復有一毫為民之心其設法注之可笑官錢想未  
必能辦但徒取百姓怨其害有以中或之甚前者海來書已  
嘗寓其大意早晚更當作書直達之欲少教今聘之弊設不宜  
此等議論為職也

包節道

前此朱繹之時時正以錢糧物故方治指然不暇作書此子隨  
汗之疾日深一日易醫可藥或暫有小效旋又復作而功藥轉  
不效醫家知陳者久以為難治來在人前不怯無他俾其復生  
之意一旦至此若爾何可言兒不五十而弃世此子又復天  
殞事不可挽有如此者歎作一書告之海爾陳其未取書為

敬此卷近

主上因進擬監司翰筆執不以當得明正有風采者因言章十  
列變天皆好自此言一出班行間議論又少變回恐不久耳所  
擬項平甫之言乃明越問謬入妄說耳承外聽誰可嘆者甚多  
請事竅實乃曉此耳其對班九月十月之間今日方當察得書  
知今兒第學植不替其想乘人立俟隨此不多具

二

近來聞交頤多同官中相風聲好盡得書逐日同官中講其  
亦非向來朋友所為大抵實非差論浮議也象先得國子  
編早晚即來君案可得都然未得也子宜服猶未除後事非絕  
筆所能盡也對班在臘月或在來春未可知也

三

古人不求名聲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故通儒皆是面



義道義之在天下在人心豈能戕滅乎今人大頭既沒於利欲不能大自奮拔則計其間者行或與古人同情則與古人異此不可不辨也若真是道義則無名聲可求無勝負可較無才智可恃無功能可矜庶虞之時為益稷契功被天下澤及萬世無一毫自多之心當時合明而博學康而歌耕田而食粟井而飲者亦無一毫自憐之意風化如此豈不增宇宙之和哉此理有明則於智自能之人皆特失其室宅并能自悔其過而不歸於廣居正路則未必不及以我為憐也然思此道不明耳明終行則彼亦豈能久負固哉不及作令第書因家則全歸此告示之乃幸

四

天下事固有易言者有難言者有易辨者有難辨者人之病利易醫者有難醫者非必不可醫為其病奇僻非知平常杜表當

時自隱固世泥故多事耳相見不能決白乃以紙筆達之此亦自顯微雖平又不可深論或恐因此省悟未可知也

以紂為兄之子此是公孫子引當聃人言按史記微子是紂之庶兄皆帝乙之子也王子比干則但云是紂之親戚則太史公亦莫知其為誰子也本據公孫子所引之義則是以微子為王子比干為帝乙之弟也紂於二人則是為兄之子也此是孟子所載與史記不同此若二頭稱父子蓋伯父叔父通稱父故謂之猶子古人則通言及子也

與蘇宰

非汪處無似特辱着子之厚苟有可以裨補萬一敢不自竭荒邑梓楓生理日幸德令尹未知加惠竭澤而漁誠如來意所以輪摩而使之蘇息者豈二機是宜

主上加惠遠注心簡良當路多賢公孫昭白有如少緩礙耳



而專一撫字宜可安意爲之不至有齟齬不遂之憂者情易以爲也

與程師

伏蒙寵贖江西詩派一節二千象身時所欲尋繹而不能致者一旦充室盈几應接不暇名章傑句耀耀心目執事之賜備談詩亦尚矣矧於廣發善言風雅風雅之交誰而遺者也湘雲之廢又其流也子虛長揚之賦作而騷幾亡矣黃初而降日以彌薄惟彭澤一源來自天機與衆殊趣而淡泊乎天死青者少嗚呼之問否亦秘矣其陵之出愛矧作時追躡雅而才力充厚情篤足以填浮雜詩之爲之中興自此以來作者相埒至得章而益大肆其力包含無外搜抉欲無以體制備古今致思雖幽眇貫穿脫矚工力排到一時如陳休之三世三謝之流翕然宗之由是江西遂以詩名天下雖未接五言之原委

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說也爾間以來能自表見於世者若若知復舊業花時一現耳曹無幾時而萬劫覆就收殘殘編斷簡往往下同會之籍及蘇若輩其間誰豈不甚哉爾羅搜訪出隋珠和璧於並華泥滓之中而公認爲國珍子將贈衆神明煥然其藹之功何可勝極是謂君子六當相與舞并柱斗牛之間拙者冀以爲主人壽亦江西人也敢不重拜光寵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七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八

書

與張春卿

恭惟有白事民戶秋苗斛輸斛斗輸斗此定法也常理也撫之  
輸苗往年恒有存之家與官戶有勢者斛輸斛斗輸斗若無民  
戶則率二斛而輸一斛或又不濟民甚苦之乎高之使家使家  
以問州家則州家之辭曰二稅之初有留州有誤使有上供州  
家使家有以供用故不多取於民今二稅悉為上供州家有  
軍糧有用用有官更廢推不取於民則何所取之漕司每歲有  
所謂明會水州家每於民戶苗米穀內每石取伍斗供之故不  
漕而斛輸斛斗輸斗也使家無以處此還亦緩而弗何由是取  
之無藝知暗合船面等名目不可勝窮幸已壬午間張安國為  
太守有陳巖者為臨川知縣甚賢安國使之領納於是盡取州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八

書

與張春卿

恭惟有白事民戶秋苗斛輸斛斗輸斗此定法也常理也撫之  
輸苗往年恒有存之家與官戶有勢者斛輸斛斗輸斗若無民  
戶則率二斛而輸一斛或又不濟民甚苦之或謂之使家使家  
以問州家則州家之辭曰二稅之初有留州有使便有上供州  
家使家有以供用故不多取於民今二稅悉為上供州家有  
軍糧有用用有官更廢推不取於民則何所取之漕司每歲有  
所謂明會水州家每於民戶苗米穀內每石取伍斗供之故不  
漕而斛輸斛斗輸斗也使家無以處此還亦緩而弗何由是取  
之無藝知暗合船面等名目不可勝窮幸已壬午間張安國為  
太守有陳巖者為臨川知縣甚賢安國使之領納於是盡取州



之軍糧州用米許數與清司明會總數共會之以民戶苗數  
計之每頃加五斗而有餘不尚官民戶與吏胥之家一切令二  
斛輸三斛謂之加五令官斗于上米民戶自持斛粟其有餘量  
不尚更有斛面百姓皆大號于大為民戶之利張陳既守高碑  
後來不從能守其法米一斛輸三斛之上又寢加斛而民益以  
為困乙未丙申間張景明為太守其雖其說景明為同守進士  
景明極其貪又在郡縣各營各因與景明言輸苗之害且言  
張安國與陳景明對之於後人不能言耳景明不能不  
成於吏官初亦罪之以為今日州縣官之用又多持其時某與  
景明合類共會州家一斛之用景明則見其則又不必加五  
於是謂已誌吏權入官令人戶把附粟矣但今日用庭益廣畝  
更於五斗上加五斗耳其為景明之說以為斛輸一斛五斗五  
升而使不附加斛而民戶自持粟則五升之加在民戶亦所不

恤於是不得求減民米大悅之景明去後有不從守其法則民  
戶多謁也從家決依其說則定令民戶自持粟然公景明之事  
既遠民戶有不能言者公景明之事既遠民戶有不能言者  
郡中又及商民戶自持粟則民戶自持粟則民戶自持粟則民  
吏胥之好少貧民力幸其病有附粟便便與亦粟不暇將  
突隨之敬大幸台察

如宋浩

附有白事金銀為封壤掩蓋無憂為富民生產之經出善吏  
者我藉之為齋歎不遇以十計聞之故志往時人知稀少民皆  
自食其力畏事自安輸公先期無催期之擾家用饒給風俗  
委靡時伏賦難取相遺杯酒相歡如也自是吏紹興以來  
寢不如舊民日益貧俗日益弊比年荒歉益致窮民其所自  
官買民之大事月拾起於紹興初用兵推以紓為官民不除因



以為額立額未幾有漕使行君者知其為橫欲勿無名色行縣  
之次問邑吏月恭之辭從取允以實告若皆府獨減獨金給少  
吏不辭事但其實則有罪諱以有名辭故金給獨不蒙蠲減  
月餉之款為給錢八百有奇以歲計之當輸萬緡浚民之歸莫  
大於此倉吏形跡侵欺無算官准許民不聊生變弱為良吏  
使善後系有官宰縣陳本末所請蠲除上聞不察吏習持之竟  
不施行今縣宰李賢等以縣之米細民窮有主令之望而月  
大旱留倉糧以賑民食民力拮据本末以致折足此在官持  
解貧民無以賑民食民力拮据本末以致折足此在官持  
九牛一毛耳而可使一邑破馬家分於貧民窮民無救息誠  
仁人所樂為也况知縣之賢當不待言以共贊其莫門墻  
而占籍者已歸其作廢不敢不告其復官管見故敢洩洩此年  
民力日竭國計日匱郡縣日窘獨吏存嚴耳郡帳積員日加

歲增版漕監司督之州郡郡督之縣縣督之民吏胥准其間  
轉相益緣以濟其私吏欲日飽而積負自若文移之煩追逮之  
新賄謝之罕欽取之苛督其故也故督債有無補於官官倒  
足為吏胥賄謝之地以重困吾民耳所謂督於民者民豈真有  
負哉官吏新故相仍有若輩賄謝淫靡者以益使盜積負之源  
實在於此督吏賄謝而無所從取則橫取諸民耳今常賦之外  
奇名異創又取於民如所謂月餉名不可悉數都幾月偷成供  
具之版帳費與蠲蠲之輸備恨不給彼又安能輸餉負稅耶語  
所謂移東餉補西課政有以積負輸者上之人不察欣然以喜  
不知其非公家之利乃吏胥之便也積者輸而新者積夫善為  
上者莫若舍積負而責新輸則賄謝絕郡縣寬民可以息有百  
姓足君飽與不足殆不可謂善夫常法而忽之也不識高明以  
為如何是問念督守俸皆有所建請有所施行皆可共事不

致有細細也開便指墾草亭有塗注處併幸亮怒

與陳叔長

弊里社倉目今固為穀之利而愚見素有所未安蓋平常豈田  
常難則其利可以自非常熟之田一遇歉歲則有散而無收來  
歲缺種種時乃無以賑之使若兼置平糶倉費時糶之此無  
謂賑傷農之患缺時糶之以推富民別復糶之計其平糶為  
二每存一其以備歲歲代社倉之儲蓄為倉費金路處處早糶  
頗多通糶計之只可作六分糶弊里今歲博雨偶多民社倉所  
及皆有粒米狼狽之與倘得二十番可收粟二千兩細斗於官  
為一千兩來歲糶一千兩存一千兩為後年之糶逐年更糶之  
可為社倉俱廣為無窮之利與里社倉所及不過二都然在一  
邑中乃極無富民大家慶所謂博者非佃客莊則佃官莊其  
為下戶自有田者亦無羨所謂客莊亦多僑寄官戶平時不能

瞻恤其漕者也當春夏缺米時皆四慶告糶於他鄉之富民極  
可憐也此乃金穀之窮鄉今社倉之立固已交悲嘆矣詎欲失  
况消平糶一倉以彌縫其缺推廣其惠難若當如何耶余謂民  
甘貧當叔養時不多設法就頭頭轉易以給他用以解通責使  
無以糶之則價必甚賤而粟減於米商之舟與富民之產粟歲  
必重困矣前所言米價亦雖細斗所糶之價耳今歲之價安下  
於此則所糶米數當加多為利不細向來按山家兄曾陳五刑  
之說於主管陳文印以白之倉學尋泐陳文書謂倉臺已許可  
其時家兄以鄉間無米可糶故不獲卒請其屬者亦嘗言於倉  
臺但未稟幕中二丈欲望會次及之儻不以為不然却幸見報  
家兄當具稟以卒所請也

屬奉教學獨知平糶之議其遂於幕中二君子之心已遠聞於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倉空倉盡亦既思計之矣然坐此嚮露稼之最良者又有什況  
自胡之患若此兩不止大妨收獲稼必重傷民必重困此策無  
所施矣山問今來稍有霖色極為之善方取紙款以辛謹白雲  
又復知推香向之久於是山者以為晴雲固有如此者特未可  
必耳萬一仍雨不解其害有位者之憂不細矣尚懇諸君子之  
力出秋陽以廓此氛檀山林之人亦庶幾一飽之適若得善獲  
必有可糴而米之少則雖為之計當非所特第支餐之於金器  
則恐不可耳金器素無存錢米向來陸公以歲徵捐二千緡  
委章主簿於熟鄉雖二千石為求歲賑濟之備吹年所用不多  
餘者儲於縣前倉前歲使山所掌社倉已支八百石矣又通年倉  
其粟山皆取諸此所存社亦無幾金器年來棲窟於帳帳積負  
前此錄字又重催趨使之困賄謝供輸大抵錄求無其窮聞鐵  
殺修用頗多安爾有見發可支藉令有之金器百緡以師幸多

早知惟東西御抄府政宜以青之緊家自來和糴以備來歲近  
齊之用倉甚所乏者非錢也高湖徑就使甚知官倉或見倉為  
使錢雖難本懷幸尚可為便見之許道河官倉則尤為願便蓋  
鄉間亦商旅之路可發洩也向來倉倉藏文欲行之移文而營  
捐示冊要累月倉荒之存積文往：以詢所善或告之以此十  
全在得人苟非其人不如勿為之愈甚寧社倉於崇元朝雖  
元後全被用如陸使山者為之乃可又耳趙丈誠合詢家兄之  
意尋即遣人致書家兄復書其意而某亦得過大書雖愚意  
尚尚未安事業已行又以其人推之可以不敢亦只復書其成  
其事今秋乃再批并敘笑適見今倉甚苦文愛民之心不後於  
趙故報申其千一之應以為萬二補今幕中二君子愛民之  
心不後於陳向來陳主管亦先導使山兄以書其意勤至其後  
使山兄因得以平糴之法遂具五利新法其致令倉使黃文陳

幹所授山兄書附注一觀亦恐欲寫之使與卷中二君子  
也向來趙夫之移甚簡今山兄并逐逐時言向以為恨抵陳  
主管書或呈似諸野後時不為幸某已作而亦別以金銀紙之不  
欲更續切幸知察

駁趙推

昔勸為領川中機察孤獨光線以在吾家八區處曰其所大木  
可以為棺某亭猶子可以終史推官之六道史司察事既還  
而勞其食長道傍為墓所埋為事每得賢人則收歎皆以為神  
史家載其壽之由以為詳次尋經則他伏以相矣政後世  
儒者乃以為鉤距而信之此在萬靈未盡善而後儒非之者  
尤為無知並不論其本而論其末不視其心而聽其行事則  
皆不足以論人聖賢之心本欲免人之欺求事之實則亦豈可  
多罪今風俗弊甚獄訟煩多吏奸為朋民無所歸命曲直不分

以跡為勝負察之向雖有善士馳之未幾雖盡得其情若  
有志之士欲研究其實發免問焉家牛之智愚備及以鉤距  
非之則是必使情實不知曲直則奸惡肆行不寧無告然  
為道耶故愚儒之編害道傷治實為憂心當明辨乎此則正  
理可辨而信也近見王古州言監司太守不可輕置人長機蓋  
獄官多非其人史卒常司其權乎民一抵於獄唯獄吏之所為  
董楚之下河求不得文案既上從而察之不從復有所見矣蓋  
其詞情皆由於史卒之所成就前上原謂察黃之成雖使半隨  
听之猶以為正有餘章者謂此也今有兩詞各論其說左證疑  
以誦書契珠無可數賤事又有不在其善與惡者則獄中求實  
之法謂之問階假令有二人則階為三處三人則階為三處不  
使之相聞知以吾所疑與其事之節且逐逐當問謀思精察要  
領可以仿情者及覆求之若使得在於初詞之外若可據位則



必於兩處參審必使有若合符而者乃可擬耳然此事最難若  
官人盡心却不能防吏卒之奸則吏卒必陰漏其事則官人之  
智無所施矣故嚴法惟為情為難處為難惟皇尚見道正明  
羣聖所宗舜乃使之為士司書亦曰同憲辨公式敬甫由微責  
免亦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費乃山下有矢之為至明然  
猶言無敢折獄此事正是學者用工屢發疏離在上則曰利用  
致費疏離在下則曰折獄致理蓋其明也若同理切聞其弊  
而聞之亦無能為重輕定下元官謹之

官人者異鄉之人吏人者本鄉之人官人半滿者三考成實  
若考吏人則長子孫於其間官人則前後左右前後皆吏  
人也故官人為吏所欺為吏所賣者其數也吏人自食而  
辦公事且樂為之爭為之者利在為改之改吏人之無良心無  
公心亦勢使之然也官人常欲知其吏人常不欲官人知之

官人欲知事實其難官人問事於吏吏必說必非其  
實然必為實謂欲為實明亦必稍假於實蓋不為實則不決取  
信官人或自能辨事實吏必多方以亂之縱不能盡亂之亦必  
稍亂之蓋官人死得乎矣非吏人之利也故官人往往得事突為  
難死以事實實為左難

與蘇公

感疾去體昔年疎遠記存之及充重陳又使君好音尚爾履塵  
何也心將無那何仙乎無家外之所適有時與命切不足為吾  
人重輕然君子每因是以自吝察故缺失由是而知速業由是  
而進也雖困頓者乃所以成君子之美也故曰生於憂患而死  
於安樂古人之慶慶者豈止如門下今日所遭而已哉願  
篤信此道日去其非以著其是則終來有他吉矣





其往時文員勸爲浮食是懶惟是四方奏請廷臣而野有所遺  
置更華多下者詳其或書主費者不請民事於於散計不知一  
且施行片紙之出毛姓家宮與與官差意論版

朝廷清明常得侵奪綱常之事倍多之勢頑阿足以當大官之  
臆尚方之賜或疑者僅此可少償萬一耳

新天子即位報事者鳴呼又復界之刑門某翁惟爲臣之義進  
思甚忠思慮播過尚未懼擢得共乃事脫或報臣一時建  
請有司夫必計於運施行之而又爲民害者亦常用公心循公  
理爲百姓謀所以復子之莊家善忠補過之義即令民之  
即帥承統一化其職任一出而令充觀於民者即官出宰百  
里上憲列宿密令之意固不難矣其託庇治下每弄養行之亨  
詩有所見安可不盡陳於左右以爲萬一之助哉此者獨見省  
府責括民戶屯田將復實之上失 朝廷之解丁爲良農之官

甚哉計之過也其初出監簿陳君初官江西因見臨江之新塗  
騰興之本新興之崇仁三縣之間有諸佃沒官地戶田者租課  
甚重雖所入不足以贖官佃者因爲奸計不遵給納徒歸吏厚  
以圖苟免春夏則羣來耕種秋冬則奔走逃藏當種歲時固無  
可追尋及至時則倚衆推擇其強梁好猾者如吳若其善良  
者則困於官租遂以流離死亡田復荒弃由是侵耕厚佃之訟  
益繁公私之弊日積陳既被召爲職事官因此陳請欲行重  
括成其租課以爲如此則民必樂輸而官有實入此其爲說蓋  
未爲甚矣其初下之漕臺布之州縣施行之間已不能如建諸  
者之本旨遂併與陳省額屯田者一聚變括亦自其矣蓋佃沒  
官絕戶田者或身吏胥一時紐立租課或身農民踴互增租刻  
佃故有租重之患因而抵負不納或以流亡拋荒或致侵耕冒  
佃而公私俱受其害陳監簿之所爲建諸者特爲此也若係省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額也田者則與前項事體迥然不同其租課比之稅田結為加  
重然佃之者皆足良農老幼男女皆能力作又諳曉耕種培灌  
之利便敏歲竭力其間所收往之多於稅田故輸官之餘可以  
自給人人自愛其爭先輸公不肯過致亦優於有稅田者又此  
等官田皆有姓名如其所居之里則有所謂大嶺莊者所謂精  
步莊論之他處莫不各有姓名故老相傳以危元祐間宣仁垂  
簾之日捐賜沐之入以補大農而俾以在官之田區分為莊以  
贖貧民籍其名數計其頃畝定其租課使為永業今甲申之老  
尤有法言

宣仁上仙之年與其月日者歲月寔矣民又相與貿易請其資  
陪賦價與稅田相若者今亦許其承佃明有資蓄之文使之宜  
共字輸牙稅蓋無異於稅田其名數之著於州縣簿籍者目曰  
省莊計其租入則上而計省下而稱縣皆然之曰苗屯米若干  
此其與逐時設官絕戶田產隸於常平而俾之出賣者豈可同  
軍而語孰聖時既多稅轉買易佃此田者不復有當時給佃之  
人目今無非資糧入戶租課之漸連直絕少租縣供贖祈積為  
多有司因陳若之請察行其甚亦已曉矣浩基又因有出賣之  
請此不審之甚者也若設官戶絕田存朝廷何嘗不令出賣誰  
其不售也是以開給佃之門亦所以勸民之耕且使土無曠而  
租無廢也今以租重之故致前數弊遂若方塊成租之策乃不  
能因而推行之而復為出賣之說可謂失於討論矣且官有賣  
田之名固自不美固無買者假令有買者亦必不健齊一所  
收之直又安能有補於縣官之調度終亦化為烏有平有同坐  
折無補之秋毫徒使縣官負不美之名憂民如此不亦謬乎  
誠如此不亦踈乎若復及於所謂屯田者則其失又甚矣今有  
屯田者無非良農入戶有資糧之優者今有資糧之文立莫有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牙梳之輪租課未嘗進負郡縣賴以供億一旦官復責括而貢之則有是而者往。惟而自給宜復慎辨錢以買此田狀繼或僅買是無故而使之再出買田之價豈不因執豈不究其健買者固不百一異時有錢以買者必兼併豪強之家也奪良業固有熟耕之田以資桑梓收植之家而使之流離困窮苟究茹痛相枕帶為痛中膏此何樂也故曹之勸當郡省之持下皆不倖寔其本未其事蓋熾其害益滋陳君之計不過三縣省持之下計臺之奏遂又三郡版曹勸當則又過於一略且其施行與其建請本旨絕不相隨真所謂字經三萬鳥馬成馬夫今不救又將適於天下矣假令有成命有司苟知其非當各守其職而爭之況今未成命豈可坐糜紙札徒嚴期會濫吏奸以擾良農安規下民之用以害軍者之過計哉門下平日愛民如父母憂民如疾疫今試為之深究其本未詳計其利病陳之上府

列之計甚焉聞于朝俾察其跡以便和計以安民心此必門下之所樂為也胥吏之計方將並緣以相誑謝必不樂此掠仁人君子之心惟恐不聞吾民之疾苦政令之利病必不以吏胥之謀而易天下之至計其雖不能周知一邑之版籍以所聞見計之此邑之民耕也田者當不下三千石以中農夫食七人為率則三七二十一當二萬一千人按舊家之邑而其良田僅三千戶老稚二萬一千一旦失職寧有破家散產流離死亡之憂也豈仁人君子之所樂忍視而不為之計者今方以覆春榆之賤誠得丞為刻版而其文書期會始墮錢之以煩後庚之命使惡豪之偏反轉為惟心慘使恒悍敢為和氣而誣訟鼓舞溢於田畝過於塗巷不亦休哉此非有缺於供輸損於調度決不至以此獲罪於上府計臺也仰特愛念敢布腹心



如聞彼御戎行將如郡縣豈其堂將大行寬恤之政以厚吾民  
之力為國家固根本為萬世不拔之基耶撫字心勞惟科政  
拙此陽道州所以為當世大賢而史家載之以為美談者天以  
斯民付之吾君吾君又以斯民付之守宰故凡張官置吏者為  
民設也無以厚民之生而反以病之是失朝廷所以張官置吏  
之本意矣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朝廷官府之  
用固當野人供之今賦輸之法斯民所當遵而不遵必違而不  
供民之罪也官從而督之理之宜也為守宰者固不可以托催  
科政拙之言而置賦稅之事一切不理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  
非曰議必持諸士期會為非吾所當強此乃腐儒都坐不聞大  
政妄為論議之說以自益其無他言之言也今簿書不理吏胥  
固為素劇為長吏者難於杜若吏胥與奸民為市使長吏無所  
窺計其理迹既昭當深思精效要其本末求其要極乃所謂理

財正辭禁民為非者也簿書森整明白吏無所容姦則奸民俱  
而弊事理良民下戶畏事之人不復被擾矣若循理而治賦輸  
又不惟寬上府之督責則致為臣而去豈不甚公甚正甚廉甚  
美哉有如文丈大鄉之野善類所宗亦必甚別其意以為吾有  
賢乎不愧於陽道州矣世間富貴何限往之與草木俱腐其能  
自後而與陽道州儼駕於方冊者幾何人執若曰今不得已且  
屈吾平日之志為苟免之道非某之所聞也吾人要當求師於  
住聖賢賢有識君子不可廢材於吏胥吏胥者吾之所御豈可  
天此籠罩之中也



XUE BI S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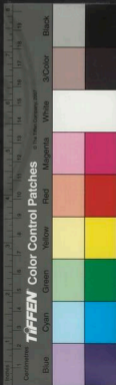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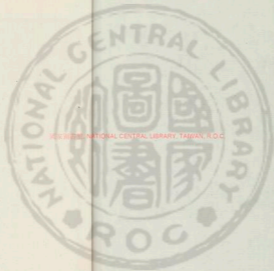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MS3222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2051700 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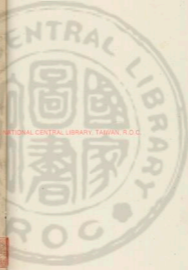


蘇山先生文集卷之九

書

與王謙仲

某常達海誓三換成矣區、情企何可云。去冬拜手翰之辱，大義煥然，豈勝慰沃。江卿何幸，得大賢出鎮，然自朝廷而言，則輕重緩急亦已辨矣。明天子注倚，豈其或疾，執事者之不便計，必出此。亦識者之所前料，始無足怪。獨除承重，種種未菲。清氣懷之心，不能不為大明惜之。應去冬不願者足聞，蓋只欲休去，歇去之語，尤非所望。竊料執事此蔽，未能遽解，則此行殆為私便。某占籍江西，以私言之，亦惟恐後人之計有所不行也。聞府用何日傳聞，下車十連，召處此非尺牘虛辭也。元曉聞已起行，入奏事。江西可謂德星聚也。某去夏拜書後，不旬日即有仲兄子儀之喪，秋初又哭一甥子，乃將為先兄子壽後者。薄德鮮祐，



2025 RELEASE UNDER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如有舊有強疾哀苦中大作緣至於藥然月頃愈今頑復後如  
去春時矣卿人彭世昌新得一山在信之貴溪西境昨弊於兩  
舍而近唐僧有所謂馬祖者亦于其陰婦人因呼禪師山元豐  
中有僧墜者為寺其謗名曰應天寺廢矣矣屋瓦踐撤無餘故  
址埋於荆榛良田清池沒於茅箭彭子獨力開闢結一廬以相  
延去冬嘗一登山見其區復建一草堂于其東山間亦粗有田  
可耕社日後勝二息借教友開登山盤旋數日盡發放山之秘  
要領之履服界勝塗乃向來僧輩所未識也去冬之堂在寺故  
址未愜人意方於勝處為方丈以居顧視山形宛然每為遂名  
以象山草堂則扁曰象山精舍知人蓋素恨此山之名屏於異  
狀今皆翕然以象山為稱故特師張南仲之居寔在山下南仲  
誦運其諸子師從居鄱陽其姪成在故里昔尊高佛街舊亦  
多遊從者彭世昌極贊關山之夜諱張貴飲助之其姪感之初

亦張為之地今張氏子弟咸來相從一家結於東為之上比  
方丈為少高名之曰巖雲巖山常出雲雲之自出常在其高故  
也一家結於前山之右石洞飛瀑穿紆帶其側因名曰佩玉  
相繼而來結庵者未已未及名也方丈巖間僧密疊壘奔騰飛  
動近者數十里遠者數百里爭奇競秀朝暮雨晦雲烟出沒之  
變千狀萬態不可名揆兩山迥合其前如兩臂環拱臂間之田  
不下百畝淤流而下幾注數甲因石賦形小者如線大者如練  
陸壟巨石錯落賦夏不知有暑披荆其間可以辟日東山之崖  
有絢經石可鑿千詩人西山之崖有歇石可坐六五大皆有蒼  
松錯覆其上其下壁立萬仞山之陰有壁湖在其極天成一池  
泓然如鑑大旱不竭可以結庐居之自壁湖而北數山之外有  
馬祖庵其處亦勝有風洞有浸月池有東壚有樺木壚有東西  
壚有第一峯凡此皆舊名者此山大勢南來折而東又折而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3/Color White Magenta Red Yellow Cyan Blue

南其高在西北堂之西最高九峯聯絡如屏名曰翠屏其上皆  
林木也北峯之高者如蓋可以登望南望群山益遠溪谷原野  
畢露東望靈山特起凌霄縹緲如畫山形端方廉利吳越所未  
見有也下見危峯昂首窮形狀逼五玉山之水蓋四百里而  
出於危峯之下畧貫溪以經放山之左西望龍姑石徑芭諸峯  
巖崎逼人從天而下溪之湧發光澤者聞見山麓如青玉版比  
視上清仙岩登山僅如培塿東西二溪窈窕如帶二溪合處百  
里而逝然賦勢早下天懸非甚清激奔沒於蒼筱烟靄中矣彭  
世昌去冬亦嘗至無為求見撲棧山之書關治行之忙不及瞻  
望今已息有共澤州於此與此公志向不肯歸人皆謂之狂  
生然其平生所為甚異流俗為私者嘗少而為義者嘗多惜其  
前日不吾辨從師交輝之末精工自此當有可望

彭世昌歸道領教物專人莽至連春好音慰流何可言矣  
一游於氣類釋良心之所共快雖是而無以新之則後之視今  
猶今之視昔猶如來教前月之雨霧驟連日山溪暴漲平野  
如湖海積年所無幸不甚為害水落之後禾黍暢茂倍於常歲  
旬日更得一雨早田十分成熟矣彼池皆有蓄水縱有秋旱  
稻亦有可收不至如去年也江西之民當藉大府之德而望一  
粒笑近聞饑之浮梁有郭一寺中井泉涌溢而地陷漂於浮凡  
不可勝數水後舟行者見流流若民叔積潭村住人如堵所收  
傷不少矣如開臨江坊表亦有水患天府當知其詳今風俗積  
變人材積衰郡縣積弊重力積耗民心積損和氣積傷上墜下  
踰雖得一稔未敢多慶知人形貌未改而氣韻傷此和扁之  
所憂也比日所去之靈可謂大矣變調唐濟政爾惟難非君臣  
同德何見木末豈易言此海內之責當有在矣願得從容以究



此意不啻似鴻秋深佳天氣當求一扣函丈第恐前此促召亦  
預遣价相問告以起行之日水陸所由定當前途求一見耳蓋  
政日有所聞之夏稅甚便於民恨未知其詳秋苗利病想已討  
論甚悉為郡者只能於此二節去其害而致其利則及物已廣  
矣亦去冬右與宋漕劄子言金路月慙惜其不及施行謄錄呈  
備有餘力及之幸甚

與錢伯同

不訊記曹又復踰時婚蓋作晚寢渴飲飢食皆過凍拜君之澤  
尺牘數商奚足言則公英才蓋世平日所學未嘗不以克勤  
為探的及遺達 神廟君臣議論未嘗不以奔奔相期獨其學  
不造本原而悲情畢力於其末故至於取去古既遠雖當世君  
子往之不免安常習故之患故刑公一切指為流俗於是辨者  
絳起極譏譽之言不獲折之以至理既不足以及解刑公之蔽反

堅 神廟信用之心故新法之行常特執科之人當與刑公共  
分其罪此學不明至今吹者日以益衆是莫足以病刑公其  
柯宇驟敗為日之久莫有敢一舉手者亦習俗使然耳於事概  
然而一新之非特超卓其何法如是比得倅車書讀其地事欲  
以記文下委不覺者溢支林之甚事渾得深願自是一發舒之  
遣人臨存適越在他境不即入者姑以此謝緩報之罪起文尚  
遲旬日當成就其說就納取教

二

居山逾一甲子盡飽雲山之爽飯稻羹蕪無復在陳之厄窮庇  
宏其故山之勝尤在瀑流東有際潭西有半山瀑潭不下玉階  
半山可取宿舍之前兩山迴合又自為一澗番注數里噴薄  
飛灑於溪石之間一曰風練二曰噴玉三曰掛瀑四曰珠珠五  
曰水簾六曰數練七曰飛雪木石自為階梯可浴以觀兩崖有



縑松性石部夏假寒澆見於林林時相參領令人忘歸日與二  
三子探歌其間探吾實史之德何有窮已故亦樂爲執事道  
之王爲筋力耐於終等紅妓安佳作字狀文公祠記甚當研書  
之理句曰結六

與楊守

卿和調斡方深詩益之憂邊得賢師之振起而擬專之欣幸之  
私不在田夫野老之後矣若修敬救獲朕晤深慰植手頌竭  
之極至家禮遇之禮更喻理分不深厥作抵家欲具謝尺牒以  
不敏因循追今然文章日勝情實日薄此後世公患吾人相與  
以信義奇文非所許故不取以自訟諒惟高明不以是督  
過之甚此月七日始得來言登山九日始送達山房金路與健  
之安仁信之賁溪爲鄰二境皆有盜以之患金路聞不然相去  
雖步之間事休便相逾絕百崗之遊進存于泰乃今見之賁使

君之效乃如此於事乃得如此行之親見非傳聞也金路今歲  
早歲亦多通縣計之可作六分熟弊居左右獨多得雨頗有粒  
米狼夾之興但前歲日南風亦頗傷稼日今雨者甚歲以去却  
要運晴以便收穫萬一成熟雨則又有可憂者均窺賢者用心  
未嘗不在於民不敢不告近日願從金路需糧本爲平糶一倉  
以補向來趙文所建社舍其詳數後知之得就梁案共劄于一  
錄幸甚

二

教之端餘不勝嗟嘆從容平易唯理是求藉諸前古千載一轍  
周道之衰民尚機巧窮意巧利失其本心將以沽名亦終滅  
將以微利之亦終亡惟其君子終古不墮不見知於庸人而是  
知於識者不見容於羣小而無愧於古人俯仰浩然進退有裕  
在已之貴顯身之富輝光日新有無窮之聞其視懷登百乘之



人何嘗敢動輒重於三筭乘規益厲此心改悉布之末以為好  
惟執事終惠顧之

三

達遠色暖候亦經時治聞諷誦益用御德某自省事以來五十  
年矣不知幾易太守其賢而可稱者唯張安國趙紫明陳時中  
錢伯同四人治如符星之相望可謂難得矣今執事臨之又光  
於諸公邦人何幸於庶幾者却政不歸已其積弊宜宜若藉  
除積吏家相為世世世錯為民盡賊情之海若勢之強  
將相去殘絕本非對使吏荷冠府廷司文案當留於邦君之側  
以問則必後吾之喜也日以月處遠吾之忘也為之先後  
緩急關益益以蔽吾聰明乱吾是非而行其計家擁高贊  
聖堂與附會左右之人翔鶴歸於章外以亂本台結左盜於黨  
中以實偽事工為御日以與吏符合而成其說吾以異鄉之人

一旦而聽之非素諳其俗而府中深崇閭里之事不接於吾之  
目塗巷之言不聞於吾之耳被害者又溥慈柔弱類不能自明  
自達聽斷之際欲必得其情而不為所欺此甚明者之所難也  
吾雖得其情彼尚或能為之牽制以格吾之施行吾濟之速則  
文跡事漏而無以絕其辨吾求之詳則日升月長適以生其奸  
況其是曲直之未分而常有以成吾之心疑吾之見交亂其事  
實而其情亦未易得也一匪其計奸惡失所畏善良失所恃矣  
豈不難哉善惡之習猶陰陽之相為消長無兩大之理一人之  
典善習長而惡習消則為賢人反是則為愚一國之俗善習長  
而惡習消則為治國反是則為亂時之所以為否泰亦在此  
而已開闢以來義皇而修聖君賢相名知良大夫相與扶持對  
植者善也其所防閑杜絕者惡也明在上者明此而已火在  
天上大有明之至也象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溥亦有



之為國家者是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其莠流崇之絕其本根  
勿使能植則善者倍矣夫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心也使無訟乎  
使夫子生今之世為今之吏亦豈聽使人無訟哉易有訟卦其  
末久矣不能無訟豈唯今日若其聽訟之間是非易位善惡倒  
置而曰自有使人無訟之道無定理也舜之受終必流共工于  
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而後天下咸  
服夫子之得善政必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而軍中錯民不敢  
別飲其羊公鎮民出其善也漢氏論境而徒魯之鬻牛馬者不  
證價則取焉善順天休命高聖後聖其探一也必使無訟之道  
當於聽之間見之矣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道惡  
於善順天休命此其存心也與後世苟且以違是者苟以立  
者豈可同年而語哉舉斯心以加諸彼使善者日長惡者日  
消惡者愈善者倍其無訟也必矣象臨知之素無欺效而區之以

聖賢

與義盜

并切見胸襟起文舉行社倉弊里亦立一倉委俊山家兄主其  
應其類其所受申時亦嘗察臨恩兒以為莫若為乎糧一若  
以轉之乃可長久乎糧則可獨行社倉未必可獨行也社倉於  
於常熟時乃可父田不常熟則歉歲之後無補於賑恤乎糧則  
豐時可以受常民之惠而歉歲時可以救高民開  
而後之計也獨行社倉長科今以輔社倉之所不及而弥  
其缺又所不若也其言已皆 託陳鈔校布泉

與社對席

社倉才疏法在一輪實濟乃有餘地矣願其志義文系耐未盡  
施行且對席等學宮之杜恨不得即一拭目記之見其義當  
効力第非余字所能成耳去冬為陳實漢作重學記誤往其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White Red Magenta Yellow Cyan Blue

刻一觀而為仲推許宜登亭記莫曾見否今竟未刻豈其有不  
當仲推之意者耶近觀仲推所向亦有可念者淳叟身後事亦  
和辨然極可憐晚節與仲推正已為最遠矣死者已矣生者願  
不知其所終又可憐也書大奇當書碑皆不足多為學者道古  
之聖賢如問龍逢之誅王子比干之剖心顏回之天疾孔孟之  
已窮至今燈之在宇宙問誰何傷於其去年葬是在山間開伯  
節宜掛以等第諸家既讀相視定之也相許以卒歲今猶有類  
碑之喪本碑更閱于墓北道故碑豈不敢不勉數年聞書問  
文記頗多不能盡錄全小兒錄經術堂記住此文頗有補於吾  
道荆公祠堂記刻併在此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要又復  
起不易吾言矣刻中第六行內義當與之力字下脫着鹽損  
字月是自并止九字好議論字下茂人一字若令人罵出增損  
而讀之乃無遺恨當時錢伯同說弱稍書胡翰贊痛不能書伯

同過替復送來某自書時有兩本碎紙寫去偶有此紙義伯同  
想是意欲增損遂依後本刻至今不滿後當更書小本叙此曲  
亦談其後置諸壁間也與梅前往發書因得發明其平生學問  
之病近得監明女之墓遂則破後學之疑為後世之誌若夫志  
卑謙聞居斯世為斯世之徒固不足以前此長沙胡李陸乃五  
峯之幼子師事張南軒又妻其女南軒以後又講學於晦翁之  
門亦嘗至臨安相聚此人操行甚謹志學亦甚篤但學不得  
其方大困而不知反去年亦有書來此今錄所答讀者并所復  
陳清君書其法世固有甘心為小人者此無可言矣有不肖者  
小人而甘為常人者又未足言也亦有不肯為常人而墮於流  
俗中力不能自拔又無賢師友提掖之此可念也又有非其力  
不能自拔其所為往之不類流俗聖賢精勤無須更開暇又有  
徒當博習日不暇給又其書汗牛充棟而速敗沒遺流而纏綿

有甚於甘心爲小人甘心爲常人者此豈示重可憐表上古聖  
賢先知此道以此道覺此民後世學絕道喪邪說蜂起燕翔以  
至今日斯民無所歸命士人憑私膽決大抵可憐矣而佛稱學  
者又復如此道何由而明哉後曉翁第二書多是提此學之綱  
非獨爲辨無極之說而已可更兼接之

與陳君章

丁未之冬失於一見尺書往往其書焉比年山居在座知舊  
消息往之則絕徒藉懶耽重人臨在等以善修備水近日動息  
熾流可量以尊兄之才之美下問之勤懇然清實真以陸問於  
不能以多問於寡尤用發嘆世習靡敝固無可言以學自命者  
又復於私私微以私私却誠拒礙享自靈假假先訓封形似以  
自附益顧不知其實背取久矣天以是理界人而舉世莫往其  
責則人極殆不立矣永思及此益切悼懼忘其驚覺以自效也

此其所不敢不忠若大公以戒私昭至信以勉僞非尊兄高史  
誰老矣之論未敢聞也仰子州已至衡陽得其書謂亦以相聞  
矣子州人品甚高非餘子比也劉海叟前月初曾著歸自臨江  
萬朝翰句竟不起可哀可哀此卽年來避遠師友同行並施種  
可悼念春夏之間適有困拆近抵城聞見其卧病方俟其  
有瘳大拯援之不謂能成長往念之左聞海叟海叟正已初向  
臨時自厲之意豁然可觀鄉里子弟因之以感動興起者甚衆  
曾未半堂各有異志海叟歸依佛乘正已暮用才術所託瑣瑣  
其態則一此其爲蔽與庸所謂以學自命者又大不俟矣正已  
此來相與覆瓿然視其明證觀其文辭驗之瞻視容色以考其  
指歸未之有改此尤可念也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十

書

與李成之

夫去冬距對班數日忽有任丞之除王給事遂見離紆而聞之  
有謂吾將曰發其為首相瓜牙者故遠恨為此抑可憐也古人  
所以不背之於間敵過人而必務有以格君心者蓋君心未格  
則一邪黷一邪盛一榮夫一榮興知循環然何有窮已及君心  
既格則規模趨嚮有若無起邪正是非有若蒼素大明雖外覆  
塗畢伏是頌之者亦何足復汗人牙頰狀奔來而對粗陳披陳  
明主不以為任而條貫淵竟統紀未終所以低回之久者欲俟  
再望清光愉寫忠益以致臣子之義耳然而不遂則亦天也王  
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執

一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十

書

與李成之

夫去冬距對班數日忽有任丞之除王給事遂見離紆而聞之  
有謂吾將曰發其為首相瓜牙者故遠恨為此抑可慘也古人  
所以不背之於間敵過人而必務有以格君心者蓋君心未格  
則一邪黷一邪慝一弊夫一弊與知循環然何有窮已及君心  
既格則規模趨嚮有若無起邪正是非有若蒼素大明雖外覆  
塗畢伏是頌之者亦何足復汗人牙頰狀奔來而對粗陳披陳  
明主不以為任而條貫淵竟統紀未終所以低回之久者欲俟  
再望清光愉寫忠益以致臣子之義耳然而不遂則亦天也王  
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執

一



平封成湘至三月十日書發請對流之極別無左見情實屢述  
病狀可謂自知之審矣為仁由己而由人乎扶掖植立豈不  
在我若只管譏評因循不能勇奮特立如官客好吏家留盜虜  
日積憂患而不勇於一去之決誰實為之不幸尚知其為奸盜  
而患苦之護惜玩愒之父愛以習憚便安之未必不反以為忠  
良也任君不貳去邪勿疑豈獨為國而然為家為身蓋一理也  
願情思深察致一日克己復禮之力當有勿憂宜日中之快矣

與應仲實

高自使筆在江東行草、具護來肥拜教字附縑里士人以  
行而執事移帥南服之命已下用不果違其時其適至臨興在  
翠岩洪井間得聞從者至止亟還城下則茶戟又南矣甚為悵  
然屬管仲獲潛書中寄意語次亦曾及之否蒼梧舜所及  
交趾合浦九真日南為郡古矣卑自翠崖南渡更為近服班宜

之任類皆名儒重臣間者猶以誦書遺策米菽次務仰勤皇統  
南顧之憂官人之難乃如此茲馬帥聞暫岳明鼎此其如喜  
其之民可謂至矣換來安輯常有餘地遠方知方輿於借義此  
其時也冲臺心奉學、伏想相海甚歡金蘭之誼於是有益誠  
美、美其往歲亦蒙恩早、勳門尚望餘教以避大矣、  
近况有郵文數稿公倫適目可懸見矣去年秋冬又兩賜扇扇  
書然而說且倚閣矣

與張季海

久欲詣謝坐此途險峻爾水遙缺然斯懷金銘西北并臨川  
率多早田耕必三犁孰乃可望常歲又今并相扶矣今因寒凍  
向未舉趾農者驟然有銀年之憂雷先啓藝泉源已動泉之盛  
一甲子而止勳早則及身淺動晚則及夏深泉與兩澤亦相表  
裡故勳早早機動轉為微公先啓藝而勳則不及夏矣此年貴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3/Color White Magenta Red Yellow Cyan Green Blue

泉曰臨民生曰貧貧則廉往之乏食重以冬春仍營積兩畦  
坐鹿敗無所施力困亦劇矣霖淫未止為之奈何浦城小寇幸  
已成擒驚候之事无非今日所能堪也邑民以公事至廷者莫  
不稱頌賢德而游談之士往之以所信百石為疑雖其無報不  
足深據然形似則有以致之更恒加察

久以道遠不遠往見既望常伴一紙以致區區尋以少費欲留  
而制又不果遂令并往一觀新宰既不果來吾邑遂可以又披  
賢者之澤向來不作又計深為足下不取古人於事無小大無  
久近其慶之一也君一日亦當盡吾道也德道表所授來又矣  
放利而行者滔也此皆與主簿論喻英喻利之說語次曾及  
之吾英邑之陋風俗未還於正所幸主簿意向其甚第未甚更  
歷耳外此不復有正吾區之亦不惟不為左右深慮要當自燃

古人自期憫憫流俗如失心者而後能無所憚人患無朋  
友無聞見與其親不正之人聞不正之言則寧甘其也若見不  
賢而自若擇其不善者而改之則皆吾師也

與張元鼎

此方得向來論事之書張補因時論正其宿弊此固當然此據  
史君書固是之矣若則征之事比區不可足下之辨殆類冉求  
之辨伐黜史金路陶云元悉行畏民於農陽時為之事休與書  
易鎮中甚和應能今時政多弊固最難利其義又笑當  
其後時藉他業以相補助者殆不止此邦君不能補其不足助  
其不給而又征其自補助之業是奚可哉初甚駭聞政事雖而  
聞其說出於沈尉即信其為此謀人此豈能有補於調度若其  
傷邦君之政體不徒可憐而文飾矣沈生小子本無知識豈恤  
州郡豈愛邦君豈念小民獨為挾私者所惑耳所重者得者遂



使賢吏君為秩私之人所役而足下又代秩私者為辨此人之術何其如此之高乃能挾一邪說以役二賢者又重可惟也今未知已如何施行正宜及其未濫有以啟之無為此人所笑

與黃康年

此道充塞宇宙天地順此而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觀此而動故刑罰濟而民服古人所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斯須不覺其謂不敬雖然已私之累人非大勇不能克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豈直推排而已哉縱使夫於警言戒語習乘之當其思之者之後之時亦必大勇而後能得其正也願益勉之

與胡無相

惠書為個俗學悖悖都見深中時病惟是但許過盛非所敢承謂定夫得數日之疑改誠于迫款期不及一見但得訊云回日

見過定大亦約早晚登山山間朋友近多讀尚書上古道義明有倡斯和無感不通只是家當來較人既感於刊精又蘇於邪說見說此理變成特地豈不可憐哉

與朱益叔

區區之學不能自己朋儕相課亦謂月異而敬不同每觀性手之文其大端大旨則又有論論至今不易若其支葉條目陳辭辨錯往往有之必加刪削乃可傳也向在朋友間時見所傳辭文亦有全仿者此尤不可不知也聞咸合并當變其說字絕道喪私說紛紜充塞彌滿朋友講習未能符合其勢然也然至當情類義無二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此孟子之言至但詠歌伐木以篇經歷其事終必有無間然者矣

與路彦彬

得函教之辱以感製表文感意勤願何以當進恐似有未相曉者





義不敢不宣達於左右猶不自揆區區之孝自謂孝之後至  
是而始一明也平日拳拳於左右者豈徒以親戚之故哉古人  
纒絕用是不以為病累日不火食歌者若出金石或者未能深  
信與信之而未濟登茲則茲當揆推轂以相從於虞廷也若  
全威發策之吏適非其之任也眾族之眾終歲之計未免若飢  
歲日空公堂米無毫髮補助亦以事有大於此者未敢任此責  
也得時行道固吾人分內事然與世際羨慕者天淵不足  
論也來詩以未免登於亦非所宜高明亦不敢真言如此

與涂任伯

來翰勸勸大略謂天學者未除口語而有能氣勢射之意此誠  
足下愛戒之心也雖然足下願未知自愛安能愛我哉此數得  
與足下接語此邦之士惑焉者甚眾進而勸者亦不少矣大  
抵皆是阿足與口仁義之意然憫人曠生其意蓋不皆如是也

其意如是者必不知自愛者也其意不如是者必其終自愛  
者也今足下之言乃與其不知自愛者若合符節此吾所以甚  
為足下不取也素問之書乃秦漢以後醫家之書託之黃帝岐  
伯耳上古道德純備功利之說不興醫卜之說亦不如是此見  
足下好讀其言持素未識學不知其非矣并承源素明年十四  
五手足未嘗溫暖後以稍知所向體力亦隨壯也今年過半百  
雖少加衰於壯時然以足下之盛年未幾相逮也何特合并  
以究斯素

與董元錫

元錫稱常有向學之意而中自書每切念之無由奏達今因此  
檄致區區之幸少垂听往訓申告小人者甚多不可一舉與小人  
字雖同而其所指乃有相去天淵者論語所謂女為君子儒無  
為小人儒又曰言必信行必果硯然小人哉又如君士既聞



孟子之言則曰士誠小人也此等則是學未至道而固於私見不能終從其大體故謂之小人易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此則氣質秉矣奸險凶惡之小人也治世盛時若不格而從化則形戮之所不計此兩者善惡雅俗汙潔之辨如雲泥矣元錫平時善事好修何至為由後之小人哉若由前之小人則惡非元錫之所能及今流俗不學之人而其質不至於不耻不仁不畏不義又不涓涓治於先聖王之教方憑其私意自以為善此則是俗人不得謂之士不得謂之儒此雖必不信如君士自知之明也然俗人中氣稟又有不潔者重大小平時所借於元錫者為其氣質偶不謂其非也各安不能自接於市井之習又輒過之以妄議人之長短所見日陋如來書所謂唯節陋見也知已之說亦偶然吾能化陋以為廣夫所謂惜元錫知已之說則言之元錫誠欲求知已當今之世捨我其

誰哉且悉元錫怕逢知已耳元錫誠世不安其情惟料是則則本心可以立後情有可以立德居仁由義大人之事簡矣雖得而禦之

### 與魏淳甫

拂不執程試決計登山甚為之喜奇翁寄示中秋分韻尤用嘉秋天宇澄澈月華晶瑩類年未有若此夕者老子世此與復不冬是夕月午登門相羊東望茂山亦念不負此月者在諸賢爾自昭明德何必是夕造次頗滿莫不當然涵泳存養計當日新山翁在此濟南之來不當買也

### 與黃孝文

龍示感製詞典句老動有稽據非近時後生所及深用降歎下問求益之意如川方至此尤不可及恐有知者德所堪當在文字表則所謂真訣在其中矣恨行役匆未得從容設案其

說高真快語屈于竹簟州子有餘橫四海兮志窮之句以厲茲  
共志當刮目以俟

與劉志甫

趙仲聲還附老江頭之淚然深用遺懷頓伯與定下相繼入冊府  
亦前時所無求外相亦不容選也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  
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夫游聞  
氣質不至并捨者當自有其理也夫誠者天之德也誠者吾  
講之氣稟使然皆合於道而用其德之向來加養夫於兩說  
不會與之啓其大端去歲之言有一書勉之不待言其理矣  
然不相入深為惋惜志甫尚能致力於此與人之向來亦未嘗  
若致力切確旌有其端也遂與春仁一其理也夫誠者天之德也  
索觀之為佳道之行不行固天也命也至於證明則不可謂命  
也知言者亦何必俟其效之著而知其所到哉此心本靈此理

未明至其氣稟所愛尚所捨俗論邪說斷嚴則非加剖刺磨  
切則靈且明者曾無驗矣

與邵林誼

教以向來為學本末又加詳於前日所聞甚幸但敘述最言屢  
則盡失其實便須認為已物一句尤害義理誠如此可謂罪人  
屢矣前來所說猶是舊說此舉遠為強辯為強辯而不認且可  
衣冠世共初一再見時都覺左右好隨即為教語逐所解每舉  
其實證得前日披之致意安已措前非不謂又作此等語乃復  
甚於初時此即窮靈之大者夫今不治必為痼疾豈更可言為  
學哉此心苟得其正聽言皆得其正聽人之言而不得其  
正乃其心之不正也一人言之衆人聽之使衆人各述其所聽  
則必不齊非言者之異也聽者之異也來書之至此問友朋觀  
之皆駭而問曰何為有此言因答之曰是非吾言也邵林宜之



言也亦屢言先立乎其大者又嘗申之曰誠能立其大者必不相隨而為此言矣屢言仁以為己任又嘗申之曰誠仁以為己任必不相隨而為此言矣蓋後世學者之病多好非無益之言以藥之假令記憶之辭盡與差矣尤無益而有害况大乖其旨盡失其真而向來這算對語移將初問頗竟左右之心不能無礙既而發明此理稍相切確味覺小快及再相見接語之間已竟非復前日矣是後相從雖累日衆中泛泛終不得獨指叩問該得來亦方知堂堂然如此乃向來不得真貫師交講貫傳授頗皆虛見空言也今能讀奪前非辨明正理則此心之靈此理之明誠精而誠之其清書所以相勉者可謂至矣乎復然而究切之也得元時其數殊未解然其言氣實來感志可療也其後書又如明暢錄往等精觀之

與江德方

永示晦翁書教領回書任自此道往矣副本錄在邵叔謹屬可索觀之白之長之之言是古人辨論屢非用二層言論不合於理乃理未明耳非誠者之罪也

與曾子之

十日則書到至多向所惠書卒難尋檢其時檢書亦無字案今皆不能讀其書謂其書有文義弱志之戒其平時與朋講講實不敢為之說大抵有所據而後言之若誠有是必據來書而言之耳亦曾記得曾有一奏帖紙數幅論十數段於後詳所見與所疑又各空其後以俟其之說此豈非吾友所示耶記時當時者畢甚其有志於學亦甚惜其學未知方亦嘗以示一二朋友固謂之曰此人氣質未向固不碌也但求得親師友對中雖然殊未明本末先後之序今千里寓書紙筆之問豈能遽得其欲且當示以讀法使之無徒耗其精神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3/Color White 3/Color Magenta Red Yellow Green Cyan Blue

後日相見當有可言耳亦畧記四書大意讀之且當於文  
義分明處誦習觀省毋忽其為易曉毋恃其為已曉則父當  
有賞得實甚至於可疑者且當優游暇佚以俟之不可強探力  
索後日於文義易曉處有進則所謂疑義難曉者往矣然亦  
自解却不能得有渴志之辭此後在問海補錄前後等字見不  
庭有疑依也近見所在交朋多有好理會文義及不遇者蓋不  
知學當有師人之生斯民也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之後覺此  
其理也試問其師則傳授之間自有本末先後不使學者茫然  
惟然費其日力往其精神而無所至止也此說要非相見不能  
究秋之能一來乎先兄平日無甚著述惟有往來論學之言中  
間論及此說後日書故當其讀之也

與周元中

頃雨遐想風練乘雪之壯甚碩矣緒公繼任其間以俟玉芝之

夜尚有意於此何以期為曠日媚景晴雲綺文此吾會寫時也  
今日平分一赤藪和合營少出幽險縷縷天橋照照吾徒成此  
盛舉

與廖子南

日享事實之樂而無暇辨析於言語之間則後日之明自足以  
識言語之病急於辨析是幸者大病雖若詳明不知其累我多  
矣石指文章徑而秀夫然之而無至石心謬舟之而度至又必  
差今吾但能活吟於於是願沛必於是勿忘勿動長期不亦樂  
乎又何必尚、為大小之辨也

二

廖休庵送至四月二十四日書發讀甚知覺其用力不獨無他  
疑惑甚善甚善此心至靈此理至明要亦何疑之有然又以無  
疑為疑是未能無疑也事理有未明則不容不疑思家之問辨



之則疑有時而釋矣疑亦豈足預狀今既曰無疑矣乃以無疑為疑何其頓速更之母憐其惑二包至此久矣今皆歸其家約狀間復來顏于壁既已去長胡服非吾人矣此人真性本亦庶矣故卒至於此有王有一僧曰相新姓趙字日新其為僧非本志實甚穩實亦有後衣冠之志曾識之否得來書詢作此託麼丈附便來連不能多具

與只顯仲

得書承此來得用供過進學不皆為財棄書見喻所學仍見敏道疑頗以為疑惟不知人為甚此甚非也當書論語弟子入則孝出則弟一章并子夏貢之易色一章於几案間朝夕觀者以改前過讀書作文之事自可隨時隨力作去才力所不及者甚不足憂甚不足耻必以才力所不可強考為憂為耻乃是甚憂好勝失其本心真務謂不依本分也者顯仲氣骨本自質朴淳實

汗在裏當下可執常方而治之耳足下所與李離元序文及書書寫之浮類思為一言以相藥則又有難言者然後知足下之病政所謂難醫者耽耽朝朝也其病之在足下之病得信好事宜足下未必者則又成難醫之病也其病之在足下之病得信好事宜親師友為學立行皆從好事中來故處而不實宜於今而未宜於古此言甚善甚難聽足下未嘗甘服藥然其實宜也幸毋忽而求諸遊學嘗見士人試罷必各自謂得意自美其文有言其文不佳者則甚掩其意者若為之說曰固可謂此人平時不想能有幾處雅所增處者矧其文示之其人其人之失色喪氣不能自振則其文真佳文也如是而有中選乃可言有司不明蓋不相能者豈雅雅所增處之人必不欲我試中必不欲我程文之佳今謂我文慘然索然喪氣失色則其文必佳也又有一說亦須是善人識文字者方可事今試徒素不識諸道而稍有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3/Color White Magenta Red Yellow Green Cyan Blue

見識者請之却未必不為以爲無恨如此不足畏也此非回  
復完

與周元忠

元忠在此鏈消又殊覺未去連初以春伯與相與終以計耐甚  
皆不得不應者及相與亦無及及如不及之意鍾云有不自  
安與終不為劫斃而後得也而後解屯據之據必有沒沒與  
不取頃刻自安之意乃能解釋向來元忠心志事去故與善者  
必有感動行救與救者必有繩約年來此功漫不如獲  
元忠本謂欲改其國滯介執之落反書前日。蓋高固滯介執  
之矣則未之行改但換易形機元忠自不知其言之不達明之  
不足暗於大端自是已見而不問君子之不善。固其宜也所喻  
滯腹之疑皆未得吐若自是之意法。而不自安之意長則自生  
其疑及也方其釋則所謂滯腹指其言不多但當其不明

何故如此但自依本分其實臨休

求正若人有所疑

不去亦且隨見在何不可但願。有別請章書便自不至誤  
倒也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十



欽定四庫全書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書

與朱海濱

此理在宇宙未嘗有所隔濶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唯此理而無私焉。其人與天地並立而為三極。安得自私而不顧此理哉。孟子曰。先立乎大者。則此小者不能奪也。人惟不立乎大者。故為小者所奪。以叛乎此理。而與天地不相恤。誠能立乎其大者。則區區時文之習。何足以及汨沒。弟爭賢節志。尚極可嘉。向來供課想甚富。此非不足也。得勉之讀古書。以涵養此志。幸甚。

向學惠書。請元緒。既傳玩。替熱不能去手。比之今此書。錄反如三人。其儼前日簡。忽不能悉。氣甚誠。以相推挽。速便。尊兄不能

CENTRAL LIBRARY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ROCK





欽定四庫全書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書

與朱海濱

此理在宇宙未嘗有所隔通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唯此理而無私焉。其人與天地並立而為三極。安得自私而不顧此理哉。孟子曰。先立乎大者。則此小者不能奪也。人惟不立乎大者。故為小者所奪。以叛乎此理。而與天地不相恤。誠能立乎其大者。則區區時文之習。何足以及汨沒。弟爭賢節志。尚極可嘉。向來供課想甚富。此非不足也。得勉之讀古書。以涵養此志。幸甚。

向學惠書。請元緒。既傳玩。替熱不能去。手比之。今此書錄反如三人。其儼前日簡。忽不能悉。氣甚誠。以相推挽。速使尋兄不能。

CENTRAL LIBRARY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ROCK



勇去餘習尚此遲回然詩却甚佳詩言者詩亦不相似詩以兩句便說盡了後兩句却成刺語文理頗不相絕續今歌易後兩句兼易前二字固不能出真見之意但怕次其文耳此理於人無間然昏明何事異天淵自彼高却閉牽引俯仰周旋只事天尊兒平日只被牽引所以不能自立今既見得此理便宜自立此理即是大者何必使他人明指大者既見此理此理無非何緣未知今是此理非可以私智揣度傳會若能知私智之非私智廢此此理自明若任其私智雖高才亦惑若不任私智雖無才者亦明類予之學本末甚明尊兒未須泥此而來但自理會其能見得此後日徐取論語讀之然然水釋矣當今後生讀書時且精讀文義分明事即易曉若後游瀛諫使之沃合與日用相協非但空言虛說則向來疑處自當決然水釋矣縱有未解處當候之不可強探力索久當自通所通必真實與

私智揣度者天淵不遠論其遠也不在多言勉旃是望

三

示教日用工夫甚善善在氣質處尊得於天者如人教等但向來舉外處多得日割落之以全吾天則吾道善其所謂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平居不煥事接時切須觀象得惘然不可轉此對越上帝則遇事時自省力矣

與吳子詞

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此聖人之格言非天子不識禮亦未可輕議也欲去其不經鄙俗之甚者而畧近於古則有述又正公書儀在何必他求

二

不以前所後書為舞又下闕不肯者徇流俗孜孜禮法以求依擬吾子之志善矣然非有禮重本末堂知所先後禮文繁闕其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30/Color White 30/Color Red Magenta Yellow Cyan Green Blue



彼未嘗河致自克之功於意自爲主宰方情於矣德則斯言殆適以附益其好名求勝之習耳此尤不可不辨

前書致其開舉之端乃後世學若大病不能深知此善力改做習則古人實學未易言也吾友更當深於此意觀管仲舉動云爲判然與曩者異則吾道有望矣復前其言亦故相絕未須與東教授往後後備忘之至今不諱近歸自交山諸事完授文字亦不曾將此口說亦須便登山竟能一來當當面蓋

六  
歸示仙郡首歸問大旨密承未論 新君即曾未期月而遽曰吾成無效何謂知之速如此哉以夫子之聖不過曰三年有成吾虞之朝雖三載若廢必三者而後黜陟幽明羽山之珠蓋在九載之後伯禹依司空八年於外充刑之賦惟十有三載

乃同古今難勿縱有不同亦安有較半年之間而遽言其成效之理哉又古所謂善成者謂人君委任之道當專一不疑貳而後其可得以及覆布四舉以任君之事也其心力尽其才智而無不以之德人主高拱於上不參以己意不間以小人不雜制之以區區之繩約使其臣無掣肘之患然後可以責其成功故既已任之則不可察其所爲但責其成耳此古人用責成二字之本言也今徒課功效而用此二字則用字亦未便當且古所謂責成者亦非爲欲人趨事赴功而設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其實罰皆天理所以納斯民於大中踐斯世於太和者也此與後世功利之習懸殊異鄉矣何若登山當究其說明日欲登靈臺瞰鬼窟究南山之自來却扁舟浮梅澗訟驢口以掃度旬日而後可及山房也



承已登山結茅居焉嘉穀道客問元忠者請於伯之珍諸人有  
意道夫相理宜問期日善谷以露日禮其時雲絢文即吾誠  
道時也是日正春分明日即天開微與夫至今未求豈其後后  
主之就又察陰雨故耶依日光風頗選舊能乃今相雲漫矣寒  
曉先雨又復凄然以秋矣遐想靈臺頓袖舉儲英育秀以相  
料理老子於此與復不誤行此又速在天與人而已若此兩未  
止能言之一來充元忠學

此理充塞宇宙天地鬼神且不能言况於人乎誠知此理  
無彼已之私善是年人猶在已也故人之有善者已有之人之  
善聖其心好之不善者自其口出胥訓告胥保惠善惡此  
之情也理之所當然也亦何適何疑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  
以成物也成己已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顧恐

未能成己耳若私涉二字則出於孟子當深明其首不當輕用  
於此此用字之疵不徒以達理而能為理之累五代史政頑默  
對來去極佳草草在三池之間故名以濯纓頭來此當為首之

與傅李曾

二十四日發散駕晚宿賓園二十五日觀半山瀑布由新溪抵方  
丈已五年山水益稠蟬聲益清白雪高屯疊嶂單露疎雨漸瀟  
清風深然不知其為夏也何時來此共之適欲圖點對一事  
或未能來可先道至

與陳宰

茂松之盜仰見嚴明不容定義比至山間具伏其罪祈免窮竟  
論其初心垂及殊甚至以省角之詞煩樞官府奉奉條條喧動  
隣里重費賢大夫之神明此豈可甘然斯人素無惡甘又為鄉  
里之害今放適逢令尹之賢乃肯悔過效順幡然改圖亦有可



喜來此自語其悔艾遷改之哀其力倦其自此回心易慮以婦  
於善說於益弟之懷亦望甚之前日亦以周旋之事又復勉之  
矣斯人有公狀首未敢自前併用封納

無以之躐昇處是適諸公過驥驥其姓名護呵乘障之命進退  
惟谷荆門在重湖之北有道院之靈筆力優許其時地物所以  
處貴游者尤非估議之所宜得世家泉之與飛霞金蓮之與玉  
芝未知孰愈同志士方此益晉細細爾爾其甚古粗有可  
樂雖品質不較昏明異趣未能純一而開卷之驗變化之譜亦  
不可謂無其理其價得父於是山以既厥壽是所願壽壽其  
嗣而終惠撫之則惟賢大夫是望

與李寧

教以學記所述是謂不飾然此文之作豈為陳君設比之甚銘

不有問乎貴溪安仁金谿三邑最為比鄰十餘年間不聞有賢  
令尹是皆陽隱茲民以實訟射利者與史相表裏公為交闔辟  
行無忌廉良不得安迹陳寧所為固多未滿人意至其彼此筆  
簡首解迹柔良陰受其惠則亦其所長也三邑十餘年間誠未  
見有此視前政則優視比鄰則優以未為過許曾家深見訪  
聞大羨誠有愧慰自失之實使此心不泯故須過誠藥亦安知  
其不能幡然也在門下左宜暑於履其弊而詳於求其長侍高  
明與契愛之厚不致有隱說不智過也

來教謂容心立異不若平心任理其說固美矣然容心二字不  
經見獨列子有五何容心哉之言平心二字亦不經見其原出  
於莊子平者水停之域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  
其說雖託之孔子實非夫子之言也被因自謂當享九其書



道夫子言行者往；以致其新悔之意不然則借以尊其師不  
然則因以達其記皆非其矣後人援之者陋矣又韓昌黎與李  
湖論文書有曰平心而察之自韓文盛行後士大夫言文章  
間用平心字者多矣鍾其理三說皆非至言吾何容心之說即  
無心之說也故無心二字亦不約是人非木石矣得無心於  
五官最第最大範圍曰思曰覺略依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  
則得之不思則不行也又曰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又曰  
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又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  
也又曰非獨賢者有仁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又曰人  
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之君子存之去之若去此心也  
故曰此之謂失其本心存之者存此心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  
赤子之心四端者即此心也天之所以與我者即此心也人皆  
有是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故曰理義之悅我心猶飢寒之

悅哉口所貴也若者為其欲窮此理蓋此心也有所未盡故有所  
移矣有所謂窮則此心有所不覺此理為之不明是謂不得其  
正其見乃和見其說乃邪說一漏於此不由講字限自而後故  
心當論邪正不可無也以為吾無心此即邪說矣若愚不肖之  
不又固未得其正賢者智者之過之亦未得其正溺於聲色貨  
利狂於論議盡究枯矣未節細行流於高論浮說其習愚賢不  
肖固前問矣若是心之未得其正蔽於其私而使此道為之不  
明不行則其為病一也周道之衰文觀曰盛良心正理日弊兼  
設其為吾道害者其辨聲色貨利而已故揚墨守當世之英人  
所稱賢孟子之所辨斥絕者其為力勞於斥橫行輩多矣所自  
許以承三聖者蓋在斥揚墨而不在于行慎也故正理在人心乃  
所謂固存易而易知簡而易從物非甚高難行之事然自夫正  
者言之必由正字以克其私而後可言也此心未正此理未明

孟子上之仁  
易不生之仁

斥揚墨守  
斥揚墨守  
斥揚墨守  
斥揚墨守



而曰平心不知所平者何心也大學言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果已格則知自至所知既至則意自誠意誠則心自正必然之勢非強致也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誣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當是時天下之言者不歸楊則歸墨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自孟子出後天下方指楊墨為異端然孟子既設其道不傳天下之尊信者抑尊信其名耳不知其實也指楊墨為異端者亦指其名耳不知其實也往往口關揚墨而身為其道者衆矣自周衰此道不行孟子汲此道不明今天下士皆溺於科舉之流觀其言往往稱道讀書論孟綜其實實借以為科舉之文耳雖貴為真知其道者口誦孔子之言身蹈揚墨之行者蓋其高者也其下則往往為揚墨之罪人尚何言哉孟子汲此道不傳斯言不可忍也諸人交口稱道門下之賢不覺眩耀至此病方起不暇隱括其辭

孟子汲此道不明  
今天下士皆溺於科舉之流  
觀其言往往稱道讀書論孟  
綜其實實借以為科舉之文耳  
雖貴為真知其道者口誦孔子之言  
身蹈揚墨之行者蓋其高者也  
其下則往往為揚墨之罪人  
尚何言哉孟子汲此道不傳  
斯言不可忍也諸人交口稱道  
門下之賢不覺眩耀至此病方  
起不暇隱括其辭

亦為通人有以死之儻者未相半信處當遵後便

典楚景昭

新除地為黃香郭之司其非兄其誰諒刑官古人所重卑陶尸陳獄論道之任而與命依士今司直之名猶在大羅又適為賢者進用之階殊令人增慕古之懷今日法制有未容人遽實其名耳然珠濞湖婚兒其父有以處之矣

典王順伯

某祠供之滿物欲復可之道一士友郵致諸公之意來促此文謂欲因是圖所以相慶自度拜棄之人豈宜上累當堂遂絕此念且其負傲以逃罪矣不謂竟蒙刑門之除官閉成勝事力自贖無直之憂又假以運次使得既泉石之事究問學之樂為幸多矣非出推較之素論之助何以速其敢不知自教以罷也田叔美歸之詳可謂思慮並立調度有方健羨健羨其在



尊兄分上直條事耳且恭揚環人儀禁教雅家密勿以究忠君  
使至理昭明陰氛澄廓群疑消釋聖教榮在位在職莫不協  
力同心以終大義此豈長者之任而君子之所欲乎來教謂若  
要稍展所幸爲國爲民日見難如一日此固已然之成勢然所  
以致此者亦人爲之耳能救此者將不在人乎孟子曰責難於  
君謂之恭吾人平日所以自厲與朋友所以相勉者素由斯道  
而後能責難於君大禹所謂后克難厥后臣克艱厥臣夫子所  
謂爲君難爲臣不易者皆欲思其艱以圖其易耳非懼其難而  
不爲與知其難而謂其必不可爲也天下固有不可爲之時矣  
而君子之心君子之論則未嘗必之以不可爲春秋踐國何如  
時也而夫子則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又曰如有用我  
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孟子則曰以齊王猶反乎也又曰  
就者坊爲食湯者湯爲飲故事出右之入飭必倍之惟此時爲然

曰王簡尺用爲善王知君子則豈使齊民安天下之民乎安王  
庭歲改之乎日望之曰千里而見玉是亦所欲也不遇故去豈  
余所欲哉人之遇不遇道之行不行固有天命而難劫之論非  
所以楚於此也曩者戶位之人固屬朝廷之大業舉小之恨抵  
而往年天去之今年天殺之則天之所欲以愛吾君而相斯人言  
爲力宏矣有官君子豈可不求有一心相與以助世務乎  
仰承天意乎人之才智各有分限當官守職惟力是視向之三  
仁亦人自缺于先王不容一隙至於此心此德則不容有不同  
耳沮溺接輿豈是庸人凡士然所以異乎聖人者未免自私耳  
來教謂既非以此要官職只是利國利民處竭力爲之不故必  
朝廷之授与事功之成此直長者之本心也誠能廓而充之推  
而廣之則高明廣大誰得而禦由前之說將自昭白有不待區  
區之言者矣



使節在誰間特賞優厚區區幾有萬一之助後包敏道自浙歸乃知其時方得覽觀象使書謂為至論今三復來觀與所傳聞議論乃知實未幾省察曠昔相與非徒觀感理有未安談不容嘿尊兄清修寡欲與物不競與人處似不能言老人莫不受之獨有志之士往往有不快於尊兄向來求諸人其故尊兄政績而又識其嚴酷無憐者氣象此固是尊兄非尊兄之矣是不從道之其間則有疑尊兄所為不免流俗或謂以物象之類尊兄以抗志古人為非有何以是與象之類此一論則近是向來伯兄因与尊兄論及虛司之職見尊兄語不從象事但當因其至前而愛之退甚不說以為如此作爲司亦何賴其亦嘗稱神之然象或謂未免俗元鳴又獨尊兄壞人已成之功以奉執政此乃復言未及与辨其觀之尊兄天資極有過人處而大

志不立未免同乎流俗獨其質剛而內剛故有從善服義之長向來夙夜謀論与尊兄物至西官宅時窮之喻月之集火爐中劇談皆始發而終釋始辨而終息始之所甚不可而終乃有功當之稱此必有以當尊兄之心而以爲切事合理故疑釋辨息而稱之尊兄必非苟然而見說者自爲其國居世樽還而尊兄之信已浸異於前日蓋相與論談少切瑣性度研費之工不繼尊兄之心復歸于毫髮况今相辨如兄之友固宜不相亮之甚日与遊如議論者豈性尊兄之意其庸爾無知牽引尊兄相与論釋則有之矣如謂釋有英才之真象寵未墨之塵况想非此是話作兩截好与不好此在某之心不可証也尊兄正如老氏所識夫子所謂明乎礼義而陋於知人心又引陳君季之在稻惠晦翁之在浙東以相望至謂親家尤更誠實不以小人待人尊兄昧於知人一至於此談其平日誠不

以小人待人但非如尊兄所謂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本心無有不善若夫尊不以其本心望之乃孟子人皆可以為堯舜齊王可以保民之義即非以為其人所以為己在者皆君子也至其見人之肺肝能曲盡其情則自謂有一日之長向未火印中與尊兄論人物所以得切當之稱者以此別後三生依國王來總忘之也馮博之至今未相符合然所以相敬者若多狂論人物處益其人与博之甚密而與其生室或不相為而但見其言論事節便能知其心曲博之以此相敬近福建士人在此因言其知人事行甚妥新之其人勉力辦之而將就服今其人於吾道雖未甚有得而決其相授之資若夫在世人亦難論處字者其平時所望於尊兄者甚厚若以此行則則是無復可言矣我不應只如此姑以此為請教之端未敢合井更惟仰抑以遂揚名之幸

與无廷之

遠遊三帝出入五年其為傾依何可云喻退然首僂文滯朝者當人之難音堂奉常議事之美獨裁大典綱懷時昔世增慨歎越自壽皇種樞重華堂上權圖丹極而西披北門高文大冊允獨兼羊山林之人矯首咸事欲贊一辭何可得哉講論論思固已濼晚有識之士咸謂未足以究盛益曰覆柄用摯才速如使野無遺賢為吾君立太平之基而頌者自以薰箱之不同與陳姬孽使人重為駭歎茲為履滿近甸公適其復信乎其養者之福崑山房於麓虎山之上游泉石之勝雲山之奇平生所鮮見其畧亦屢見於朋旧書中高欲稍記其畧亦以探討未遑猶未及也荆門之除良出望表宜推轂之賜有以致之耶幸尚遲次猶可畢草堂之役保第私門故重仍五年之間尊幼之喪多於年數更家亦復多事妻每甫及大祥惟日又聞妻第之訃

乃鄉年至都下相見亡銘者慨然之歸殆無以堪長燈燭之徑  
往求見竹過浙東迎先兄教授家嫂與姪女婦成吳正字婦孔  
諸事當能面而示

與豐宅之

比年山君頗有泉石之趣朋來之樂母恨不得與吾宅之共此  
承需歸之之筆更不能多擬護往數篇亦足以知山野况味游  
仙岩題壁之末二媿其一一名標之者乃梭山兄之子賦質醇雅  
少貧家政事上使下真無間言又博通經史射御擊札皆絕出  
等夷琴尤高平時業此者皆在下風今年二十有六春未無疾  
一夕諫笑間奄然長逝極為痛心亦忍欲知使人到山間又值  
持之疾休老夫亦苦顛痛登山未父友朋踵至應酬殊後役亦  
復莫究所懷

君山先生文集卷之十

NATIONAL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SEVEN: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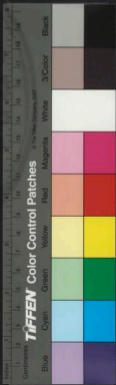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REVISION: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05101 v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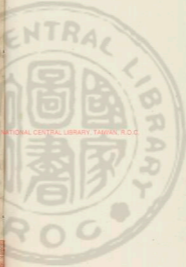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書

與趙然道

吾輩登高而騁登山再復積雨二十四日少雲始得一訪風練  
飛雪之壯方念不得與賢者仲共之長晚來書適至喜可知也  
去非從善勇決如此沛然之壯在胸中矣又何以觀濶為哉在  
聖之相去遠矣而固念克己之端頃刻而分人心之危豈不甚  
可畏哉有慶之胡亮艱之說從逆之戒伯禹進之說戒無慶之  
說遠察危荒之伯益或又進之明明得豫眾情會仲其切瑣瑣  
磨之功如此若已汨於利欲哉矣異端運志遂非往而不交踵  
復雜鳴而起夜分乃寤其為空且益深而去道愈遠矣爰元以言  
此哉今然道方耻利欲之習知異端之非顧益致擴充之功則  
吾道幸甚



茲閱來書知此志不替有加夫道一而已相去千里相後千歲者猶若合符節况其近者乎然古人所以汲汲於師友博學審問謹思明辨之者深懼此道之不明耳於其大端大旨知其邪正是非形有相近而實有相遠則知精微之妙亦猶是也夫子十五而志學則既得其端緒矣然必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後曰知天命及其老也猶曰我之志未厭今學者雖知端緒則覺靈覺自致日新之效若其能自己乎秋波過我當究是言時事第可求嘆良難言也王家恐未至知簡者之言回書不見情實此其常態其所以不如古人者蓋在於此誠道之言可謂切中其病矣

三

昔循中不無尊師重道之清談而東漢盛制不克自遂其曾固自

過矣而殊之則強深懼其汨沒於世習而不能以自立故前者稍損翼之耳富貴利達之不足慕此非難知若仙佛之徒拘曲之士亦往往優於所交而弗顧視之彼既自有所滿一切斷棄亦有可推但一切斷棄則非道矣知道之士自不溺於此耳物未嘗斷棄之也故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賤賤行乎賤賤素天秋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者所謂自得者得其道也天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也不薄也然則以其道而得焉君子慶之矣易者斷棄之哉孟之答也亦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乎君子亦惟其道而已矣所謂處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首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虛言也學者所造縱未及此苟志於道便當直悟無礙於志始一立即無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二事此首重明彼尾輕其勢然也下意立論以排重外物者吾知其非其志於近義者矣所欲有其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死生大矣而不足以易此况富貴乎富貴之足慕不足乎豈足多較於學者之前哉詩與循中書所以云云者懼其窮孤立於橫流之中而此志不能以自援耳雖然雖周之衰道不行孟子之沒此道不明子有五百餘年之間格言至訓淵源及浮文外飾功利之習混濫於天下氣質之美天常之厚若固知病其未流矣而莫知病其源立言制行之間拍撻救文揚湯止沸者矣矣當今之世誰實為有志之難也王求真矣幸者於斯世亦誠難哉其道之難也人知非人之難也其勢則難也有志之士其肯自認於心而弗求其志故今精有其志而實不能以自援則所謂嗚呼者遂為空言以滋偽習豈唯無益其言又大矣若其善刊之間嘗知決擇大志已明大志已立而日用踐

履未能常於清明剛健一有絀絀其言至矣援於影響應答之際念慮之間眩流密隔不自省覺狂癡深源或遇激發勝心持之反加文飾固不能以自援者有矣甚可得也況其大端未嘗大明大志未嘗自立有外強中乾之証而無心廣體胖之樂者可不深致其思必省其過求其失乎學此不察而始為大言以蓋其言倫以自便蓋以自勝豈惟不足以欺人乎居靜慮亦寧能以自欺乎至是而又自欺其心則所謂王退下後者矣該能於此深切著明則自成自道自求多福者損在我矣前古往訓莫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引翼勸懲世日不廷何暇與章句腐詩說玩愒歲月於無用之空言哉別紙所問多是古人憫憐後學詳為註釋以曉告之可謂昭若日星燦然無少蒙蔽但當從容納釋以資其涵養肄業之實宜宜復為純盡足重為稽覽乎

吾心苟無所隨務無所蒙較則無憾之憂當如四序之推遷自  
適其宜記之所謂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蓋近之矣夫子  
所謂克己復禮爲仁誠哉無憂憂已私之累則自復於禮矣札  
者理也此理豈不在我使此志不替則曰明日善如川日增如  
水日茂矣必求外歸則反自埋其澤曰伐其根也恃勞千萬致  
意適被應酬之冗不及拜書

與趙詠道

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誠得精當則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故自  
本諸身徵諸庶民至於百世疾聖人而不惑者誠精當之不容  
惑也今足下謂諸公傷於若意而其心又有所蔽此理爲不情此  
言甚不當矣彼若不至道其心不能無蔽故其言支離惟惟不  
自知其非不至道不自以爲蔽故敢於若書耳豈可言而若者  
書而友有辨蔽蓋言其心有蔽故其言亦蔽則可也故視師友

必以早手  
三三三

於當世固當論其學求師往聖尚友方冊亦當讀其書

爲學有講明有踐履大學致知格物中庸博學審問謹思明辨  
孟子始條理者習之事此講明也大學脩身正心中庸行之  
孟子終條理者聖之事踐履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  
則近道矣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  
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天子言之周先乎講明矣自  
中庸言之季之弗能問之弗知思之弗得辨之弗明則亦何所  
行哉未嘗學問思辨而曰吾唯篤行之而已是實行者也自孟  
子之更則事蓋未有無始而有終者講明之未至而徒恃其能  
力行是猶射者不習於教法之巧而徒恃其有力謂吾能至於  
百步之外而不計其未審中也故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  
也講明有所未至則材雖質之卓異踐行之經焉也伊尹之任



抄錄小書  
聖賢初學要  
孟子初學要  
孟子初學要  
孟子初學要

伯夷之清節下惠之和不思不勉從容而然可以謂之聖矣而孟子顧有所不願學拘孺皆生又安可以其砥礪之必為而故知手之士哉然必一察實事不事空言然後可以謂之詳明若謂曰耳之學為詳明則又非聖人之徒矣

三

奉此月十日書方知有救氏之戚撫紙驚嘆恒焉痛心不能已已向見此令弟氣負淳策未向專其學言之决殊無疑深用慰甚胡為遽有新疾竟棄斯世哀哉方知賢伯仲情義之篤信不易堪也天命既如此亦無可奈何况在屬府之側只可寬釋以安庭闈之心此即理也秋賦失利亦蘭菊有時耳誅道之才一第豈足為道此尤不足為懷季力不致此等妄言春冰耳迨天之未陰雨微披葉土觸露彌足令此下民或感悔下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故書曰致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古人所以造

次必於是誦誦必於是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戰戰兢兢如臨深淵料如履薄冰若平居一有緩懈一有輪薄則精神立見凌奪事至物來固宜有困敗之憂雖然到此若能深省痛癢何困之有夫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孟子曰人病不求耳又曰亦為之而已矣於此用力而又不能使聖賢之言如符契則是平日之言皆妄言平日之意皆妄意矣果如是故不可自欺却當力加省察必待不使博會而沛然有以信聖賢為先得我心之術同然而後可也

四

塞宇宙一理耳孝者之所以學欲明此理耳此理之大豈有限量程明道所謂有微於天地則大天地矣者謂此理也三極皆同此理而天為尊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五典乃天叙五禮乃天秩五服所彰乃天命五刑所用乃天討今學者能尽心知



性則是知天存心養性則是事天乃天之所生性乃天之所  
命自理而言而曰大於天地攝之可也自人而言則豈可言大  
於天地乾坤同一理也孔子於堯曰大哉堯元於坤則曰至哉  
坤元克幹同一理也孔子於堯之爲君於舜則曰君哉舜也此  
乃堯卑自然之序如子不可同父之席第不可先兄而行非人  
私意可差排比撰也

與陳正已

開藏得報善切永終中尚未發然比日不需調護如何亦已平  
復否足下不獨牀病亦有心病足下之牀病亦心病有以重之  
足下近日謂所學與衆者異直去遠入關耳向在都下見足下  
行步踈澁若七晝夜即多疲憊支牀臥伸不常肯由足下才  
氣適往而學失其隨凡所經當處者皆適以病其心耳古之  
學者以養心今之學者以病心古之學者以成事今之學者以

敗事足下嘗言事外無道道外無事是下今日智慮非如此者  
特習聞其言附會其私意耳如此讀其語將食蠅蚩矣前言佳  
行所當慎也古今興亡治亂是非得失亦所當廣覽而詳究之  
顧其心尚病則於此等事業多疑其若之想鍾毓首者之測日  
用耗氣勞神其本心非徒無益所傷實多也日敗人事如旁  
墮之車戰則公之均輸者可勝既乎向言排遣亦安能有濟足  
下固大丈夫今貴足下以大丈夫事足下之過非一節一事之  
小過乃平日害心之大過天地之閉日月之蝕其何尚復何言  
足下性本孝順惟病此過故遷徙履轉所存無復耳此此輩生  
所謂以善爲之而不知其善者也能須棄勇改無復回翔戀之  
於故意舊習則本心之善乃始者明管三黜之私愛思  
之意當求釋雲瑞象益藥茶等藥補助氣血糜力強健乃  
博觀前言往行詳考古今興亡治亂是非得失苟不懈怠自當

今日山規  
存名曰法  
氏一可定矣

循循以進不至左見背覆矣其後日即東上輿布此少見切磋  
之誠養心成事之效是所望於足下

近聞與淳叟同為踈山之行想甚得慕三公前日頗春不相能  
之類比來道同志合相与羽翼光初蓬未嘗賢識或謂之今二  
公亦加於人一寸矣雖儒者好踳躅不與交談亦未為全  
是假令其說和妻亦必能洞照庶幾知其所說然後可得而總  
之今於其說漫不知其涯涘而徒以名斥之固未為儒者之苦  
第不知其矣揆之已憐於其門者其憂寡又如何耶雖然或使  
能入進其道出得於實猶為當人之私利不知政恐害界亦未  
揚出耳如淳叟正已帶恐時世難請檢來作案法門外護耳  
若者其理會雖亦未必不知其非所敢望在公善也與正已  
相處之又不敢不直言

與張誠子

泰之所惠字知書劔已東踳踳仙巖之下而不得進亦為子  
不滿傳聞錄院如許之憂殆未必然第世容以遜當無不及也  
友朋自仙傳來者尚不可若辣歟何耶吾嘗謂是非之決于  
其明不于其暗發寡非所決也夫子有拓之儀之賦而特取  
無所往而不為取人楊朱墨翟之言至盈天下誠內者不與無  
憑於志則亦何及耶人皆指取人也然成子氣自之倫云為之  
過多在於迫切糾急以此為李安能壞積私之伍以武陽之平  
乎之地指忿潛為屬階雖加鞭撻益傷宇宙之和矣

真張輔之

此理塞宇宙古先聖賢常在目前蓋世不曾用私智不誠不知  
顧帝之則此理豈不誠知哉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理豈容有  
知哉吾若此非敢以贈輔之亦聊以自警耳





是心有不得其正想不知耳。知之斯正矣。為仁由己而由人乎。故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此道矣。是心誠得其正斯知之矣。存於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所謂不正者不必有邪僻之心。九有條累蒙蔽使吾不能自明。自達者皆不得其正。比來諸短見壽翁狀貌深軟其虛俗昏弱是乃心有不得其正之明驗也。宜深省痛鞭無違回以自取理歟。

一、種恣情縱欲之人血氣盈強精力聰敏。淫朋麗徒押比盛勢。其逞志快意之嗜目睛有光。助力越勁。收斂全動。莫不便利。此皆視之。豈有眊然之驗及其見君子則正言見事無淫朋之驗而孤立於正人之中。神流氣奪。其情有所格勢有所挫。則眊

然之說時或有證。若夫徒言之人不能自明。自有所抑壓。有所愛惡。有所滯礙。至於絲毫而不能自起昏弱。而不能自奮流。滑而不能自拔。困憊而不能自持。疑感而不能自解。此時乃眊然之明驗也。此心之精明。埋沒流淪。一至於此。豈不甚可憐哉。行不失其君。不遺其道。是故經綸酬酢。通不窮。無須史。其或離其位也。此吾新談參之。

詩翁曰對云山坐擁書史遊物若時鐘張瓊瑤以照映宜其胸襟明快氣宇軒騰論事斷事激辭川壑中味於兒姪。楚鶴兒詩。廿爾及鄙習。應言時利人眼。殊未厭所望。豈謂君家翁。此揀揀市井。委克之態。何得為。崇於吾。象山之顏耶。幸深省痛鞭。毋貽嘆。遂。遂。遂。



德固一二女居山想至可樂也詩翁氣質自佳而比來學力未如其進此理未能昭徹外累固殊無摧鋒陷陣之功而有警備警備之能皆默之為荷免之計此亦安能自免哉但其智不明不能自勉耳德固固固是非明白幸為我斷之

五

得信承君山安適甚冠伍詩尤佳真有胸襟氣韻可見所學之進未若學察勵四字不可通用若云磨勵不敢懈日有若察之驗則可蓋若察二字是外驗察字尚有兩用如者察加察熱察則是我致察於事理人物若事每事故事地察發察於人倫易言察於民之故事言其城關之政及察此皆是言其智識之明察物無能以若非是言我致察於彼也孟子之行矣而不若焉君矣而不察焉此乃著察字出處其義充分明若同者字使則其為効驗明甚此用字之症也德固不別德本未先後之序

不可使聞置也

六

聞人之多益知人材之難若經平日一家賴之軍無巨細皆經其心手而聞雅沉靜琴書之致深造自得此一二月間所整耳事務至多間緒雜皆善善皆善無遺精力疲憊難其筆詩文下筆皆非泛泛所到而其疎疎縝縝不肯輕發理道精明見於車上使下處事飾物可謂有識矣而甚不肯足若射之有志不中不止九此皆其有以自處非或使之然也此其為難得也至矣天何奪之遽耶痛哉竟乎知黨障里安不傷但呢吾壽翁乎今已為立嗣子名曰紹孫乃百九經第五子也見擇擇地未有葬期恐欲知之耳

十

近見與持之書及詩文其間粗有大旨雖不及詳看要亦不必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詩看詩似有一篇稍佳餘无足采大抵文理未通散文字句害  
擬極多吾少時李文未嘗如此、等可以立脫比見後生依文  
多有此患竊所未喻若山必須有暇讀書何為未能曉此其文  
既如此則安能知古人文字工拙細來見此等皆歸之大弊不  
振精神昏弱故觀書下筆皆不得力比教書又粗存大旨或恐  
所謂粗存者但習聞之熟姑存故事非曾檢出之辭決矣

與倪九成

春間承訪恨不交袂其時見九成精神甚向昔已泯沒念向  
時從游之志屢發矣遂假憂慮或莫自此懽然為益不細無復  
來書乃有但說病狀未說病源之疑此乃醫者膠固怪習深重  
雜聞正言未肯領合自以曲折之意為曲折之說亦其然也  
譬如小兒懶讀表多說懶方不肯使人書臨耳要知病源即此  
是也以九成之質直誠能深思俗允格習之可惡能埋沒人虛

家蔽正理思之既時惘然而改奮然而興知出陷穽如決網羅  
如去荆棘而舞蹈手東能翱翔乎青雲豈不快哉且不情哉尚  
誰得而禦之哉誠能於此自決則名方乃在九成附後良勝乃  
在九成囊中及而求之沛然甚足尚何事觀我采頤云哉

與張季茂

感僕交感致書益感快讀辭旨煥然深見進學之驗何慰如之  
比來三日乃濟登茲兩意未追而登車輟藥衝雨至而值雨至  
此踰四昔矣白雲鎖終日相周旋猶未四更登其巔一見是南  
山亦時至於玉田中繚繞呈露數峯風練澆淋漓之自北滿木  
又一頓之也東朱二公書未及即治更三四日可遣僕來取  
感親賢德如此、所樂為二公言者傳來之文誠如菲讀其不  
逃所見觀其首尾皆竊用山翁平日自辭獨其首趣事違際西  
皆之深有假冠兵資益恨之愧然大藝聖人依也小人猶假之

以文藝言天下無小人異類則已誠未能絕去小人異類何言而不可假也惟此道之明善人之衆彼無所施則自熄絕矣城狐社鼠託夜以伸其彘使遇正人自無所施或之者必其心之素潔所謂物各從其類也雖然彼其心之本誠豈其然哉惟其詭弱而不能以自還故至於此要當開其改過之門變剛而開導之九詔弱之未深而自以其聲氣相求應者尤當憫而開導之發明剖折使是非邪正判然無疑則小人異類歟狐孽鼠異所以其形而詭弱之本深者安知不幡然回心而御道哉昔大禹既平水土貢金九牧錫鬻常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靈以入山林川澤魘魅疘疘莫能逢之古人所貴於博幸審問謀思明辨者政欲寬知人情物理使之通達而无所塗蔽窒礙小人異類無所竄其彘於其言論施設如見肺肝則彼亦安行而不熄絕乎幸哉所到其於大弊可謂明矣政當盡盡精微使

象巖者有所賴其所也

承諭新工但覺徒善第流俗凡鄙之習未安之談正可哀憐傷俾常有開導扶掖維維醇清之功乃為進季之驗若視之如仇方敵國苟以不為所加為吾効驗恐未可也

與劉伯協

區之志素願扶持此理竊謂理勢二字當辨實主天下何嘗無勢出於理則理為之主勢為之賓天下如此則為有道之世國如此則為有道之國家如此則為有道之家人如此則為有道之人及是則為無道當無道時小人在位君子在野志得意滿君子既窮禍患甚者在位則小人操持荒高當此之時則勢專為主群小熾然但論勢不論理故平昔深惡論勢之人今門下誠肯相與扶持此理洗濯流俗之習以理處心以理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30°C/86°F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0°C/86°F Black

論事何幸知之敬虛心以俟教

人家之阻替在義理不在富貴。固令貴為公相富貴榮性而人無義理正為家貧若輩食私飲財見饑饉而人有義理正為家興吾人為身謀為子孫謀為親戚謀皆當如此然後為忠其自謀者或不然亦是不忠於身矣某向來區區之志素有不刊害間之語正為此耳來示亦謂買犯名分之語甚本當理名分之語自先儒向來注窮究其素欲者論以明之流又近特為賊益其至有揮霍富強者為國民之事無令以義理爭之耶守輒以犯多分劾令朝廷肉食者不能明其罪人亦以罪去此何理也理之所在匹夫不可犯也犯理之人雖有官位其世艾能難當受其劾之誅矣然此道不明不行之弊於小節勢以浸事亦何嘗不假借道理以為詭譎不知彼之所言道理者皆

非道理也黨不以斯言為罪故傾倒以異其說

某之說正吾人大趨向大自端所當先辨者此之不辨而說之然以聲音笑貌為道真放飯流豕而問死畜決養其一指而夫其肩背孟子所謂知務不知類

與黃滄中

某山君請旨祖適差懷荆門之命固出廟朝不忘之意然難未可為道之興幸尚遲公可徐決去就耳人之不可以多指魚不可以無水而世至視若贅豈不甚可歎哉嘗聞竊取帝道者何限惟庸人鄙夫羞之耳識者視之方深憐其間傷其賊人之形而不求及人之過至與蟻虫同其德適好惡盛生浪死其在位者適足以播惡遺臭貽君子監戒而已此固指中所宜深辨第君今之世不得不申言之諒亦不厭於此也



江德功質本庸闇加以所學之緣豈復有可論者所惜吾友為其所引誘於其不足辨耳古書有明理之言有教人用工之言如中庸首章惟我謹不睹恐懼不問及謹其獨是用工處以章惟致中和是用工處官辭皆明理之言推此可類見與學翁往復書錄在伯珍拜輔會次筆亦之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與彭邦逸

身介奉書細視編題如揮幽極亟發讀之野院良劇叙以大附乙本尤深隆狀擊工精實非之芝揚屋之文也君子義以為質得義則重夫義則輕由義為榮行義為辱輕重厚薄惟義與否料甲名何何加損哉豈足言哉吾人所學固如此然世俗之所謂榮辱輕重者則異於是電繼其間小有不辨則此義為不精矣當使日著目察炯然不可彈亂則善矣嗚呼向者良所未論聖人與我同類此心此理誰能異之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又曰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又曰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今謂人不能非賊其人乎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吾身不能居仁由義則



江德功質本庸闇加以所學之緣豈復有可論者所惜吾友為其所引誘於其不足辨耳古書有明理之言有教人用工之言如中庸首章惟我謹不睹恐懼不問及謹其獨是用工處以章惟致中和是用工處官辭皆明理之言推此可類見與學翁往復書錄在伯珍拜輔會次筆亦之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與彭邦逸

身介奉書細視編題如揮幽極亟發讀之野院良劇叙以大附乙本尤深隆狀擊工精實非之芝場屋之文也君子義以為質得義則重夫義則輕由義為榮行義為辱輕重厚薄惟義與否料甲名何何加損哉豈足言哉吾人所學固如此然世俗之所謂榮辱輕重者則異於是竊竊其間小有不識謂此義為不精矣當使日者目察炯然不可彈亂則善矣嗚呼向者良所未論聖人與我同類此心理誰能異之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又曰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又曰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今謂人不能非賊其人乎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吾身不能居仁由義則



謂之自充聖人性此理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賢如顏子猶未至  
若不思不勉曰三月不處則猶有時而造也曰有不善未嘗不  
知之未嘗復行則言其不遠而復也然則雖未至在不思不  
勉而思勉之工益微矣氣質益下其工益勞此聖人賢人教人  
之辨也語曰顏子三月不處仁其餘則日月而己矣日月  
至三月不處而至誠居息則有間矣若其潛至所不處所無慮  
者豈容有二乎哉古人惟見其理故曰余何人也苟何人也  
有為者亦若是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  
戒謹乎其所不知恐懼乎其所不聞學者必已聞道然後知其  
不可須臾離也知其不可須臾離然後能戒謹不亂恐懼不聞  
元晦好理會文義是故二字也不曾理會字不知指何為聖賢  
地位又如何為窮處此等語皆覺摸不明故擇得如此意充  
非唯自啟亦且感人感化至此偶本有燈婦而義文眼解中是者

連日不得占復山間友朋憂集亦不可以欲其空勞當一往又  
慨寧終蕭與之為別話事紛擾亟取紙筆下樓處甚不能倫理  
近有種元晦書錄往一觀又有史評二首又有其本宜章學  
王文公祠二記併錄呈得暇精觀之亦可見統紀也

與郭邦瑞

簡此麻令郭邦瑞遣人臨存復書中託拜慈近亦嘗得家問否  
今為况如何新天子登極海內屬目而可慮之地性體殊非物  
望非細故也山林之人但以草野與羣言之耳未知簾門之內  
其議論又如何必良心正性人所均有不失其心不乖其性誰  
非正人縱有乖失思而復之何遠之有不然自昧其心自誤  
其身耳及處華要而不知改是又將誤國矣有惟明目張膽而  
糾正之者乎有能憫但宣第以感悟之者乎區區周張之心猶  
不能無望也左右別後遠隔未足為門下言也姪孫壽慶大學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White  
Red  
Magenta  
Cyan  
Blue  
Green  
Yellow



運字舊見  
且相益處

家書致令未見此子近亦少進于學幸與進以子弟視之可也

與李信仲

兩遺府中書皆不及時文書但托強機宜通判隨意至今  
歐然前者慶文文教以病中所得聽之羅然今茲書中不及高  
區區之意有一沈頌吾友拜下達之大抵為學不餘也尋舊見  
此心此理昭然宇宙之間誠能得其端緒所謂一日克己復禮  
天下歸仁焉又非讀書見所可比擬此真吾所固利非由外  
緣正必不以精思為固有也子萬以此認真之所與強機宜書  
本末倘矣幸復熟之

與潘文叔

文叔汝祥賢側一意師慕善入眼行善善友相問所共推聖與  
一輩依憑假託以濟其隘於善不可同年而語矣然恐懼憂  
每每過分亦由講之未明未聞君子之大道與處善所以微或

無處問書所謂克自其畏中庸所謂戒謹乎其所不懼恐懼惟平  
其所不聞者亦不可同年而語也蓋所謂謹戒抑畏或謹恐懼  
若粹然一出於正與曲際陋巷之變舞雩歌歸之志不相悖也  
若形要劣窳邪格于極名雖為善未得其正未隨其私耳不志  
于幸而高才美質博物洽聞終亦累於私私况下才子尹師魯  
氣質固自不凡其所植立可謂表表然如文叔所至若端實誠  
書辭蓋不克乎其私也觀於海者難為水游於聖人之門者  
難為言文取第未得將聖人之門耳今日風俗已播壞人才已  
積衰公儲民力皆已積存惟新之政亦良難哉某方此治登山  
倥偬占復莫究所懷何時合併以遂願爾

與朱子淵

五月間拜誨謝之厚僉承入夏動息尤用慰添教以調度詳細  
賦以上尊兼乘仰佩眷勤感戴之至甚浮食周行侵尋五六載



不能為有無日為臨場時昔所聞頗有本末向來而對祖陳大略明主不以為任而錄貫棄荒究紀本錄所以低回之久者思欲垂望清光少自竭盡以致君子之義耳往年之冬去對班纔數日忽有匠鬼之降遂為東者所逐惠美之人素精疑畏而又屬有檢按設辭以激之故日昧出此亦可憐已恐吾人之遇不遇道之行不行固有天命是區區者安能使天下愚誠寬息昇祠羅伏田賦日得與家莊尊幼均里慶拜禮古去諸古蹟舞等詠歸不敢多遜然此心之靈此理之明周旋之憂禮所不能忘也何時合并以請教臨措不勝駭情

稍不訊記曹日遊馳物靈陵植幹之條仍以只款調處有方無異豐歲惟竊健羨羨翁方登山同志亦精合集孫山之勝前昔嘗學言之此來益發其秘殆生平所未見終為之訝於是決

矣書者所謂焉担者嘗亦于其陰鄉人因呼嶺師山元豐間又有蓋者為寺其陽號曰應天乃今吾人居之無惡山名出僧於異教息所以易之而未得從容教自得孫山之要乃向來簡輩所未識也去冬所為堂在寺故址未幾人竟方於要草創一臺頓時山形宛然鍾果因名象山峽曰靈象山居上山面東南麓臨湖近者數十里遠者數百里環湖流爭奇競秀飛舞於巖間朝暮兩時雲煙出沒之變不可窮極上懸層嶺東望靈山巖峯特起如畫玉山之水蓋四百里而出於龜巖之下略貴溪以經山之左西約靈石鼓距營湖峯嶺峰嶺逼人從天而下溪之源於光澤者棠行必澄間見山麓如青玉版北視龍虎仙巖甚山僅如培塿東西二溪窮處如帶二溪合處百里而近然地勢卑下夷曠甚甚清微目不能辨常沒於蒼茫煙霧中矣下泂清流石澗曲折分合萬狀懸注數里蒼林陰翳巨石錯落歐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莫不知有若披冊其間可以終日造物之遺乎矣執事方書  
外廉貯觀大用以完厥志異時祇欲綠野無有竟從游乎世  
昌山陽之行盛君札之甚厚僕大探囊以篋持手來歸甚哉其  
窮也此公越尚甚其天其或者竟以是成之耶今已息肩共耕  
孝於此矣因其遺還借以草、寓此間訊

三

去冬遠辱記存等已具優款哉青陽行既感事縞首南山宜勝  
覽題區區之迹無異前日去職以敝廬迫隘不得已增葺數椽  
然其事盡付之適子了不相關所困者獨書間室客亦無暇日  
耳用是欲詞致尺楫因指迨今一春積雨近清明始得至山房  
古松千章翠布錯立白雲往來其間迥為隱見所句未解頗足  
奇斐前峯蘊秀深巖時於白銀世界中微見一二乃知退之所  
謂橫雲時平凝點、露放岫天宇浮脣層巖變畫新披蓋得於

親目非臆想也數日始見恨感朝陽耀明若關畫其精光  
爛若綉繡惜氏更端俾甚証自夫君已後緣縹於海陸疎雨間  
矣相望數千里憑彭澤諸君發督及此庶幾無異於合堂同席

與薛象先

聞婦報得誠心公道之草深切降歎然愛莫助之奈何也得情  
同官書唯刻志兩差過人意御濟之似不及前然亦難得矣馮  
博之氣質傑傑吾甚愛之恨相猶相聚日淡不能發其大端若  
只如此恐終不甚濟事也每懷惜之足下尚能有方畧及此乎  
其居山雖未久亦頗得英才幽川南城氣象蔚然其興善為刀  
鋸者亦須好鐵吾雖屏老未必不為足下出山慮也祠祿之請  
儻復昇之似亦未為空聲也舊與馮博之一書漫錄往比見大  
孝夏季私試策題異哉學之不明人心之失其正一至於此山  
房朋友多有撮卷第二篇者就中二三人之文最勝今小兒錄

往試臨之如何語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孟子亦曰我知言人之言論豈可不察豈惟觀人善觀國者亦必於心此決之矣荆公之學未得其正而才宏志道適足以敗天下祠堂記中論之詳矣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當將諸賢蓋未有能及此者尚同一說最為淺陋天下之理但當論是非當論同異況異端之說出於孔子今人尚善專指抑老為異端不知孔子時固見佛教雖有老子其流亦未甚勦老為異端論孟中皆見之獨未見其非老氏則所謂異端者非指佛老明矣異字與同字為對有同而後有孟子曰耳有同聽自有同異口有同音心有同然又曰若合符節又曰其揆一也此理所在豈容不同不同此理則異端矣墨寧排荆公者固多尚同之說捨陵固嘗以語荆公對以道徳一風俗同之說捨復乃不互排者然則荆公之說行且獨荆公之罪哉近且甚評復是尚同之說以胡君

之澤無他謹請猶如此也尚何望

與羅春伯

竊問子欲奉常鄉于柄用深為吾憂夫器之去四方屬自惟新之政竟未有所聞知來相敬不為不義不能有以相發每用自懼為閑來不尤為揚然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性聖之生地之相去千有餘世之相後千有餘年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蓋一家也來書乃謂自家家裏人不許國乎來書言朱林之事謂自家家裏人自相爭看不知孰為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君子之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是捨邪而適正至其怙終不悛則當為夫之上六矣舜於四凶孔子於少正知亦治其家人耳安分傳當受使五石俱焚此乃事不知至自用其私者之通病非直一人之過一言之失也近見甚端遠林之辭亦重嘆其陋群兇聚賊以懷我尚何所望非陶

右記自泉  
也子則云  
子修私



之福惡在此而不在此也

與鄧詩之

趙仲聲歸奉書對亮之劇竊知晉承天府此亦未足以觀其若  
今當復有清切之除矣耳若若未之聞耳往年山間粗成次第  
便有西山之遊相繼有事後殘廢遂不得一登此來朋友復相  
會集後月朝除一小功報服即登山為久駐之計去冬與印撰  
宜一事頗究為事本未令往一觀游山若題新興寺壁數語頗  
足以見君山之適曠自得元暉後論太極圖說事以一事復  
之今併往此老才氣英特平生志尚不於利欲當今誠難其  
輩第其講學之差蔽而不解甚可念也王論方陣談得此老大  
進所學宜不可變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心之  
靈苟無障礙則精義無不知者國之治亂民之休戚繫倫  
之叙歎士大夫爭間之是非心術之邪正授於耳目而冥於其

心則此心之靈必有壅蔽朕沒者矣在物者亦在己之驗也何  
往而不可以致吾友求之功此所願與同志日切磋而不捨若  
文藻特薄之餘事此來談論節操潔之近古頌加不息之誠目  
致充長之功則吾道幸甚道之行不行固有天命吾人之字安  
得而不自致哉其向嘗妄論賢者封事不遺妄論蓋愚意以為  
但當因天交際際失以助主上修德之矣不必曲推事論如  
後世言災異者曾見元祐三年呂益柔廷對有曰昔之言災異  
者多矣如劇向董仲舒善惡反於夏商奉之使百通乎陰陽之理  
而陳於當時者非一事矣然君子無取焉者為其著事應之說  
也孔子書災異於春秋以為後王戒而君子有取焉者為其不  
著事應故也夫旁引物情曲指事類不能无偶然而合者然一  
有不合人君將怒焉而不懼孔子於春秋著災異不著事應者  
突歎人君無所不謹以蒼天戒而已且言雖未精尽大際可謂



得矣如不整卡樞不能純一之言可謂切當至以雲行族而復  
微雨行下而伏止為天意變類而然則愚者以為不必如此言  
也又如謹以仁祖露章事亦恐於本指未相專更須稍思之  
格心之非引之於當道安荷不用其極此責難所以為恭而不  
以辭之所以事君者所以為不敬其君也思慮當指無  
及事既舉綱領又詳其條目使立可施行此禮之所長也然其  
末論重實末一貫故言根究處雖若精純終篇讀之却愈渾亂  
無從臨運率之勢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  
川流大德教化網舉綱舉然後能及此也行百里者半九十  
願者觀焉

與馮傅之

春末在郡城聞邵報竊知已遂改秩自此進用吾道之幸敢不  
贊吾人仕進自有大義所貴乎孝者以明此義耳不孝者固

不足道幾為孝者而又牽於俗論以誌則是我持本明以訓末  
徹耳來教謂不可為外面授勳是矣若巧然顧流俗之議論  
則安在其為知道明義也計利害計毀譽二者之為私均也大  
哉聖人之遊洋乎發育萬物授于天優之大哉天之所以  
為天若是道也故曰唯天為大天降衷于人人在中以生是道  
固在人矣孟子曰從之文粹德此者也又曰養其大體養此者  
也又曰養而無害無害乎此者也又曰先立乎其大者立乎此  
者也居之謂之養居立之謂之正位行之謂之大道非君庸  
立正位行大道則何以為大丈夫傅之氣質俊乎似將顧恐不  
志其天而臨深為高加少為多耳碩莪勉旃無苟自畫則吾道

幸甚

與朱元晦

朝廷以阜職之故復思長者以使節儉肯甯疏江西之民一何

卒也冬初許氏子來始得五月八日書且問令小娘竟不起諒  
惟蕩悼前月未又得五月二日書開慰之劇其不有為鑿之深  
仲兄子濤中夏一疾不起前月未甫得喪事七月未喪一幼婢  
三歲乃擬為先教授兄後若比又喪一姪孫女姪婿張輔之抱  
病累月亦以先兄喪事之後在佳節故禍故重乃未有甚於此  
若纏綿悲推殆所不堪幸舊有血疾二三年沒劇近又轉而成  
再良以急言數日方少瘳矣傳子嗣前月到此聞聞其舉動言  
論頗多狂肆染自云聞其之端此疾頃屢比至此亦不甚得切  
礎之藥白謂刊落益至友朋視亦之謂其然其長才自一二千  
來卿人皆稱其敦篤情理過於子淵之亦其藥其才比日不  
知何疾一夕奄然而逝淵定夫氣稟勇強恐難朋儕辭比來退  
然方知自訟大底孝者為痛須得其突處以隨想每引先訓文  
致其罪斯人必不心服僕其不能辨白勢力不相當強絕誣服

亦何區之有豈其無益亦以害之則有之矣

外堂之險蓋所以勉考德勉新政起賢之兆耳當今輔石平時  
亦有物物不應後呼嗚於內庭外體而已豈抑自此有意推賢  
耶金陵虎踞江上中流在自朝廷不忘春秋之義固當自此發  
跡今得大賢暫將使旨則掘車何啻九鼎中外倚重高地衝  
霄斯人瞻仰為之一新矣竊料辭免之章必未命父碩尊兒勉  
致醫藥兩勉與情緩筋力未強但力疾臥護則精神折衝者亦  
不細矣若乃江東吏民善良有恙好惡知畏而行縣之餘或能  
檢校山房一頓泉石此大區之私願也王順伯在淮閩空力  
甚勤然不能無莫助之慮憶得長者一照映之為益又不細矣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書

與包諱道

宇宙間自有實理。所貴乎學者。為能明此理耳。此理苟明。則自有實行。有實行。則實事。實行之人。所謂至公而信。與達時一種事。專功閉關度者。天淵不侔。然其向事。屢叨閉關度之人。本於實之。不美識之。不明重。與相習而成風。反不知。隨世習者。其過。惡易於。豈其。國度不已。其失。心。愈甚。者。後。看。來。真。登。龍。漸。之。賤。丈夫。矣。可。惟。若。能。猛。省。勇。改。則。天。之。所以。予。我。者。非。由。外。錄。不。俟。也。求。能。敬。保。謹。養。學。問。思。辨。而。篤。行。之。進。得。而。宗。

與包敏道

為。字。無。他。謬。巧。但。再。理。以。義。作。動。皆。聽。於。美。理。不。任。已。私。耳。此。理。誠。明。踐。履。不。替。則。氣。貫。天。地。無。不。化。此。乃。至。理。不。言。而。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書

與包諱道

宇宙間自有實理。所貴乎學者。為能明此理耳。此理苟明。則自有實行。有實行。則實事。實行之人。所謂至公而信。與達時一種事。專功閉關度者。天淵不侔。然越異向事。屢叨閉關度之人。本於實之。不美識之。不明重。與相習而成風。反不知。隨世習者。其過。惡易於。豈其。國度不已。其失。心。愈。甚。者。後。看。來。真。登。龍。漸。之。賤。丈夫。矣。可。惟。若。能。猛。省。勇。改。則。天。之。所以。予。我。者。非。由。外。錄。不。俟。也。求。能。敬。保。謹。養。學。問。思。辨。而。篤。行。之。進。得。而。宗。

與包敏道

為。學。無。他。謬。巧。但。要。理。以。義。存。動。皆。聽。於。美。理。不。任。已。私。耳。此。理。誠。明。踐。履。不。替。則。氣。貫。天。地。無。不。化。此。乃。至。理。不。言。而。

信詩曰秦假無言時莫有乎此之謂也來書所述未詳錄此平  
時氣質復浮濫於紙筆間矣幸益勉之至望二賢兄此來皆非  
復天下門歟矣

私意乎公理利欲乎道義五長不兩立從其大體與其小體  
亦在人耳絕跡離離每多談論雖伏矣孤孔之胎不可捨也不  
可逆也二賢兄亦不及答書意不辨此大人之手至公至正至  
廣大至平直測濂溪之學為其私曲則天自大地自廣日月自  
昭明人之生也本在宜不棄哉若諸公所可善者皆專於向  
道與兩私欲不同耳固是各有病處須要商量彼此之足下則  
相懸耳如幾先所謂萬事隨緣者改所謂言不先然也吾人君  
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行其義豈肯作  
此等語也不及若諸公書幸以此示之

與嚴亦伯

學之不講久矣吾人相與扶持於義懼之餘何敢以戲論參之  
古人謂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十目所視十手所  
指庸敢有戲論乎勉思而謹之是願是望

二

宋無術來得書知彼時消息甚慰吾君王書極佳足見新功度  
今又當日進文範必數得佳選此公明白可喜未易得也宋秀  
才志向可喜而氣質中多病令維小愈要未必能一成乎後射  
策蓋也儒嘗亦在其自曉了耳若善自思省亦有何難也恐縱  
習深重每每及用以激其終耳真不徇多慕外好誇求勝道突  
不難知也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又何必大聲色  
也但人不知非則不能安乎此耳今歲科舉相從者既多恐難  
避城其初有入城之意今亦以山上朋友之多不知欲久曠遂

正其行未得相見千萬為此過勉極

三

道理無奇擇乃人心所固有天下所共由世難知哉但俗習紛  
見不能痛省勇改則為隔礙耳古人所謂一慚之不忍意終身  
慚乎此乃實事非戲論也

古人不求名聲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德隨身純是道  
義

平日議論平日行業皆同兒戲不足復習曾聽天降之業  
在我父矣特達自立誰得而訾勉自奮接不從它求來早  
得親見過以觀新功

與傅子淵

比來居山良有日新之益惜不得與子淵共之以朋友講習而  
誦有朋自遠方來而來不可以延遲料想而解當有華哲人不  
不幸生於後世不得新見聖人而師之之故氣血向表而後至  
此雖照朝聞道夕死可矣今能至此其彼聖人之澤豈不厚而  
其為幸豈不大哉

示澤於夫

著是去非改過深然此絕謫也非不去安能若是過不改安能  
遷善不知其非方能去非不知其過安能改過自謂知非而不  
能去非是知非也自謂知過而不能改過是不知過也其知  
非則無不能去真知過則無不改過人之處在不知其非不知  
其過而已所貴乎學者致其知改其過也

與廖幼卿

適聞傅仲昭語及慰卿坐間假寐仲昭以為此必未能自拔此  
殆不然仲昭未知此理非但仲昭未知此理料幼卿亦未知此  
理人未知學其精神心術之蘊皆與此道背馳一旦聞正言而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White 3/Color Red Magenta Yellow Green Cyan Blue

知非則向來該徑爲之杜絕若勇於惟新固當精神勇力皆勝其舊然如此者難得但得不安其持雖未有日新亦勝然不知與主張舊習者遠矣今懲勉雖未有惟新之功若其團體則是已知舊見旧習之非不復就其上張運用故如此理耳此不爲深害但少俟之徐觀其孫然則大善矣朋友聞不深如此理迫之太甚罪之大切則反及爲害矣

與傅幹賢

義理未嘗不廣大能惟義理之端則尚何兼究之私哉心苟不蔽於物欲則義理其固有也亦何爲而茫然哉蔽不真徹則區區之意也足誤也幸勉爾毋又自誤

與齊必光

劉德因須尚山開前此未得與渠同讀書但說得比卦精詳書亦政不必遽爾多議之書最以精熟爲貴煩愈後固且熟讀

比卦爲往德國前此於文義間多未通暢所以開發之者非在文義每爲德國解說必令文義明暢每不勞其思索不赴其疑惑使來不害本文不妨矣常令文義輕頓事實坐於事實則不可須變釋於文義則雖不盡不疑爲重輕此吾解讀文義之妙旨必元亦不可不究也然此亦豈可強爲之哉非明實理有實事可行之人往往其沒於文義間爲蛆蟲識見聽自喜而已矣能往東道遂自立於聖賢之門焉哉

得王君有蓄技之意良以爲慶然雖諸回時其械之文雖粗加鑿闢若會得不得則茅立塞之矣用二深切至到則通暢茂悅當又與今不作顧勉稱毋忽何以聚攪爲貴矣是幸

諸稍解耳尚存想是驚駭揚吻藪菓而不進於行誠可厭也馬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之精神骨幹得之於天不可損益人為而坐使古人雖愚必  
明雖柔必強之言棄而不驗豈不甚可痛哉

與薛公辨

所錄諸書已逐一點對未後復趙然道書甚多脫誤可子細得  
所錄本及庶可讀也書字畫其無法度如傳字項向上者有一  
點不着者或成傳字古刻傳字專中不着并字但以不着與  
傳字為別所錄其其前尚指可看向後教篇甚利人眼臨字既  
不端正畫之長短皆顛倒失宜向來豈意及此等夷何為都  
不省認宋書辭經病相多讀之甚不前人意用功字不當律  
令尤為可笑七夫平有長後發後生言辭者天文字要令入規  
矩如吾兄持之其前讀者絕不曾作文然其不得已者只尺與  
為場屋之文其功字未嘗有前造語亦勁健不至冗長此亦是  
稍聞老六平日語故能然耳今觀吾子之文乃如未嘗登雲門

者即此便可自省安得沈精心神自應目靈輕浮馳騁自矜  
省覺靈則事之稍長進不自省覺即所為動皆乖緣適足以  
貽羞取補而已

與張德清

積年聞李悅元忠諸公諸道盛德比與覺得缺集益有以信諸  
賢之意又聞非又有退居自養之奉尤切歎仰此者忽又聞有  
不肖道士以淫侈不軌之舉誘引小子建法以相誣毀深用不  
平然在左右正宜高舉以逆物志何又與此輩較勝負於流俗  
之中哉流俗之所謂勝者豈足為勝流俗之所謂負者豈足為  
負左右平時與諸賢交際當問道之勝負不當問流俗之勝負  
又聞季悅言德清其物浩然有引退之文且欲別求賢者以嗣  
其事而盛族乃有茅木可試火之語此可謂不勝俗陋鄙猥之  
言切不宜以此等語動擲盛德更願深思遠慮未忘他日同來

樂山頂頭共談大道此乃真天師非俗天師也

與高廉朝

前月併收兩書備知此况財流良劇山旁比年况味想盡得之  
帥遭之矣春尾以猶子之卦出山旁至今未得復登此乃按  
山之予文行皆高家建所賴年未及壯無疾而逝所以傷之者  
又不止骨肉之情也舉族既廣愚故如此類至多今日方徐一  
姪女之服所幸諸兄皆能變之以命不至過傷也此理日明佛  
里友朋沒有能共此者每思應朝應來嘗不與懷靈之一跌  
不復中間見其祭言即中文生語之甚息於自書問中尋得其  
向時書教絕封之題曰石應之公素擬相舉時登其此以啓之  
後在臨安厨舍中相會見其事役勿之神志不定不欲出假却  
語及之求乃索觀略出示之渠欲持去吾曰不可觀是下神恩  
今不能辨此此書非吾親自與汝剖決亦長物耳觀其容貌言

論與養者判然如二人使人不友視之今遂棄卷閣益令人憤  
之耳聞應朝二書其者記亦甚危定下有才寒之患帥遭厄皆  
有香文一編此乃韓性頌張氏珠氏所錄聞亦有一編在韓  
將領處想必從韓處見之矣第帥書及本却經山間友朋點對  
無嫌誤可從帥處問本點對却禁報熟者當有所發也

與姪孫滿

家問而至此三信甚念汝文字意旨皆不長進如所謂士論翁  
然宗之所謂蓋公樂善人無間耳斯世何幸乃爾斯人耶此人  
公其意處語事惟貴陰為說應錄聲者願自吾在朝時物論固  
已藉之往者推為少司成又進而為大員東之經海內蓋之今  
賢閔之論乃覆如彼何耶豈彼所交之士皆不足以為士而所  
見之人皆非其人耶流鶯三字史家文以怵人之長聞惟亦驚  
非惡辭也向來家書中亦時有此等首越此非特辭語之病其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可畏也其他用字下語差錯不安者甚矣已今汝身後便逐一  
告汝場屋得失有命不計後生休文却要足當若只如此未  
可便道時文不難辨安得不勤厥身之慮必新政雖未甚滿人  
意自得輔道備者得人其有方略誠知是固難立矣矣宗社  
無疆之休何幸如之心至矣惟憂蔽者夫其耳則兕聚駭  
袖少果實與之見無牧而與為孔見市井不逞而打羅輪納者  
越入頭毳括之則稱頌贊美至大夫即據此以為評裁可乎雲  
從龍風從虎水從薪火從燥物各從其類也天下曷甞無人况  
賢關乎在所以君之者如何耳

吾春末歸日東山挑無儲粟無留錢不能復入山此諸生聚  
糧除道之谷道與夫相迎始復為一登茲山薇父田萊墾  
未及半今食者甚寡作之者甚勞然賦之人軍力有限頗感

供役與其相向之驚無港悉耳僅得入於是山何眾如之未知  
造物者卒能相之乎後山所與波音有恙言也第致之當有道  
耳此道之不明久矣群小則因皆馳君子於此往二亦未得乎  
士而居之所報時事又如此此皆不可易言之也抑之說但  
可憐憫豈復有可商校者近聞舊幕中有一段文字汝可精觀  
相識凡問但出此書及字文可也

三

學者之不能知至久矣非其志其識能度數千有五百餘年間  
名世之士則詩書易春秋論語孟子荀卿大學之篇正為陸飛  
真抑子厚所謂往遺好學者深繪以矜世取與高而竟舞禹湯  
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心將誰使屬之天子曰三人行必有我  
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八曰見野思察鳥見  
不賢者內自省誠得斯言之旨則凡怨之徒二者皆吾師也汝



氣首外似柔弱而中實不弱自向者言未得其正時固已有  
隱然不可摧挽之勢矣能於此深思痛省大決其私常然持立  
直以古聖賢為的必磊落磊立正行大道則能禦之於此  
不具大勇却放過一着姑欲庶幾於常人則非吾之所知也真  
孟子所謂終亦必亡而已矣仁者先難而後獲夫道豈難知哉  
所謂難者乃已私難克習俗難度惡理吾所謂難者惡者若正  
欲思其難以圖其易耳仁者必有勇顏子聞一日克己復禮之  
言而遽能請問其目可謂大勇矣汝能以其隱然不可摧挽之  
勢用力於此則仁智勇三德皆備於我當知為仁由己而由人  
乎哉之言不我欺也國家間戰又是精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  
之矣豈獨為國為然哉為家為身一也連天未陰兩微彼乘  
上綱總論九今此下民或感悔予汝其念之人臣之於國猶其  
輔也雖不吾以而問安寢門之心所不能忘也懋德施設時欲

聞之便倍毋略乎此見雖中舍致吾意

四

人非水石不能無好惡然好惡須得其正乃始無咎故曰惟仁  
若能好人能惡人惡人得其正則不至於忿嫉夫子曰我未見  
好人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非好其人也好其仁也惡人者非  
惡其人也惡其不仁也惟好仁故欲人之皆仁惟惡不仁故必  
有以素人之不仁中飽養不中才也養不才豈但是賢父兄之  
心賢子弟之心亦豈得異於其父兄哉凡素人絕物之心皆  
不仁也比者也比輔也此乃仁也人當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  
誰與濼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保民無疆後生晚進苟  
無異趣當與先生長者同心同德先生長者亦須賢子弟為先  
後附附吾嘗謂唐虞盛時田畝之民竭力耕田出什一以供公  
上者亦是與堯舜禹稷同心同德故曰比至可封比和氣之所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White 3/Color Red Yellow Green Cyan Blue



以充塞宇宙謂之於變時雍永世弊俗常使憐憫扶持收率  
之心勝其憎嫉嫌惡乃為近正汝當以此言深思毋忽其為已  
晚則常有進益有書與胡孝誠問曾書去年吾所与汝書否  
若有未見汝當畫以示之雖汝亦當時一閱之母謂已盡知之  
矣觀汝前一書亦未解辭吾詭若有疑不亦吐露當畫及汝圖  
白也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30mm ColorChecker by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Black

3/Color

White

Magenta

Red

Yellow

Green

Cyan

Blue



2015/08/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臺灣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519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51902 v6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書

與陸贊中

其承之特十閱月未有善狀冬春久晴猶不入土春孝嘗一致  
擣于山川之神其應如響山溪漲溢田記充足然自是又無大  
雨地土以積乾易涸今既踰月又以旱去矣勢甚可畏昨日復  
致禱諸壇之時雨亦隨下然竟不能成深憂早復仰之亦以疎  
雨見慮未敢遽然之賜幸臨誦未辨如有可望不然定當投劔  
以謝斯民也太極圖蓋乃梭山兄辨其非是大慙言無極而太  
極是老子之孝與周子通書朱顛通書言太極不言無極易  
大傳亦只言太極不言無極若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乃是蘇  
於老子之學又其圖註不見於朱子發明錄朱子發明言陳希  
夷太極圖傳在周茂叔遂以傳二程則其來歷為老子之孝明



矣周子通書與二程言論雖不見無極二字以此知三公蓋已皆知無極之說為非矣梭山曾與論筆面言雖又以書言之晦翁大不謂然其素疑梭山之說以梭山謂晦翁好勝不肯與辯其以為人之所見偶有未通處其說固已以為是以他人為非且當與之辨自未可便以好勝絕之遂尾其說以與晦翁辯白有兩書其詳曾見之否以晦翁之高明猶不能無微置疑全說之人亦何足與言此哉仁義忠信樂善不修此夫順之應不有可與以之能行聖賢所以為聖賢亦不過充此而已學者之事當以此為根本若夫天文地理象數之精微非有經識加以積學未易言也某欲作一擇者說稍發易數之天端以辨異端說後學聖學每未克成就早脫就章當奉納一本可時合并以究此遠慮成而上捷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論語曰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曰言忠信行篤敬孟子曰仁義

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時然見私面盎於背施於四体四体不害而喻曰仁義忠信味善不倦此等言德行事為尊為貴為上為先為師辨乎吾讀祝史辨乎宗廟之禮與凡射取書教為事皆藝也為卑為賤為下為後古人有其在左自有定序夫子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曾子曰邊且之事則有司存凡所謂義者其發明開創皆出於古之聖人故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作也然聖人物不尚此其能之也每以教人不足以加人若德行中廟事固無加人之理世衰道微德行浸薄小人之有精力者始以其藝加人參其事極其說以增其價真所謂謂求道致風俗日以不美流傳之久藝之末益不精而駭驚之風又更張大半者不辨本末不知高下未有不為此輩所眩者吾憶近時談教學者固日益其妄日益熾未嘗涉其門戶得其師傅安能辨其是非但以前尊卑上下先後之義推之則自知所失擇講妄之情狀大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此亦可見矣。作書畢恐贊仲不能不感。於友人肅夫之謔故書  
此以助決擇。

荆公祠堂記身元勝三書併往可精觀。據此數文皆明道之  
文非止一時議論之人也。元勝書偶無本在此要亦不必看。若  
亦無理會。愈言文格折甚。明所字晦。有善辭皆高其全文不  
增損一字。看晦者書但見糊塗。復理會說。善書坦然而明。白吾所  
明之理。乃天下之正理。實理常理。公理所理。求諸身証者。庶民  
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皆諸聖神而無疑。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李若正要窮此理。明此理。今之言窮理者  
皆凡庸之人。不遇真笑師友。妄以異端邪說。更相欺誣。非獨欺  
人。誰人亦自欺。自誰謂之緣。妄謂之象。問何理之明。何理之窮。  
哉。贊仲為人質實。李雖未至。且守質。亦隨分檢省。雖未必是。

勝語妄之人為學。只是將是不要與人較。勝者今學夫其道  
者。不過看那說更相欺誣。以滋養其勝心而已。古人所謂異端  
者。不專指佛老異端二字。出論語是孔子之言。孔子之時。中國  
不聞有佛。雖有老氏。其未幾孔子亦不曾聞老氏。異端豈專指  
老氏哉。天下正理不容有二。若明此理。天地不能與此。鬼神不  
能異此。千百聖人不能異此。若不明此理。若有端。即是異端。  
何止佛老哉。近世言窮理者。亦不謂佛老。地位若僧。佛老之  
亦是妄說。其言關佛老者。亦是妄說。今州却有一種天寶。其  
行筆畫變者。雖不談學問。却可為朋友。惟是談學問而無師承  
與師承之不正者。最為害道。而之。存道並之言論。已漸染得。殊  
妄之說。他時難檢洗。灌不如且提見在。朴實。自作工夫。人雖  
未是。後遇明師。友却易整頓也。理須是窮。但今時。即無窮理之  
人。何時得一來。以究此義。

與孫季和

無以害至登諸知己邇江而西既喜明動靜之謀又恨不得一見男子生而以秦神逢天射天地四方示有四方之志此其父母教之也之第一教也今尊夫人既許其行又有三令一在持下豈得便謂夫誦子之家一體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之人而其子乃從其師周遊天下最求樞機之厄而不以爲此豈便俗之人拘曲之士所能知其義哉孟子曰仁人心也美人也舍其雖而弗由及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又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若則不取秦楚之歸爲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誠使此心無所放夫無所鴟鵂全天之所與而無傷焉則子前車之遠無異性謂陛下不然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學未至隨而日以規規小智身義傳會如蛆蠹

如蒸氣以自炮適由君子觀之政可憐憐耳山徑之溪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問不用則茅塞之矣性手石應之震又有成路之與毒迷世異說至今茅塞每爲憤歎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季和與時所得尚未能及應之應安再相聚時已無初相聚時氣爽是後書問與傳隨言論行事皆不能滿人意謂之茅塞不爲局也苟以其私愉樂斯世固不難也但非先哲所望於後學其所賞不疑以當所惜之萬一耳季和思而勃行之覺問爲况豈非紙筆所能宣達季和能著願則自相乎矣疑船之疑不必論可也

與唐司法

鄉文納去投篇第今時人偏賞其末未必得眼斯言總始從未文遊尤不願聞者公時師匠尚不肯受言何況其徒苟私門戶者學者求理當惟理之長從豈可苟私門戶理乃天下之公

理心乃天下之同心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者不容私而已顏曾  
博夫子之簡不私孔子之門戶孔子亦無私門戶與人為私而  
也得誠百變其華

與何亮明

見所及毛君書及顏淵善言德行論知為學不悔大言不咩尤  
以為恐無學不親師友則斯文未昭若夫識難責信當才獨力  
私意未能泯絕則其大志今時士人讀書其志在於學場屋之  
文以取科第安能有大志其間好事者因書冊見前輩議論起  
為學之志者亦豈能專純不專心致志則所謂聰明者未免此  
悠一出入私意身處世所謂平生所積習者以悠悠一出  
入之學而知之哉必有大疑大懼深思痛省去世俗之習如  
棄穢惡如避瘟疫則此心之靈自有其仁自有其智自有其勇  
私意俗習如見腹之雲雖存之而不可得此乃謂之知至乃

謂之先立乎其大者何是合井以究此義

與章茂獻

非永之於比德焉朝又折于斯民馳若捕海聞非隱恬安乎象  
息相安相何不若有加同官協乃舉無異志為事過從無非講  
習或者指是以為幼絲區又之陳方有大懼兵家言射鬪雖不  
至指同於無矢今學射者求妙之至指良不易致孟子曰淫并  
九因而不及於射猶為象井古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末路之  
難也知不至準而唯不足格也治不有雖不亂不身傳也庶幾  
於端物以斯從心所同誠捷世影響固不可誣也而其深多  
宜委為精義之辨情偽名實盛衰消長之變亦不可誣也肌膚  
典訓何敢亂心至其綿綿克克自致若錦虎尾涉于春冰亦何  
敢担佩清之飲合苟以自恕教其不知圖其不逮力規而中章  
之畏所自往同志幸勿違棄



與嚴春伯

甚夏中拜之任之命適感寒伏惟冀至於八月餘少延之苦  
齊七月四日始得離家九月三日抵三泉即日交割見聞素  
閒靜至此未嘗有一字指示每事姑去其煩事至隨手決之似  
頗不忤於人心士民相敬向吏毋亦肅之誠職獄中但有向來  
二大四一已奏未報一已報而案未齊審擬除比牢戶可開  
寢矣自外知之真太平官再認府獄困徒連坐接送實亦隨之  
詩書物當整理應不動刑再路路皆治日某當關城節當立  
武備常修者不少朝夕精養者寥寥少暇外人蓋不知也頃  
所謂心到苦耳今稍忙然則常禮與朝夕非職事應接若費  
日力過半比來於此等固不敢前第亦敢以此等先職事  
他處之實通今尚有缺出要須待供與打檢令皆未辨所  
情在實心不以及督過萬一致商度之疑更類故人有以調護

之職事如有當控訴者煩請監情官但實望日陸宜在兩地  
矣滿宜以待應候向與為四保鑒

與薛象先

此月三日抵三泉即日交割公文讀久已辭提諸事皆仍舊  
列此並無一字揭示雖稱行人一榜亦未呈帶比彼之元座  
無甚事至至商手決之無無忤於人心是問元少訟訴今至控  
無其血成蓋有在荒人刑政多表者惟兄能諒之然事當詳  
若其家道空高格日不暇給外林不見其形也則計亦以連三  
手接送占壁頗多平未有還補之策者其煩煩者殊不相  
元意矣割時公庫緡錢萬八千有奇今所有僅五千緡耳歲入  
尚豐所以為米最資者之當取訪其國之實庫尤為國之其  
務未至若不可為然不為持節則巨威矣爾司郡守故易誠今  
日之大弊比聞即報知兄未得請亦不獨為郡之幸幸少安以



忠重湖之民下到首... 借請義勇又逾秋  
閱見所兵卒又有未... 聖師史以儀式諸物盤環  
樂陳當節所不敢... 工費日取於重積又創東...  
續與諸庫日支... 多於所入會計之事不容不精詳而為之所  
荆門歲輸馬草二千... 緡分作四季起緡赴使... 都錢物庫交納  
春夏已納定今正... 常備秋奉... 前此係三分... 則與本軍比  
年因行使... 鐵城之分... 禁日... 無... 銅... 而... 每... 會子到  
鄂法究... 換... 鐵... 所... 費... 多... 今... 欲... 七... 只... 以... 會子... 輸... 會子到  
為幸此間形勢正... 宜... 聚... 兵... 前此諸人乃未及... 聚... 旅... 帥有  
意為... 城於此元... 舊國有... 分... 成之... 意... 而日... 相... 聚... 時乃不及此到... 應  
城... 是... 聚... 聖... 言... 元... 意... 有... 此... 意... 三... 公... 備... 然... 知... 此... 豈... 亦... 天... 時... 取... 幸... 有... 以  
相之子... 城... 次... 第... 秋... 關... 事... 使... 登... 幸... 為... 之... 段... 見... 端... 結... 四... 一... 日... 開... 也

二

某到此詢訪民間疾苦... 但得二事... 其一是稅錢役錢... 某令民戶  
分... 數... 納... 錢... 比... 年... 相... 錢... 之... 禁... 日... 嚴... 比... 地... 已... 為... 鑄... 錢... 地... 分... 民... 戶... 聚  
得... 銅... 錢... 為... 苦... 官... 或... 出... 銅... 錢... 以... 易... 會... 子... 收... 三... 分... 之... 息... 而... 吏... 胥... 輩... 收  
其... 錢... 民... 以... 重... 困... 其... 一... 事... 是... 坊... 場... 買... 名... 錢... 須... 納... 銀... 買... 名... 人... 戶... 亦  
困... 於... 此... 聚... 買... 名... 銀... 須... 買... 朝... 與... 會... 堂... 乃... 可... 又... 所... 困... 者... 非... 農... 民... 至  
如... 稅... 錢... 役... 錢... 等... 納... 錢... 乃... 州... 郡... 與... 會... 堂... 乃... 可... 又... 所... 困... 者... 非... 農... 民... 至  
請... 而... 盡... 罷... 之... 益... 以... 鑄... 錢... 地... 分... 其... 銅... 錢... 之... 禁... 嚴... 民... 不... 敢... 有... 此... 義... 不  
當... 其... 之... 輸... 於... 公... 今... 處... 計... 方... 案... 平... 時... 所... 積... 者... 高... 稅... 比... 以... 過... 都... 推... 禁  
嚴... 其... 商... 旅... 為... 之... 蕭... 澤... 此... 兩... 日... 按... 課... 之... 損... 幾... 及... 千... 路... 若... 全... 民... 戶... 輸  
銅... 錢... 於... 縣... 計... 亦... 有... 損... 然... 不... 敢... 計... 此... 以... 為... 制... 率... 以... 義... 乃... 當... 然... 耳... 故  
敢... 求... 免... 貼... 陌... 使... 於... 空... 前... 考... 未... 敢... 請... 免... 無... 乃... 執... 事... 末... 之... 深... 察... 更... 望  
斷... 之... 以... 免... 賜... 化... 幸... 免... 之... 不... 勝... 幸... 甚... 湖... 北... 條... 鐵... 錢... 地... 分... 無... 幾... 決... 無  
它... 處... 據... 測... 之... 意... 且... 古... 使... 甚... 亦... 何... 缺... 此... 不... 然... 異... 時... 官... 更... 或... 挾... 此... 以

擗百姓雖執其咎切幸痛瘞力疾布此未暇也又

與朱子淵

共寸短智拙不習為吏下此乘障其如而騰初聞是聞未有  
儲積今稽其實亦僅足平年來庫藏占賦頗多所入有限未易  
正補元章物交割時公庫借為萬七千有奇公總五千耳蓋元  
差帶留萬緡為數子減計等會其數當未十一是役固未易舉  
而軍資常平占壓之數未知所儲備所惠一記不勝厚賴窮樂  
之分其在此矣下到一書常此乃今甫定簿書未及深究更須  
旬月當稍自竭藉其未詳以求教乃圭一粒想無吝也便風  
能豫以其元先施尤所望也

某居常深念人不可以自棄義不可以少志雖其為焉每自策  
厲庶幾十萬其於當世實亦每懷擔當之類如執事宜久於  
有限比來紛之多所未喻何止教民兵一處伯教得固可香

然此公自亦傷弓恐設旌處未必能及其材也元德真節已根  
行矣臂車不知竟如何天下一家痛癢未嘗不相聞也舉明此  
理不無望於執事願滿養以備之明主可為忠否便當拭目

與劉清

計南浦之集行將四換歲矣快自便幸之東尺紙問訊亦復關  
絕懷仰感德我勞如何吾山崔嶽榮泉清激金蓮在底華葉可  
數民聚主淳易於開導係益為崇界姓名可記巖幽之地幾便  
於此第十島事力有限頓敢漢西浸下空錫權臨商征今日所  
仰比來並法禁日密行旅為之蕭條務日入頽以虧損  
愚臨此未知所以善後長者何以振之具仲推得武岡尚厚次  
傳子淵在衡陽士人歸之太守甚亦札之但向來有一二同官  
不相樂頗有違言然子淵處之裕也御文範為承德化政声甚  
美查其兩邑皆整其肅操民之戴之不懼於史冊所書皆向來



會中容恐欲知之何時復知彗集以快此懷

與吳十南

易古經為既音知雅志第劇中未暇回其塞宇宙一理耳上古  
聖人先竟此理故其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  
觀鳥獸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  
通神明之德類万物之情於是而有辭有爻有象有占以充斯民  
後世聖人雖累千百其用知所益不容有異曰若合符即曰  
共揆一也非真知此理者不能為此言也所知必至于此而後  
可言通天下之至竟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自此道之衰學者  
溺於所聞格於所見不能言昭明德已之志不能自辯安能通  
天下之志竟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哉今世所傳標著者之派皆  
復楊子雲之誤而千有餘年莫有一人能知之者子雲之太玄  
錯亂若亂世逆陰陽所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由

漢以來胡虜遊魂以至乎今尚未及正而儒者猶依元以  
言易至可歎也何時會并以此理通個數自紛冗極置古復  
草又必有以承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樂山文集卷之十 六

書

與章德茂

此月兩拜手謹如奉設聖相流之劇伯兄以老病不離進滿為  
恨重致致札之勤豈勝感戴小兒持之獲得尊迫所以待遇者  
皆過其分无切悚愧如聞為有手足之感深深追悼後時修慰  
不專尚幸裁察小兒漸痊道餘教方一警策效矣荆州逃卒視  
州郡為逆旅周流自如豈知某戰平日若此緩急受能防剛比  
方稍惜其命于頂名之舉國致請於太府乃與鄧郡為好以絕  
逃逸之患通海公移其懷下意即已行下巡討義勇善賊其跡  
捕近有襄陽逃卒亦不少有未獲者尋至即今擒矣獻邑自某  
入境逃卒亦不少有未獲者恐在府下徑呈公跡捕或恐此輩  
群黨欲巧後文真官巡府討義勇善為之應援實獲捕獲亦可





樂山文集卷之十 六

書

與章德茂

此月兩拜手謹迎奉設聖廟之劇伯兄以老病不獲進謁為  
恨重致致札之勤豈勝感戴小兒持之獲侍尊前所以待遇者  
皆過其分无切悚愧如聞屬有手足之感深深追悼後時修慰  
不專尚幸裁察小兒無咎道餘教方一警策效矣荆州逃卒視  
州郡為逆旅周流自如豈知某戰平日若此緩急受能防閑比  
方稍惜其命予頂名之舉圖致請於太府乃與鄧郡為好以絕  
逃逸之患適遇公移其懷下意即已行下巡討義勇善其跡  
捕近有襄陽逃卒亦不少有未獲者尋至即令擒去矣敵邑自某  
入境逃卒亦不少有未獲者恐在府下徑呈公跡捕或恐此輩  
群黨欲巧後文真官巡府討義勇善為之應援實獲捕獲亦可



德後也千官感拜不勝皇恩

二

其備教為嚴關半把名雖北鄙安帶嚴城光潤所家最為  
親切粗能守未至廢改無非天府之賜尺箋關焉不干記史  
是猶陸萬華而忘山泳江湖而忘水樵之常情宜龍昇炎比得  
即吏別報乃知姓名首陳應刻所以獎借之辭先其聞之物然  
弗稱是惟治古公其遷於威世前華典刑蔚乎斯在敢不益勵  
素志勉勵勤勞無負於聖旨世俗私酬之札則不敢以累門  
下伏計高明必垂洞察職事所當控聞者雖有公狀亦合更且  
稟劉更勤聽覽宜侍照臨之密通管決弗致令受知之深乃如  
此尤不容以言

三

奉十八日手誥雲霄閣兩之誠尚賢或錄之音可謂聖盛而兼

若其辭飲仰公道之任歸門下久矣非適今日其區區之志粗  
知新釋舊同苟合竊亦所耻同官相與當向求哉事性其宜理  
惟其善謀論設施不必在已相與相勉大抵以此平居論事始  
有未合各獻其宜從然自竭反復之久是非已明伏養如聖人  
得所欲治莫如初誠為君主之也仰視戒殺之訓旁謂或商幾  
焉核實之命不容不以情裁今望早鈔可畏殊甚真亦之間并  
洋之舟幾猶幾底睡向滄月而不得進漢上兩艘可見於此矣  
江流地域大府具知之煩特並江流那島營具而乘輪加湖涉險  
亡異辭故邑初六日致捷雖未即得需需多祈朝莫致敬  
初官未嘗不沾沾也惟望日終日晴添四無纖雲既望之朝幸  
郡官迎致上泉街日雨而晴自是日及今陰雨無職日境內獨  
寒水西鄉先得大雨七日八日之夕自城上望雨色如雲  
為之陸亘十二三間裏水東鄉如獨山等處亦得大雨至十七

八間沁江鄉及興安樂東鄉性又得大雨矣比日鄧州乃空露  
濟南鄉最早處亦且得大雨再意至今未息當陽亦十七八以來  
兩始加大以江東西田主較之此間相去甚遠江東西無穰土  
此間穰土甚多江東西田分早晚早田者種占禾晚田種晚  
大禾此間田不分早晚但分水陸陸種者只種麥豆麻粟或蒔  
蕪栽菜不種種禾水田乃種禾此間陸田若在江東西十八九  
為早田矣水田者大者仰與在兩山之間謂之陸田實谷字俗  
書從水江東西謂之源田陸水為白堰源漢高者亦謂之谷蓋  
為多在低下其陸田亦謂之堰江東西��水多及高平則此間  
則不能蓋其為��不能如江東西之多且考以昔南鄉去山既  
遠且近江高平之地多又謂大府居民差無故多不仰泉石之  
田此田最下歲入甚多白場一鄉此田居十五以上梨坡拓陵  
等鄉不下十二惟西北東鄉分則無此田矣然所謂水田者不

善治壩則並高處亦與平田相類矣火者不十一多者不十三  
通之不過十二上泉距鄉城幾三十里而泉之日迂視其田計  
其鬼者十一二外此皆尚有水然壩中已乾而不繼必大敗  
今得雨可無害也惟白楊鄉等處高平田全未種者見施行令  
種晚麥及可助食者今歲亦幸有湖此平時水沒有不可種禾  
者民皆種禾若獲無水患又得時雨或者可補未種之田耳小  
兒歸就試綵從大府報布此令進說難惟輸憂斯民之深痛欲  
垂問故詳及之伏幸台察

四

屬奉手誨益深佩服小子特之乎望道德之光蒙接遇之靈為  
幸享矣家間中滿述餘教尤深感德傳聞民有姓易者為之食  
戶強以飯取去禽粟或云在長林境中及物色之乃無此事又  
云在當陽境內方此詢究尚未報也僕得其書續當布聞比來



雨澤無不霑足但次第有過多之患十三日偶天陰適命判教  
授知縣人以一馬數卒行視其田問苗甚秀疑水甘盈滿尚曾  
坵者今得水茂暢過若不缺水者高坡未種秧者今得已過半  
秧田甚多尚往往成畝秧問何以能備此秧則曰芋例如此  
若其不修陂池不事耘耨則皆枯死此地情習未易空言勸之  
今冬欲措置革此習又未知果能革否陸地耕種粟豆者却多  
中稔為有餘矣陽華湖田者雖未及物色墾不能不病水  
耳襄陽惟南漳宜城間得雨外此間又無雨是間舟泊萊水灘  
下者初七八間得信猶言水漲不能前進初七日有微雨不成  
水十二三間北來者却云襄陽得雨成水但來遲未如此  
後如何又傳北界旱甚柯之南北至相食初未敢信今來自承  
甚西自均房來者甚言若一恐或有是病惟長者愛民之心追  
配禹使無間作遠邇內外側恨並黃首足之分未克大正皇朝

施德仁風猶有恨陽子之憂未容隱憂且說召還兩地以窮  
設施則樂民之樂為有日矣春開趨野分良粥來闕禁苑公然  
如古廊上尋有孟玉將通成續領和因事相違過此酒真同官  
習射幸然運至其間以觀其技射精熟論論慷慨時所見  
試料不多其此陶右下軍等人材如此推而廣之何事不可為  
哉長林汪寧初甚不堪發良之說既見其滿治其吏亦不能無  
疑因暇以吾人無他在此並行法以時微不獨不耳斷非釋憾  
委民肆其欺罔以快私忿言天意也長林且折申狀告是事實  
併用備中伏幸過日暇日得公移聞二縣以酒折饋曰長林  
斷無此矣長林饋兵皆在軍倉請米軍庫請錢皆是一色白米  
好飯未嘗有新支也當陽方此詢之然以理按之沈寧處軍  
有理必不至如所聞或恐有疑似又當有曲折須其報器具申  
也近日以所獲劫盜中有二人是攬客稍以榜約束之兼問此

董尉靈擢為觀與鄉民戶頗甚故不肯不裁之亦不敢以稟  
聞也西蜀之佩淮所之糧皆令人不能置糧兩最長為盜尤  
可憐也以土錐兩潭糧是尚用原稟官俟教諭以免罪戾伏幸  
惠 五

稍疎記室之訊徒荷頓仰今歲之旱諸縣皆有少積而南縣  
甚初擬開江湖下縣常歲所不獲者今歲可獲謂可以相捕所  
兩月間江漢之流無雨而漲溢者凡三種之田與蔬麻麻粟  
皆為烏有同官赴試與被檢而出者皆親自其事驗言其狀為  
之怛然比已分委同官四出檢視前數日方錄所得先詳早陽  
之餘米穀口少而諸區灌米之舟皆繞次崖下如拒統司至使  
人於舟村欄截載負米者本軍今歲以民艱食速時發常平以  
賑之所儲幾二千石見格雜過常平錢二千餘兩奉量公移理  
至雁比比發越時糧米以備來年賑濟維分差人於熟驗雜而

米糶者絕少此效日以米米不出市民饑餓食見此常平糶  
近來糶出糶糶禁米舟下河而更重糶以恐有遺糶之糶為  
言初以其有理亦與同官議論而從之近日事勢尤過又見鄂  
州以百千之管募米舟下河此間新發募人親戚之家犯其禁  
用米漕之言免其罪竟納賞錢試以問吏吏更復為過情之說昨  
日同官相聚復有議漕米之禁因部吏言米出於公乎抑有私  
意乎同官皆謂此事必有親故厚善之人商賈米者故以此為  
難耳豈有公心哉疑未決間忽被使甚公講深極事未施行已  
旁止絕矣所謂止於未形絕惡於未萌彈然此事乃如更重  
之意弊邑元無是事不知誰敢致此說於大府疑必有交關其  
關者有不可不察也某平時不能議論况在門下尤不敢不用  
其情與米糶陽道米價米舟至者皆困不能前然幸以賂運吏  
有夜竊過若嘗謂法禁往往不足恃比年場務益嚴商民多行

私路私路舊微少所知者今皆迫途通行比境連于不熟今歲尤甚近聞米過唐鄧間多不以舟小民趨目前之急不暇為後日計况首為御計為州縣計乎使米粟有餘無憂其或可也今方甚不足以坐視其茂恐亦未宜弊邑福小今歲雖故日不雨市練無米鄉民素無儲蓄同官出入村坊者皆謂米者見閉舍人家多茅茨其室亦不能深與大率可糶共有者乃膏石之儲耳風俗所自米一日今日不急之計後將益斂今所謂漕粟非淺於南之患流於北之患也已有者倘或能阻給則推以與人乃所願也此方有豆幕之憂而不為後日計者方粟衆衆所恃以濟恐不容主視再運取此布粟出察者若之不為儲蓄商議所以處之宜別當具稟伏幸台察

與張元善

漕粟數有便即其後多值定不克計聞累說來先致意會次當

必及之嚴山蓋念其說未善若謂以舟致之裝碼則江漢淺淺曠日特又當漲溢時風濤險障類不可行陸運則自嚴山至夷竹號六十五里山路阻隘崎嶇其實不止此數又類有水隔春夏之間每用阻絕本車至夷竹八十五里迺坦塗又嚴山非市井去處人烟踈闊陸軍則可備粟則難於看守或若其質倉以儲粟今于城既固如在枕上矣長林巡視小路當親履其地敏議甚詳已備在公狀中奉觀之九江德化丞約標字文純甫為文林今冬當代其家進建昌乃臨川李侍郎德遠之婿其居據邊回棹未赴德化轉營者乎氏令其妻兒官滿歸臨川益丞欲及未代前一增建昌營房舍雖巧使其三撤若重允但付此間且晚即附往也亦嘗託象先轉諭諒必無阻此公卿里之秀瑞懸經正甚有實業比年攝兩邑當事之難挾其弊壞吏便為佳地民之戴之不忍其去無愧史冊所書異時真可備樂解



申物韓昌黎中戒以在得人卒章要哉言乎弊邑兩令皆賢  
官時有裨補自養以下皆悉心營職無有異志唯後官如謀  
得一指使佐之其職類舉拙者不過扶持勸勉使其善惡不  
有加庶幾象成以免矣今農買妻估吏卒抑畏盜賊素起作  
賊搜訟牒之少乃至囑旬械笞辱妻五百植立試用希圖用必  
聚觀此豈物所能坐致竊自幸者亦同官適逢其人耳方至此  
時情訟頗多非其俗惡乃不能無故辭者耳此輩雖謂不止乃  
至長短無理致爭期於必勝敵不能甘遂成長訟詞不止乃  
至臺部初何窮衆案繕辨其時互既又難以義理得自新能  
自伏義項改者固十八九至於枯終之人雖稱不勝於一時高  
圖復逞於他日回思亦相此為消長所次幸者諸司皆賢明此  
輩無所後逞今訟之日少俗之日厚亦正以此向未得書謂未  
盡效監張監趙總其正議論有典刑到任以來文移條理每每

可服張憲在九江時觀道憲之嚴模範威亦自道其政大抵亦  
有家法聞到常德多病少日賓客公文亦多傳入宅書押若無  
所孰何引大体則護政亦何傷雖曰德厚政可也藉之事實乃  
有大謬不然若今政群之人皆走憲臺其輩木之它同而之憲  
始必有憲而動今不問宜而動其索案之往微又不知所處  
動輒可發國憲臺之吏長編檔而無能觀其文移行追改皆出  
吏輩故憲亦有故事它則可推而知之未欲盡述其本末若欲  
知之後便覽也聞象先與之相善不知能有道以己之手蕪  
吏猾民正以援郡將言良民傷政敗俗亦不細矣官之不可非  
其人如此故又不奉問引筆執筆累更如此可笑也

傳啓三島良佩謙卷備承作止足慰簡脫事皆得請允用感服  
近日得雨稍大境內頗周適唯傍江陵界上多禾種此恐無及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耳和雅一車得不及弊邑可謂大惠屬者不雨曾未踰月民已艱食亟發常平之粟四散振之僅免狼狽繼此兩澤寔足倘得中下熟弊邑欲自措置私糶少米所之御門又為異時之備此謀或濠督門下之賜也縣城會子甚窮空乏餘金若使得乃幸望示其期交納銀網勉免苛齔之慮皆精於兌換會子二方實其效甚少聞之去年換會子時官所行之嚴製細民又不善視揭示誤認下文立限三月之內有不及之數並仍舊辦轉交易買賣收不收損壞者不為換場及至開辦時行便不得悔之無及今此變前日之說矣來換官吏見數到會子不多遂人限其數曰欲其人來者願以為病前日全其限故百換三四千緡來者寥寥後又將不止又以商人以會子難儲滯留於此所積或三四百千或七八百千官更見其數多之是商強又限其故不肯換與未許券箇折閱之狀勢不容不拋棄之所發

會子不供數日耳公移拜求五萬勢恐未止此數若齊未定又當上晚前日得新澤臺復至見其辭氣溫厚有前輩典刑甚為之喜弟前此不相識未欲遽以片紙輸腹心幾失告中稟言林幹之順欲通書偶而未及清甚會次得借一言之重使獲區區牧養之心不勝幸甚知縣非得使家相知聞相假借則吏文之能掣肘者多矣切季介念汪長林真愛民如子近有義民楊汝翼方九成若吸其膏類十餘人擁帥誦新其善民詞中有云款訴本軍文恐知軍制定矣若君只送縣愈進此民之意果在此初未嘗以姑息從事稍吏竄民為柔良處官為廢絕治之笑單詳極為或不待兩造而得其情尋問根本與之反覆頃刻之間有姦竇辭息伏罪而去者區區於此自謂有一日之長訟爭之少盜賊之暴殆亦以此愚民但見其苦聲委試用希圖往往有慈仁之說其幾然則倘者實有所懼且惡其不便於己它未有可



又中傷且倡和其間加大意等語以為媒孽之地師庭之訟此其險也師方禱雨未應此輩乘時鼓譟師高知大林不得善稱款其美見規其不為括出此特尋至亦不能不為師具判辭不止於疑遠至感怒蓋文賢其某即以善辭之渙若水釋此等充今人敬服王黼仲在隆興時嘗備聞事即以善告之政與此相類錄往一觀此等亦不可不知也後見論師黜去果有是事但所判甚平却不至長流也此間號冥舟但鄉民再耳至其豪猾則大陰謀入注折也固蓬不充物也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七

書

與張謐

其效職如昨皆依大庇于城土工歲前單單自劬東此一隅猶未周決見職已足鄉家台會今自致賢名職之誦今方圖之俟得消息當遣一稟固也恐泥廟堂朝王書更望一言之賜此事之難可非虛城之勢常平倉庫如在榜上矣計院家集念也去冬少雨此間幸得豐頌冬今甚秀正月尾文得清豐此來殊未有雨意爾輩甚畏高田亦需水而耕不無可慮者去冬得家書謂近東兩秋穰穰甚盛民多流移此間却無是患自今皆熙熙也和糶與租亦皆不知常歲以此知米穀不能無耗折但人不齊耳商稅報繳皆虧於往時稍詢勞頓往皆如此凡事自十數年未細校之大抵益難易曰窮則變則通則久



又中傷且倡和其間加大意等語以為媒孽之地師庭之訟此其險也師方禱雨未應此輩乘時鼓譟師高知大林不得善稱款其美見規其不為括出此特尋至亦不能不為師具判辭不止於疑遠至感怒蓋文賢其某即以善辭之渙若水釋此等充今人敬服王黼仲在隆興時嘗備聞事即以善告之政與此相類錄往一觀此等亦不可不知也後見論師黜去果有是事但所判甚平却不至長流也此間號冥舟但鄉民再耳至其豪猾則大陰謀入注折也固蓬不充物也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七

書

與張謫

其效職如昨皆依大庇于城土工歲前單單自劬東此一隅猶未周決見職已足鄉家台會今自致賢名職之誦今方圖之俟得消息當遣一稟固也恐泥廟堂朝王書更望一言之賜此事之轉可非虛城之勢常平倉庫如在榜上矣計必蒙集念也去冬少雨此間幸得豐頌冬多今甚秀正月尾文得清豐此來殊未有雨意爾輩甚畏高田亦需水而耕不無可慮者去冬得家書謂近東兩秋穰穰甚盛民多流移此間却無是患自今皆熙熙也和糴與租亦皆不知常歲以此知米穀不能無耗折但人不齊耳商稅報繳皆虧於往時稍詢勞頓往皆如此凡事自十數年未細校之大抵益難易曰窮則變則通則久



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所謂變而通之者必有其道斷頭承  
教不敢為豐公廟之禮以涵記中富蒙允祀

屬承手翰風韻灑然二復之條益深降譽魯欲使樂正子為政  
孟子曰吾聞之善而不寐以子所善亦曰君將家其益民將被  
其澤道行於時師已矣前曰贊善之聲滿自而於此固知外  
物不足為贊善輕重也歸正人伊信者寧至死備論以贖監司  
宜布聖朝息德之意見其天服萬歲因薄明之今不復呼呼矣  
其類有三三人相次陳乞討次第聞也便章過此時有一陳  
狀者乃長井係官甚匠後自如理曲復蔽跡不款迫匪以關其  
自新之路亟方出頭喻之以理令下當陽與其機行賄罪巨  
晚即申歸其討請遂指總管所通將昇國爾左奴覓矣其甚公私  
文書類難移考他木却中公案只寄收呼實庫中閣卷置架閣

虛元無成規殆為虛設近方今論案就軍資庫各檢尋本案文  
字收附架閣庫隨在亡反其計其籍要有稽查若去秋以來文案  
全不客滿脫矣使軍堂兩案雜度誠公案申發已久縉索所毀公  
據斷由以不曾啓將封不知在不再呼跡史問之果不在其中  
責令搜求案目不得即追離諒劉習問之薛諒老病扶杖出頭  
勢必得與而後可前劉習自陳初不與事薛諒亦云省憶追屈  
氏公提斷由時里正是英文海非是劉習後追到吳文海果無  
異薛然謂當時已追到官薛諒亦云省憶得當時三文公批斷  
由皆已閉案今若不在乃是案中漏失長林見其事如此重於  
破人親監縣吏倒架搜得得斷由一概然情理尚可考公批則  
竟不在今日發斷由去三人皆知責候命若不妨故斷得免解  
其人尤幸比未論確益寡有無以旬計終日計之不過二三紙  
第積年之訟尚有六七事未竟此數日已決三事勢不復起

矣如斬榮廟武職三事且莫必決餘三事亦皆論之以理使自  
和蘇未知能從否要亦在旬日當決過杜節未獲得內高田皆  
可拼每多夜兩襲身且占以為成德米知果驗否此間平時多  
盜今乃絕無有別盜復前致有盜未獲今巡緝亦皆後任  
者憲甚有喜焉文已困情近乃押至其辭加峻此盜在當時  
即已遠逃今固無可得之理當時巡緝已逃責罪去矣矣今巡  
緝一人且將蘇一人且書考矣一旦責以前任不可得之賊行  
移如此似亦非宜此間平時為盜盜今盡捕獲能為盜之人  
與常停盜之家皆已落籍在此苟有盜亦不容不獲也平時制  
奪於道路者近獲三人已斷配一人一人在獄海木粟開當  
陽界內有六七輩打奪人做物縛之於深林中而去者皆已斷  
配今日之無盜天德以賦憲官攝職下此案今檢斷去析其所  
收之說無道理此間檢斷官具在以此文條理察休養公對呈得

一過目幸甚又有大囚其犯乃在某來到任時到此家火師見  
一人未捉獲乃被授之家訟當陽劫囚情即未及觀其錄即知  
其為建訟者已而聞之果編狀之人以將盜不已當提提刑矣  
則判送當陽縣令從公盡情報助不得稍有自吞吞此字亦在狀  
某亦嘗摘其詞中所訟與相及湯沈字謂大囚在獄只得甚情  
出入皆不可其事皆親自研勘不在事手觀沈字存說本末果  
皆不符及其解本軍軍院猶研究有節自未及若竟道廢史斷  
盡今奏案上矣健訟之人自應使之至即投獄於憲甚許其投  
牒之日乃在此間奏上之後憲甚喜察案此既奏先申憲矣  
然既察案只合發往刑月方得牒改送司理院且言已專人發  
案下然其案速今未至司理院亦無從照勘本軍相尋有兩奏  
案一後奏者下已久矣此案獨未下豈慮其致疑於其間以上  
聞也此事本未其時當將憲臺假以其詞與所疑今本軍具折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則其事倏然矣刑獄亦亦憂臺之任其囚已於殺刑上定斷  
獨以殺人無証法當奏赦釋令別勘其情與其刑皆不能有所  
加張文老成前輩自鄉里過九江時亦嘗傳言宋末必有心  
相因匪物色之好今處基法司黃亮者乃此間人吏觀守若王  
守之時此人多不用事今聞自孔目已下多與之有隙或謂其  
人為以此報私怨萬一出此所審驗官與檢法官亦唯黃亮是  
所而已張文前輩其本欲修書文恐不暇有錄敢借一言之重  
以調護之幸甚細末張文有公劄問人材某嘗以兩縣等與教  
官為對以沈為弊其備員守官莫不至其有穿窬也張文將牛  
諸事未可直致恐又政反也楊官檢去者不知何人人品幸有  
以調護之情契愛流涕伏幸如察

與豐叔賈

某迂疎置之泉石間甚宜一行作更強其所劣必難不能前者

所聞刑門郡計不至若求至此大異所聞某亦小壘頗成送迎  
勢不能堪雖上雖精而然山唯田蕪人踴跡少戶口不能當  
江浙小縣始至矣刻察于獄今幸向里春問解令過有回棹  
之災不容不新之在官乎字以數數皆不欠積幾幾不可支吾  
只得隨宜修葺不習於事當此置之重以百役今歲漢江賊江  
皆無雨累漲頻水下地兩傷甚多分委同官四出檢視從實  
之器種常賦姑屬其事願為未始知而以善后倘有以後督而振  
掖之是所望於長者唯無愛是幸

與鄧文範

某在此士民日相安所為不至翻語第三月九日之夜寤堂有  
回祿之災大屋千餘間頃刻成墟私吾行季幾為空幸不曾  
延燒官府文書印記等無事莫損食肉間時不至其驚恐  
過後稍省乃生驚怖旬日乃定然比之常人之情相去亦遠持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備三子與姪孫滿當大庭時頗見力能它日或可望弟目今二  
子終未肯進字耳近以田間缺水若蒙泉山頂禱雨靈應甚密  
三祝文皆謂題有記是相民益相安人亦有向寺者郡無逃  
卒境內盜賊絕少有則之獲訟牒有以司計然太守自無  
此間有積年之訟皆歸外郡之  
城造屋之役  
巧額之甚  
烟火保伍賊  
快煙寺長生  
憚之盜義勇  
遣此更須備  
與致政元

其拙使不敏宜不自知然物莫不各有所長各有所短若其深

思方考究事理之精詳造次昭然而不可昧確然而不可移則  
竊自信其有一日之長家信中詳言事為若非是矜誇政欲以  
其功朝好與諸臣則曰兵之利害當為後世法老臣豈難哉  
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卑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子孫益播庶  
鮮食艱食豕民乃粒方邦作乂又曰子央九州距四海濶詔洽  
惟克復主功變白子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無尹允請此等皆非  
矜誇其功能但直言其事以著其事理之當然故君子所為不  
問其在人在己當為而為當言而言人言之與吾言一也後世  
為不情之詞者其實不能不自待古之君臣朋友之間猶無飾  
辭况父兄間乎唐虞三代盛時言論行事海然無彼己之間至



其叔未德矣然後有不有嘉謀嘉猷入告尔后于内尔乃順之  
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前輩之論以為太甲卒為商太  
宗追配成湯無愧而有尤以其善惡是非灼然明白非成王比  
也成王卒為中才之主以流言疑周公此難以言智自此而降  
周德不競矣入告出納之言德不競之論也後世儒者之論不  
足以著太公聖至信適足以州人之私增人階弱耳時鍊而稱  
之至石必纏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後世  
人君亦未嘗不欲辨君子小人然卒以君子為小人以小人為  
君子者寸寸而度鍊鍊而稱之過也以鍊鍊寸量之法繩古聖  
賢則皆有不可勝誅之罪況今人乎今同官皆尽心力相助入  
莫不有不至其良心固有更不符言與人見理不明自為蒙蔽  
自為艱難亦蒙蔽他人艱難他人善端不得通暢人心不孚人  
情不得自達阻研陽塞觀變在增尤甚非所以致和濟異今時

人臣逢君之惡長君之惡則有之矣所謂格君心之非引君當  
道蓋乎遠哉重可歎也

與張伯信

屬者伏承使華臨音侍宴陪吟日始懷羨感喜可知至如風鶴  
雲龍星河崑崙月在林抄泉鳴石罅流雲雨引茶鼎撥炭火之  
為爐回溪為環冰玉明鑿雪霜騰輝劍寶手新亭前峰雲滿洲  
已方士徒爾幻怪安知真樸在此而不在彼也同石渠已如數  
置之作者此立瀑間瀛池四葉莊然相望如五老後有三峯注  
步之閒便使人應接不暇如聞玉泉亦家點化者觀十倍其初  
此邦何幸自比天下名勝皆有如吾門下矣

與以清

九月八日鏡泉守陸某書復明味茶高長之禪師侍者自提臨  
安一別百至如今談談高風便同觀面去年百八舍延歸自華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識得書又承惠藥定視病休道人家意緣何斷到處爲家可也  
明琳者季有諸員人賢士相愛得性且住若是名山大剎更尚  
有緣頂笠便行亦自無礙不須辯讓不勞彈指在在處處皆是  
道場何處轉不得法輪何人續不得慧命事忙來人索書草草  
奉此想家道照

與沈宰

回禱之災獨中看望此其不德之謙也慰咄動至誠重懷問蓋  
張三醉初世以開上而終治之以其有自新之意知從未減小  
示懲戒恐欲知之築室之投功數終愈尤個歹意是林艱得竹  
木不免以累治下旋令納去百弊煩令計費總當奉領郎中以  
子城之役殊覺空第更有調護之方保貴而成就之足願是幸  
承欲一來誠望面候

祥頌詩文皆最善有力健羨健羨其地有復程帥惠江西詩風  
書曾見之否其間頗此詩之源流非一時之說意兒大異如此  
國風雖同已本於前朝之變也亦皆發乎情上于禮義此所  
以與後世異若乃後世之詩則亦有當代之英氣論者不同  
化流故其投爲物性尚治情性或清或甚或感或嚴品類不一  
而皆條然各成一派不可與衆作譯留字向音節之間皆有律  
呂此詩家所以自異者爲字固文章如此而此詩不能詩其人  
品高者又借美詞以自蔽此不能不與衆作譯留字向音節之間  
節一意若落明後之作者文當左吹笑何時合供以究此理





蘇山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奏表

刪定官輪對劄子

臣竊讀大訓見君臣之間都愈呼嘯相與論辯各懷其意了無忌諱雖疑於是知事君之義當無所不用其情唐太宗即位之初魏徵為尚書右丞或毀謗以阿黨親戚者太宗使溫彥博按訊非是彥博言證為人臣不能著形迹隱撫疑心雖無形亦有可責太宗使者傳言証曰自今宜存形迹遂入見曰臣聞君臣同德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有形迹則邦之興衰未可知也太宗瞿然曰吾已悔之數年之後彥博君長帶刀宿衛外戶不閉商旅野宿非偶然也唐太宗固未足為陛下道然其君臣之間一能如此即著成效陛下天錫智勇隆寬恩下遠近奔奔不為難而臨御二十餘年未有太宗數年之



蘇山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奏表

刪定官輪對劄子

臣竊讀典謨大訓見君臣之間都愈呼嘯相與論辯各懷其意了無忌諱雖疑俗是知事君之義當無所不用其情唐太宗即位之初魏徵為尚書右丞或毀謗以阿黨親戚者太宗使溫彥博按訊非是彥博言證為人臣不能著形迹隱操疑心雖無形迹亦有可責太宗使者傳言証曰自今宜存形迹遂入見曰臣聞君臣同德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有形迹則邦之興衰未可知也太宗瞿然曰吾已悔之數年之後彥博君長帶刀宿衛外戶不閉商旅野宿非偶然也唐太宗固未足為陛下道然其君臣之間一能如此即著成效陛下天錫智勇隆寬恩下遠近奔奔不為難而臨御二十餘年未有太宗數年之



效版圖未歸營耻未復生聚教訓之實可為寒心執事者方難  
在于以文書期會之際與空語之備之人俯仰齟齬而不倦  
隨兩賜時若有誅談太平之喜心及竊感之臣誠恐因循死習之  
父重蒸浸漬之深雖陛下之剛健亦不能不消融也竊歎之  
所以能高飛者在六朝巨頌陛下毋以今日所進為如是足  
笑而情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將見無愧於唐  
虞之朝而唐之太宗誠不足為陛下道矣取進止

臣竊漢武帝策賢良詔至所謂任大而守重竊嘆曰漢武亦  
安知所謂任大而守重者自秦而後言治者持漢唐為治  
雖其賢君亦不過因陋就簡無卓然志於道者因陋就簡何大  
何重之有今陛下使卓然有志於道真所謂任大而守重道  
在天下固不可磨滅然人能決道非道洪大今陛下羽翼未

成則思慮遂下此心亦不能以自遂陛下此志不遂則宜其  
治功之不立日月逾邁而殿之然又主漢唐賢君之下也抑誰  
能決道非道風雲而與朝敵校技於尺澤理必不如石頭陛下  
益致消煥榮道之誠以遠物志則豈惟今天下之幸乎古有光  
笑取進止

三

臣竊謂事之至難莫如知人事之至大亦莫如知人主誠能  
知人則天下無難事矣管仲嘗三戰三北三見逐於君說叔何  
所見則使小自置其刀之怨釋因拘而相之猶信家貧不行  
不揚推擇為吏不能自棄見獄於人寄食於媪母受辱於跨下  
蕭相國何所見而必使漢王援於亡卒之中蘇成說壘而拜之  
陸遜吳中少書生耳呂蒙何所見而必使孫仲謀委越諸老  
將而用之揚其孔明有陽耕夫賦策為大老耳徐庶何所見而



或欲廢而更生任權顧之此四人者自其已成之效觀之童子  
知其或常不也當其困窮未遇之時臣謂常人之識必無能知  
之理人之知識若登梯然進一級則所見愈廣上者能慮下之  
所見下者必不能如上之所見陛下誠能坐進此道佔古今  
人而驟然於心目則四子之事又豈足為陛下道哉若猶屈  
風調雨順日與地者若其事信其俗耳庸自以是古今  
咸否人物則非是所敢知也取進止

四

臣嘗謂天下之患有可立至者有當制政者百地之差議論之  
失是惟不悟精則可以立改故定趨向立規模不待悠久此則  
所謂可立至者如教相弊之風俗正又變之法度雖大舜周  
公獲生亦不能一旦及如昔者惟其趨嚮既定規模既立徐圖  
漸治庶以歲月乃可望其至矣此則所謂當制政者日至之

時陽氣即應此立至之驗也大冬不能一日而為大夏此則致  
之驗也凡事不合天理不當人心者必害天下故其之者無愚  
智皆知其非然或有不謂理重不容物一旦不勝其分驟為變  
更其禍敗往往甚於前日後人慮之乃謂無可變更之理真所  
謂懲羹而食菹因重寢食者也自秦漢以來治道雖難而甘心虛  
棍於前古者病正坐此歲在壬辰臣有欲對策首篇大抵言古  
事是非初不雜論但論於今日多窺空言事將遠絕形勢隔塞  
無可施行未嘗有云然則三代之政其終不復矣乎合抱之木  
萌蘗之生長也大夏之暑大冬之推移也三代之政豈終不可  
復哉願當為之以漸而不可驟其有包荒之量有馮河之勇有  
不聲道之明有用仁之公於復三代之乎向有臣乃今日請復為  
陛下請之取進止

五

臣聞人王不親細事故皇國齊致兼勝之祿周公作立政稱  
文王罔攸兼予庶言庶獄庶事唐德宗親擇吏李德裕柳諶曰  
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避京兆尹以奉大化尹當求全  
長以親細事代尹擇令尹陛下所宜此言誠得皇商周公之  
旨今天下未舉廢密之務往往皆上累宸聽臣謂陛下雖得  
皇商周公亦何暇與之論道經邦哉荀卿子曰王好要則百事  
詳主好詳則百事荒臣謂今日之事有宜責之今者今則曰我  
不得自行其事有宜責之守者守亦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推而  
上之莫不皆然文移印符互相牽制其說曰所以防秘而行私  
者方精是以職廢伏思使人不可致詰惟是忠竭力之人欲舉  
其職則若於陽從而不得以還志以陛下之美則德勞於上  
而事實之在天下者皆不能如陛下之志則豈非好詳之過  
耶此臣所謂言極之美諫論之失而可以立變易也臣謂必深

鑒此矣然後陸遂來道之志致知人之明陛下雖善拱無為  
而百事詳矣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辨門到任謝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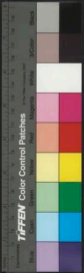
起之祠極卑以處城來見吏民祗奉光靈伏念臣才由拙短學  
以樸專必古適之可求武備重而自信用情所愷載僞是善頃  
玷水科未更願使若虛重制委系周行初糾正杜成均繼編摩  
是書為生國五年之久皆無一策之高歸對祥臨誤矣聖賢  
嗚呼東哲反月優恩節禮日之重明伏下風而增林固頑極其  
綿力以自効於昌時甚至維州沮漳在境雍江帶漢漢窮撫淮  
豈惟古爭疆之場實在今攻守之要政須英傑以佐規恢敢謂  
疲駕還濟委寄故蓋伏遇一皇帝陛下道同舜禹德配湯文灼  
三後之心迪九德之行精微薄於親授廣天爵乎天成以搜訪  
樞材以試用言實辱及庄下亦被彝收臣敢不益厲赤心庶幾

尺寸上裡遠略附近消塵

與南堂二築城劄子

昔常石曰事當高有備無患記曰事敗則立制門在江漢之間  
為西築之東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據南郡之西當光化夷  
陸之衝荆門固則四隣有所恃否則有背脊腹心之虞由唐之  
湖陽以趨山則其淺溪之患已在荆門之脅由蜀之險以涉  
漢則其趨山之患已在荆門之腹自此之外則通之可擊漢津  
之可勝魏陔不能以限焉雖不能以隔險者尚多有之自我  
出奇制勝敵兵之腹者亦正在此善制事者當今世制利  
在我其患在彼不善者之法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又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我有所不  
攻謂能勝患致利而後不攻也荆門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黃  
勇四千懸吐可用而委無城守之不足重之門處虛可至繁政

欲修築子城畏憚其費不修築其禍謂都無城郭使在內地  
尚且不可況其在險乎君臣分不立有無不固無以保民心何  
足究哉有緣急固金庫之儲適足以懲我乃經忠營之政何  
當江山推今費役曾不其未惜粟米之費忽立山之害難以言  
智一旦有警誰謂其必其去冬長安聞于帥府請就此役得  
帥檄令委官置局徑自修築欲都冬心堅密殊歎可久已於十  
二月初四日發手亦幸天氣晴暖人心齊一鋪前兩旬土工畢  
車却極稍壯邦人對滿小童總簿乃歲送迎車乃力單竭累政  
之積愷足辨此會尚用無包砌立門旋樓其費尚多目今見已  
包城十丈砌角臺一併建敵樓一座坐北對之備當用縵鐵三  
萬本軍有買名銀一萬七千餘兩練在常平倉之專條不可指  
用欲乞鈞慈特為撥發於教內撥支銀五千兩應調包砌支用  
使城壁一新形勢壯盛矣且謀民心有賴實為無窮之利伏



東山先生文集卷之八

想鶴懷我念勝城不置城身思慮幾防久有廟者擇往取勝當  
不特離之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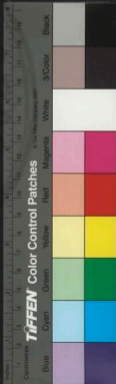
RECEIVE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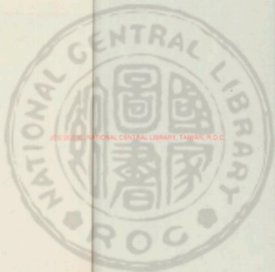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2.2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2051703 v.7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記

敬齋記

古之人自其分姓之家國天下而無憾焉者不夫其本心而已  
凡人為國者宜顧其心有不若舜子哉然或有功於勢而細於  
習則其心始不可考也而常則曰事高之於民困弗辨則曰  
公服之於民其勢固難辨也而常則曰事高之於民困弗辨則曰  
天子有力恤之器雖宜再伏不為動心曰奚益我者使與弗庸  
民困弗辨而弗治而直唯信天子動恤之意不宣于民是豈其  
本心也哉勢或使之然也方其濟之未遠乎居處處政有遠觸  
豈能不屈泥於其心至其同利相與同被相勉相勉所行為天  
下之漸汕海正言仇讎是主則是心或幾乎泯美人之所以異  
於內而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是心或幾乎泯吾為懼矣天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地危仲不可誣也愚夫愚婦不可欺也是心或幾平我吾為懼  
大呂施宣子內能生之物莫不萌等委以大族助以夾  
雖則雖在石所擊中所以擊將必達其心之有苟得其勢  
異能過之哉責深信之大將綿地而百里民皆歸助陽吳公  
為等於茲事而矣而事未定不辨民辭矣而公未始不足救治  
直信民莫不說而歸焉惟其不能信天子動而之是其本  
心之所發而不於其者也然六之危至則危子後延師歸  
致禮而攝全舉其德之政也今為斯於其治之求復名之以  
敬請記於余又至于再三其德之重若不可及若其諸父兄  
師交道未有外乎真心者自可破之善至於大而化之之聖聖  
而不可知之如管吾心也心之所為猶之能生之物也黃鍾大  
呂之氣能養之至於必使死石有所不能成事矣有所不能  
成則自有請已至於大而化之者欲其本也豈強為辭而已雖

然不可以不知其害也是心之報義請於交物之物有滋而無  
矣據固於意勿未於說請深家各其論為之不殆焉若  
易孩形潛者難察健事必敬者无不可不致其辨公其之其  
雖敬它日周旋焉大有所請公名請石字敬叔尊感二年十  
有二月望日功知新溪興府靖安縣王誠謹記

宜章縣志記

大訓有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自我民明威蓋斯民之  
衷惟上帝實降之作之君師惟其承勅上帝故曰天子內狴朝  
廷由公勅至于百司庭外則部邦邑由收伯至于子男附庸則  
亦惟天子是承是助故周公以徽言告成王曰克知三有宅心  
灼見三有後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職王之誥言擬廷陳氏  
常且曰外庶子訓人正人至於小臣諸節皆所以使之分別乎  
此而播敷之以造民大與漢董生曰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師



所使承而宣化也是故任斯民之責於天者君也分君之責於  
吏也民之弗辜吏之責也吏之不良君之責也古曰為之有罪  
罪在朕躬又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君任其責者也可以為  
吏而不任其責乎人為吏而相與言曰某土之民不可治也某  
土之俗不可化也嗚呼弗思其矣夫狄之國正刑所不加民  
客繁其君長無天子之更在為官其有不可治者然或兩  
九夷之裔而天子曰君子之何陋之有况非夷狄未嘗不有  
天子之吏在焉謂不可治俗不可化是將誰敗春秋之時去  
成周末遠也管子曰上無其治民散久如其信則家存  
而弗召其散而不至于人心下大亂民之治之惡而不于  
其上之人而其民是亦則斯人為吏可知已孟子  
曰飢者易為食勞者易為使孔子曰行遠必資糧而得  
命吾於其斯則不可治者有以知其甚易治也於其所謂不可

也者有以知其甚易化也惟據曠為荆湖南陝宜章文柳之南  
僻遠於不甯西蜀之都會其民其淳樸忠樸頑蒙悍動而不能  
為詐欺不丁之吏不能教訓拊循其民又重險濱之民不堪命  
則撫之以不肖其勢然也夫海濱更橫蠻犷悍動而不能為詐  
欺此侵漢者之易以逞矣而其積之已甚有所不堪則不肖之  
心勇發而熙所還忘亦其勢然也不數十年間盜孽屢起宜章  
以是到惡者有自來矣淳熙十有二年吳侯鑑抵行都諸公貴  
人劉辰迎之咸稱其才將有建康於是宜章屬空羈吏之視仕  
宦章若蹈符虎之區無敢往者帥府者吳侯之門辟書來馳吳  
侯欣然就之至則務去民之所惡而致其所欲勉之使為童以  
雪惡矣天其乎官補第子淳熙五年始建今孝八年朝廷殊  
其令優在數以獎誘入學之士部使者各求其所隸問田以粟  
之士之粟於學者五十人自食而學於其間者又數十人句讀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訓誥旨義錄章少長分曹皆徑講授士勸其業豈惟李官異時  
隨爭政權兩力修飾之官而然為文忠故輯睦尊君親上之風  
猶然為興練誦希閣序徹屋空巨書為求講書期會之事僅費  
教刻吳侯策勳文吏機千里高則益發京石之稅倘祥詠歌  
以致其適自謂效主之策中州殆不如也方其始至辭除煩苛  
布直天子德意為修教以善其父兄與季校以育其子弟而其  
民鼓舞踴躍回心異曲惟恐居後曾不淹久而效見明著賑裕  
若此然則致治苑化誠莫易於此矣雖然同道之行詳練好德  
武夫之節優於干城游女之揮灑於高木也原能積洽于庶類  
教彼行善牛羊勿踐蕪草此之謂民日汪之遠罪而不知為之  
者如雍谷康莊而忘其夷游履慶而忘其受也及道之衰王  
源發竭禮弛倫教微訟激而干戈起民望嗷嗷由是國圖法興  
異端並作激其困極糞土而路之若山削若而跽耶蹠脫塗淖

而獲發合音幸之浮浪淫廢鬻平君緩也所無有也至於會  
籍以自補飾善義舉私不知紀極則其刑制神變神益深矣  
職安宅而非苟舍正路而非由官備罪彼民茲暴使其亦有  
於是乎俟夫效駕必命所之千里雖遠首途發軔熱越可憐此  
季之興敗問所向為際章從事場屋今所未免尚志於道者  
能守之哉厥故有甚有生所思有甚於死是心之存上高  
先民垂訓昭若日星中其佐軍禮用敵之責有在矣夫不  
里屬望於予而豈徒哉三晉分疆禮秦國帝訂義仗威  
起兵強國富是為良民功利之習入於骨髓楊米粟道  
行之徒又各以其說從而聖之帝降之乘茅塞其笑自  
不足與有言而自棄者又曰吾身不能若仁由義故  
善發西歸曰人之有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謂其君不能者  
賊其君者也唐高祖欲誦師堂中州清叔之氣城壇林與破海而



爵位必有魁奇忠信德之民生其間而今而後豈有學於宜  
章矣齊熙十有四年十有一月甲子臨川陸某記

荆國王文公祠堂記

唐書云文公賈道行乎天下憂商叔棄去治未遠公卿之問猶  
賈道行乎適夏三仁在商北道之所存也周歷之季車壞澤  
私其身士私其季推讓避地老氏以善成其氣上隆於百  
石曹冬禮堂以舍蓋公禹惠叔其成結液及文景者三公  
之倫也周天子之皇皇沮溺讓與之徒固已爲議其後子言  
必稱堯舜考爲之說然不絕如絲未足以前斯道之微也陵  
夷數千百載而皇皇復見斯義顧不備該裕陵之得公問唐太  
宗何如主公對曰陛下無事當以堯舜爲法太宗而不知遠所  
爲未合法度於陵曰卿可謂百難於君然朕自視堯舜惡德

以副此意知宜乘意鍾然無同濟此道自是君臣議論未嘗不  
以堯舜相期及委之以政則曰有以助朕勿惜居言又曰雖督  
責朕使大有爲又曰天生俊明之才可以覆庇生民乘與之  
致力若疲精竭日是自棄也秦漢而下南面之君亦嘗有知斯  
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  
乎曾魯公曰聖知如此安石親身以報亦其宜也公曰君臣用  
與各欲致其義耳爲君則自欲盡君道爲臣則欲自盡臣道非  
相爲助也秦漢而下當道之王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  
論者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魯公之與子不  
定以爲斯志而卒以爲斯志不足矣斯義而卒以爲斯義也  
昭陵之曰使爾獻其謀陳其策部所幹絕支策扶鍊性牲切當  
然爾其綱領則曰當今之法度不台乎先王之法度公之不能  
究斯義而卒以自蔽者固見於此矣其告於陵蓋無以有勉其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君以法非舜是也而謂舜當以為法此豈足以法非舜者乎  
謂太宗不足法可也而謂其所為未合法度此豈足以度越  
太宗者乎未知言無以知人也公時皆之乎問龜海之事以舉  
不遁乎使還之言而辨公者或謂公悅或謂公憂或謂公死所  
守或謂華其所卒是高得為知公者乎氣之相逆而不相悅則  
必有相害之言此人之私也公之未用國有素其公如張公安  
道呂公獻可蘇公明父者夫三公者之不悅於公蓋主於其爭  
之所逆公之所蔽則有之矣何至如三公之言哉英稱遇往不  
屑俛流俗若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於其心雖白之  
操寒於水霜公之賢也攝俗等之凡陋獲弊法之罔稍遺焉必  
為孔孟動變必為伊周公之志也不斷人之知而變其變一  
時距公名賢為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用違其時君不世  
出卒焉而後居無便成鴻高宗君致致疑謝病去君為黃

躬始復領事公之得君可謂矣新法議舉朝譁譁行之未  
幾天下向愾公方秉熟周禮情曰吾之自信所卒確乎不疑君  
不為吾公之難也與孔簡刑莫非天理洪範九疇常寶錫之古  
所謂憲章法度典則者皆此理也公之所謂法度者皆其於手  
獻納未嘗從後出諫院疎與公評之至簡揚之說曰今未可為  
簡揚整立法類乃所以為簡其也熙寧之政猝於是矣釋此非  
論尚何以得詳於其建國之末哉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  
道修道以仁仁人心也人老政之末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  
之本也不道其本而從事其末未不可得而治矣夫李不降古  
道操塞其末已又隨世而競功名者淵源又類出於老氏世之  
君子天常之守師尊嚴藉以輔其實者行於天下隨其分量有  
所補益然而不究其義不惟大有所為其於當世之弊有不能

正則依違其說稍加潤飾以幸無禍公方耻斯世不為唐虞其  
肯安於是乎蔽於其末而不究其義世之君子未始不與公同  
而犯害則異者彼終焉其間而公取必焉故也熙寧排公者大  
抵持疑疑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  
上不足以取信於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難及以國其意成其  
事新法之罪諸君子固分之矣元祐大臣一切重張豈所謂無  
論無黨者哉所貴乎玉石者理喻不相折也古之信史直書其  
事是非善惡靡不畢見勸懲咸戒後世所賴抑揚損益以附已  
好惡用夫情實小人得以藉口而激怒高堂於君子哉紹聖  
之變寧得而備委罪於公乎熙寧之初公固逆知已說之行人  
所不樂既指為流俗又狂以小人及諸貴排公已甚之辭亦復  
指是兩下相激事愈矣而理益不明元祐諸公可為縮笑又益  
甚之天德之正可文藝言小人附託何所不至紹聖用事之人

如披其博新法不作為行遂無所歸其所以進其志乎反覆其  
手以冀榮寧之友者實元祐三傑之傑元豐之末附離阻人自  
謂定策至造謀以誣首相則此吾從容問學博陳義而諸君  
子所稱與者也格君之學亮知灼見之道不知自勉而憂及於  
事為之末以分異人為快使小人得聞而長其說一也近  
世事勢漸同一律變言惡聲宜善學前輩者哉公世居臨川以  
政徙于金陵宣和間登登立壇貴人屬將立祠其上紹興初  
如其為諫今餘四十年陳死已甚過者皆笑公任力之詞  
不然而公以蓋世之英絕俗之操山川炳靈殆不世有其  
非嚴邦人無所敬敬無乃議論之不公人心之疑畏使至是耶  
郡侯鼓公期月政成人用輟和繼舉之既慨然微而新之視舊  
加壯為之乎歸掌于學官以時祠焉余初聞之竊所敬歎既又  
屬意於余余固信其學之不歸士心不明隨聲是非無所折衷

公為使時令人會公擬者功確有曰足下於今最能取柱人以  
為若而此聞有相曉者足下皆不受人必其理深有以存足下  
之身不自廢其提親故以所聞為子嗣下必公之所樂聞  
也商賈十有五子為次戊申正月初吉邦人陸平記

經傳

堂名取諸子子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經也特也德也若人  
之得於天者也不回者畏德之固不回撓以無定則無以為人  
為人臣而無所畏則以事其君為人子而無是則無以事其父  
無之則無所畏則無以事其君而無是則無以事其父  
用伯夷典而無所畏則無以事其君而無是則無以事其父  
若仲武丁太公以武為文武師皆德也聞離達誅死  
王子比干剖心箕子為囚孔子削跡伐木銅於陳蔡殺於  
孫臏饑於楚生風楚狂接輿負薪而歌孔子之流子貢

柱杖威愛變唯柱優異批發於尹士充善善同是德也武王纘  
大王王季文王之繼以有天下周公成文武之業追王大王王  
季文王王季明也繼之善為天下度也子受經仲尼  
以善而天下而名後世皆是德也舜小杖則受大杖則走帝  
一不持善體之命體受而受揖並以下浚井而掩變夢以出  
太他慶仲將致位乎左登所慶之身亡之刺亦天子申生使人  
辨於孤突再拜稽首而死曰是德也治古者時數民於變此  
同封侯上滑女如彼橋米中林武大可為慶也時數民於變此  
所恩有甚於死也然之善在於慶恭況士大夫乎遠德下表此  
心不疑憂保不與也操不虛賢智迷於貪歸賦民無所歸矣  
者文煩訟者辭勝文公實慈為義王利陵矣不操橫流不隨天  
常民事所不可泯能者如漢獻在帝命於操而已操章光  
典操言至訓操存珠亡焉為操操有甚於操之流子貢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3/Color Black Magenta White Red Yellow Green Cyan Blue

給冠兵充密糧矣。項球賊民絕殺前年之士方不勝伯也。  
予義介歸出。其聲道。或恐天輪。幸因其不激。浪絕者。足為且。  
吾以豈。體。然如孤豚之。吓。虎者。常十八九。抱。其。實。火。不。營。一。  
車。藉。而。水。未。必。盈。杯。也。信。乎。終。亦。必。亡。而。已。矣。夫。子。生。於。周。手。  
當。極。文。之。弊。子。之。述。德。吾。其。詩。亡。亦。已。久。矣。故。復。多。與。少。羊。  
海。岱。江。淮。河。濟。之。間。莫。不。用。者。歸。而。講。道。津。梁。之。際。大。  
林。放。之。問。學。曾。願。之。志。重。南。宮。造。焉。假。前。多。之。德。榮。榮。榮。  
之。愚。腐。而。終。不。能。使。子。賜。德。商。由。求。之。延。明。知。德。先。入。之。難。  
接。積。晉。之。錫。人。乃。至。於。夫。子。既。沒。百。家。並。興。而。名。若。皆。晉。曰。自。  
孔。氏。鐘。淵。之。死。無。幾。於。夫。子。之。道。者。僅。有。曾。子。子。子。夏。子。游。子。  
琴。猶。欲。強。之。以。事。有。若。七。何。言。哉。章。甫。其。冠。澤。披。其。衣。以。詩。若。  
檀。樂。之。辭。為。口。實。者。其。果。自。為。自。孔。氏。者。乎。老。神。象。莊。之。徒。恣。  
睢。其。間。暴。焉。其。短。以。斯。病。周。孔。輔。藉。詩。世。其。物。然。也。哉。國。麻。

秦無受後漢尚帝雖項稱其受領在為善於孫策一事夫當  
民難莫大於此新城三老蓋深於老氏者也彼知取天下之大  
計在此耶豈有匹夫匹婦不與披荒蕪之澤若已推而納諸澗  
中之心哉莊子幾曰常虛仁義以爲國乃不知其學自有盜仁  
盜義以竊天下之計也雖然君子交禮而已矣經立則無民興廢  
民興斯無和慶也定禮具主紹古而未從余將求名其讀書之  
意全取名而書之且見其說使婦而求之孟子曰古之人稽其  
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與人爵而棄  
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後世發策決科而高第可以文藝取積  
查累考而大官可以歲月致則又有不必修其天爵者矣生其  
早辨而謹思之紹熙元年五月望日象山翁記

貴溪重修縣學記  
風俗之所由來非一日也或視其壞而欲導諸兵未甚請其外



此後世政刑之所以益弊至無知之何則後而論於苟且玩愒  
月習弊者便文飾以規其俗弊謂理不過如是其提書傳所  
記治古之俗必不可復至以為未必然者有若矣後提之意無  
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先王之待庶序之教抑  
申斯義以致其知使不失其本心而已堯舜之道不過如此此  
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何至遂視古俗自肆於聖賢器物之所誠  
說之所建欲之所制意之所驅獨不可研惟若者何所以去之  
而獲安之乎取土之料又論古制弊致其弊于今已劇猶有識  
者必知患之然不徇流俗而正乎以廢者豈皆有司之所棄夫  
命之所遺先達之士由場屋而進者既有大証矣是固制時御  
俗者之責為士而託焉以自怨安在其在為士也二帝三王之書  
先聖先師之訓炳如日星傳誦益彰論說益多無徒繁縟而抵  
以為蔽家賦其扶人誦其言而所汲汲者獨非其事父兄之所

願欲師友之所期尚冀特而號焉而舉世不以為事額以為常  
士而有識是可以察其絳得其情而知所去就矣退不溺其俗  
而有以自空進不負所學而有以自適使千載之弊一旦而反  
諸其正此豈非明時所宜有聖君所願得而為士者所當然乎  
何所憚惟何所難而顧不擇所乘決所籌哉福惠陳君頌公  
之為黃溪提前政則優焉視此縣則優焉為民言士論固已胥稱  
而陳君自稱欽然然學問道之端如恐不及此其所以為民師  
帥者大笑稱學久不替於是隨講堂直舍而新之河屋士戶門  
無不屬精治加莊別表其坊匾曰中義道學職事致請記於予  
陳君所稱明著如此斯邑之士可不自投於流俗而勉所以立  
所以達者以無負陳君之意哉紹興元年歲次庚戌八月二十  
有六日戊申萊山陸某記

彝倫在人。維天所命。良知之端。形於愛敬。擴而充之。聖哲之所  
以為聖哲也。先知者知此而已。先覺者覺此而已。氣有所聚。物  
有所感。勢有所迫。皆有所以移性而不遂。迷而不解。於是為愚為  
不肖。彝倫於是而斁。天命於是而停。此君師之所以作政事之  
所以立。是故先王之指風教之流行。與刑之罰者。無非所以寵  
經四方。左右斯民。使之皆有常性。克安其道者。見故舉里  
里。月書季夜。三年而大比。以興賢。極蓋所以陶成。聖俊。將與共  
斯政。同斯事也。字於年。身之關。所為切。謹。請。明。者。何以捨是。而  
他求。故所謂格物致知者。指此物致此知也。故能明明德於天  
下。易之窮理窮此理也。故能盡性至命。孟子之盡心。盡此心也。  
故能知性知天。王者誠知所先後。則如木。有根。如水。有源。增加  
則積。月異而歲不同。誰謂而禦之。若迷其端。緒易物之本。未諳  
事終始。雜施而不遷。是謂異端。是謂邪說。非以致明。德以累明。

非以去敵。抵以為敵。後世。王有志於古。不肯甘心流俗。然而  
苦心勞身。窮乎至歲。不為之日休。而為之日拙者。非子之罪也。  
子絕道喪。不過。元氣盡。其端緒。悔未為本。其所從。學。者。聖。古。人  
之學也。古人之學。其時。皆。以。其。明。求。必。樂。其。理。易。知。其。事。易  
從。不。賦。於。豈。論。不。幸。於。豈。欲。追。次。於。是。與。神。於。是。則。其。久。大。可  
必。孟子。一。泉。泉。混。濁。不。捨。其。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此。古。人  
之學也。武。陵。清。鯉。雙。全。賢。傍。有。勝。地。地。有。故。壘。壘。蓋。皆。特。有。故  
壘。府。子。不。是。而。不。遠。者。今。稱。宰。林。君。慶。美。出。故。林。君。不。事。官。府。  
而。創。學。於。士。民。之。有。力。者。皆。出。財。以。相。其。得。林。君。不。事。官。府。  
之。感。元。子。之。百。役。無。算。民。家。之。為。者。既。成。規。模。宏。聲。永。衆。雄。威。  
遂。為。武。陵。世。觀。先。是。倉。臺。詩。公。伯。宣。助。成。講。堂。今。意。其。亭。公。逢  
命。學。道。公。不。迂。制。侯。將。公。行。陶。皆。歌。贊。賈。田。以。養。士。林。君。之。創  
學。亭。而。上。下。翕。然。助。成。其。美。如。此。則。林。君。之。改。可。知。矣。余。於。是。

敬請所聞以記之紹熙三年歲次辛亥六月上潯象山陸某記

本齋記

唐虞考一朝禹治水皇陶明利稷降種契敷五教流依虞憲依  
工伯夷札變樂融作納言各其其職各致其功以成雍熙  
之治夫豈嘗試為之者美哉其所以自高與人之所以信之者  
皆在其時官之所守後世之為士者固奔馳趨口耳之間無不  
洗徹其實未嘗有一事之知其至者人才之不足為天下用固  
無足怪雖然是又未可以此責於天下之生斯民也以先知  
竟後知先見之後見要道有任其責者夫子曰物有本末事有  
終始如所先後則近道矣原泉源泚不含有夜流科而後進放  
乎四海有本者如身乎子之言乃知所先後之義成都郭處靜  
仁以本名善求言於余余與善志書以所聞後日當有以藏其

臨川簿錄體記

壁記書前任人姓名尚矣然今官拜不皆有亦視官所事力其  
人志向才具與所遭之時如何不可一槩論也臨川簿錄體記  
壁記都陽簿錄簿海都簿錄又謂不可缺於是搜求前任姓名  
至今制置四川京公其上不得可攻余嘗至簿錄見其簿字乃  
京所治新令張君所考適首於京異議張君春秋鼎盛而老練  
忠謹臨事不苟惟恐字據那其皆舉其意今又攝字金籍百姓  
安焉是記乃未獲金籍時錄余既諾之矣余適到門之役且抱  
拙疾念不可食言乃疾記之紹熙辛亥六月月中潯象山陸某記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序

送毛元善序

無常至而有常心者惟士。自堯古之時士無科舉之累朝夕所講皆吾身吾心之事而進之天下者也夫足以不喪其常心後世激於科舉所擲日酒廢其學於利欲之塗吾身吾心之事漫不復講聽安宅而弗居捨正路而弗由於是自有常心者不可以貴士非豪傑特立雖其質之樸後者蓋往往波瀾於流俗而不知其所歸斯可哀也尚旣毛君惠然訪余。未之前識也。余以文余視其熟溫然儒人也。觀其文則從事於場屋者也。問其衆族則有父兄在問其輩彥則有負郭之田問其室廬則不至鄙陋之陋視其衣裳冠履則皆楚。辭明非所謂酸。然則見者也。誌其所以來之志則由科舉之不偶取甘旨之不充將變其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序論

送毛元善序

無常垂而有常心者惟士。自堯古之時士無科舉之累朝夕所  
講皆吾身吾心之事而進之天下者也夫足以不喪其常心後  
世激於科舉所擲日酒廢其學於利欲之塗吾身吾心之事漫  
不復講焉安宅而弗居捨正路而弗由於是自有常心者不可以  
貴士非豪傑特立雖其質之樸後者蓋往往波瀾於流俗而不  
知其所歸斯可哀也尚旣毛君惠然訪余。未之前識也贊余  
以文余視其熟溫然儒人也觀其文則從事於場屋者也問其  
衆族則有父兄在問其賢達則有負郭之田問其室廬則不至  
鄙陋之陋視其衣裳冠履則皆楚。辭明非所謂酸棗射足者  
也誌其所以來之志則由科舉之不偶取甘旨之不充將變其



恭以遊於四方者也。且決去就於余。二觀毛君雖朴直淳厚而  
警言越倫大業尤難性所謂質之儻美而波瀾於流俗而不知  
其所歸者耶。於是申簡之說與之言義命之歸。困窮之道。毛君  
色動情變。憂感謝余曰。乃今廓然如破。蒙請從此歸矣。余曰。美  
其賢又甚。貴其改過之敏。因勉之曰。君歸矣。古人事親。簡則啜  
菽飲水。蓋其惟君父。皆儒冠。資業又足以自養。歸而共講先  
生之道。以全彼其微心。君腐君由正路。此其所得。視疾其歸於  
利。歎之。遂者何矣。耶。毛君曰。君然。余言於其行。遂書以耶。

送宜黃何尉序

民甚宜其尉甚不宜其令。吏甚宜其令甚不宜其尉。是令尉之  
賢否不難知也。尉以是不善於其令。令以是不善於其尉。是令  
尉之曲直不難知也。東陽何君坦尉宜黃。與其令臧氏子不相  
善。其賢否曲直益不難知。若二夫人之爭。至於有司。有司不覽

白黑。內其間。遂以俱罷。縣之士民謂臧之罪不止於限。而幸其  
去。謂何之過不至于罷。而惜其去。誠貪而富。且自知得罪於民。  
式滿其滿矣。何無而實無以振其行李。將之士民。及其窮而為  
之。囊橐以饋之。思其與而為之。款語以送之。何之歸。決榮矣。比  
千剖心。更未知政子。膏腸。與筆。歸。則。何。對。難。德。榮。則。直。若  
此者。班班見於書。傳。今有司所以與臧何之賢否。曲直者。雖未  
當乎人心。然揆之外。實。則。植。之。事。豈。不。遠。哉。既。其。民。心。士。論。有  
以。慰。焉。扶。掖。如。此。其。感。者。乎。何。君。尚。何。感。曾。士。師。如。掬。下。惠。足  
令。尹。知。子。文。其。平。亭。治。理。之。善。當。不。可。勝。紀。三。黜。三。已。之。間。其  
為。曲。直。多。矣。而。請。孟。所。稱。獨。在。於。遺。盜。不。怨。匪。寵。不。懼。仕。無。喜  
色。已。無。慍。色。况。今。天。子。重。明。嚴。正。光。輝。日。新。大。臣。如。德。星。禦。陰  
輔。陽。以。却。氛。彼。下。邑。一。尉。老。乃。商。其。民。以。泣。墨。令。適。用。史。文。典  
令。俱。罷。是。實。終。遺。遂。既。寵。而已。若。乎。何。君。尚。何。感。雖。然。何。君。吳

嗚呼世其盛者派氏子實為之也何君之志何君之學遠可知  
是而已乎何君是來亦勇矣誠率是勇以志乎道進乎學必居  
廣居立正行大道使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此吾所望於何君者不然何君固無憾吾將有憾於何君矣

送彭子壽序

臨江彭君子壽未行都當改秩有司以詩文卷簡之轉欲棄去  
願其辭職乃肯諾有司以名上又以疑以之然欲棄去則蕭又  
相與辭拜而留之既改秩欲便親養奉祠而歸人皆稱彭君恬  
於進取如此余謂此未足為彭君言也彭君當官無不盡力政  
有不便於民未嘗不盡意為上官言之雖見挫抑不為棄止此  
人所難然本末足為彭君言也余與彭君同為江西人聞其賢  
久矣比未始識其面直諒之與固可謂之碩乎明以彭君之賢  
物皆擇交父善士取舍尚有不畔于善惡是非二大端不必過

乘自可不失為今世質士大夫然自初識彭君若有所悟不足者  
相與講求古聖賢格物致知之說自謂不能無幾於此而不  
肯自安於其所已知者此吾所以言彭君而有望於彭君者也  
於其歸書以贈之

楊通老

學所以開人之蔽而致其知一而不知其云則反以滋其蔽諸  
子百家往往以仁義道為名然而卒為異端而時於皇極者  
以其不能無為高耳夫楊通老忠實懇到有志于學相見  
雖未久而其功確於此其方於其歸書以勉之

贈吳叔有

人生天地間抱五常之性為庶類之貴者用其秉則有罪全  
其靈則適其分耳誠全其美則為人子蓋子道為人臣蓋臣道  
豈曰無事乎哉成世之說足始創守之可飲未得飲食之正



也孟子盡其人以求在我者誠能求在我者則無意之說不足  
道矣

贈俞文學

吾鄉俞君大業用筆功快而味致閒雅與和氣淡洽聽其論當  
世之書必能及氣嘗其自所得者在此耶至其考訂備旁參  
稽搜絕有恨探家歷歷不苟也自謂少所賞識及觀其所得諸  
條讀則益有識之者又聞其稱官獲罪未異哉其言之也余  
於是亦感益深俞君憂憂海北履歷使君山川風俗余所叩  
未十二三條已多矣惜其遊河東上余未有以留之因書以贈

贈二道

吾鄉解道文字曰云云經疑作傳且日變其勢然也苟得其實  
本末始終數然甚明知所從後則是非邪正知所擇矣雖憂且  
憂非以為病也以為益不得其實而蔽於其未則非以為益也

以為病二昆其謹所以酬其實哉

贈僧允懷

子弟之於家士大夫之於國其於父兄君上之事所謂無所逃  
於天地之間者願其勉力致身以供其職甚有至為利害  
懷上人學佛者也雖其法教崇其門徒建菴之役積誠勤苦經  
營未幾殿殿脚乎有成何其能與使家之子弟國之士大夫舉  
能如此則父兄君上可以不詔而仰成豈不美乎修本陸出是  
役也過余余於是有感因書以贈

陸冬或寒冰霜嚴屬民之志法感於榜檠上能擇或无能陳力  
則徒枉與不可觀政事之不諭又矣楊林溪者貞溪之要  
津也日窮而窮者之善予以允懷勤誠使為石橋以便行  
者懷陸出而孝佛余當因其所為材所感矣今於是復又重嘉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贈曾友文

成而上藝成而下生占筮論理稱道歷史未見紙梅乃鶴業  
相人之術甚靈雖精下六生言又能自悼窮苦之願願得引孟  
子無以小宮大無以賤官貧之言年又尚少則全其富即新是  
圖此其時也生其勉之

贈汪堅老

五行書以人始壬子月日行所直日辰推背賤賞富貴壽禍福  
詳矣乃獨略於智愚賢不肖曰純淨清明則壽貴富壽曰  
駁雜濁晦則短之賤官天禍國無道不如此子子因短  
夷齊而鐵天仲尼而流涕仲尼陳李窮矣於其公而謂天疾又  
皆貧也孟子亦老於李交而有所遺若此者象聞耳妻須用比  
以政身致自焉之真孤民之望陰祿就寤意直醒正尸肆譁

闕家游語必厚處世貴術之絕駭氣稟之清流識鑑之明嗚呼  
安歸乎易有吝泰君子小人之道迭輔消長各有盛衰純駁清  
濁明晦之辨不在感蒙而在君子小人今願聖於智愚賢不肖  
而必以純粹清明歸之貴富壽福駁雜濁晦歸之賤貧天禍則  
吾於五行書誠有所不降生蓋為我言之

贈丁潤父

道之將行也坎命也道之將廢也坎命也公伯察其如命何吾  
之不聞管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坎聖賢之知命如  
此今之知命者幸其知貧賤富貴之有定數也而無為小人以  
害其心斯可矣雖然吾所謂心天之所予我也彼夫險詖頹  
側悉捐畢力以遂其私而不肯以入堯舜之道豈亦天之所與  
我者予吾嘗有說以贈汪堅老而未及於此子既見之矣今予  
所遊又多賢士大夫蓋其為我言之



贈黃發浩

陳正巳以書導黃發浩見吾家阿感甚譽其命術吾嘗聞當世  
經公言命余答之曰道之將行也於命也道之將廢也於命也  
經公變然曰是下所言者大命也吾所言小命耳此其說出於  
虞非余因嘆鍾公博洽出言有稽豫知此小命之術其來久矣  
於今尤感余又聞近時府第呼召術士有一日之間而使入房  
午於道者舜浩術精何為不道夏之於彼陳廉交非忠於黃發  
浩者也

贈汪彥常

吾易汪君彥常按太乙數游諸公間實有奇驗然汪君本知書  
一旦以老人之言廢其業後受此術今又以其效驗自志吾觀  
汪君精神有不宜止於長者後日過我當與汪君論其說

贈陳晉卿

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  
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人所不見此心也昭然善推所為是  
心而已已始與辛亥立秋後二日賦川陸某子梅為福廣陳縮晉  
卿書

示象山學者

道不遠人鄉人離道耳古人謂宿道鄉方二三君子毋徒宿吾  
方丈曰鄉群山得無愧於宿道鄉方之言斯可矣吾方以此自  
省固書此以奉慈慈主進不進亦各視其志雖無荷蒙於其道  
然至於有兼日有遠方與未知其方而不能問於知者則其道  
亦可知矣幸勉旃毋忽五月朔某白象山諸同志足下

贈金谿砌街者

為善為公心之正也為惡為私心之邪也為善為公則有和協  
輯睦之風是之謂福為惡為私則有爭爭陵犯之風是之謂禍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和協權聽人所願也垂阜陵犯人所惡也吾邑街道不治又失  
行者病之乃有肯出心力捐貨財辛勤而為之者此真為善為  
公而出於其心之正者也有是心者豈得不翕然相應而助成  
之乎特見和協朝野之風典而垂阜陵犯之事息難是街者皆  
惠慶成周之人也諸君勉之

贈湯讓舉

清江湯讓舉往年見過占辭其文為杜岳橋而挾地理之術登  
象山圖其形殊不失實相從之又溫然慈祥不少異其初此來  
又以啓事見余多經史全句首尾詳整類後事場屋卷閱之則  
曰善亦甚眾羨不中乃舍之地理乃先生之傳姑崇之以為生  
又出詢中丞請之得讓舉去素懷既別求余言因要書以贈

贈陸唐翰

貴溪陸口陸堯臣唐翰今從居望姑世其家精學博之二千又

曰吾所傳大方脈也吾於小方脈雖學之而不能精邪中有  
精於此者在浮屠氏今老矣吾將使少子學焉若陸君者可謂  
不自用笑學必有師豈唯嚙其自其求者遂書以勉之

贈珠山益侍者

海虞已酉孟秋中氣在月之初填星復輔之入龍底五二大星  
之間比下星如心大星之於前星二日之夕微出其西三日之  
夕微出其東四日益東如朔之在西則其正陽於三日之朝矣  
古義和之官甚重堯典獨詳其職後世星宿理官為職有司人  
庸哉暗安能奪其職哉因循廢弛莫董正之是等或有所說後  
有治其事者不無所助是月也會將視吾外姑之宅兆于東海  
之龍岡朔之夕發象山三日而抵余家四日之夕發余家次夕  
抵大原觀六日抵龍岡事既遂抵野山與同行昭武吳大年里  
中胥必先言曰五緯次舍有經宿可準如此者得之於所見不



可不記之治眉頰積賦以摺合吾官之不宿其業為日久矣是亦可以備其搜訪也越翼日因益侍者出此紙求余言其方且曰當寶藏之余於是得所托矣他日拈出當有骨香七夕月下泉山翁書

贈劉季蒙

明德在何必他求方士柳伯真為大崇無世俗之福為無二崇之達惑所謂無備無患王道湯浩然宇宙之間其樂幾可量也壬子月日家泉守陸井書贈劉季蒙

題新興寺壁

水在龍吟金先填于元香羅泥糖月望東曉時雨新霽西風增空閑雲未歸蔥然坐陰香散登塲種花盈晴寂葉繁蔭桑麻沃然象山翁觀瀑半山登舟水南宿上清信龍虎次于新興突仙岩之勝石種激雪滑潭清流溢龍飛龍飛恍若圖畫疎松翠篠蒼

峯茂草之間石鏡呈黃金粧粉紅被崖綠坡爛若錦綉輕舟瓦插天歌相聞家如魚鱗列如鴻行至其處出探奇更泊互連溪為後先有若偶然而相從者蒼顏皓髮高領漆少者整襟肅容視微噴莫不各適其適余亦不知夫小大相親聞來後息之不齊也乃俾猶子謙之類之子持之分書同遊者七十有八人昌姓名字于左方

題華雲寺壁

存際已西長至後二日余寓許昌朝家酌游華雲明日劉伯倫或余朝家許昌朝胡無相與為伯倫又誘翠生石謂不賦感泉飯餘歌興一行不期而會者蓋翠雲之堂是也云題華雲寺文公父子六詠增於吾家庸藉投山二兄之游乃今始得親目昔年荷東遊會稽探禹穴西登五老窺玉湖此歲又聞象止於龍虎之上游啓半山磔潭風吹飛雪詠簾篔子語凝今秋之佳



登雲臺瞰鬼谷窮石人之崖漱觀千尋之王帶乃獨水機躍馬  
鳴王之奇可謂道在迹而求之遠然則斯遊之得亦已多矣盛  
冬水泉既縮又值久晴長老嚴公憚畦丁喫田門蓄水大作水  
供陳師調作飯供胡無相作黍供成此一殿奇事職會長少為  
善之意如川方增不可不紀會者姓字具列于後童子其象  
山翁書

朱氏子更名字說

淳熙丁未暮春之初子抵城闕後生學字來從余遊春日以益  
衆余與之博時俗之風務啓人心之固有莫不陽兼以爲體然  
以血氣前輩長者注之屏臨教之舉無莫辭余於是益信此心此  
理充塞宇宙誰能間之一日朱伯克進而曰及嘗有朱虎伯  
號幼未知學益不知其名之不可得傳也夫以始自魯持若及  
至猶則步之余於是名以元字子以忠甫其此不掩瑜之不

掩瑕也夫玉之瑕終瑕瑜終瑜人則不然學則瑕者瑜不學  
則瑜者瑕天之所以與我者固皆瑜也惟不思而蔽於物而後  
瑜者瑕今子既覺之則瑕者瑜矣故曰元瑜能覺而更長謂不  
掩不瑜之謂忠氣稟之所秉習尚之所格豈遂能盡免於瑕哉  
雖然而不終其志則信乎其爲元瑜也故曰忠甫余始名字之  
未及告之以其說余留踰月而後東還吾廬朱子又寢室以楮于  
吾廬之傍以求詩益秋七月朔辭觀其親姑書以遺之

二張名字說

番禺陳季海見二子求名各其一曰視御冠之曰宜告寔字以  
清又其二曰撻母字以宏父暑風之清莫如視字視船曰清父  
取清暑也夏日之怪莫如撻字撻卿曰宏父取宏蔭也時六月  
中斡子方有行後因以是視云

格橋奇說



格至也與窮字突字同義皆研磨攷索以求其至耳學者孰不  
曰我將求至理顧未知其所未知果至矣否耳所當辨所當察  
者此也強執爲古法以爲矯亦強執甚當若以爲矯持則章旨  
文義皆不週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豈獨探所能居廣居立正  
位行大道乃能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此天下之至強也故曰  
強執矯

改真國寺雄石鎮帖

象山西北瀕溪、有渡曰石龜夾溪之山曰西山西山之北有  
山峭峙與西山同出曰微君山故老相傳古有隱者在其上累  
微不就人號微君因以名山、燕有寺曰資圓猶藏其立寺時  
帖乃雄石鎮帖也字跡密行筆有法非今時吏書所及年曰  
龍紀元年仍書歲次已酉亦不類今時文移官曰鎮過使侍御  
史簽書者曰押衙燕副將印曰信州雄石鎮木末配文乃正景

不與聖令其地爲貴溪史傳所記故老相傳皆未嘗知有雄石  
鎮抑人常言永泰二年置貴溪考之唐史貴溪之建在永泰元  
年而次年爲大曆元年然大曆改置在長至甲是永泰嘗有二  
年矣是歲至己丑涉兩年亦事勢之常置縣之年尚傳至今龍  
紀後永泰百餘年而人不復知有雄石鎮何也唐六鎮有鎮  
將鎮副掌鎮捍防軍兵部係中又曰凡鎮皆有使一人副使一  
人今日鎮過使曰副將蓋互見矣又曰凡諸軍鎮五百人置押  
官一人今日押衙者蓋是放其地者曰周采麟永泰之官  
曰押衙燕都監以亦鎮官然則此鎮有兩押衙又有押衙唐百  
官志本六典六典乃明皇所撰史臣固曰永泰後諸鎮皆頗增  
威開元之舊制固宜不可甚考考韜釋疑長白中丞而其官實  
侍御史唐供奉官御史中丞與侍御史總班此尤足以知非後  
人所能偽也其班明曰丞鄭室西而東玩微山脚初觀君子然





之人皆不失其本心以信大義成大業則古人可以灌畦畊田  
為其愛成周之民不亦樂乎又何必學之而東執孫君遠告乎  
以有行予教書是以勸其友而求之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雜著

易說

此理塞宇宙誰能避之順之則吉逆之則凶此家範則為昏昧  
通微則為明察昏昧者不見是理故多逆以致凶明察者見是  
理故能順以致吉說易者謂陽貴而陰賤剛明而柔暗是固然  
矣今晉之為卦上離以六五一陰為明之主下坤以三陰順從  
於離明是以致吉二陽爻反皆不善蓋離之所以為明者明是  
理也坤之三陰能順從其明宜其吉無不利此以明理順理而  
善則其不盡然者亦宜其不盡善也不明此理而泥於爻畫者  
言之未豈可與言易哉陽貴陰賤剛明柔暗之說有時而不可  
泥也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非禮勿履人孰不以為美亦



之人皆不失其本心以信大義成大業則古人可以灌畦畊田  
為其愛成周之民不亦樂乎又何必學之而東執孫君後告予  
以有行予教書是以勸其友而求之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雜著

易說

此理塞宇宙誰能避之順之則吉逆之則凶此家範則為昏昧  
通微則為明察昏昧者不見是理故多逆以致凶明察者見是  
理故能順以致吉說易者謂陽貴而陰賤剛明而柔暗是固然  
矣今晉之為卦上離以六五一陰為明之主下坤以三陰順從  
於離明是以致吉二陽爻反皆不善蓋離之所以為明者明是  
理也坤之三陰能順從其明宜其吉無不利此以明理順理而  
善則其不盡然者亦宜其不盡善也不明此理而泥於爻畫者  
言之未豈可與言易哉陽貴陰賤剛明柔暗之說有時而不可  
泥也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非禮勿履人孰不以為美亦



執不設其然、善惡之微正氣之虧雖或欲之而未必能也今  
四陽方長雷在天上正大之壯如此以是而從事於非禮弗獲  
優為之矣此顏子請事斯語時也

泰之九二言包荒包荒者包含荒穢也當泰之時宜從荒穢蓋  
物極則反上極則下盛極則虧人情安肆則愈勿適之故荒穢  
之事常在於積安之後也

易之為書也不可處其知道也屢變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  
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臨深履冰參前倚衡險  
戒發慮小心翼、道不可須臾離也五與天叙五禮天扶洪範  
九疇帝用錫禹傳在箕子武王訪之三代攸與罔不克敬與不  
有斯人孰足以證不可遠之善而論變遷之道也

易說為張惟叔

一得五合而成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故一得六合而成水二

行五合而為七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故二得七合而成火三得  
五合而為八天三生木地八成之故三得八合而成木四得五  
合而為九地四生金天九成之故四得九合而成金五得五合  
而為十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故五得十合而成土論五行生成  
水合在一六火合在二七木合在三八金合在四九土合在五  
十數至四而五在其中矣一與四自為五二與三自為五二與  
三少陰少陽之重也一與四老陽老陰之表也五數既見二得  
五為七三得五為八故七為少陽八為少陰一得五為六四得  
五為九故六為老陰九為老陽故七與八合其數十五六與九  
合其數亦十五少陰少陽老陰老陽是謂四象謂四象則陰陽  
之少合在七八陰陽之老合在九六四象成列七八在裏九六  
在表陰陽之分先裏後表故七八為少九六為老四七二十八  
故三十八者少陽之象四八三十二故三十三者少陰之象也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其為道也屢變動不居周源六種上下  
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其所適若覺言天下有不易之  
理是理有不窮之變誠得其理則變之不窮若管理之不易者  
也水生數一成數六其卦為坎、陽裏而陰表水形柔弱蓋陰  
柔也然本生於陽故道家謂水陰很陽火生數二成數七其卦  
為離、陰裏而陽表火形剛烈蓋陽表也然本生於陰故道家  
謂火陽很陰自水火之成數而言則水六也火七也水則為陰  
大則為陽自水火之卦而言之水坎也火離也坎則陽卦離則  
陰卦自坎離之卦而言之則坎月也離日也拘儒於此將如何  
而言陰陽坎五行相得而各有合蓋不止乎前三合而已

又為連數廣者

三奇者四四也三偶者八八也此老陰老陽也即乾坤之  
象故不容有二若少陰少陽則各有三變此六子之象也兩偶  
一奇則四八八為雷之象八四八為坎之象八四為巽之象  
兩奇一偶則八四四為巽之象四八四為離之象四四八為震  
之象四爻生八卦亦可見在此

三奇四

為老陽爻

三偶八

為老陰爻

一奇四

為少陽爻

一偶八

為少陰爻

二三四五五行生數

一四六八十五行成數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三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

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生而才成不可用故

用其成數三者更之始五者變之終故數至七五而變化其美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莫非五也天數五一一三五七九也地數五

二四六八十也生數五二三四五也成數五七九也

三象者於三才五象上著五星下著五岳總為五方五方之形

正分之二亦四隅分之二亦四五無分界故天有四時春木夏火秋





金冬兩節土寄甲四季去字言四端不言信孔子嘗猶言信曰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又曰人而惡信不知其可也又屢言  
主忠信醫家言六脉皆有胃脈人無胃脈則死亦此理也故四  
為氣之大紀五在其中矣四營成易亦此義也易有人極是生  
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四象者陰陽老少謂老陽少  
陽老陰少陰也或曰七八九為四象即老陽少陽老陰少  
陰也四者一卦七八為老陰勝之分自東為故七為上陽八為  
少陰六九為老陽勝之分自東為故六為老陰五為少陽四者其  
本數也以四積之則曰四十有四故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四九三  
六每爻為三十六策之積之則三百一十有六故乾之策二  
百一十有六三三三十九則天之五音也而其中為五故五為  
中數二四六八十此則地之五間也而其中為六故六為地

中數十日者陽也乃五之數十二辰者陰也乃二六之數天  
中數為十日地中數為十二辰五音六律亦由是也十日十二  
辰相配至六十而周故甲子六十四六二二十四九三十六二  
十四是老陰之策三十六是老陽之策老陰老陽相配而為六  
十四七二十八是少陽之策四八三十二是少陰之策二十八  
與三十二相配亦為六十者以陽相配之數也

三五以類聚

數高則齊數可則不齊唯不齊而後有奇故主更者奇也一三  
五七九數之奇也乙者之始未可以意定自一而三自三而  
五而其變不可勝窮矣故三五者數之所以為變者也有一物  
必有上下有左右有前後有首尾有背而有內外有表裏故有  
一必有二故曰一生二有上下左右前後首尾表裏則必有中  
中與兩端則為三矣故曰三生三故太極不得判為兩儀兩



儀之分大地區位則人在其中矣三種之德皆作易者所能自  
為之統之則一二三四五皆則為數十五三居其中以五  
紀之則三五十五其十五則為洛書九章四十五之數九  
章自一至九而無七然一與九為十三與七為十二與八為  
十四與六為十則所謂十者固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間  
笑雖無十而十固在其間所謂十五者五即土之生數十即土  
之成數然則九章之數雖四十有五而其天數五十有五之數  
已在其間矣由是觀之三五之變可謂應天而地人為三才日  
月星為三辰卦三畫而成離三足所立為乾乾之說也亦曰一  
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蓋三者變之為四也天有五五行地有五方  
一二三四五則五行生數六七八九十則五行成數一二三五七  
九為天數二四六八十為地數易大傳曰天數五地數五五

位相得而各有合一與六為合蓋一與五為六故一六為合二  
與七為合蓋二與五為七故二七為合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  
皆然故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五為小衍五十為大衍蓋五者  
變之終也參五以乘而天下之數不能外乎此矣天地既位人  
居其中神明而立則左右前後為四方天以氣運而為春夏秋冬  
各地以形廣而為東南西北四數於是乎是矣然有中然後有  
四方中與四方於其為五故一生水而水居北二生火而火居  
南三生木而木居東四生金而金居西而五生土而土居中央

學統

古者十五入大學大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  
至善此言大學指歸欲明、德於天下是入大學標的格物致  
知是下手處中庸言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格物之方讀書親  
師友是博學思則在已問與辨皆須在人自古聖人亦因往哲之



言師友乃能有進况非聖人豈有自任私智而能進學者然往  
哲之言因時乘理其指不一方冊所載又有正偽純疵若不能  
擇則徒泛觀欲取決於師友師友之言亦不一又有是非當否  
若不能擇則是泛從泛觀泛從何所至正如彼作室于直諫是  
用不潰于成欲取其一而從之則又安知非私意偏說乎莫孰  
中孟子尚以為執一廢百執一廢百豈為善學後之學者爾何  
以處之

論語說

苟至於仁矣惡惡也惡與過不同惡可以遷易過不可以遷易  
賢如蘧伯玉欲寡其過而未能單如夫子猶曰加我數年五十  
而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况於學者豈可遷易其無過耶至於邪  
惡所在則君子之所其疾足不可辜焉春而斯須犯者也苟一  
旦而志於仁斯無是矣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道者天下萬世之公理而斯人  
之所共由者也君有君道臣有臣道父有父道子有子道夫不  
有道惟聖人惟能備道故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為父盡父  
道為子盡子道無所隱而不盡其道常人固不能備道亦豈能  
盡己其道夫子曰誰能出不由乎何莫由斯道也田野龍淵之  
人未嘗無尊君愛親之心亦未嘗無尊君愛親之事臣子之道  
其端在是矣然上無於下無於下無於上不能推其所為以至於全  
備物極欲推移之極則所謂不能盡亡者勢有肩而亡矣執  
父與君乃盡亡之時也民之於道係乎上之教士之於道係乎  
己之學然無志則不能學不學則不知道故所以致道者在乎  
學所以為學者在乎志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又曰士志  
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孟子曰士尚志與志於道  
一也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聖人之全德也



信并以正行也二也勿正字下有心字則辭不窮勿忘字上無  
心字則辭不替此但工於文者亦能知之必有事焉字義與小  
心翼、如事上亦事字義同

孟子知言一段後人既不明其意因不曉其文強將說濶邪直  
於揚墨等老上差排曰何者是說濶何者是活辭何者是邪辭  
何者是迷辭不知此四字不可分諸千百家所字乃是諸子百  
家處箴隨體稱是其實說濶邪直是其名有其實而後有其名  
若欲說說濶邪直之名須先與箴隨體索之實說隨體矣是終  
始淺深之辨非是四家學有所蔽則非其正故曰說濶蔽而不  
解心深隔其中其說必濶故曰活辭念蔽之初其言仍附著於  
正其實非正故深隔之後其言不能不濶於其所附著故曰邪  
僻離則必冷、則必宛轉好道而為言故曰道僻故蔽而不解  
必隔之而不已必離之則必冷之而不反於正則不復可救弊

論孟子之謂博學但後言思邪僻詭說行放濶僻初不向揚墨  
上分說為說就為兩說為邪所以論濶有六言六箴論後世字  
者之蔽甚止大而巳故所以貴於知其所蔽也總而論之一箴  
字可盡之矣荀子解辭為却道蔽字之義觀論語大言六箴與  
荀子前箴着便可見當於所字上分諸子百家  
論、說白也濯以江漢孫以秋陽其潔白不復可加矣言天子  
之道此非有若私智士撰者所可窺塗也





2025/08/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2/2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2051704 v.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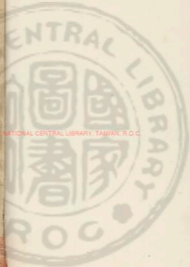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雜著

武帶謂汲黯無學

汲黯進賢新之言武帝為之醜然此必有所中矣已而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而黯之言也日益甚人將求勝乎人以自信何惑無辭謂黯無學未必不可武帝亦安取學而談人哉太史氏推原其故謂黯論心不能無少遠果足以知黯之心乎黯嘗言今病歸田里後拜淮陽太守伏謝不受印及召見則曰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闈補過捨遺幸不得請過李息曰黯棄居幕不得與朝廷議然息早言張湯後之人誰實為知黯者必信樞心之言此與兒童之見何異使視事越相攻不至而還曰不足以為天子之使、視河內失火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河南貧民傷水旱便互持節發粟以賑之謂歸即伏矯制之罪李平





張釋之謂今法如是

張廷尉當謂捨下驚與馬者以罰金文帝怒張廷尉爭以為不可更重是也然謂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平也一偏天下用法皆為輕重則非也廷尉固天下平也天子獨可不平乎法國所與天下公共也苟法有不當為廷尉者豈可不誅之天子而督之而獨曰今法如是可乎虞書曰宥無天罰書曰乃有大罪非終乃為首矣隨得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縣人聞罪既憐下又謂衆與已過而出至於驚馬假令有敗傷亦所謂有大罪非終乃為首矣隨不是固不可殺釋之不能推明此義以法文帝之感乃徒曰法如是此後世所以有任法之弊而三代政刑所從而亡也

推說

皇極之指舜倫之缺反是則非終 古不易是極是舜極乎人心而窮乎天地居其空出其言善則 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 千里之外違之是非之致其可 謂哉雖然善民之弗用靈寶堯之時則然矣遺棄後世而未有 格心乃厲之于三危又教十載而禹始受命是有祖征之概夫 以堯舜之聖相繼而臨天下可謂盛矣蕭韶九成厥服來儀而 舜蓋有首悔慢自若不覺諸舞千七旬之暇而論於其不恭自 出之日則遠應之理殆無餘於此矣國自后稷稷仁德極其來 遠矣武王繼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商之頑民乃至三世而弗化天之所以與人者宜獨缺於是乎苗頑之於土厚廣而頑之於成周可謂固矣惟原夫子所慮也而人皆悅之曰墨孟子所聞也而言者歸之夫子受徒又矣而顏淵獨為好道者其後歸於夫子之道者惟有魯子夫子沒而子夏子游子路乃欲強之以直有若自夫子不

陸翁之於樵曾子不能喻之於其友則道之所有亦於矣嗚呼  
是非之決于其明不于其暗蒙寡非所決也苗民之未格商民  
之未化獯豳之未知其非揚墨之未歸於儒子夏子游子張之  
徒未能克已而復禮縱其私說說論可勝聽哉探之至理則元  
所謂不善者也是所謂不明者也是其所以為非者也苗民之  
格商民之化獯豳而知其非揚墨而歸於儒子游子張之  
徒一日克己而復禮則其非之謂判然明矣是理之在天下無  
間然也然非先知先覺者之明也否則人固未免於暗故惟至明  
而後可以言理學未至於明而能求天下之是非多見其不知  
量也純乎其善純乎其不善天入而能知之也人非至聖至善  
時非至秦至否固有所不能有所不辨則其大小本末輕重多  
寡表裏頭腦始卒久近則易幸不幸之變非至明誰能行之有  
善於此至大至重宜在所師宜任所尊而以其有不善為而其

言不盡其事不濟眾世莫辨而反以非非反以為善豈不甚可  
歎哉

念慮之正不正在於頃刻之間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忘之即可  
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是不正此事皆在其心書曰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誠心念之專有可以形迹指者  
有不可以形迹指者今人有悔慢之心則有悔慢之容悔慢  
之色悔慢之言此可以形迹指者也有悔慢之心而為為  
善敬愛色言強反若甚重此則不可以形迹指者也深信厚祿  
色厲而內荏者是也可以形迹指者其誠者也不可以形迹指  
者其深者也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  
不足以被人非惟念慮之不正者有善於形迹有不善於形迹  
雖念慮之正者亦有善有不善亦有事理之變而不可以形迹  
觀者亦有善不善雜出者如此下之虛則可見如箕子伴狂慢子

適周不可謂之不忠如魯子之孝則可見如舜不告而娶不可謂之不孝此是事理之變而不可以形迹觀者如匡章之得罪於其父乃在於責善此是善不善雖出者適因皆稱不孝則便見匡章不得孟子乃見料便善不善處分明故梁之遊又從而禮貌之常入不能知此等處又未足論世固有兩賢相恤而不相知者亦是此趣如去家之於王陽川東坡之於伊川先生是也

論舜文王孔子四聖人聖之感者也二典之形容堯舜詩書之形容文王論語中庸之形容孔子雖各不同誠使聖人若若時而生同堂而學同朝而用其氣運應也所造則善亦愛能善同至其同者則禹益湯武亦同也夫子之同惟顏魯得其傳以籍子之賢夫子猶曰未見其士孟子曰異也而信魯子則又不敢望顏子然魯曾之道固與聖人同也非特顏魯與聖人同雖其

他門弟子亦固有與聖人同者不獨當時之門弟子繼後世之賢固有與聖人同者非獨士大夫之門有與聖人同者雖田疇之人良心之不泯發見於事親從兄應事接物之際亦固有與聖人同者指其同者而言之則不容強異然道之廣大莊嚴思久不息而人之得於道者日多寡又善之殊而長短之淺勝得失之互若此小大廣狹沈澁高卑優劣之所從分而流輩等級之所由齊也

本疏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球圓如彈丸其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南極去北極直徑一百八十二度強天球陸曲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浙地夏至行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從夏至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





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赤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東半在日道之西其交則兩道相合去極遠而道相去大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

苟無所識必無所窮者有所識必有所窮者必無所識而後可矣本朝師友則太玄可使辨易

主發道則欲消而善亦可進主於善則欲微而道亡善亦不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厭以欲亡道則惑而不樂

有志者無志者有志者有異志觀雖與善可以格志發後微流可以論志謀微不務小志天聖強有力沉重著心

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萬世之後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東南西北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

此理也近世尚同之說甚非理之所在安符不同古之聖賢遊同志合戚有一德乃可共事然所不同者以理之所在有不能盡也雖夫子之聖而曰回非助我者乎者高又曰我學乎石門舜曰予逆汝強其稱堯曰舍己從人惟帝時堯故不惟都俞而有吁咻誠君子也不能不害為君子歟小人也雖能不失為小宇宙內事是已分內事已分內事是宇宙內事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

黃道者日所行也冬至在斗出赤道南二十四度夏至在井出赤道北二十四度秋分交於海春分交於奎月有九道其出入黃道不過六度當交明合故曰交結交使者月道與黃道交也

聖人固言仁矣天下之言仁者每不類聖人之言仁聖人固言義矣天下之言義者每不類聖人之言義聖人之言知道之言也天下之言不知道之言也知道之言無所附漏不知道之言



斯語漸矣

右賢而左能德成而上藝成而下

首言道明則耻尚得所不行不明則耻尚失所耻得所者本心也耻失所者非本心也聖賢所貴乎耻者得所耻者也耻存則心有耻忘則心忘

心忘則全節於禮畢

求而情求與學求下賢欲行浮於名耻名浮於行耻難固也

邪正純雜於念勝清濁強弱係血氣

志也

後世知有事而不知有政知責善於法而不知責善於人  
學者抱模多係其聞見疲慢之徒未有傳習豈能有是規模是  
故所習不可不謹處乎其中而能自按者非萬懼不能劫於事  
勢而為之趨向者多不得其正亦理之常也

道尊則水人之於道譬則蹄涉乎泥百川江海也海至大矣而  
四海之廣狹深淺不必辨也至其為水則蹄涉亦水也

常人所欲在富君子所貴在德士庶人有德能保其身猶大夫  
有德能保其家諸侯有德能保其國天子有德能保其天下無  
德而富徒增其過患重後日之禍患今日雖富豈能長保又况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故君子所以為民也書曰德為善  
政在養民行仁政者所以養民君不行仁政而反為之聚斂

以富之是所助君虐民也宜為君子之所樂總當戰國之時皆  
勢富因強兵以相侵伐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

野故孟子推明孔子之言以為奪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推論既明又斷之曰人臣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

萊任地土者次之孟子在當時所陳者皆堯舜之道勉其君當  
德行政勸之以開眼之特明其政刑自謂以齊王儲反手耳使



孟子得用必能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其輔耕者皆欲耕於其  
野漁者皆欲藏於其市行旅皆欲出於其塗天下之民盡歸之  
則無敵於天下矣此理甚明效可必至當時之君徇俗自安不  
能聽用其說乃反謂之迂闊可謂不明者也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講義

白鹿洞書院講義

其雖少朋友兄師友之訓不敢自棄而頑鈍拙學不加進每  
懷愧怍恐辛負其初心方將求鍼砭錫磨於四方師友冀獲開  
發以免罪戾此未得從那侯秘書至白鹿書堂群賢畢集瞻親  
盛觀竊自慶幸悅書先生教授先生不察其愚冬松講席以吐  
所聞頌惟庸聖何敢當此辭避再三不得所請取論語中一章  
陳平白之所感以應嘉命亦幸有以教之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明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  
省亦恐未能有益也甚平白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  
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



孟子得用必能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其輔耕者皆欲耕於其  
野漁者皆欲藏於其市行旅皆欲出於其塗天下之民盡歸之  
則無敵於天下矣此理甚明效可必至當時之君徇俗自安不  
能聽用其說乃反謂之迂闊可謂不明者也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講義

白鹿洞書院講義

其雖少朋友兄弟師友之訓不敢自棄而頑鈍拙學不加進每  
懷愧怍恐辛負其初心方將求鍼砭錫磨於四方師友冀獲開  
發以免罪戾此未得從那侯秘書至白鹿書堂群賢畢集瞻親  
盛觀竊自慶幸秘書先生教授先生不察其愚冬松講席以吐  
所聞頌惟庸聖何敢當此辭避再三不得所請取論語中一章  
陳平白之所感以應嘉命亦幸有以教之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明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  
省亦恐未能有益也甚平白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  
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



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趨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宦榮華權勢為歸其習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諸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也高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誠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

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秘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萬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志而與諸君勉之以毋負其志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元子靜求自金谿其徒朱克家陸繼之同清更請鑑諸君書訓實從十日丁亥嘉慶癸亥諸生與俱至于白鹿書院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辭而惠詩之至其所以發明數暢則又懇到明白而實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潛之病蓋聽者莫不踴躍動心焉蓋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而受藏之凡我勳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不建於入德之方矣新安朱森識

大學春秋講義 淳熙九年八月十七日

楚人感舒夢

聖人宣中國賤夷伏非私中國也中國得天地中和之氣固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3/Color White 3/Color Red Yellow Green Cyan Blue

增義之所在貴中國者非貴中國也貴禮義也雖東家亂先王之典刑猶存流風遺俗未盡泯然也喪於威強吞并小國將棄其氣力以逼求諸夏是禮義行無所措矣此聖人之大慮也野人滅諸威黃城江城六城靡至是又滅晉豈聖人素書不置其所以望中國者切矣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春秋曰食三十六而食之既者二日之食與食之浮淺皆實家所能知是雖有惑疑若不為變也然天人之際實相感通雖有其數亦有其宜昔之聖人未嘗不固天變以自念若爾秀君子以恐懼修省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遠大必於是期沛必於是所以脩其身者矣然若懷之時必因以恐懼修省此君子之所以無欠德而吉事天之道也况日月之昏見於上手過矣而懼則身終行欲銷去之此宣王之所以中興

食必在朔个不在朔旣差也

冬十月己丑薨我小君故廡

棄仲穆太子惡故羸為之也故羸非嫡而薨以夫人葬以小君魯君臣之責深矣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蓋為是也

兩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葬不為兩止以其有兩備也兩不克葬是無兩備潦車載蓋笠士表禮也諸侯葬其母而無兩備豈禮也哉

城平陽

平陽魯邑也冬使民時也然宣公葬母不能為兩備不易時而遽興土工罪不可逃矣



越師伐陳

前年晉衛侵陳以其與楚之故至是楚始伐之是楚未能  
御志於陳也楚子陸渾之役觀紅尾蠻問鼎輕重夏至臨郢  
蠻及於澧澧盟吳越而蹙其疆至矣然猶未盡得志於陳  
之間當是時使中國之君臣徒恐懼自治明其政令何惑不  
能免其禍哉

又十年二月七日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室自齊夏仲孫及如不師

古者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  
子五年一巡狩周朝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天子乃時也考制  
天子四岳諸侯各朝于天子所以考制廢尊天子也故曰天  
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設諸子  
以為五年與諸侯相朝誤矣臣所謂兩君相見者不能親

是年耳非定制也比年小聘三年大聘諸侯交相聘則期有  
定制矣故曰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  
使諸侯相尊敬也是故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  
三不朝則大師移之三五之通制也義之所在非由外緣損  
諸人心違之天下先王為之節文著為典訓苟不在其節  
從公之宣公即位九年兩朝于齊乃一使其大夫聘于周室  
王遂既鳩銅淪殺造莖倒置恬不為異春秋之例其得已  
哉五書于策比而讀之而無懼心者吾不知矣

齊侯伐萊

萊微國也三年之間兩動兵於萊齊侯之志可見於此矣  
秋取根牟

魯侯之志猶齊侯也

八月癸子卒



名不登載者簡牘則不名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廙  
荀林之帥師伐陳  
晉自靈公不君之後浸不識其甚焉  
破令自營兵力日強  
然聖人之情常養奉有息於罪非殺之也  
華夷之辨常如是也  
前年陳受甚伐勢必向甚  
意之會乃為陳也  
陳不圖晉荀林父能待諸侯之師以伐陳春秋善其  
李西晉侯黑晉卒于廙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老君地不卒于國也  
也不書葬蓋不命也

宋人圍滕

滕雖小國圍之則非特卑師少也  
滕子卒未幾月與兵圍之  
書人之為與明矣

莒子伐鄆晉卻缺帥師伐鄆

伐陳伐鄆西之諸臣猶未忘文公之遺謀春秋善其

陳殺其大夫洩冶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洩冶以直諫見殺名之陳聲着矣

又七月十七日

六月宋師伐滕

宋大國也滕小國也滕安能善宋之伐滕陵夷小國以還  
所欲耳左氏謂滕人恃晉而不事宋然晉之伯業方不競滕  
國微固何恃之有或者事晉之故而有關於宋故欲宋亦何  
義而責滕之事已大當字小恤其不及焉可也去年因其喪  
而圍之今年又興師而伐之其為陵夷小國以還所欲明矣  
陳常弑其君孔子朝晉侯而請討之前月陳方以弑君晉宋  
為隣邦不知此何時耶而卒焉與師伐滕以逞所欲尚得  
為有人心者乎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宣公為弒君者所立懼齊見討故率齊以求免齊悅其事已而安其位自是齊魯之交厚而魯之事齊甚謹齊侯之卒宣公既身葬其喪又其葬也又使其貴絕往會且書子葉亂臣賊子得無恐乎歸父仲遂之子貴而有寵弒君者仲遂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左氏謂鄭及楚平諸侯伐鄭取成而達諸侯伐鄭而稱人取也晉楚爭鄭為日久矣春秋常說晉之得鄭而不欲楚之得鄭與鄭之從晉而不與鄭之從楚是貴晉而賤楚也晉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為中國也中國之所以可貴者以其有禮義也鄭介居二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亦其勢然也今晉不能從鄭致其從楚陳又有狄君之賤晉不能告之天王楚驛致討而乃汲、於爭鄭是所謂擅義者滅矣其罪可勝誅哉書人以聚聖人於是紀晉楚矣

秋王三使王季子來聘

宣公即位十年屢朝于魯而未嘗一朝子魯能奔諸侯之喪而不能奔天王之喪能使其貴卿會齊侯之葬而不能使人會天王之葬如是而天王猶使王季子來聘則冠履匄置君臣之論相表貽盡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縶感之伐邾無以異於宋之伐滕特書取縶罪益重矣

又十一月二十二日

大水

太極判而為陰陽陰陽播而為五行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五奇天數陽也五偶地數陰也陰陽奇偶相與配合而五行生成滿矣故太極判而為陰陽陰陽即



太極也陰陽指為五行五行即陰陽也塞宇宙之間何往而  
非五行水火金木土製謂之六府土爰稼穡殺即土也以其  
民命所係別為一府總之則五行也共乾九章初一曰五行  
此其在天之本也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  
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  
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者此  
其在人之用而所以察理陰陽者也日月五緯謂之七政四  
時行焉歷數興焉人君代天理物歷數在躬財成輔相參贊  
燮理之任於是乎在故堯命羲和舜在璇璣管二典大政夫  
金兼水殺木熾火旱夫之行也堯有九年之水則曰洪水  
予蓋以為已甚也昔之聖人小心翼翼、臨深履水參前倚衡  
時首之所以事天敬天畏天者蓋無所不用其極而苗憂之  
亦未嘗不以為已之責同道之業王迹既煥諸侯放歸代天

之任其誰尸之春秋之書矣非明乎易之大極書之澗解  
者孰足以知天子之心哉漢陽專門之學流為術數推類求  
驗旁引曲承徇流忘源古道孫宗後人覺其附會之失爰  
忘恩之過董仲舒劉向猶不能免吁可嘆哉是乎之水仲舒  
以為伐邪之故而向則以為殺予亦之咎是奚足以知天道  
而見聖人之心哉

軍踐行父如齊之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

宣公是年身如齊者二使其臣如齊者三聞天王使王季子  
來聘矣未聞身如京師與使其臣如京師也不待詳攷其事  
而詳已著矣左氏載行父出晉僕之事陳誼甚高且曰先大  
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齊惠  
公之卒公既親奔其喪矣王季子之聘魯未易時而行父僕  
僕往聘于齊知事君之禮而奉以周旋若果如是乎歸父之

往則以取譽之故齊惠公卒未踰年而國佐寔來拘於齊禮  
見利而不顧義安然行之不畏于天不愧于人人之心之滅滅  
一至於此吁可畏哉

微

作之君師所以助上帝寵綏四方故君者所以為民也書曰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蓋子曰民為大社稷次之君  
為輕故之饑饉百姓之命係而天下之事孰重於此春秋書  
饑蓋歸於是聖人之意豈特以其尊之君歟

楚子伐郢

魯是時晉伯既不復可爭齊魯之間無欄如此楚子之肆行  
其雖過之伐鄭之書生人所博譏矣左氏所載士會譏楚師  
于郢北不見於經傳或有之亦不足為輕重也

荆門軍上元禮部講議

三皇極聖運其有極欽時五福壽數錫取庶民惟時厥庶民于  
成極錫汝保極

皇大也極中也洪範九疇五福其中故謂之極是極之天充  
塞宇宙天地以此而位万物以此而育古先聖王皇運其極  
故能參天地贊化育當此之時凡庶庶民皆能保極比屋可  
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吁氣蓋生靈為太平勳用五福比之  
謂也聖王其有極即身欽此五福以錫庶民於極而言極是  
慶言也身五言也是不明理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秉而  
極之凡民之主均有身極但其氣稟有清濁智識有開塞天  
之生斯民也皆先知覺後知先覺之後覺若先聖賢與民同  
類所謂天民之先覺者也以斯道堯斯民者即皇運其有極  
也即欽時五福用教錫取庶民也今 聖天子重明於上代  
天理物承天後事皇運其極是舜是謂子帝其訓非欽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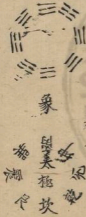
五福以錫不履民郡守縣令承流宣化即是承宣此福為  
聖天子以錫尔庶民也凡尔庶民知愛其親知敬其兄若即  
惟皇上帝所降之衷今 聖天子所錫之福也若能保有足  
心即為保極宜得其衷宜得其福宜得康寧是謂收好德是  
謂考終命凡尔庶民知有君臣知有上下知有中國夫欲知  
有善惡知有是非父知子知兄知友第知恭夫義姑順  
朋友有信即惟皇上帝所降之衷今 聖天子所錫之福也  
身或不壽此心實壽或不得此心實富或無志氣心實康  
寧或為國死事殺身成仁亦為考終命實壽實富實康  
實寧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世俗不曉只  
將目前富貴為福目前貧賤為禍不知富貴之人若其心邪  
其事惡身益天其福更速其禍更速其貧賤之教天地鬼  
神所不能奪而君師所不能奪其父祖自害其身時時而思

亦有不可自欺自瞞者若於此時更復自欺自瞞是自欺自  
辱滅其本心也誠是自前當真正人觀之無異在國圍費祿  
之中也志難之人其心若正其事若善是不逆天地不逆鬼  
神不悖聖賢之訓不悖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當佑聖賢君  
師所當與不辱父祖不負其身仰無所愧俯無所怍雖在百  
賤處雖中心自才適正人達者觀之即昇福德作善降之百  
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自  
餘殃但自方其心則知福祥殃咎之至也影隨形如影隨聲  
實必然之理也愚人不能遷善改業但貪承富貴都祈神佛  
以求福不知神佛在何處何緣得福以與不善之人也皇極  
在洪範九疇之中乃洪範根本經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  
聖天子運用皇極亦是受天所錫欲時五福錫尔庶民者即  
是以此心教于教化政事以發明尔庶民天降之衷不令滿

涓爾庶民能保全此心不陷邪惡即為保社可以報 聖天子  
子故育之恩長享五福更不必別求神佛也洪範一篇者在  
尚書今人多讀求必能曉大意若其心正其事善雖不曾識  
字亦自有讀書之功其心不正其事不善雖多讀書有何所  
用用之不善反增罪惡耳常戒以是日建醮於社廟為民祈  
福福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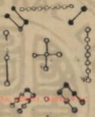
聖天子建用皇孫以臨天下郡縣之吏所宜與爾庶民惟皇  
之極以近 天子之方謹發明洪範敘福錫民一章以代黜  
事亦庶幾永流宣化之高一仍畧書九疇次敘圖其象數于  
后恐不肖讀書者欲知大義亦助為善求福之心詩曰自求  
多福正謂此也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乾為天  
坤為地震為雷巽為風坎為水離為火艮為山兌為澤



乾三連坤六斷震仰盂艮覆碗此  
兌上缺巽下短高中虛坎中滿

洪範九章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用五政  
 次四曰用五紀次五曰用皇極次六曰用人用三德次七  
 曰明用稽厥次八曰念用庶獄次九曰齊用五刑咸用六極



二七六  
 數九五  
 四三八

戴九履一  
 二四為君

左三七 縱橫數也  
 六八為足 皆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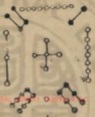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策問

問誰有之曰人之相去如九牛毛或者疑其言之過昔人有解  
 之者曰黃帝時天下而... 九牛毛哉其言誠謂... 有天地之厚有五帝之... 而當與乎古之... 呂樂者乎阿拉者足之... 古聖家被先王之... 館之間有父兄之所... 人之所耻者此其與... 至秋二三千各悉... 為坊屋課試之文... 之所以相去若星... 阿故已之



洪範九章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用五政  
 次四曰用五紀次五曰用皇極次六曰用人用三德次七  
 曰明用稽厥次八曰念用庶獄次九曰用五刑次十曰用六極



戴九履一  
 二四為君

左三七 縱橫數也  
 六八為足 皆十五

二七 六  
 數九五一  
 四三八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策問

問誰有之曰人之相去如九牛毛或者疑其言之過昔人有解  
 之者曰黃帝時天下而... 九牛毛哉其言誠謂... 有天地之厚有五帝之... 而當與乎古之... 呂樂者乎阿拉者足之... 古聖家被先王之... 館之間有父兄之所... 人之所耻者此其與... 至秋二三千各悉... 為坊屋課試之文... 試言人之所以相去若... 阿故已之



氣貫已之通御當存同地今日之用心今日之致力者其質何如行有所效焉

問察敏節秉帝鄉曆之臣要背死而不肯從之秦欲得兩帝魯仲連直死而不肯從之夫以齊秦之強力足以帝天下而卒沮於匹夫之一辭因國不以山溪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蓋子之言於是居矣而漢不常禮義好言時宜故得而隆實之漢祿以儒見用始末有以於高漢以謂之七也高祖寬大長者之跡見於起兵之日惟恐沛公不為秦王則長安之民所以愛戴之若亦可謂沛曰秦失統以文之仁愛武宣之政令所以推行之者亦後世所謂憐元感哀乎雖漫以改轉亦非有於秦漢之政爭東都之興光武之度不洪於高祖明帝之察其有愧於文景多矣章帝之仁柔殆比仲於元成之間曰其

降無足識矣然碑祀峙於西漢以曹操之強其所自致者不復於高光然終其身不敢去臣位視天下有孔北海也孺子之有嚴師傳灑然於几席之上而不欺肆也推其所自則尊禮重法以勸大博投戈講義息焉論道誦論經理夜分乃寐殆未可以文具而草非之也於身於家於國於天下初不可以三理觀二三乎蓋自其身而觀之以及於家於國於天下而備論夫國固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之道有道之世士博言庶人講於道商策議於市官朝廷之所察聞而非所禁也有法矣唐虞三代之政論而漢之得失以及乎當世之務者其書書之毋隱

問異端之說自周以前不見於傳記後世所同信其為夫子之言而無疑者惟春秋十翼論語孝經與戴記中庸大學等篇論述有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之說然不知所謂異端者果何所指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0Color Black





與命而然取道固非初學之所故輕議而探的所在志願所向  
則亦不可不早辨而素定之也故顧與諸君難論而深訂之  
問夫子主於周未自謂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當世從之遊者  
三千門人高弟如宰我子貢有若之徒所以推尊之者蓋謂賢  
於堯舜謂自生民以來未有以其言為勳者古聖人固多至推以為  
能蓋世千載之後未有以其言為勳者古聖人固多至推以為  
斯道主則惟夫子首有志于斯道者孰不願學夫子則請步書  
變商易作春秋傳管子明有孝經子思所傳則有中庸門人所  
望則有論語商編雖出後世而西都秘求參款之深猶足博信  
凡此固夫子所以流被後世而後世所以學夫子者亦未有捨  
此而能得其門者也論語載當時問答多皆訓詞既不得親  
後於當時則觀其所載亦可如親聞矣當時也然學必有業  
不知當時在夫子之門者業果安在由治子業之職求寧古業

之家亦可使與賓客言二三子蓋自謂其能而夫子亦以是許  
之不識其在夫子之門何以是為業乎抑亦所學於夫子者又  
不在是也他日獨立伯魚過庭乃使多詩既多矣他日乃使之  
學禮不語伯魚之末多詩也亦有所學乎無也既學札矣亦有  
所學乎無也小子何莫乎夫詩又曰典於詩夫子蓋愛教人以  
多詩不識凡君夫子之門者舉皆以學詩為業乎陳亢固在弟  
子外乃問伯魚而後聞詩聞禮無乃先是未知其說乎予以四  
教之行忠信此固門弟子記述之辭然亦必有所振而言所謂  
文行忠信者果何如而以為教也三千之中獨薦穎淵為好學  
而稱之則曰終日不處如愚曰三月不違仁曰不改其樂曰不  
遷怒不貳過不識亦有可得而知者乎論語語者固當求所以  
為學之方日棘之業故顧與諸君論其所疑夫子之所以教人  
與當時門弟子之所以學於夫子者苟不在是而今曰學者之

所患亦不在是則亦願與諸君論而索言之毋畧

問聖人備物制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是故網罟未相材田作而民不艱于食上揀下字以得風雨而民不病于暑服牛乘馬剝舟剝楫而民得以濟險強敵刻矢重門擊柝而民得以禦暴凡聖人之所為無非以利天下也二典載堯舜之事而命羲和授民時禹平水土稷降播種為當時首政急務稟惠主問何以利吾國未有他過而孟子何遽闢之峻辯之乃夫子亦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遲試學圃亦斥以為小人何也孟子曰我僅為君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占之所謂民賊也闢土地充府庫約與國戰必克此其為國之利固亦不細而孟子顧以為民賊何也豈儒者之道將坐視土地之荒蕪府庫之空竭鄰國之侵陵而不為之計而徒以仁義自解如徐偃王宋襄公者為然耶不然則孟子之說亦不可以為善觀而世俗之議

亦不可以下深究而明辨之也世以儒者為無用仁義為空言不深究其濟則無用之說空言之說殆未可以為逃也願與諸君論之

問古不以科舉取士天下之從事者不專於文至漢始射策決科然士進者不一途習其業者未始專且重也綿延以至於唐進士為重唐晉其文者殆過天下至于今不棄文宜蓋工於古然六經之文先秦古書自漢而視之已不可及及由漢以降周漢之文又不可及矣唐三伯平文章宗伯惟韓退之其次柳子厚而二人皆眼曹西漢之文章懷悼當世解有能共與者何耶夫文一也豈科舉之文與古之文固殊而不可同耶何其習之者益專且衆而益不如也言而不文行之不遠于以四教文與器一焉文固聖人所不廢也然夫子四科善言德行者不在言語之科而言語又不與文學自小子應對至於會同之相四方之



使言語之用亦重矣而又不與文學判所謂文學者果何所習  
而何所用耶科舉取士未幾可變而諸公於科舉之書亦未能  
悉免方將朝夕從事於文其所以為文者可不知乎願與諸  
君論之

問遠信事不如無書理固然也然自書出燈燭千有餘年其更  
賢知多矣則所同等而信之者固不可舉以書不可盡信而不  
之信也然亦不可以人之所同信而苟信之而弗之思也觀古  
人之書泛然而不得其真則如帶佩而已矣孔子思如原諫孟  
載之詳矣夫君之似忠信行之似廉察自以為是人人皆悅之此  
趨察之行也苟自以為是而人皆悅之則必以為真忠信其  
滿堂者矣獨自孟子言之則以為似耳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  
世孟子之言也今鄉原者人皆悅之而夫子惡之人皆以為忠  
信廉察而孟子獨以為似之此人之所同然者而夫子孟子乃

不與之同何也居斯世為斯世也善斯可矣夫居斯世為斯世  
而善果有不可者乎何以是歟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  
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時、涼、夫言不顧行行不顧言誠  
足病也而又不謂是何耶孟子闢楊墨蓋有比於禹之治洪水  
盜之驅虎豹夫楊朱墨翟皆當時賢者自孟子視之則為先進  
孟子之後人猶曰孔曾墨子之賢墨子之賢蓋比於孔曾楊朱  
之直能使合者則為善者雖輩尚以為本也進而至於爭席爭  
寢則其所得豈於彼者歟而孟子陳之至曰無父無君是禽獸  
也又曰天下之言不歸楊而歸墨夫無父之無父為我之無君  
由孟子之言而辨釋之雖五尺童子壯者教者立談之頃亦  
可辨了豈有以大賢如楊朱墨翟其辯說言詞足以傾天下之  
士而曾不知此必待孟子之澤言力闢難辨之議而猶未得  
以盡白於天下而後其說何耶若曰此皆聖賢之事後學未敢

每措其說則五千四百餘言距揚聖者聖人之徒必不敢少置  
其思措其議是不得為聖人之徒矣亦何以學為且書指為李  
灝志記稱李君灝事而灝子則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是者  
亦若是成隲曰成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公明儀曰文  
王我師也周公我師也我必如孔子成隲公明儀之言無乃與  
灝志不隲等之無愧乎苟以為及孔子成隲公明儀而後敢為  
此言則勝文公好詩焉試問未嘗不問而孟子亦不覆物之以是  
何也頃與諸君討論其說多詞

問汝學研必問諸屢次子然必問諸天下之事非可以浪為  
之物蓋是事而不知本則浪為之而已唐虞商周之佐起於  
隱約而登堯輔之道新其業既修固矣陳乎韓信佐高祖取  
天下其將相之業皆素先於用窮之時此豈偶然而成者耶又  
如諸葛孔明抱膝長明相遊之間難起舞雖其功業不能大酬

其處而人皆懷其始志之不妄也後世豪傑之士各以其才自  
見於當時雖亦可貴以古人之季而觀其規模先定則與汝  
浪為者勝也今諸君水講右聖賢之說從爭於古聖賢之學不  
識規摹果有先定如古人老手夫子之門知由治千乘之賦求  
害百乘之寧二人皆以此自許天子亦以是許之不識諸君自  
知其才而人信之有如此者乎曾子雖弱拾瑟而言志不知其  
所志果何事而其志果何如夫子曾思嘆而與之果何所取而  
然耶夫子稱願子終日不違如愚徒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四也  
不愚夫終日如愚可知者也而所謂終日不違者果何道而亦  
足以發者果何事也古人雖不可妄議然請其書為其事可不  
知其說乎不然亦願問諸君之志

問知人古所難以堯之聖其知舜蓋善及四岳請試之猶不敢  
必漢高祖亡命崛起亦不知書其得天下殆有天命初非盡出

其智謀然其於知人亦莫矣奈其授書是父為他人一言不省而帝能聽之陳平信楚不能用而帝用之至告呂后以後日將相之任擬擢其才能殆若權度雖兼論人物者未必達此世見其言之符契遂謂其得異者前知其事者非也爾不知高祖果何以能之耶文帝世稱賢君儒者之論往往以為後於七制要生陳隱言事帝抑不用世以為非不知空獨以其非錢不更涉姑少抑之以老其才耳冀生而不論當時之才豈獨止生耶然匈奴大侵邊數回帝不能堪至御按講武捐解求將遠想廉頗李牧乃為馮唐所劾則乎口所以衣羅人才者可知矣武帝彊雄才大畧然終其身無一名宰相快心胡越取前世經葛之業費朽之錢而空之至於海內虛耗戶口滅半輪臺之謠終亦日悔悔而已未聞有一人能開悟之者豈當世獨無其人耶是又不可以學也知人固所難而為天下以人為本使終終不能

知則天下亦終不可為矣竟以不得辨為已憂舜以不待為已憂堯由曰在知人又曰知人則哲能用人豈可以終不知之知耶知人則必有道矣顧辨與漢三君論之  
問蓬萊殺舜孟子曰是亦非有辨焉堯公之斯追子濯孺子子濯孺子知其獲免曰尹公之仇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論學取友必入學七年而後可吾然自其一牢辨志則所辨者如其事也取友之事亦有不得不論者矣自非聖人安能每事盡善人誰無過如以其行之有過事之不善而遂絕之則是天下皆無可教之人矣蓬萊思天下惟辨為愈已然後從誦殺舜之心辨何以使并能逆知之而不教之耶必以為不可知則子濯孺子未嘗識堯公之斯而能知其端人何也所謂端人果何如其端而知之者果何如其知之也三子其言其本末而備論之亦辯殆之大益也

問書稱堯舜禹皋陶皆曰若稽古記稱仲尼祖述堯舜述夏文  
武博議管高宗曰事不師古以克求世匪說收聞所費乎聖人  
者以其寬洪博大無自用自私之心其所施設必有善效祖述  
理固然也然所謂稽古祖述者果採取其無自用自私之心而  
然耶亦其事之施設必於古有所考而後能有所濟也如曰事  
必於古有所考而後能有濟則始銅器手招竹旧強矢舟楫據  
宇棺槨皆莫皆上世所無有而後世聖人創之而皆能有濟何  
耶若曰是事之小者因時而創制至其大者則必有所師法而  
後可則如堯傳天下不與子不與在朝之大臣衆舜於匹夫而  
授之粟何所師法耶堯傳舜、傅禹、獨與子而傳以世此又  
何耶湯以諸侯有天下孔子匹夫而作春秋此事之莫大高者  
而皆若此無乃與稽古之說戾乎且均之為事亦安有大小之  
別今之天下所謂古者有堯舜有三代自秦而臨歷代因後

而其昭、者曰漢曰唐其君之賢者甚衆事之施設蓋有不勝  
其異今朝廷有祖宗故事祖宗故事尚且不令欲建一事而  
必師古則將安所適從如必擇其事之與吾意合者而師之無  
乃有師古之名而居自用之實乎若曰吾擇其當於理者而師  
之則亦惟理之是從而已師古之說無乃亦特其虛說而已乎  
二三者其詳考而備論之

問中庸揆舜隱惡而尚書載其受終巡狩之後獨沒於明刑自  
四罪而放之流之賈之極之無乃與隱惡之意異耶孔子自言  
為政以德又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又曰政者正也手秉子問  
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  
宜不尚刑也而其為魯司寇七日必誅少正知於兩觀之下而  
後寔以風動乎人此又何也夫子曰德之流行遠於置郵而傳  
命鴻德足以及禽獸而不行於若伯必舉兵征之又東征西征



不已必十一征而天下服周世脩德莫若文王而不行於崇  
必拜焉而後帝至伐阮共伐寇頤伐鐵狝伐昆夷蓋未始不以  
其何耶七國用兵爭強攻城取地如恐不及而孟子乃游於其  
間言深咄咄易得備其穿悖忠信之事曰仁義而已曰仁者無敵  
曰強為善而已矣曰可伐則伐以提秦莖之堅甲利兵曰齊王  
猶反手耳曰天下莫不與也其說據可信乎類究其說而惑之言  
之毋咎

問高宗得傳說以慶文王得呂望以下置相軍事而夢卜是信  
可乎此疑皆疑自乃心仲主燕人而後及卜筮大發命禹曰曰  
朕心先步詢謀僉同鬼神其極龜筮協從夢卜似非聖賢所宜  
專信者高宗之知傳說文王之知呂望其必有不正於夢卜者  
矣禮記得兩致乎能教言管仲齊威公用之徐庶言諸葛孔明  
蜀先主用之威公先事豈惟人言是信耶管仲與威公雖也而

三於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光主既見孔明雖開張之愛將不能  
至曰敬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觀此則二君二臣之所以  
相若者不若其相若之理果安在耶諸君其慎言之前以  
其其說

同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歲入大學小學教之射御書數大學  
之教則歸乎明德於天下者今教堂推不効使之習字書讀  
書則古則教之屬文讀書則自字經論語以及六經子史屬文  
則自詩對至於所謂經義詞論策者不識惟有古者小子大  
孝之蹟孟子若曰今之教人者不必如古推使之能為文應有  
同程度可以取科第而已則索稱有景為物所誦書長必知其意  
義及其作文則所謂題目者又皆出於古書則必能言其義而  
後文可成也如孝經首章所闡立身行道論語首章言學而時  
習之孟子首章言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不知果何如而立





身何如而行道所爭所習果何道何業利義仁義何如而辨若  
此等語今之為文者果有不必知之者乎若曰人之故人若與  
古大異言之於口乎之於紙也之於場屋者不亦有其實以與  
勤者斯可矣然亦不廢仁義忠信之遊兩者並行不相悖不識  
有是理乎夫仁義忠信之遊古人彼之學之也今人有聞今忠力  
從事者初不在是而曰自能不疑則其今人人心之遠矣  
不然則是父語其子兄語其弟友朋之語居相與談者皆為  
欺為偽相驅入於吾獲福寧也而可安乎哉君子之為儒矣而  
精言之當得其實而後可

問夫子滿庭洙泗論語所載問仁者不一又曰子罕言仁如陳  
文子公冶子文之所為皆世所難得而不許以仁如子貢子路  
諸君之徒皆不許以仁豈仁之為道大而非常人所能及耶  
南如吳則所謂罕言者是聖人之故人常必其大者而勉以其

小者語之也且以子路子貢幾有皆門人之高第其所自立者  
皆足以師表百世令尹子文陳文子皆列國之賢大夫非獨當  
時所難得人品如此蓋亦古今天下之所難得也然而猶皆不  
足以與於仁則今日之學者宜皆幾於仁不當復有所擬議  
矣今世讀書者未有不先論語自童子而已論語之矣不識學  
者每講至言仁處果可置而不思乎亦可試思而不必其達知  
之也今世又以科舉取士奇其題之言仁者又將累二而言之  
其為誼無乃已甚乎諸生方得從事於聖人之學庭而首言仁  
者亦衆而持罕言之說以辨言仁者亦衆故願與諸生論之  
問天之生物自是以供一世之用天之生才亦猶是也古之與  
玉未嘗惜才於異代而後世常患人才之不足或者歸咎於科  
舉以為教之以課試之文章非獨不足以成天下之材又從而  
因害毀壞之科舉固非台然擬其課試之文章則聖人之經前



代之史道德仁義之宗伯胤興亡得長之故皆粹然於其中則  
其與古之所謂學古入官而後則仕者何異困苦憂壞之說  
其信然乎木也人才之不如其故安在知果未嘗愚才而獨  
上之所以取而用之者未至耶願有以究其說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詩

少時作

從來膽大胃腸寬  
虎豹鷹方虬龍干  
從頭收拾一口吞  
有時此輩未受帖  
呼吼大嚼無坐全  
朝飲滄海水  
兼帶崑崙巖連山  
以為長河為之怒  
万古不傳音  
吾當為君宣

開篇

百喙吟春不暫停  
長疑春瘦未丁寧  
數聲綠鶯攜黃鸝  
曉始吟從

前著意

調陽六言

巧轉風聲急  
澗石澗回溪  
好去枝驚夢  
無人心中到  
蓬西

曉春出前溪二首

冊

晴雲丹、薄斜輝春靜  
衙門半掩  
羣風入墻頭  
非若曉高枝頻



代之史道德仁義之宗伯胤興亡得長之故皆粹然於其中則  
其與古之所謂學古入官而後則仕者何異困苦憂壞之說  
其信然乎木也人才之不如其故安在知果未嘗無才而獨  
上之所以取而用之者未至耶願有以究其說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詩

少時作

從來膽大胃腸寬  
虎豹鷹方虬龍干  
從頭收拾一口吞  
有時此輩未受帖  
呼吼大嚼無坐全  
朝飲滄海水  
兼帶崑崙山  
以為要長河為之怒  
万古不傳音  
吾當為君宣

開篇

百喙吟春不暫停  
長疑春瘦未丁寧  
數聲綠鶯攜黃鸝  
曉始吟從

前著意

調陽六言

巧轉風聲急  
澗石澗回溪  
好去枝驚夢  
無人心中到  
蓬西

曉春出前溪二首

冊

晴雲丹、薄斜輝春靜  
衙門半掩  
羣風入墻頭  
非若曉高枝頻



曉亂花飛

又

長蹊窈窕晴沙誤綠樹交加細草香歸去不綠吾吳及月明應  
得史襄客

子親六言

柳院竹簾才否雲蕪風柯烟溪曉徹殘陽晚月不論巴蜀東西

學

風露結腸寒食高兩置綠壯羅春水晚清歡茂林秋

贈化主

學佛空山林住、儀仗野道人。朝然來札節、何爾雅職事方俗  
惜言論、酒、史得冠其類、公竹堂云霧

味山道中

付竹聲出林、吟鳥語、磬山焚、鈴曉曉隨、麥種青、額、隱、遠、付、西

江歸心海東、遠、怨、忘、傾、歎、身、藏、今、登、深、省

精湖和牧授元韻

堪甚吳歌宗廟缺斯人千古不磨心、消流、情、至、滄、浪、水、拳、石、崇、  
成、本、董、本、易、簡、之、夫、終、久、大、支、離、事、業、荒、荒、浮、沉、欲、知、自、下、升、高、  
聽、真、尚、先、須、辨、只、今

換石千重

古重百里長、齊命謀託孤、今以京、秩、授、棄、至、無、賢、愚、州、來、督、版、  
帳、最、視、所、輸、况、乃、精、弊、久、積、負、堆、文、符、老、吏、非、倉、量、陸、拱、為、  
師、模、民、所、歎、念、吏、記、官、日、難、天、子、為、其、勞、宵、旰、思、良、圖、高、選、  
部、使、者、庶、使、德、意、敷、石、君、在、驚、刻、聞、者、皆、推、偷、不、知、何、方、民、病、  
瘳、運、君、勤、君、承、固、安、日、歲、早、當、憐、涸、涸、白、髮、故、事、守、懸、牢、雖、肝、  
膈、君、爭、之、力、意、得、所、請、命、揭、數、按、里、正、俾、後、不、可、渝、又、寄、寧、尤、  
溪、吏、革、初、聞、聞、官、以、財、置、善、設、關、侵、民、途、君、乃、治、梳、籍、弊、窟、旁



狼狽簡易以便民上下交相孚民自不息百宜後煩催賑因征  
且指教為謂憐術近使家得此人黃屋何憂憂惜哉不及用重  
使吾嗟呼

挽張正應

海門深夜吼寒雷却立吳山亦壯哉前被神仙三岳竄正陽關  
閔九天開玉階恭授太官賜象簡視承御墨四多少算應宜蒙  
王輪君宿宿兩宮乘

和苗司業書堂

晴窗詩藁未破壁現現若日倍愕然才華甘澁請公後誠矣徒  
居野老前顧慮晚成春雪早梅花靜對雪花妍從今長作豐登  
新豐家時九年

遊湖步韻得西字

金甌不碎春遲泥少蓬島會帝城西物非我輩終應我輩嘆家

遊只隨天入湖光應廣秋山藏雲氣互高低誰憐粗目笑罵  
裏裏之卷九則占堤

和楊挺秀送行

學粗知方壯為人政學政難餘誠真義難何世非忘世志不謀  
身豈假身逐逐寬自得探歸鶴歸雲自生春君詩正似清風  
快及我征帆故起頰

送德麟監院歸天童和楊挺秀韻二首

盡道吾儕登勝難上人得到相看莫言無物堪定待也看茶  
澆苦本乾

又

聞說淮民未免饑春頭已擷草根歸羨看細藏還山去更披星  
尚大字詩

送方無載赴浙西鹽



平分浙江流東境浮海角其民仰魚鹽久已困征權處禾與桑  
麻耕鑿到磽角往歲比不登場圃廢厝荒政勞朝謀幾廢圍  
數、飢饉不待備共感君澤澤仁批覆有恩所惡吏齷齪教誨  
既詳、聽受抵牾、何知國與民定已肆貪濁沈離且未廷已  
復事推別按察殊未可也王獨先吾重貽宵肝憂煩曉來京華  
君固岷峨英傑抱富劉璋近來去對益朝陽鳴鶴驚雲嶺巖帝  
聰簡記諒已確外甚憂席妙選出輒揮此節豈輕受委寄重  
山嶽除香九天下衆聽驟取威拍海音然山青洋方在操底君  
無標言當不負所寄

題慧照寺

春日重来慧照山經年詩情不宜還請君細數題名客更有何  
人以我頌

贈畫梅王文顯

千作寒梢已過真不難向上更稱神由來總莫知音少只恐今  
人過古人

簡朱幹叔請友

判名風浪日相健青眼難於世上開何事請君眉眼險杖藜  
入白雲堆

書劉少天詩軸

人生不更涉何由知險巖觀君一巨軸長卷百靈山

王夢歌

長壽芳英、步實空南形功能芳瑤突冰凍芳雪壘石室芳鏡  
覺苦箇芳香、陰長松之飄飄落飛瀑之涼瑤突青端而黃末  
耳中敲、不於匪目眩其明德光無愧芳晴能

溥和代申余居是山夏初與二三子相羊海流間得芝草



三偶相比如封畫成華如剛王明水塗河徹照眼乃醫芝  
蘭春非二物也已西上已復觀瑤芽迫歸拜掃不及見其  
筆是日訪風練飛雪始得一筆方檄至安間待雲霧情適  
至且求余言為知道余方作是歌因謂之曰當為子書之  
第持此以社會當有賞答者紹熙元年三月二十六日象  
山翁書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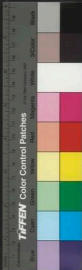
卷之二十五

卷之二十五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2.20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REPRODUCED B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51705 v.9



吳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祭文

祭呂伯恭文

王在山輝珠存川竭邦家之光繫人是寄惟公之主度越流華  
前作見之靡不異持外外如愚中敏辨潛胸管致悔彰或抱忌  
織芥不懷惟以自治悔者終敬忘者終愧遠識宏量英才偉器  
孤寡無朋獨立望遠獨忍辭餘禍歸歸鹿少日文章固其餘事  
類曾其學伊呂其志久而益專窮而益厲約偏持平棄莊養  
玩心黃中處身白責停滯街溢不見涇溪豈伊人豪無乃固瑞  
往予之疾人已聘貽逮其向痊全安是實詩傳之集大事之証  
先儒是禪麟經是副杜門春禱美業不廢甘旨一脫聞者隕涕  
主盟斯文在數君子魯宗奪之天乎何意剡州去亡吾兄既逝  
曾未期年公又棄世死者何限人有鉅細斯人之已區躬之瘁



嗚呼天乎胡不身許竭川夷陵忍不少俟乎如之冬行都幸會  
僅一往復揖讓而退既而以公將與考試不獲朝夕以吐肝肺  
公素與我不交一字糊名謄書幾千萬紙一見吾文知非他士  
公之孫鏡斯已奇矣公遭大故余奉末第迫歸親視徒以書慰  
甲午之夏公尚居里余自觀塘過江以論值公適薨決日不止  
一見慨然如獲大刊我坐狂愚幅尺殊慘言不知懼或以取矣  
雖訟其非每不自謂公賜良哉始痛流交問我如傾告我如秘  
於之以身抑又有此惟其不肯往夫誰竟勸公憂抱以設地  
納湖之墓已後一歲輒復發死不敢徙公雖未言竟已獨至  
方肯優游以受破荆演池之兵故晉父郡界垂還親遊志不竟遂  
先兄得齋比一二辰兩獲佳款言存心契毋疾顏夫古有是比  
嗚呼天乎胡不於是我齋之墓不可無銘銘出錫之重計故也諺  
道同表合惟公不二拜書乞盛公即賜賜現琅之音河奔在時

嗚呼斯文何千萬祀我固罷錫重以奇蹤惟不自休強免希嘒  
比年以承日覺少異更寧差多觀者加細追惟是骨虛心浮氣  
皮致致履置足調美期此秋冬以報諸紳庶幾十篇可以近理  
有體未決有稿未既計吾東來心氣未神碎與二三子勸笑前手  
即拜一書以對公第惟是寔夢相問未好地則其明不後日且  
歸獨撫棺實不能寐所痛其未棺藏棺誰為及門涕淚已盡  
足跡塗泥追之不逮矯首蒼茫涕零如露不斂不決將以誰罪  
及其既慶几筵再拜酒且肉哀辭以載聞乎不聞神其如在  
代致致於姪類之文

吾年七十有六聞內且將十指田僅充數月之糧辛歲之計每  
用潔之汝在同行十餘人之下獨能任吾事以將吾髮強維補  
直於詠絕迫窄之中如雷然若不動声色而中外巨細靡不整  
辦使吾有以安之然吾念汝獨勞久矣願繼於代汝者子去年



雖今諸子與汝輪幹以遂汝學問之志而爭之本未嘗汝是頓  
離落之末耳春偷之未便皆在隱憂汝死之日猶慮為吾治之  
吾平日見為人臣而不恤君之民不任君之爭者每竊憤之有  
及葬皆皆喜而愛之况汝在子弟之中而服勤於至難之事若  
此者乎如汝之賢或壽而死人猶傷之况於未世而亡乎而天  
運奪乎汝之共有以知我之哀也命也奈何莫非命也吾既以  
紹孫環孫為汝後高遷之山真佳城也吾見之矣豈日雖吉汝  
其行乎

代教授祭神文

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誣也孔子非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惟  
不神德諸禮典非士庶所當祭於家者為者因循舊俗未適取  
正夫聰明正五之謂神非所當祭而祭之固所以祀神非所以  
當祭而敬人之祭之亦非所以為神今將革舊俗之夫以爾神

之祀而為淫祀惟爾有神監之

石灣博潤文

惟皇宋紹熙元年歲次庚戌六月甲申朔十有三日丙申奉議  
御新撰錢若荆門軍事兼管內勸農使高事陸其謹以元酒名  
飲奠之香前殿之蓮院所居青田石灣山頂餘地為壇昭告  
于是卿五方山川神祇蓋聞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境內名山  
大川嘗祭水旱山川山川丘陵能出雲為風雨則祭之國有  
常典掌在有司非其職守誰敢好焉然輔相不任爰調以吏事  
為責守令無暇撫字以推科為政論道經事承流宣化徒空言  
寓昔期會歲時計斯為實事為日又矣况今日輿圖未靖東  
南事力有限而朝廷百官有司城郭宮室鄰社宗廟講費事大  
雖遠未易捨則東西被邊殆幾方里養兵之費乃十八九公卿  
大臣寬享有暇日以嗜茶謹重相告試方更改作愚紛更服膺



仍得之官則民力日屈郡縣日困守令救贖不給其勢狀也  
皇季永寧雖欲竭精盡誠而本職必務所分過半矣故祈禱散  
在庶民論滿天下又以為常法有其文官無其禁亦其勢狀也  
今不雨彌月雖斯已深水泉頓竭池竭涸車告寒耳而晏不  
收晷晏色在面而歎不成言民心自危日加一日客有病某者  
曰居是鄉者莫不憂一鄉之事今人所當法而所不禁乃獨守  
區區古說坐視早暵之災不出心力以祈神明以補郡縣以  
計焉里以分父兄之憂無乃刻舟求劍歟不獲者乎其因  
念今天下一家郡守謂郡縣之末刻今又分一司制學待次于家  
知前所陳者其甚情願與之未刻今又分一司制學待次于家  
郡縣不歸其煩以上客父兄子弟往往過而問以所長誠無  
以分父兄之憂愈子弟之望則客之所務不為過矣是用齋戒  
以祈于尔有也其是鄉之東有泰山雲其山巔岩崖虎踞龍蟠

博山鶴中山南有雙山巖林白馬頭地麻姑峯峰余元清江有  
山登高四有大山嶺峯嶺芙蓉何植明珠觀翠有龜大塚官山前  
溪西集北有拓岡金華博嶺嶺烟香嶺方石塘十門石頂少岡  
三牛挂皮聯羅翠迭嶺奇絕為病災災異歲年鄉民請祈祭祀  
者多以旱魃如此不為一出雲為風雨以殺其虐而惠斯民則  
父兄子弟之責望恐不獨在其也惟不有社教之高褒矣

謝雨文

維皇宋紹熙元年歲次庚戌六月甲申朔壬有六日巳亥具位  
某某謹以元酒茗飲蓬香蓮花登石清之壇致謝于是御下方  
山川神抵陰壇之日陰雲交疊致吉之辰陰雨沛灑旋而風雨  
四作淋漓會連日未已諸鄉固若文應特達惠澤萬壑惟神  
正直肅道千職以贊上帝以蘇下民安育細功宏報然哉感  
祈焉即述在言民之益且其收志用敢率茲前儀以致虔謝惟



神其德之以母其德忠高亭子

荆門榜雨文

荆門故世國也江漢合流沮漳在境東有百領南有龜山西有平巖此有上泉中為美泉皆病災致異為此土之望旱乾水溢曾遭旱上同其責佳歲之冬滋歲之春雲澤殊殊而今既立身矣彼世也雖理未全斯民所望有無之憂今臣不德當身發其外斯民何辜誰卜自為壇於峻泉山負荆門鵝為坵于茲壇之右雷敷于亦有神其高登于茲

增謝雨文

續言為謝以元酒若飲清雨于是邦山川神祇皆不崇朝雷動雲合甘澤隨降雲霓散矣久矣所無文雅難言又各請南大慰謹率官寮望壇極謝惟敢預暢陂池又酒泉泉未出見安德曲敬願無憂感其尚終更之只用子其詞一

又

所以是耗經又涉春雨澤殊少皆旱之憂雷震未作已為立見陂池尚涸劇茲為壇雨祈于南有神為壇之承油雲四興雨為兆致獲之百先以雷雷從以膏雨驟驟間次連日不念雨應昭然凡職吏民無不感動謝率郡寮望壇祈謝維是雨賜時若百敬願成民感神惠其有銘哉

東山濟雨文

東山濟雨文  
率閩郡官僚以元酒若飲致告于山川之神荆門為郡大抵在江漢之間正南為江陵而東在焉唯沮漳由當陽以入江在郡之西正北為襄陽而漢水貫襄陽而後南折為長林東境故荆門之山發於嶺嶺止於西山象泉原其下以在郡之西故曰西山其支山於溪而東以繞郡治有峰峨峨然曰東山有浮圖在其上於西山為寶季春之月以不雨之災為增西山之名



以致其符應靈驗各沛然為霖此日又以不雨申致其詞連三日皆詣壇致請有雲沛然有雨滿然而竟未霽禱正苦間聞書二日三日之夕西北竟有雷雨其父電光密雨而不及郡城中南土田至腐地兩尤急殊不霽矣竊惟所以事神者不至古之祠山川者皆為壇宇其所祠今西山之壇僅存靈應不效廢也然觀東山正為西山之實西也則山川之本原官森列在前宜大壇以致禱是固於此申致前請惟神其靈之

東山刑鶴傳兩女

謹奉聞郡官僚請東山新壇以望西山故告于茲土五方山川之神自九月庚辰致持之後壇內毋有雨降凡雨澤之時雲氣必變兩澤雖未霽冷可見靈應靈驗誠至人未得大雨諸神亦未周過竊懼所以事神之禮未至者幸致禱高山之時刑鶴齋血瘞于壇側用諸敬誠故自之甚此禮未請惟神恕其不逮而

許其自新其尚鑒茲誠

上泉龍潭取水禱雨文

按歲不雨之夕是月六日於東山頂為壇致禱十有二日又於東山均臺中致致請自六日之朝有雲沛然有雨祈禱由郡城以及諸鄉是故諸鄉簡祭傳雨但未霽靈應未洽雖蒙靈雨樂大慶是用竭誠致請故欲以勞祀迎泉歸置郡治東則水亭上刻夕致致以幸靈沛尚乎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行狀

金州教授陸先生行狀

先生名九思字子壽其先鄉姓田敬仲裔孫齊宣王少子田封於平陽後陸陸輝即陸終放也因為氏通晉齊烈為吳令陸章都尉既卒吳人思之迎其喪葬于平拜亭子孫遂為吳郡吳縣人自烈三十九世至唐末為帝者論著其多後仕不偶去隱義興嵯峨相昭宗未幾龍顏隱華山叛兵犯京師興疾遊雜子益曰文文公六子次子榮生德慶以五代未定地于撫之金谿解泰中發買田治生事高閭里惠成之後散徙不復可知流遷遠為金谿陸氏之祖六子高祖有恆為第四子持子陸清無所不誦三子曾祖演為第三子能世其業竟原有密高子祖嚴為第四子再從兄弟益四十人先祖最幼好釋老言不治生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行狀

金州教授陸先生行狀

先生名九思字子壽其先鄉姓田敬仲喬孫齊宣王少子通封於平陽家於陸渾即陸終放地因以爲氏通留齊烈爲其令陸章都尉既卒兵人思之迎其喪葬于平拜亭子孫遂爲具郡吳縣人自烈三十九世至唐末爲帝者論著其多後仕不偶去隱義興唯成相昭宗未幾龍朔隱華山叛兵犯京師興疾避難于益曰文文公六子次子榮生德慶以五代未定地于撫之金谿解泰中發買田治生事高閭里德成之後散徙不復可知德慶遂爲金谿陸氏之祖六子高祖有恆爲第四子持子陸清無所不誦三子曾祖演爲第三子能世其業寬原有密高子祖嚴爲第四子再從兄弟益四十人先祖最幼好釋老言不治生



差四千先者君王君為次子生有異秉端重不伐寬心曠豁  
具於躬行的先儒討管夷之禮行之家道多經者聞州里  
六子先生為第五子生而穎悟性敏步趨則容止有法五歲入學  
同年長論倍者所為及能為之讀書於因斯義趣十歲丁母  
憂居喪哀毀如成人十三歲進士舉為文優賚有理致老成數  
異年十六歲都亭師課賦必居上游時方編程氏學先生獨尊  
其說郡博士徐君地言高子好修留意學校問曰獨行訪諸齊  
先生特諸兄表冠講論未嘗辨說由是徐君雅相札敬明年徐  
君物故又明年新博士將至先生聞其名尚老吉既略儀檢仰  
嘆不樂賦詩見志歸君字齊從父兄讀書論古間出見故老生  
遂所咨叩皆不苟時居士君欲兼傳家政平日紀綱謹節更加  
際性使度可父先生名與哉評勳冠陸吏部外郎許公忻許公  
嘗聞以禮知少見先生如舊相繼明手許公守即陽發先生東

居士君亦居其四方之志先生於是遊湖湘抵邵陽之久而東  
至臨江郡守鄒君子延先生于李臨江士人皆樂親之君半士成  
乃歸越教士鄒博士苗君昌言復足先生在李從遊者益眾苗  
員副平生所尊者不啻至其所以報先生者持異人亦以是  
傳之其與先生齊有云文粹近古有退之子厚之風道孝道微  
博子思孟軻之有推尊蓋如先生覽書無端端緒聞自家書  
夜無性在談論是習五行卜筮亦不通曉性周謹不肯苟簡涉  
獵亦不自矜其能處在邑無恥與李送同郡官中郡者適有二  
人官先進知名士陸君與先生姓名相類君曰吾州今乃可  
謂得人矣辰春官試了報李已補入太宰故端明汪公實為同  
業自欲願居上游場屋之文大抵進時好拘程度不進求至當  
惟先生之文隱隱明理大率屬其音與利先進以是病之先生  
曰是不同改分生實格甲有人告來親父愈欲愛學校知名士



無不師尊之明年子居士君憂乙酉升禭內舍丙戌為孝翁卒  
校綱紀日履歷無遺細皆次第若之人不暇與嘗有小疾規矩  
者先生以正繩之無微措後或以先生問其人頭稱先生之德  
不以為然丁亥春補上公及子館于妻女之張氏先生授其子  
以中庸大字其父老矣每值坐拱手與听讲且曰不自意晚  
得聞此張君之學其子貴以古礼不用浮屠氏已丑登進士第  
授迪功郎推官官至參政王辰嘗是過更且至時太孺人聞  
報孫婦先生以特擢道地風物不類江鄉難於迎侍陳乞不赴  
甲午受與國事官學教明年夏湖之南有寇侵秣稊又郡境  
先生是歲感之卒先生族子誘書是義其寡是後寇掠相次  
北州境誘皆被殺保家擇處往往能卻敵州里賴焉至是謬已  
死得部伍顧先生生之以請于那時先生適在信之松山聞警  
輒呼歸巷家請者已盈門卻之不去日益榮先生與兄弟門人

論所以宜從之義甚悉會都符已下先生將討之或者不悅謂  
先生曰先生海內儒宗蹈履規矩講授經術一旦乃欲為武夫  
所謂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不答今先生欲身為之乎先生  
曰男子生以執天長不能射則斷以疾文事武備初不可折古  
者有証討公卿即為將帥比閭之長則伍兩之長也衛靈公象  
圖無道三綱將淪既見天子非哲人是等社稷是計而撥至問  
陳頭登其矣故夫子杏以紐豆而遂行其夾谷之會三都之盟  
討春之語天子豈不知其若其為委吏求四則會計當于羊耳  
杜長使靈公會戰陳而問會計牧養之事則將遂言之乎執此  
而謂夫子誠不知軍旅之事則亦難與言理矣或者又曰孔別  
嫌疑事有宜諱使先生當方面受邊寄誰復故議此間里環事  
何足以累先生今鄉嘗官好者不願尸此尸此者必憂俠武斯  
者也今先生尸之人其謂何先生曰子之心殆未廣也使自好



者不尸此而豪俠式斯者卒尸此是時之不幸也子亦將頌之  
乎事之宜祿當視其實假令寇終不至即縣防虞之計亦不可  
已廷社之初舍卒應氣非有成法令備禦文移類以軍興從事  
郡縣故事之集勢必假借王者或非其人東是取必在問里何  
所不至是其為除蓋不父寇之來也有如寇至是等皆不可用  
毋補守禦因為刑務仁者忍視之狀彼之所以必議我者為其  
有以易此也吾固以許之為宜或者又曰曾子之在魯寇至則  
先去寇退則曰備我備我將反為其為師也今先生居於鄉  
有師備之妻會於朝為師備之官而又款尸此無乃與曾子異  
乎先生曰吾焉為其自常約之分吾仕為縣令官乃吏按  
俗格而與日異乎曾子之為師也今文選次始鄉老母年且八  
十家累過百人寇未至先去固今郡縣所禁比至而去必不違  
則劫或為報報流離之禍往往不可免去固不可藉今可去秋

八九十老者以千餘指去將為之子故使吾自附於位不  
同之曾子而甘家之福忍鄉之辱縮子孩所可得為之事此異  
矣彼別不據身我誠者乃謝不及先生於是始報郡府許之已  
而謝處有方格有實冠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為重丙申夏四  
月到任先生於事無大小慶之未嘗不盡其誠於人無與爭待  
之未嘗不盡其誠而川單僻絃誦而闊士人在乎校者無與先  
生僅職舉州重規模雅正誠意乎達士人莫不感動興起先  
生方將叔拾茂異而遠近稱來親依者且數富川李崇去海而  
又復通不輸歲入僅六百石而比年不輸者乃七八百石民未  
公盡其忠吏照徒乾沒其聞海書錄經莫可稽證先生為縣官  
惟理受給之法其簡而便白郡行之於是無文移之勞而道有  
之幾簿書以正百者樂輸儲廉充裕士人至者日繁不備丁  
大獨人憂去職在富州者莫不悅指已亥四月眼關之未到選

惠春校全州州學教授夏中得寒熱之疾繼以脾泄屢正夏  
作竟不可療九月二十有九日卒享年四十有九先生雖卧病  
見賓客必衣冠舉動纖悉皆有節法卒之日晨輿坐于牀問疾  
者必由與語幼者人人有所訓誨談笑歡如也先生未嘗不以  
天下學術人才為念病中言論每每在與是日言之尤詳夜稍  
久則正卧控衾表理易動覺于腹間不復言矣又數刻而逝先  
生道遠之得係天下之望曾未及竟一疾不能離輿子誠莫不  
痛思先生少有大志而深純浩博無涯矣可見親之者無若德  
益吾皆不覺敬愛發露稱其善者往往各以所見未嘗同也不  
區區撫厚而歸然其得情之風有以清乎融陳不斷動刻畫  
而昭然於潔清曰之實是澁汗津液趨高古而能變俗解川  
精微而能客愚一行之善一言之得雖在聖書卜視覽圖戒後  
亦加尊敬珍愛自少以聖賢為師其位釋老之事研之嚴矣然

其徒苟有一善亦所不廢故先生無棄人而於先生不鮮有亦  
後自反者與人言未嘗迫遽遂容敷衍亦未嘗隨言隨語強若  
吳不得所欲而去於人言行之失廢未可與論則不辯或者疑  
之先生曰人之感道有難於口舌者若言之激過以圖其意少  
德之未必不自悟也扞格皆然之氣當少之不當此之有善而  
朋友之過聖人猶曰不可則止況泛然之交者乎况有親愛  
之情者乎雖朋友尚確至不可必通則非大言義理與其求伸  
而過交道不若姑待以全交道且事有輕重大小吾惟所益者  
小所傷者大所爭者輕所畏者重故也然有時而遽言之及言  
之力言之者權之蓋以其事權之以其人權之以其時也母使  
民雖毋鄙民淳熙三年以慶壽國對權攝人聖至氏觀公曾孫  
通州使君城之長女也通州君亦以是年八月卒先聖卧病間  
計制廉成建泰職悉皆自經盡子良之年十三女人皆幼



先生未及第時居場屋之文與朋友往來論學之喜則傳者頗衆其仲雅若古律詩意深格厚賡答門人方且編次將以十二月乙酉葬于歙瀉石塘墓其行實之大槩以承謫於當世之君子詳歷七年十一月望弟某狀

吳公行狀

公諱新字德進廷吳氏焉名與仁字茂齡以進士任其尤自金陵陝家臨川今幾百季矣曾吳父朝宗大父可榮皆交蜀石迪功即致仕兄弟三人公居次少通伯氏從學於二公匯江為鄉先生從游多老成宿學一時英傑如李公汝曾王君道亨在公以童幼居其側屢蒙教誨得予弟學有所未解入學告之年十有五喪母高氏服闋致仕公使之治生公雅好文學重道致仕公意服勤穀歲一日從谷言其志致仕公大悅之更使督學未幾會新教官至試補弟子負公之士大集公兄弟第一自是至

居上游人服其說竊時事江公嘗與為執交公每自謂博學之如子弟細與琴酒始與舉述人謂公一第固可待拾明年省試不偶公不以罪有司曰吾始謂不憐丙子再舉壬午三舉省試皆報罷自是仕進之意衰矣其後雖屢到名皆以其子姪或門人與舉送頭公秉率親舊禮遇以行公性素醇然味不以得失介意或以時奏名聞之公曰吾未此物復不耳不能久此爾之章歸日率諸子讀書以自娛其聲聲誦詩門者未及見已為之起薄世十年六月朔以疾卒享年六十有餘聞吳之俗尚公性孝事親左右無違見老者雖賤必敬較釋勞力或及者雖蟻蛙蚓之難亦必免之其謙恭不競人皆以為不可及至有不當其心引義正色堅勇亦不可奪家其貧自奉甚薄雖祭祀賓客則致其豐辨公在鄧厚以行舉推為前鄉居無同鄉遠近歸去乾道庚寅詩君及之蘇君綸進為教官尤留意學校聞公卒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行信於鄉里造廬數間至于再三不得已就之公葬為許所知  
許方欲盡去宿弊事無巨細皆以讓公公為區區慮如指諸  
掌許每歎曰於是見君後日之盛讓笑事有緒即去其後合  
郡之士屢請延公入于教官郡守各致其禮公會固辭不復去  
笑鄉里先達皆期公必有用乃竟不三試而死悲夫公娶黃氏  
子五人願若辱有若誠若皆世其業享壽與于同公妻四人  
長歸其次用并而死次許有子二人許有子二人許有子二人  
卒之年秋九月壬申葬于金銘碑歸德廟公之碑葬之側葬  
之日送軍寨查祖墓于道若相望不絕行為有公之碑登海夷  
某在童穉時為公所篤後父妻沒其女嫁公之甲午可謂深且  
討矣如公之德不可不表顯于後世以當世之君子許  
熙十一年九月既望縣丞許承帥充詳定一司湯全所制定官

陸某狀

卷之二十七

象山文集卷之二十八

墓誌銘

黃氏墓誌銘

淳熙庚子三月八日梁君世昌以其抵言經堂黃氏將葬以  
李君錫欽來乞銘余未嘗銘墓抑銘墓非古惟孔聖葬魯其歌  
記則備快策書曰子汝修墓之有銘柳子厚謂始於公室用碑  
以其葬其後子孫因歸德行如此則非公族不得有是然柳宗  
不過骨給事將延其墓也刻石立碑墓豈為之銘是則東漢時  
銘墓已無限制今人力能壽者必銘其墓余滋不悅然黃氏余  
外姑之妹也舊聞其賢梁君亦倦倦於余是春之初余訪梁君  
梁君內傾酒肴具具梁君去手筆遺遺其款山水之勝論高  
人逸士之文畫不憚余於是益知其在中情者能安於梁君  
而後梁君能安於所好也嗚呼乃不知余去數日而黃氏死矣

行信於鄉里造廬敷講至于再三不得已就之公事為許所知  
許方欲盡去宿弊事無巨細皆以讓公公為區區慮如指諸  
掌許每歎曰於是見君後日之盛讓笑事有緒即去其後合  
郡之士屢請延公入于教官郡守各致其禮公會固辭不復去  
笑鄉里先達皆期公必有用乃竟不三試而死悲夫公娶黃氏  
子五人願若辱有若誠若皆世其業享壽與于同公養女四人  
長歸某次用并而死次前許與次未許媿孫男一人尚幼  
卒之年秋九月壬申葬于銘碑歸德廟公之孫某之御許  
之日送軍寨查祖墓于道若相望不絕行焉有公之御許  
某在童穉時為公所笈後父妻沒其女與公之甲午可謂深且  
討失如公之德不可不表顯于後也  
熙十一年九月既望孫承宗帥兵歸定一司湯全所制定官  
陸某狀

卷之二十七

象山文集卷之二十八

墓誌銘

黃氏墓誌銘

淳熙庚子三月八日梁君世昌以其抵言經堂黃氏將葬以  
李君錫欽來乞銘余未嘗銘墓抑銘墓非古惟孔徑錫銘其墓  
記則備快策書曰予汝錫墓之有銘佛子厚謂始於公室用碑  
以葬其後子孫因銘德乎如此則非公族不得有是然郭林宗  
不過骨給事將廷其墓也刻石立碑墓豈為之銘是則東漢時  
銘墓已無限制今人力能壽者必銘其墓余滋不悅然黃氏余  
外姑之妹也舊聞其賢梁君亦倦倦於余是春之初余訪梁君  
梁君內傾酒肴具梁君去手筆遺墨其談山水之勝論高  
人逸士之文豈不懽余於是益知其在中情者能安於梁君  
而後梁君能安於所好也嗚呼乃不知余去數日而黃氏死矣

墓銘今世皆用黃氏又實余又親戚前其死數日余又適至其家梁君又慷慨於余是以重誌其墓銘曰

世居臨川 其姓則黃 曰謂之女 少慧且良 謂殊愛之

擇配至詳 愛護其婦 繼室于梁 歲時祭祀 嚮慕感相

有親有實 飾具有常 撫其二子 成章大享 與其一女

瀟然志并 梁穎其相 志節畢慎 家用益肥 於前有光

庚子孟春 甲子遽亡 年止四十 壽胡不長 其穴伊何

靈臺之野 桐嶺梁源 巖壑瑩傍 三月壬申 體魄以藏

後有異者 是不可忘

張公墓誌

公諱瓚字禹錫姓張系出漢留侯世居信之龍虎山曾祖嗣宗  
賜盛白先生祖大方贈武功郎考念承信即公生於元符二年  
十有一月五日癸酉卒於淳熙八年三月十有四日庚申享年

八十有三公甫冠應舉不判乃去入京師宣和間惠募故方臘  
禍進義劉尉建炎初自京師從馮興誦將舟行岳復至南京  
轉進武校尉明年以嘗使使籌轉飛信即傾囊援振江淮之間  
所志不乾浩然歸林居築齋講孝慈博學無所遺柳晉意汪納  
希蹤喬樞中年卜居不用世俗陰陽地理者詭自得勝與家既  
燼給益自燕適腰散解延權法之士為子弟師愛狂進松靴靴  
一新御里改闢為齋教且亟召子孫申戒之言詎而遊夏莊氏  
早卒繼室周氏子男四人崇之簡之安之明之女二人長適章  
如璋次適將仕郎魏安國孫男八人女七人曾孫男一人卜以  
十月三日丙午葬于長湖既得卜子明之來求誌於公繼室  
余表婦也明之又嘗從子遊不可詳有田陸某記

宋故陸公墓誌

公姓陸氏名九叔字子儀撫州金谿人曾大父演大父猷父晉





不及則推已田與之或心托者或慕之曰是非人情曰婚曰好  
各世成亂之秦皆無有以地久之遠定成服不稱姓字曰曰  
靈隱在重雅時年高權柄故其後及長結交甘一時名流雖  
絕意往其於國一始思民之休戚未嘗不問其心故舊居職  
任事者每以有明正西之操在烟瘴之河盜往往出其業比  
年務求左司務矣不遇者謂曰其言允也勿遲至三公還書  
推重其容與然卒不終有所施行余不識世成而稱其為人至謂  
粹然其容與然其中利便若舟大若細其體不真其守不渝  
為文操筆立成其意誠懇絕不吝有苦心地方所不到者得  
諸備言動必沉誠細細尋思若司其真偽然不自以為是也  
此十數年身余以言無暇時其所嚴者亦絕道長片香討表必  
自介情世成之所可畏者實矣乃自視雖然及及於世成人  
亦遠矣今其仁也 甚來結緣以世成之賢雖不吾欺也

之况請之助耶世成諸文臣曾祖履高康州司理父重世華氏  
祖術左通功勳顯州司理父重左朝請大夫妣太宜人呂氏  
曾氏父述左朝奉大夫知南雄州妣宜人曾氏孫曾氏子男五  
人長曰傑先四年卒次曰棟曰樞曰樞曰樞文三人長適海查  
次適曾林宗幼在室孀男二人壽勳女一人世成立於紹興丁  
巳二月已亥卒於淳熙丁未十二月壬辰享年五十有一將以  
戊申十一月巳酉葬于右仙岩之金陀谷銘曰匪聖之嗣乎其  
身匪謂之尊乎其仁無其貴而和其言非其位而及其民哉曰  
余咎愧曰余昔為平憲隱其險淪誰尚顯之在其後人象山  
陸某誌

黃夫人墓誌

余少將見墓銘日多往往輝稱美之義不復顧其命後言溢辭  
使人無取信獨念之曰苟如是不知如婦及長人或過聽俾為



晏錦雖終辭之蓋不獨以才薄品卑也故在庚子同郡梁君光  
遠雖室黃氏之亡乞歸於余於是錦之目具其故然其原大  
抵以其為吾外姑之妹而有以倍其情也昔者外舅吳君茂榮  
之葬余執其行銘於充太史不敢加一辭如所謂閩郡之士  
頌以為顯紳謂諸郡博士造所延政至上再三乃始應命則詩  
君深文哀詞言之先詳深文乃當時詩博士今年自右拾遺  
歐奉常者也余比歲又歸而歸於吳君之子之墓海內名識謂  
無愧諱今吾外姑之葬雖亦諸姑之葬不敢無銘乎外姑論并  
歸之外甥婿中內外祖遺里庚子之家下與陳君梁君無間言  
自吾為婿未嘗不其喜然其喜其喜其喜其喜其喜其喜其喜  
客酒復近醴靡不弔然其喜其喜其喜其喜其喜其喜其喜  
敬其勤勞中饋猶如一日其喜其喜其喜其喜其喜其喜其喜  
行酒尊卑送有不及也函問安詳不動色色之如老亦使人

有以安之詩書傳記所稱婦德於是是有證嗚呼嗟哉享年六十  
有四邑氏先諱見乃妹懿登子孫男女教其外甥行狀與左  
公之義國子之幼非外姑出其氣體惟弱外姑慈撫訓育助勞  
有加於嗜昔莫辨其非已出也其女之身前一年卒孫則增男  
一人女四人卒之日維其年十有五年二月丁卯明年十月已  
酉年子金谷東漕之龍岡歸曰龍岡之尸靈林之別軒江陳前  
溪南別雲浦若始明發若其喜其喜其喜其喜其喜其喜其喜  
屏隱其喜其喜其喜其喜其喜其喜其喜其喜其喜其喜其喜  
合服下等天實謂之愛以斯允余實知之詩之所唱尚其子稱  
自致問其喜其喜其喜其喜其喜其喜其喜其喜其喜其喜其喜  
前四軍其喜其喜其喜其喜其喜其喜其喜其喜其喜其喜其喜

楊承泰墓誌

年在前老而壯學日進若當今所識四明楊公一人而已公長



不滯五天涼然醒憫而拘道之勇不可即奪血氣如暴而此志  
雖屬賈自不足言也余讀從公遊甚晚而知公持操平生為事未  
未無不金言者四方士交耳文於余惟四明為多自余未識公時  
聞公行事言論詳笑公為人恭謹精悍不屑為俗視天下事无  
不可為者其言有曰畏夷狄憂用時此宰相非子之明驗少時  
蓋常自視無過凡人則有過一日自念曰當其大則有過而吾  
獨無過殆未之思也於是改之即得一過又得二已而紛  
然乃大恐懼屢變方改別意為多讀書言必以自省每見其  
過內款不置程督情嚴久於安樂外又深切或至感泣憤慨既  
及其工益寓念慮之天習織之妻其量之間蓋若自足疑言善  
行不聊耳日書之盈室者之累快其曰如有性教子訓余曰  
吾誨汝我亦當敬聽之檢身嚴而安其止取善國而知所得焉  
習日達新功日善自其年幾事未非見公有過所自責者類非

形具公每發明以示盡戒人患怨懷公物若虛人患吝嗇公  
捐財若無或歎其不可及公曰昔世不說吾之耳一夕被盜  
翌日詢于孫曰婢初告有盜吾心止如此張澄曰告所存世  
多吾心上如此今吾心亦止如此四明上族多窮行有聞公家  
尤感剛正雖深相養必道義仲子簡尤克肖大學治務冠諸  
生時弟生富陽請訪余於行都余欲請所聞及後喜乃余既自  
罵卒不能當其意謂皆其兒時所曉然當無異米者其其腹  
心初不必語人後乃為余言如此又一吾見始自失又所自知  
諸突正無獲也適自謂不達適前達其恨其未聞愈言後聞  
自以告公公果大然之於是盡焚所藏異教之書誓曰人心至  
靈迷者緣用又曰動靜語然皆天性也又曰顏回屢空夫子所  
賞必以所得遠矣留中抑自苦耳又曰今吾之藥何可量也余  
國子正公攜二孫訪余留日餘而去後其子為浙西帥屬





公以未全更下新為起每侍詔文屬辱公唯學庸庶無能移  
和負公所期斯為隄耳公嘗行步小跌其手自秀徐起猶然殊  
不少言從行與之公曰蓋誤未必便傷此心不存欲自驚換則  
致傷其全聞之曰所謂爾流必於是江浙相望千里而遇公既  
還第余亦許爾時想爾亦知歲其後公之六子簡遺汴梁國  
西泝漢及余雖不知其為計也方其見首問公安否僕亦  
曰已下也余驚有哭之為簡又以其弟弱余於是改而  
徑之公遂就簡字將欲其九子之學公九世祖徒明之  
奉化其子又徙歸路與夫此公准公從孫曾祖倫祖家輔  
父演皆公不詳詳公下公高祖公以子官封承務  
即十三年公年公即十五年秋八月戊寅以疾卒  
享年八十有一以十一月庚申葬于縣之石壇御甸餘村茅  
順里葬莊氏先公十四年卒公蓋合葬于弟六家公簡遺公

孫孫與舉送商宣教郎新知紹興府興寧縣知縣文三長適  
孫孫少適馮象先次適王治孫男十三恬以惟海公路遠於  
橋悅盛女九長適顧家次適公孫孫公孫孫三壁重圭友一壁  
曰施之家可殺天下海可竭斯盛不滅美臨臨川陸某撰并書

高致政誌

余惟處在齊君侍則見客有長大面目方整坐立從五揖遜恭  
謙若心獨異之暇問左右知為高公德載而未識詳其為人及  
長則問其本末有聲學校有業五行術者曰黃曾父近鄉里常  
往未吾家每科語下人問此舉誰當薦名黃父曰高才美已而  
不驗人皆笑黃曰是獨未有姓名者耳才美竟以父遺戊子與  
其子同與舉送明年才美登科余聞實言高曾父老矣不知此  
時猶在否也才美公仲子也公平日持之甚嚴其母嘗問為  
才美泣曰兒未嘗有過益少假借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吾



如是憚其業不進德不脩可假借乎是以成之也爾母以  
為古由是母亦喻其意才美第將余嘗道郡庫由東序以入  
右二士並立西序相相睨視一士容色甚少益自愧岸面焉以  
出一士低回恭謹翼翼疑問見即乃才美也才美齒出舌上  
遠甚而其恭如此余由是益敬重之已而聞其有嚴藉焉余然  
後知才美恭遜固天性亦其教有成之也才美與先兄從齊  
為同年進士自是往來加密余亦疑是公年嘗自導過自謙  
抑如見所畏未獲從容此年各有過我道公瞻首曰及其行  
事余獨有慕焉因介嘗道意欲求狀語以寃卒未因循未遂而  
公下世矣余往哭公報諸孤執喪甚哀余亦不知涕泗之懷集  
既歸即東書入山房公墓有日才美後行匍匐登山以跪為請  
余雅不樂聽其異時所辯却者數笑或破比意而為之者皆起  
有感所而不能自己者也余於竹公所感游吳東次而銘之公

驛驛為其姓待載其家其先五代間自番陽徙臨之全德曾祖  
折祖豐父思審實不仕世以力田殖其家公為人剛決辦事無  
疑滯年十三區縣家務成人父兄異之於是付之以其政時  
公父母未五十為堂舍北以自餘適如遺世者九三十餘年而  
後成世公有三兄仲早卒事伯兄仲孤設喪備盡公無間言  
遭時多故縣官尚辨於民者究信常賦公調度有方徵客賂給  
除吏制盜賊蜂起所在為保任以目齋勸每被盜及激以釋粟  
瀘川為寇衝虜騎及轉亦嘗及城下皆賴勸社以免公嘗昂長  
戈於城內義人所樂親所部皆勇敢以是見推為前鋒雖堅陷  
中未嘗有所避虜騎既敗退王變後軍叛卒數十卒至城下他  
年遇者輒不利城中恟懼金路鄉社既至城中則大喜城上呼  
曰賊中有善而騎者善戰宜謹備之既陣果有善而騎者勇  
脫突公百前以長戈搏之應手陷馬賊斃焉其善其身官已



正使人皆曰蓋論功乎公今日之事本為除賊賊除矣論  
功非吾事也有司亦不復有所省錄公仲子既任九三遇慶  
累封至承事歸賜解魚袋今上登極加封宣義節公功不尤  
錄於有司天明錄之矣紹興乙卯歲皇明年氏難雜萊十餘  
歲富民方開而將公先下傾貲募來從者若報寶與之公眼  
粟不多而里中賴之安矣蓋國將衰為用始者以易助之農家  
往往有之富者持以壟其愚民不知所助可以付其公有三  
貧僕寶兩既厄公者亦公之族被公於頭賊入公者方盛求已  
而未得則巧公為保公欣然保之已而公者迫公索錢凡三  
人為錢三萬公度三家者貧甚終不能得錢則代償之公種財  
類是以其家無餘財然公與之恰如也柯山所寄居山公所聞  
比類從容者其子承西安今呈于皆適當公意方其迎侍之官  
訪舊賞新朝日不倦及其與及而返于亦不能留也其飲酒

至治具隨有無欲必至醉公主無它疾中年前間有瞽天陰  
或翕父者醉日而後止醫者不能曉自其子登科翁乃浸殺又  
而失之年益高飲食步移無異壯時一日出門小跌既歸如有  
破者後數日從容洗枕如平常左右視之公則斷矣享年八十  
有四卒之日首飾無改元五月庚午公慶揚氏早卒繼室余氏  
封宜人子男六人曰造曰逢時儒林郎知南康軍子特曰述先  
公五年辛酉宗先曰少良嘗從余游曰亮女四人王通一胡牌  
今鼎光馮文載其婿也孫男十三人俊傑而與其父同舉者王  
卿有光有聞如震有為祖景憲如江冠卿三人尚幼女五人  
曾孫男五人女三人卜十月己酉葬于沈頭鵝叩墮下湖除村  
未梓添立費狀其行銘曰捐財政身綺難去害其声則微其功  
則大象笏昂昂銀煌煌公固不言天其以享前年十日奉議  
御新惟登道荆門車兼官內勸崇富曰爭陸承撰并書



吳伯順墓誌

昭州吳伯順余妻弟也外舅五子伯順為長孝反謹簡見於推  
為姻族實明每所難言年十五補入郡卒歲還葬多詩深南蘇  
仲問為數官特學俊最盛伯順居止游所為生財有大道論深  
甫極賞之謂後日當為世用初為詩後為書為二禮月試皆第  
冠其論然竟不薦各人為稱室家甚貧外舅既下世復故仍出  
歲益艱伯順與以義理察然不後尤人所難外姑之喪捐及大  
棺以禮葬平嗚呼痛哉伯順名顯居世系光顯且允禮持所為外舅  
茂榮之碑生於紹興戊辰閏八月丁巳卒於紹熙庚戌十一月  
乙亥以十有二月壬寅葬于金谿龍岡母室之東吳國氏壽登  
亦其族二女尚幼旣死以族子為嗣名世孫生四歲矣前葬五  
日奉議即新世變遺嗣門軍黨官內勸嚴營軍事陸某誌

陸修職篆表

陸氏徙金谿年餘三百餘是九世公居五世諱九皋字子舉向  
胞六人公為叔氏千矣其季也次為千壽次為某子壽下世今  
十有三年矣其狀其行世系為詳當是時先君子未贈官其  
後某號仲兄子儀之墓不復具世次據載先君子贈承事郎今  
再贈宣教郎去年秋某迎侍伯兄子強來守前門伯兄至甫一  
月旣歸婦未及家公已下世嗚呼痛哉公少力于學自課經子  
文筆必成誦夜聞史冊不厭不休將夜過分先君子見公猶  
親善勉使哀息公後不能自己為之障屏忌憚先君之覆寵  
之也及長補郡季子弟負一試即居止游郡博士徐君視公文  
行位擢權為齊長公與三季皆正衣冠講論不懈徐君每所贊  
賞月試必聯名占前列徐君嘗語於衆曰此其季者有淵源非  
表之也然公年過三十始獲薦名又復不第恨老乃得一官茲  
其命耶公持論根據經理世守聲名習雖踴躍揚聲而人所推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ColorChecker by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尊不在利達者後受經之主或以獨步膠庠或以壇場南省而  
公之與否曾不以是一說其言行如何耳今有徒有忠信自將  
思得里巷序序之間若肯終焉而進修不肯者公之教也死君  
子居約聘門戶服誼之事公所當每以條理積客者登于物語  
來亦無田蔬園不盈十畝而食指以千數仰桑家以生伯兒孫  
東奔仲兄治家取公授徒家禁以東箭之備補其不足尤君報  
厥用是謂與族黨實寒原游賜謙從客琴矣於然無窮之憂  
當是時公於妻子素皆平嘗問出仕于美北征詩謂海國折波  
海濱歸移曲折天吳及紫殿願向在短榻公妻子無海國可  
折無天吳紫殿可及然舊編後曲折願向在短榻則有之矣先  
君子之喪既除公不復謂請麻家駘致地編諸其子過從之際  
時時杖策徜徉畦築計百間檢校種刈若無君謝世者有賓客以  
北時耶甫勿訝氏為古院拘脰延師其間以與魯之君子者又自

讓者千人然其季子性性從學于外亦嘗來此舍遂因得侍公  
弟丈之末公之儉論遠感或者竊有所聞矣一日父子物謀固  
宿舍借書用廣會集之增自重之其小其物之聚者致禮以  
証公公愛之再三請益固公為一出朝諸學者於是更而樂義理  
之言取場屋之陋士大夫聞風莫不頌與至席自遠至者謙從  
不絕興起甚眾然公年益高始德而與未幾謝去趨致誠安仁  
堂曾君文清孫也至則其器望地士與俯禮儀華誦造廟公主  
之公不復出矣諱熙丁未江西歲旱始為甚五邑空餘為甚  
倉庫斷守留意賑恤別駕家君嘗主之康知其說喜著於冊符  
其人莫不善於吏與其事造后問公計策且風公為編官移是  
編之所得多忠信之士而吏不得制其權以牟利明年既罷行  
出與之象舉無異時之聲里聞熙熙不知為歎感而俗更以善  
公力為多公平居混雜編具於人者而知謙稱深處事尚見文



其聰明之變人所不能其聰明時事乎所了幾人所知公或不  
備其聞其精其閱視所使令之間未始無事在事理之極情  
偽之隱伏賢識趨避或用鑿跡惟公之明知辨察察案若以名  
聞者公探衣將見之矣戶問偶目其貌退而却衣曰吾不欲見  
斯人也已而果非佳士况此非獨人所不能公亦有不能自知  
者不以學自命而終諒者顯有懷志不以智自多而沈深者類  
有得公之得於天者如玉在山如珠在淵其可量哉運遊兩  
心形似藏寶極者過當甚易極今之賢者未易免此惟公之  
明好惡不能亂形似不能蔽大體高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善  
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君子之惡莫知其善是頑公  
嗚呼至論斯言而屢嘆其所難公之所以自致其力者深矣  
之流行近世特盛然其當是以造此者屢詰其情未見如公者  
焉公柱年以呂氏吹序大綱于章句猶有未安者嗚呼為吹序公

遠古學者儂儂浸靡竟家獨亡其善公之子是者年將四十乃  
不知父室有是善善自其者事惟見公正文講授故也公見善  
未嘗不喜而無道不浮其實見惡未嘗不惡而猶不如其罪  
兩益之無無所和一切之論無所取疑以跡不輕實流傳之事  
不輕舉故人之所稱有所未詳今之所稱有所不絕家人所決  
譽言聖庭公每位回以致裁抑憂世之士或病公首鼠不足以  
杜風靡示懲勸而公隱然持之自若近年以文舉其生徒劉某  
夫婿其平日之善者其晚節之過則改之實其尤足為公其精  
際切著明諱者無不感動理之應存何問幽顯當從而吹當快  
而疑均為不明也孰謂公首鼠哉公嘗名所居嘗曰腐學者因  
號腐齋先生然公未嘗言其義學者亦未嘗有同諱公者遂頗  
多甘未獨吹生於宣和乙巳十月十日辛亥卒於紹  
熙辛亥十月十日乙酉享年六十有七卒之前一夕起旋小殮



自是倦乏然就枕即熟睡時鑿者視賸家人進藥雖飲之必  
曰吾不起矣十日之朝侍疾者忽不聞聲息察公則已逝矣妻  
吳氏子四人擯之產之育之林之女三人長堯公二年卒未及  
許嫁次許嫁黃溪張氏孫男一人女三人卜以紹慶壬子七月  
十有二日葬于鄉之長慶山公以淳熙甲辰 壽聖恩授  
迪功郎監潭州南嶺十六年己酉 上登極聖恩賜終職如  
某故官重湖疾不侍藥歎不覺揮毫不能死嗚呼痛哉敬次序  
公平生以表裏事聞命之日當前待公曰子行矣言悲時當  
自訪子計前數日從公于臺自是兩湖必高見公嗚呼痛哉東  
湖 涕為之零曰如珠清光可以照萬公之明也 如王德潤可  
以負山公之德也 公之墳與新縣其長存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象山先生外集目錄

先生九世孫陸時慶重刊

表之二

程文

庸言之恬庸行之謹聞私有其議善世而不伐德博而

化解茲

贊業元吉黃維元吉

使民宜之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

以藏往曾試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誠究謀百姓與陸首出庶物萬

國咸寧



自是倦乏然就枕即熟睡時鑿者視賸家人進藥雖飲之必  
曰吾不起矣十日之朝侍疾者忽不聞聲息察公則已逝矣妻  
吳氏子四人擯之產之育之林之女三人長堯公二年卒未及  
許嫁次許嫁黃溪張氏孫男一人女三人卜以紹熙壬子七月  
十有二日葬于鄉之長慶山公以淳熙甲辰 壽聖恩授  
迪功郎監潭州南嶺十六年己酉 上登極聖恩賜終職如  
某故官重湖疾不侍藥歿不葬擇葬不聽死嗚呼痛哉敬次序  
公平生以表裏事聞命之日當前迎待公曰子行矣言悲時當  
自訪子計前數日從公于臺自是兩湖必高見公嗚呼痛哉東  
坡詩為之樂曰如珠清光可以照萬公之明也如王德潤可  
以負山公之德也公之墳與新縣其長存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象山先生外集目錄

先生九世孫陸時慶重刊

卷之二十一

程文

庸言之恬庸行之謹聞私有其議善世而不伐德博而

化解茲

贊業元吉黃維元吉

使民宜之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

以藏往曾試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誠究謀百姓與陸首出庶物萬

國咸寧





卷之二

程文

華文大功效十論辨法

天地之性人為善論辨法

智術術之原論

彥性靈論如河心

劉安知取字論

政之原基柱石論

常勝之道曰柔

卷之三

程文

制科辨法

科款辨法

賑濟辨法

唐取民制兵建官考法

德仁功科考法

漢文武之治考法

程文

好學近乎智

學問求放心

主忠信

毋友不如己者

人不可以無耻

思則得之

里仁為美



則以學文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逆

改分誠念以相從各趨中于乃心

養心莫善於寡欲

取二三策而已矣

保民而王

讀書何如於漢

策

文安繼議

覆議

象山先生行狀

象山先生外集目錄半

丁師祖

孔牌

楊簡

象山先生外集卷之一

程文

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

化辨誠

知所以成己而無非僻之侵則誠之在己者不期而自存知所以成物而無驕盈之累則德之及物者不期而自化九二何其誠之至而德之博也庸言之必信庸行之必謹定知所以成己矣知所以成己則誠豈有外乎此哉又懼夫邪之為吾害而辟之也誠使無一毫非僻之習以侵之則誠日益至而在己者不期而自存矣友而誠其身推以善斯能是知所以成物矣知所以成物則德豈有外乎此哉又懼夫伐之為吾病而去之也蓋使無一毫驕盈之氣以累之則德日益博而及物者不期而自化矣誠之在己者不期而自存而其端持在於閑

邪德之及物者不期化而自化而其功特在於不伐則天理人  
欲之相為消長其間可謂不容毫髮虛言之信庸行之謹爾邪  
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此所以為君德中庸之言誠  
曰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然則成己成物一出於誠彼  
其所以成己者乃其所以成物者也非於成己之外復有所謂  
成物也又曰性之德也各內外之道也然則曰誠曰德一本乎  
性彼其所關繫者乃其所以為德者也非於誠之外復有所謂  
德也則乎中庸之說則窮九二之君德可得而讀矣言行之信  
謹二之所以成己者也誠世而不伐二之所以成物者也彼其  
所謂信謹者乃其所以不伐者也今言行而求其所以善世者  
則非矣爾邪存其誠誠之存諸己者也德博而化德之及乎物  
者也彼其所以開而存者乃其所以博而化者也外乎誠之存  
而求其所謂德之博則歎矣若天朝講夕講求所以治乎人而

不能及求諸其身安知夫大人正己而物正而二之善哉  
在乎言行之間而已也小惠小信欲以為己之德而不知誠之  
不可恃愛知夫明明德於天下者蓋本於正心誠意而二之德  
應者由乎其誠之存也至誠誠之在天下也一言之細一行  
之微固常人之所忽也言此身身加乎此身身加乎此身身  
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君子而動天地是法道先細而必  
於寬庸言之信而莫不可以為天下則庸行之謹而莫不可以  
為天下法知至乎吾之誠而不知天下言之細也然邪之與正  
則胡繩之相為生死存亡之相為消長非辭之君一毫者以之  
則言而信以不信而行則以不謹而信則有於誠之至故為冠以  
非其言為檢以非其在在言間和之音行先則與王之聲雖  
五有餘几杖有戈所以防閑其邪而使其言無自而至者備矣  
則凡其身言其身而充乎夫此者何世而求其誠哉不曰不期而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稱之義雖殊而其理則一也夫信乎無道而不宜也蓋嘗  
求之有周之臣周公以叔父之親師保之任而懼髮吐哺下  
白璧之天終以國政大平魯繼以晉尉靈元告周公以之太公  
抱鷹揚之策而約平權勢之陳年且八十矣一旦聞文王作興  
曰為歸乎來終以大告武成亦以此是皆靈元告太公以之也  
然古之聖賢未有不中者天子之聖而卒亡於人獨子之賢而  
終亡於國甚則所謂元吉者果安在哉曰孔穎為世稱聖賢至  
大焉若乃險賊而害奸則語言見其語而已未見其吉也

使民宜之

民不可使知吾道之義而可使立吾道之宜使道而不宜於天  
下則聖人亦為平乎道哉聖人出而有為於天下變而通之神  
而化之而天下之民鼓舞踴躍莫不以為宜而安之者亦謂其  
道而已矣大傳曰使民宜之以此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

知之非聖人固不使之知也若道之義則彼民之愚雖有所不  
能知也若乃其道之宜則聖人固與天下之民共由而共享之  
方民未知何道也聖人作為綱常而民宜於綱常矣方民未知  
耕稼也聖人作為耒耜而民宜於耒耜也以至舟楫孤天杆曰  
莫不皆宜於民雖其以象以義取諸謙益之諸卦而其所以使  
民宜之者蓋無以異於黃帝堯舜之乾坤也黃帝堯舜堯舜氏之  
作為捕物用刑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者前聖已備之矣故其使  
民由之者獨見於垂裳之治黃帝之事於六藝無所改倍而堯  
舜之專則載之典誥彰彰同致如明五刑典三禮既江河懸矣  
約其建法立制揅會諮詢以宜其民者豈不為少矣而夫子特  
稱其涉湯無為無名而治則其所以宜之者一也夫於道而已故  
曰竟以是傳之矣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而與民同患坤以知來知



以厥注書

非人之妄則復乎天者自謂微盡已之心則交乎物者無或累  
善卦之德六爻之義聖人而以復乎天交乎物者向其至耶以  
此洗心則人為之妄息之而無餘人妻既將天理自全退旅於  
衰微之地復乎天而已由是而吉凶之患與民同而已之心  
無不盡心確也則事物之交未及神知佳以知善復何累之有  
善安微而復乎天者自謂誠心盡而交乎物者無或累則夫善  
卦六爻之用又豈可以形迹滯而神知之說又豈可以荒唐覆  
也哉聖人以此洗心退旅於容吉凶與民同忠神以知未知以  
哉往其意如此中庸言君子之道當而隱天賜之良可以與知  
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肯可以使行焉及  
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夫聖人有所不知不能則可謂復  
矣精微之地矣而不外乎夫婦之所可知所可能盡善之費善

未嘗不隱而隱者未嘗不費內外合觀用非非人之不可也求  
加而斯須去也聖人洗心於善卦六爻之間退旅於隱密精微  
之地而同乎民交乎物者雖吉凶往來之變一而吾之心未嘗  
不退藏於密此善之所以無名辨之所以無為文王之所以不  
談不知而易之書所以不可以象數泥而得靈也押海上之  
陽游昌泉之水可以謂之無心不可以謂之遁心以是而洗心  
退藏善見其過言而溺矣濟濟有之車移河東之樂可以謂之  
仁許不可以謂之仁道以是而同乎民交乎物者其其凌焉而  
則失聖人懼夫道之不明也幸而擇之者卦六爻之間交覆而  
疑明之使知夫交辭而復乎人者自微心盡而交乎物者無異  
夫其所以曉天下者亦云至矣夫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則由衍以生著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則由著以立卦  
者至卦立則象相推吉凶以告文在其中矣人為之妄尚安得



而與於其間哉以此流心信乎其復於天平卦六七八九之錯  
辭無窮乾坤六子之厚德不息而五十之數所謂不用之一者  
實於是乎見之則聖人退藏之世豈所謂過而為焉者哉得夫  
之象形悔吝之情者則文之所以為吉凶者吾之所以與民同  
與者也至誠如神受命如響萬物之未神以知之無以異於著  
之圖也物各付物所為若化事物之性加以藏之無以異於卦  
之方也夫聖人之同乎民交乎物者亦異於不及而後為者矣  
由是觀之著卦六爻之用其諸必純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也故  
嘗考於咸之卦而得聖人洗心之妙於咸之象使天地萬物之  
情咸感之象者以證愛人之義此圖可以證天交而後天理觀  
乎同民交約之道也至於九四一爻聖人以其當心之位其言  
感通為尤至曰正吉悔亡而象以為未感當也蓋未為私感所  
害其心之本密無適而不正無感而不通曰恆德匪木即從霜

感而象以命未光大也蓋恆恆性未之私心其所感必狹狹其  
思者獨其私明而已聖人之洗心其諸以將去恆恆往來之私  
而全其本然之正也歟此所以退藏於密而能同乎民交乎物  
而不遺於為焉者蓋一倫者也或曰聖人生知安行彼其心  
之醇酢焉變者蓋不思而得中而何以洗為蓋不知覺  
舜不能忘高致之戒而當時大臣有淫逸遊樂之錄有慢遊戲  
悅之辭君亦不以為輕己且樂聞而頓聽之嗚呼此其所以為  
性知安行不思不覺者歟於洗心乎何疑

天地設位聖人或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天地有待乎聖人而天地為不可及聖人有待乎天下而聖人  
亦為不可及大哉天地聖人之不可及乎位乎上而能覆物者  
天也位乎下而能載物者地也天地能覆載萬物而成其能者  
則有待乎聖人天地未嘗專之也而覆載之功歸之天地此



天地之所以為不可及也聖人參天地而立成天地之能其習  
能非天下之敵也然人焉得之御士鬼焉得之善也雖百姓之  
趣且賤亦不謂其不能而與之焉則聖人之有於天下者亦  
云寡矣然成能之功卒歸之聖人此聖人之所以為不可及也  
然則得一已之智足以謂人莫已若者豈可與論天地聖人之  
事哉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思辨百姓衆能以此官親其子  
為武王陳洪範其七稽疑曰以則有大變諒及乃心謀及卿士  
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蓋聖易言聖人所以成天地之能者其益  
同旨天錫之洪範出於湯洛之水則天地之心於此其白而道  
之大象吾於此而見之矣夫大哉天地聖人之所以為不可及者  
乎天之高也日月星辰繫焉陰陽變者運焉萬物歸焉地之厚  
也萬物歸焉而不墜探河海而不涸萬物載焉天地之間何物而  
非天地之為者然而萬載萬物之能情有待於聖人聖人之故

有以當天地之心則諸福百祥以是慶之有以失天地之心則  
災禍災災以是禍之彼其望於聖人以成其能者何其至耶無  
它無他者而任天下之大也聖人膺此職輔相之任乘此盛衰  
理之推道之而可與天地殊心象而可與天地異朝焉斯士善  
責波邁違責汝鄒余衍是繩余繩是糾爾焉善也排括攢朽余  
不傲不做有行有變余不傲不問人謀思謀猶以為未也懼夫百  
姓之能吾不與謀焉工誦厥職士傳民謠其人歸於道而流頌  
於市肆詔誦之賦木嘗不詢焉則聖人所以有待於天下者亦  
何其至耶聖人無私焉而與天地同其大也天地有待於聖人  
而覆載之功歸焉聖人有待於天下而成天地之能者歸焉焉  
乎此天地聖人之所以為不可及也夫子頌堯曰惟天為大唯  
堯則之而其所以為大者民無能名焉孟子頌堯曰大舜有大  
為而民之所以為大者亦不過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廟堂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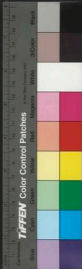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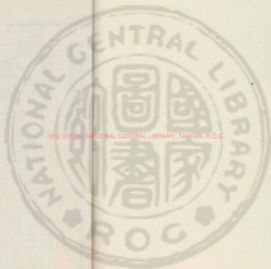






2025.03.2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7051706 v10





象山先生外集 卷之二

程文

○李文大功數子論

頌人之美者或增重乎其人頌人之美而不足以及增重乎其人則其非爲無聞於立言之非者必昭然於世立言之非而不見以昭識於世則其非又有大焉者矣予之說少文賢君於風猶大廷之對枚數其與判除者議者法乃政之事而少文乃數十其美亦已至矣其言亦已多矣矣而後世謂文官之其言不以斯言而增重蓋文而登言皆求入而歸亦以直言極諫充而不隨將疏闊失抑帝不逮而微用極還功以其辭極極影乎彼邊言誣之風勢於附會紛飾而無中情當理之其其是是是疑矣然自昔公明通方至於錯之對未嘗深致立及於斯言非以爲然而取之也蓋以其言之非有大焉於世者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以斯言輕重之也君子言以為智一言以為不智此一  
言之天者也若鄧之野無米遷就牽合之說如五帝三王伯  
之託一篇之揮領而情理尤甚要其歸獨欲以自領事而動  
參而又大率乎帝王之道此孝文大功數十之說宜若人之無  
識焉耳雖然言心聲也錯以大比對其意誠為是而後不恨之  
說以察其而已而子誣其刑名條例之乎亦欲其君廢放股肱之  
臣身被策誅之任耳惟力勢故已不可欲也夫則則勢足委之  
於我而我之辯者神也若此則如此則在不得不能稱其功烈  
能事以件動其欲為之心激發其敢為之勇氣少年君之說  
而不自為焉則大功數十之說宜可謂之不足輕重而與之子  
孟子曰長君之思其罪小逆君之思其難大錯之斯言其達  
君之惡者矣為辯解者行順其美亦事君之道而何過之  
深乎助才不聖言無以知人也彼其終身之所學平日之所存發之

於言言雖欲掩匿藏嚴而君子節之知見其肺肝及其處必  
窮焉旁求曲取以附致其邪說而有故不知則不可謂之知言者  
矣說春秋者以爲之聖斷之機其中必有其美惡為聖人之  
情節可以辨見蓋聖恩都正雖異而情見乎辭曰自動者辨  
權我之情見矣韓愈之言謂我之情見矣錯比文帝之功其  
目數十如躬親本事實去澤未農民不担親耕節用不氏不  
奪此五者皆特事也如絕幸之節除尚書雖實是愛人尚刑不用  
罪人不辜並治不治除其法刑此七者亦一事也其餘事尚而特  
異者亦又有之魏之以大功凡之以數十則其意亦可見矣蓋  
將以李詩算動文帝之心而作其自世之惡投之愚慢之絕法  
拱以窺其因而東其際以申辨智蓋管端於文帝之巨而歐中  
於皇帝之節下然論於七國之變而山東幾非漢有秦豈撥容  
一識而要領竟分於東市世豈不有說足惜而愚獨表其衷

是以正逢君之辨

○天地之性人為貴論

聖人所以曉天下者甚遠至天下所以曉聖人者甚親人生天地之間稟陰陽之和抱五行之秀其為貴孰得而知焉使能因其本然全其固有則所謂貴者固自有之自其子之而矣以聖人之言為惟夫鵬鴻於物欲而不能自援則其所貴者賴以於刑故而良禽由是以窺聖人謂為言之以天地之性人為貴則所以曉之者亦至矣謂其甚與其言乃類不能過焉有所感發獨朕膠膠乎辭議論之間則其所聆聽之者不復親矣乎夫地之性人為貴吾其以夫聖人所以授人者至而人之聽之者轉也蓋孟子言知天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言事天必曰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中庸言贊天地之化育而配天之能生蓋其性人之種類與天地甚親而孟子中庸則云然者豈固是為闕說

以欺天下哉誠以吾性之外無餘理能盡其性者雖欲自異於天地有不可得也自夫子告曾子以孝曰事父敬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舉所以事天地者而必之於事父母之間蓋至此切而益明截然無解說議論之疑怪至因其有無以加於孝子之問又告之以天地之性人為貴有為敬之心踐履之實皆曉斯言也獨不有感於心乎於此而猶膠膠於辭說議論之間亦奚益而不三隅反者哉雖然魯豈敢以是論其天下獨以為古之性說納而性之存焉者類多後之性說費而性之存焉者類寡告子滿水之說君子之所以辨苟特性惡之說君有所宜然疾然告子之不動賢員先於孟子苟知之論由禮由血氣智慮容容貌態度之間推而及於天下國家其論甚長要弄有為敬之心有踐履之實者未易至乎此也今而未有為敬之心踐履之實恰孟子性善之說遂與夫近世先達之緒言以名



千深者豈可與三子同日道哉故必有二子之賢而學失其道  
此君子之所宜力辯深惑挽將傾之轍於九折之坡指迷塗而  
示之歸也若夫未有篤敬之心踐履之實而遽為之厲性命之  
說過切以為病而已耳高呼循頂至踵背父母之遺體俯仰于  
天地之間惕然朝夕求寡乎懷林而懼弗能違司以庶幾於孟  
子之聖乎天地而與聞吾夫子人為貴之說乎

○ 知智者術之原論

實仁莫甚於名之貴身道轉且又甚於說之詳自學之不明人爭  
其私術而知智之名益尊說益詳矣且誰獨無是非之心哉聖人  
之知非有為榮尊異不同知者也直先得人心之同然耳其見  
於施設則合物理無事情然當乎人心天婦之愚可以與知  
為異名之尊異說之詳故遠夫智夫而私術則向之良心日  
泯微乎說益詳之暢奪之不足以欺天下也將竊智者之名以

信耳聽故名不得不再名不可以從尊也術文近似之說以實  
其名故說不得不詳名尊說詳而智實蓋仁舜益甚矣此則  
智之賊也漢公孫賓謂智者術之系其賊智之謀固可不遠而  
慮矣幸智之說前陳而益明也世之誦洪者常以其致說乘為  
布被殺主父便從董仲舒墨西此雖其技術之明驗而持一人  
之過一時之譽節常情之所易知者多詐不情及顯能詰其不  
足以當古賢雖固能知其意已差豈有不足深誅者至於竊智之  
名以售已之神運之以利害之效文之以近似之辭使聽之者  
誠以為益而不知不可以無術而聖人之智亦不過如此而已此  
治世之害也而不可道之誅也然聖之賊仁楊之賊義鄉原  
之賊智皆以此似之亂其辨正與洪之言智奪耳及孟子辭  
而闢曰而曰仁曰義曰德曰得是歸原而其說益明有能因洪  
說而闢之使天下曉然知夫私術之賊智賊洪之說亦智之幸



也洪之說曰撞殺生之恆通與塞之空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  
亦使遠近情爲畢見於上謂之術此所謂要之以利害之效文  
之以近似之辭使聽之者誠以爲聖人之智亦不過如此而已  
也且聖人之智明徹洞達無毫髮私意芥蒂於其間其於是非  
利害不啻如惟之於輕重度之於長短端之於如鵠有不知思  
而得之者故其處大疑定大論亦若飢食渴飲莫爲多求夫  
巨計雖難萬變無非因其固然行其所無事有不加毫末以其  
固者夫如是可謂之術乎果以若洪之說乎韓金爲刃最上爲  
器爲願善爲米相爲官室船楫爲舟車羽矢并曰之利皆皆上  
世之所無有則物以教天下者也而夫子則以爲皆取諸易之  
其說聖人之智見於創立者種皆因其固然而無私私焉  
况於生殺動運輕重夫之常而洪以以其私術爲之乎語無辭  
也

謂之有丞下而不興焉當稱文王不識不親顯帝之則夫產我

論藝輕重得失之理實非有異於今也必欲以私術爲之則舜  
禹文王誠不公孫氏也自學之不明而聖人之智不復見矣  
世之人往往以謂凡所以經綸天下則立法制致刑成順應變  
不窮皆皆聖人之所自爲而不知夫蓋因其固然行其所無事  
而未嘗加毫末於其間彼彼役者方且各以其私術求運於天  
下而曰此聖人之所謂智也故老氏出於春秋而有棄智之說  
孟子生於戰國而有惡聲之言豈皆見夫運私術之失也然終  
至於縱橫如儀秦刑名如韓斯者雜然而出而天下遂以分裂  
潰散至秦則趙然矣公孫氏生於漢而以儒名當世此者得拯  
焚苛救之時也乃復尊智之名詳智且說以善其私術世之人  
雖欲問先生之智執從而聽之故曰智之賊也孟子者聖學之  
所由傳也故其言於明聖人之智而指當時所謂智者以爲鑿  
老氏者得其一本得其三而聖學之真端也故幸夫私術之夫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因欲中已之學而其言則曰絕學棄智曰以智治國國之賊  
是直泛與智而排之世之君子常病其言過而不知其言售  
私術者過也使術之說破則為老氏者特失其口實而奔走  
吾門場之不暇其又何誇焉嗚呼觀老氏之說孟子之言與機  
秦嶽斯之所為則術之害智所從來久矣非直至而然也然  
昔之為私術者名未甚詳說未甚詳故辨之者不罪之者不  
深若孟子者不過曰行其所無事惑天聖而已至其公孫以照  
申辯物駁策人主之前唯智之名益尊而術之說益詳非明於  
道者有不能不為其疑以所惑故辨之不得不力疑之不得不  
深辨之力辨之深而智之說不明者不也故曰泐之說亦智之  
幸

8 房杜謀斷如何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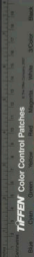
事之要者無二機計得者無二說感而得於機思者其意誠

得於忽悟者其意決此謀之與斷所以異任而同功殊庸而一  
致者也天下之事惟其變而難勉也於是非有賴於謀彼其以  
為謀稱而不足與斷者豈無得於其機而實為之說也哉機  
稱以其旁推曲究原始要終細釋復難而得之則謹重之心勝  
而剛決之意微故不能不自疑其有所未善至於善斷者因其  
謀而遂斷之其始之為謀雖不出於己而亦豈無得乎其心而  
扶徇人之說以勇於必行而已哉蓋其權奇偉偉不辭於紬繆  
機變之久而聞言輒發機忽悟如雷貫而忽為百楨而忽明  
其勢不能不決然則謀之與斷雖所任各異所稱各殊而要其  
究豈不同功而一致也哉唐房杜佐太宗取天下而史稱元齡  
善謀如晦長於斷然請以是而論之其於機事之可畏而機斷  
之任不可以非其人也嘗聞房高祖讓尉生之語刻印立六國  
後高祖方食必告放良其位則蓋高祖至親假吐哺怒罵



令趣銷印石勒去高祖五六百載以煨灰之身據有中寮初不  
知書一旦臆讀漢史至刻印者駭曰此法當天何以得天下及  
讀至張良之術乃曰顧有此人嗚呼使鄧生佩印已行救會之  
遠則高祖之天下幾已去矣知天下之機事如身之可畏而  
張良之術高祖之萬石勒之取皆機緣互發如聲響相應非直  
偶然而已則知凡所謂謀者斷者皆不可以感非其人而房杜  
之才智可符而論之美雖然元微謀事帝所父曰非如鳴鑿與  
臺及及如福至則幸用元微來自常情觀之元微不失為請抑  
謀重而如聯則為無謀而因人成事者耳嗚呼以此論房杜此  
與兒童之見何異矣致中辨而變少下於王良者必不能以  
舉其某笑王良中道而弭少下於王良者必不能以振其策  
矣天下之機事而可以非其人而與於其間哉或謀或斷必其  
機微識略之相符者而後可也輔信破題之後發使使熊而然

人從風而靡其策乃不出於韓信而出於李左車然天下不以  
韓信為不知兵鄧陽受藥之蕭入見王長君而梁非竟解其計  
乃不出於鄧陽而出於王先生然天下不以鄧陽為非將士蓋  
因其善而用之與夫發悟於心者實機微識略之相符而非苟  
從之者也知此則知房杜之謀斷如宮商之相應而同於成聲  
如斤斧之迭用而同於成器初不可以差殊觀而慶勞論也抑  
嘗言之太宗以弓矢定天下其首路之出於己者班班見於紀  
傳大焉制勝千里之外小焉決機兩陣之間起運神變不可勞  
極及天下既定談治道論政理則老師宿儒誦其將此亦幾乎  
其為臣矣然而自渭北一見之物秦府表雷之後謀坐於房斷  
必於杜則夫二公之才豈淺淺哉者所可得而寬議哉及考之  
傳紀則夫謀斷之運有不可得而是焉嗚呼此二公之才豈所  
以為不可及歟史臣取摘房之言曰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



王翟善諫而房杜譚其直策衛營兵而房杜濟以文此真足以知房杜謀斷之本矣若乃謀之不善而強欲以辯屈人之異已如徐湛之於沈慶之者又有嫉其謀之善而必為沮格撓敗之計如牛僧孺之於李德裕者其視房杜之謀斷奚啻天淵之相遠哉雖然法律之書詳而望之以檢察則缺功利之意萬而察之以道義則疎此雖不足以疑責之而亦不能不使人歎息也

○劉晏知取子論

天下之事不兩得知其說者斯兩得之矣取子之議事之不兩得者也民有餘而取國有餘而予此夫人而能知之者也至於國之置方有待乎吾之取而濟民之困方有待乎吾之與而濟民是時鄰國之置而取之乎必不恤民焉而後可也顧之而予之子必不恤國焉而後可也事之不兩得雖有甚於此者終於不兩得則終無一得焉爾矣故取子之說不可不察也

知也取而傷民非知取者也予而傷國非知予者也據何謂欲散之惟據寡寡盈縮之緩乘舉廢挹注盈虛之於人之所不見圖之於人之所不慮取焉而不傷民予焉而不傷國豈夫人而能知之者哉必有其才而後知其說也唐之劉晏吾雖不歸史氏以知取子許之真知愛者哉夫所初夫取子之難者非一不足之難而皆不足之難也下有餘而取之可也彼方不足也而何以取之上有餘而予之可也此方不足也而何以予之天下有皆不足之病矣而有皆不足之理乎聞之曰川竭而谷盈立矣而淵實天下蓋未始皆不足也方其上之不足也不必求之下也其可以足之者固有存乎其上焉者天下之不足也不必求之上也其可以足之者固有存乎其下焉者矣將輸之利害不明則費廣於舟車之運儲蓄之利害不悉則公困於商賈之弊物若道遠則易以輸尺斛以輸斗更汗法弊則私民





公害私益公虛此所謂不必求之下焉者也富且衆急而騰息  
豪民用弱而燕井貪膏旁公而侵漁耀竟不立而連阡陌者猶  
未已也權據不廢而餘勢參者猶爭侈也此所謂不必求之上  
焉者也由是言之有餘不足之數可得而足而取予之說可得  
而知也然狃於常者變之則廢便於私者奪之則爭豈勢奪  
則并括而難勝謀工計深則詭秘而不可察圖利而害愈繁  
苟而費益廣則天下之才果不易得而取予之說果不妨知  
也支左屈右夫射者衆之知也至於中救毫於百步之外左右  
前後惟的之從知之者惟后羿而已提管輅策夫御者衆知之  
也至於致云馬於千里之遠周旋曲折惟意所適知之者惟造  
父而已國不足而取民不貸而予夫人而能知之也至於取不  
傷民予不傷國知之者惟晏而巳利窮於元載之甚而將湯之  
說也古吹出於東澗之橋而轉漕之功著神辟之選精也千請

者年奉以深入故趨賢備辦而功成教令之出嚴也數千里无  
異矣自前至劉坤帥戲不敢隱馬法密於第五琦而地產遺入  
鼓鑄與於淮矣而貨有餘焉彼其所以取之者豈及出乎下  
哉是以取之而民不傷賦定矣而商賈不得制物價之低昂操  
稅行而豪強不得乘細民之困溺檢復出內一委之土而吏無  
所窺巧督清主驛一出之官而民得以息有無名之賦雜隴而  
鹽惟實竹米粟之類雖出而雜官則入彼共所以予之者豈及  
出乎上哉是以予之而國不乏焉嗚呼刺於之驗而嚮歲之甲未  
解也亂變之後而歸軍之輸木艾也上方宵旰而民且罷、而  
受也遑遑茶其間深計密書推美捕開固不增役而民力絀民  
不加賦而國用足非夫知取予之說妙取予之術嗎克濟哉若  
夫頭會箕歛剝膚推髓疲民力而徵便薄之功於誰成之渠檢  
吏欺而責負通之租於已輸之民並下以益上困民以悅若此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則章堅王賦揚國忠之倫無社敗國甘處平晏之下而人皆德  
焉者也至於仁義達禮舉既古人之文而不既古人之文大  
言後說而不適於用如華光庭暴宇文融之惡而不能任國用  
不足之責旁即知照弟之琦而不能到何所取財之問此則不  
知竟對孔孟之字雖自處不在晏之下而天下皆嘆之者也耳  
處乎下者如魯放出乎上者如此則夫知取乎者非晏之真而  
誰與也雖然論之以聖人之道照之以君子之智則聖賢固未  
難矣所不為而感惑其有時而同科理光庭雖不足以致受而  
為惡受未免於可恨何則晏之取乎出於才而不出於才根乎  
術而不根乎道出於才而根於術則世主之忠臣而聖君之罪  
人也上有道揆而責以有司之事焉則世人君從而尊寵之鮮  
有下將焉者世易之理則商官之制固用孟子之正經置其取  
不民揚子不揚國者未始不與晏同而綱條法度使官有所守

民有所賴致天下之大利而人知有義而不知有刑此則與晏  
異故曰出於才而不出於才根根於術而不根於道晏之治財未  
能過管商氏仲尼之門五天童子蓋稱管晏曹西之不為孟子  
之不願至於商君則後世篤論以為希秦者商君也而仁秦若  
亦商君也今晏之所為如管商於實當管商所更首善從晏出  
其門畏權貴而粟其人燕其口而安以刑為國家者亦何利於  
此哉使不定於攝受之格則其汚身敗國者將不止此人莫不  
以揚妾之折為憂惜而愚獨以為晏之幸故曰論之以聖人之  
道照之以君子之智蓋未免於可恨亦未必不與聖賢同思等  
同科雖然才之難也久矣道不稱諸堯舜李無窺於孔孟每徒  
為後說以輕羨焉可也

○政之寬猛孰先論

君不可以有二心政不可以有二本君之心政之本不可以有



二而後世二之者不根之說有以病之也寬猛之說其論政之不根者欤政君之心悅政之本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惜乎平之辨也唐憲宗問崔胤與政之寬猛孰先帝將德讓之對以亦有得乎吾所謂君之心政之本者矣惜乎其不能伸之長之而寬猛之說未及辨也寬者美辭也猛者惡辭也寬猛可以美惡論不可以先惡言也雖弗友之世至於預焉疾狠傲逆不遜不可以誦孔懷服則聖人亦必以刑而治之然謂之刑克可必謂之猛不可也五刑之用謂之天討以其罪在所當討而不可以免於刑而非聖人之刑之也而可以猛云乎岳黃武將奏免賊袁克舜必命皇國以明五刑然其命之辭曰以彌五教期于無刑皇國受主帥之任固以結彙懲刑暴亂為事也然其後以舜者曰將命以寬曰罰弗及嗣曰罪疑惟輕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斯用不犯于有司嗚呼此吾所謂君

之心而政之本也而可以猛云乎哉寬猛之說古無有也特出於左氏載于左告于太叔之辭又有寬以濟猛以濟寬之說而託以為夫子之言嗚呼豈非孔子之言也且其辭曰政寬則民擾之則糾之以猛之則民叛之則從之以寬使人君之為政寬而猛之而寬而其為之民者變而殘之而嚴則亦非人之所願矣嗚呼豈非夫子之言也語載夫子之言曰昔政猛於歷也故叔索和之罪曰烈于猛火說載夫子之言曰昔政猛於歷也故曰猛者思悔也非後辭也豈獨非所先而已耶豈不可一日而有之者也故曰可以美惡論不可以先後言也左氏之傳經說春秋者病其失之淫淫崇元非其國語以為用文嗚呼爾其彼其寬猛之說其為証而綴附罪也夫矣左氏不覺道也吾觀西漢宣主三策不能無恨三策之弊大抵悍然有暴變存侍周召之風使人增敬加慕其首飾有王者宜求歸於天任德不任



刑之說尤切時病至武帝拜策之有所謂商人執五刑以督姦  
傷肌膚以懲惡之說且繼以周秦之事為問若謂當時待犯者  
百有餘人至於此語未必非仲舒任德不任刑之言有以激之  
也此其說蓋亦有所自未而仲舒乃不之辨特推周家刑指之  
效以為由於教化之漸仁義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始若無  
以加吞而遷疑其說者然若夫周特刑之美秦刑刑之非武帝  
固自言之矣彼之所闢者特以商人執五刑以特傷肌膚以  
激惡有異於周之指而秦之用此刑武帝之所據以遂其任發  
之意者也此其說蓋出於戰國商人先自發當之言為乎虛信  
書不如無書戰國之吞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  
野孟子必力辨血流漂杵之言以為非於武成周書也戰國周  
之世也書者又夫子所定去孟子未久並至其言有善理非實  
而足以病人君之心指亦必力辨而無隱武帝之腫發指出於

秦火灰塗之跡而記禮之書特傳於二戴之口其非聖人之全  
書明於其所謂執五刑傷肌膚之說又非虛非實亦彰、明甚  
仲舒胡不掇克管克仁之言救政優、之言而來其辭后来其  
無罰之言以告之且申戴詎先國移當之議明辨其是非以扶  
武帝之惑爾乃遷就立說而不之辨亦莫於吾孟子矣張湯之  
決意以任職稱意公卿之間性、之變獄具罪知見之法典繩衣  
之使出圖密文成而厥矣愈不勝吾仲舒之筆不能無遺歟  
焉至稱傳而為宣帝之雜議又轉而為元帝之優柔特此說之  
不明也嘗讀古先帝王未嘗廢刑、亦不可廢於天下特其  
非君之心非政之本焉耳夫惟於用刑之際而見其寬仁之心  
此則古先帝王之所為政者也堯舜舜、一楚而誅四凶魯崩  
孔子孔子一楚而林少正明是二聖人者以至仁之心恭行  
天討致斯民無邪惡之害惡德善極威得游泳乎洋洋之澤則

夫大舜孔子有仁之心吾於四書兩觀之間而見之矣然則君人者豈可以頃刻而無是心而所謂政者亦何適而不出於此也故曰君不可以有二心政不可以有二本唐李吉甫嘗言於憲宗曰刑賞國之二柄不可廢廢令息慮洽笑而刑威未極中外無忌顧加嚴以振之當時希頗問李絳曰雖能以尚德不尚刑之說折之然終未能盡廢格理蓋亦曰吉甫為宰相若中外誠有傲逆強悍賊常亂格難於法而不可道者蓋亦明諭其罪告主上以行天討乎苟乃之言刑威不擾勸人主以加嚴此豈大舜明刑之心而憲宗固所以告舜之意乎如此則不應於備廢之說而吉甫之失自若矣意吉甫斯言可謂失其本心者矣其後子頌勸帝峻刑帝乃告諸朝而推論其意吉甫退而叩首不語竟曰則吉甫亦可謂知報者矣後之欲以險刻誇猛之說以誣者尚鑒于此哉善哉論與之所以告其君者子頌亦有

合乎者孟子告君之機惟乎其無以終之也人君之所以進於先生之政者蓋始於仁心之一興爾然而事物之至利害之交此心常危而易蔽况夫木泐火烈之說載於左氏藏理寬亂之論著於崔寔而世莫之非一旦而君有寬猛孰先之問安知其不傳所蔽而然乎儻與首告以入宗魏明堂圖以歷職復之罪此與孟子以見牛之說告齊宣王何異員足以與其仁心矣宣平憲宗然之無疑其後不感於吉甫于頌之說而能顧問宰相推論于朝者未必非褚與斯言力也雖然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政也仁心之興固未足以言政孟予之與其仁心者固將告之以先王之政也若德與則不獲進於是矣此吾所以惜其無以終之也嗚呼是說之難久矣自堯以足而稟經寡之蘇非以是而擢平陶之休禹以是拜伯益之言湯以是優代聖之政文王以是明王顛之德武王以是釋箕子之



因至于稷王猶能以是而作呂侯之命三代降斯道其不行矣  
孟子沒斯道其不明矣夫自漢儒之絕如仲舒猶不能使人無  
恨則吾於德與乎奚責

常勝之道曰柔

人情之所甚欲常出於其所甚不欲處天下之勝而舉天下常  
無以勝之者此固人情之所甚欲也若乃羸之而有勝人之形  
張之而有勝人之勢豈雖然與物為敵而未始少屈者此則快  
於常人之情而以為可以致勝焉者也然而天下之取敵者常  
出於此而幸勝者不万一焉至於羸之而無勝人之形抗之而  
無勝人之勢退然自守初若無以加乎人者此則常情之所甚  
不欲而以為無元以致勝焉者也然而勇者於此喪其力智者  
於此喪其謀舉天下之所謂殆可以勝人者皆此此而喪其強  
則夫常勝之道蓋無越於此者然則其所甚不欲者乃所以取

其所甚欲者而人或盡之知也常勝之道曰柔列禦寇之所以  
言也劫雖勝之禦寇其謀固不可以苟譽亦不可以苟贊何者  
為勝之勢而不及理則勝有不出於柔語柔之禮而不及用則  
柔有不可以攻勝柔是甲以奔師之陣則師之將必得柔之庭  
掩奔師以臨陣之賊則師之君必得柔之命是勝未始出乎柔  
也然周以岐山之邑而與王紫越以會稽之捷而成伯圖蜀漢  
足以斃項昆陽足以死秦是勝未始不出乎柔也蓋不出乎柔  
者勢也出乎柔者理也理可常也而勢不可常也楚勢柔不足  
而勝果出於柔也秦之巢不足而勝果出於柔也賈石枯楊之  
柔不足以試鑿鑿之餘鋒柔未始可以致勝也然天下之至  
柔者莫若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洞庭彭蠡之勝是汪然者  
非犀兕之堅金石之郭也有與丈夫焉奮劍而殺之力則疲而  
水則不可竭也投石而破之石則墜而水則不可破也則是柔

未始不可以致勝也蓋不可以致勝者其體也可以致勝者其  
用也林者使柔也而用者不徒柔也是林果不足論而柔其可  
以致勝也論勝之勢而不及勝之理語柔之體而不及柔之用  
然而贊之者是不明而苟於拘人也然而贊之者是愚而果於  
自任也贊之之弊往往徒恃其材勝之勢而不知其無勝之理  
六國并而秦以破南北混而隋以亡此特勝之勢而不知勢之  
不可常也贊之之弊往往徒以其有柔之材而不知其無柔之  
用元帝以優柔而敗漢德宗以姑息而墮唐此有柔之體而不  
知使柔之無用也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螭  
伏於深谷而其威愈不可玩擊此蟄於深淵而其靈愈不可  
知使勝之勢而若此則烏有不可常也哉定其勢固出乎柔而  
非向之所謂勢者也泊然而無勝人之形寂然而無震人之聲  
不可得而喜激之不可得而怒使柔之林而若此則亦何

然而不勝哉是其弊固有所用而非向之所謂體柔也嗚呼天  
下之言勝者每快於秦之并吞隋之混一而言柔者又多務於  
柔之優柔者之姑息則吾又安得夫知柔之說者而與之論當  
勝之道哉雖然登華岳則衆山不能不並覆浮沈海則江漢不  
能不汗沱明聖人之道則禦寇之手段不徒立其門蓋蓋正已  
之身勿無心於求勝大中之道物不偏於剛柔沈者剛克高明  
柔克德之中也強弗友剛克變友柔克稱之中也時乎剛而剛  
非剛也中也時乎柔而柔非柔也中也其為道也內外合其用  
備與天地相與與神明為一又安有求勝之心於其間哉屈伸  
視乎時勝否惟其德湯寧事葛矣而沈約之師竟樂文王並事  
昆夷矣而梓核之道終究非求勝也時也慶乎舞而節於周堂  
因而崇降非用柔也德也且南方之強在於實柔以教而申枋  
之德則不可謂之剛蓋剛之中有至柔之德而柔之中有至剛

之用安得以一偏而名之哉彼靡之而言未行之而言勝固無  
議焉耳矣顧為類寇之議者於此非蓋汗及走則亦符舍所學  
而問聖道之津矣故明聖人之道則類寇之爭數不能立於門  
牆雖然御寇之爭得之於老氏者也老氏為吾勝之議於不爭  
而禦寇托常勝之道於未其致一也是則聖學之異端君子所  
不取然其為卒固有見乎無死之議而其為術又有得於俞衆  
取子之妙殆未可以淺見觀也其隨之流於議者為蘇章之議  
擢馮於法者為申鑿之刑名流於兵者為孫吳之攻戰高祖得  
於張良而創漢業曹魏得於蓋公而守漢法建武有見乎西  
秦之議遂以興漢而理天下今包苴革履之習弊精神乎零淺  
若其於蘇張申韓之論無能為役而欲肆其習應激妄議老氏  
御寇之爭多見其不知量也故曰不可以拘禁亦不可以拘禁  
象山先生外集卷之二

象山先生外集卷之三

程文

問制科時試

對制科不可以有法制科而有法言不知制科之所取者何人  
也以場庭之備重海而莫委也魚商賈至猶以為談科之病  
今制科者天子所自詔以特非常之才也孰謂非常之才而可  
以區區之法制東而取之乎於是科始於漢盛於唐至於我  
宋其為法益密而其得人之心類多論滿於制科者皆於此  
病於此而足於文長才自能之士類多論滿於制科者皆於此  
病於此而足於文長才自能之士類多論滿於制科者皆於此  
病於此而足於文長才自能之士類多論滿於制科者皆於此  
三朝涵養天下之文和氣浹於人才衆多學術雖正雖不病漢  
文不病唐而入聖復科之詔又其闢陷之心鉅而未益之意切  
天下之士雷動雲合欲振聲於天子之庭者心洋洋而冠教之





之用安得以一偏而名之哉彼靡之而言未行之而言勝固無  
議焉耳矣顧為類寇之議者於此非蓋汗及走則亦符舍所學  
而問聖道之津矣故明聖人之道則類寇之爭數不能立於門  
牆雖然御寇之爭得之於老氏者也老氏為吾勝之談於不爭  
而禦寇托常勝之道於未其致一也是則聖學之異端君子所  
不取然其為卒固有見乎無死之說而其為術又有得於俞衆  
取子之妙殆未可以淺見觀也其隨之流於詭者為蘇章之辭  
擲刃於法者為申鑿之刑名流於兵者為孫吳之攻戰高祖得  
於張良而創漢業曹參得於蓋公而守漢法建武有見乎西  
秦之弊遂以興漢而理天下今包苴革履之習弊精神乎零淺  
若其於蘇張申韓之論無能為役而欲肆其習應激妄談老氏  
御寇之爭多見其不知量也故曰不可以為法亦不可以為贊  
象山先生外集卷之二

象山先生外集卷之三

程文

問制科時試

對制科不可以有法制科而有法言不知制科之所取者何人  
也以場庭之備重海而莫委也魚商賈至猶以為談科之病  
今制科者天子所自詔以特非常之才也孰謂非常之才而可  
以區區之法制東而取之乎於是科始於漢盛於唐至於我  
宋其為法益密而其得人之心類多論滿於制科者皆於之  
病於然西尼於文長才自能之士類多論滿於制科者皆於之  
故漢唐之制舉不可以罪我宋之感嘆也於一宗其承  
三朝涵養天下之文和氣決於人才衆多學術雖不病漢  
文不病唐而入聖復科之詔又其闢陷之心鉅而未益之意切  
天下之士雷動雲合欲振聲於天子之庭者心洋洋而冠我



也是以一事而併當節公再舉而博徵文定其餘如何張鈇  
之流亦往往可稱教誨為稱人之感然未幾而洪文正公且言  
曰朝廷命試之際或料訪以不急之務雜以非聖之言欲伺其  
所未知誤其所熟習適足以誤多士之心非勸學育才之意也  
嘉祐之承蘇文忠公制策之對且曰陛下所為選賢求良之士  
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等為真定有感於陛下耶愚以為  
仁宗英特之主好賢之誠蓋不後於堯舜三王而乃當常有大  
臣有誤多士之論制科之人有應故事之議者好賢實其罪  
也故天聖之法不可以不變惟惟皇上臨御以來十有三年臨  
試竟方聞之彥凡記讀情其之詳識知尚從之懇誠為博而新  
之則大范文正所謂觀多王者革之矣乃秋十六天試賢良  
之士執事大人下教諸生以試之之時有可變而用之理謂  
今歲制科不兩者非一則成湯之自其宣王之委廢制科之

知天意職文仲之知人事其所先所宜可用可為者各有得於  
大廷之對識知是則蘇文忠所謂應故事者又章之矣雖然慶  
曆六年監察御史唐詢嘗言其法漢故事俟有災異然後行之  
策當世要務試法開六篇致政吳有執以為不可急變其誠  
其體制兩端蓋詢之意非知待賢之軀而能勉君以盡其禮  
也應科者之舉而後設術以抑其進為育者正當試法而取  
其試法而廢之若曰恩未治則考之思遠逸則考之所設試  
字之有失異則考之有大謀則考之惟人君之所欲考欲問  
毋拘以法毋限以時則是科之設庶乎其有補而是科之名庶  
乎其無懼矣不知出此而張曰法不可變嗚呼待賢良而有若  
待齊事凌隸者存其是為不可變乎應制科之臣不知待  
賢者之禮適以無言明君之政知是故曰天聖制科之法不  
可不變若夫漢唐之時則未始有定法也所謂舉之以五者惟



吳錯為燕當時特詔有司諸侯王及三公九卿至御史丞賢良  
而李胤錯者適有五人耳若乃公孫洪董仲舒谷永杜欽之流  
而杜之屬之輩多皆不使其五也故彼之以五者非有定法而  
我之以二則法之一定者也問之以三者惟董仲舒為然當時  
固以對策者情實難悉統紀未終辭不別自負不分明故至于  
垂至千三耳若乃吳錯谷永杜欽者止於一篇而公孫洪止於  
復問初不必其三也故彼之以三者初非定法而我之以一者  
則法之一定者也至於應者之多寡尤不可舉論漢之策者以  
百數而唐永昌之初對策者至于千餘當時張柬之為第一此秋  
仁傑之所謂宰相材而成誅三張之功者也固不可謂其策者  
之多而所得之非才也故曰漢唐之制科不可以罪法若夫比  
方之事非永舉之任故思不復為此事道議對

問科賦議試

皆能誣註兵法而不據論其子趙括能讀父書而不見詐於  
其父兵家之變又豈可以一傳而悉窺也哉乎靖佐垂老焉平  
蕭銜錯語集水傳壘以爲一擲及可夷陵魏已傳駭而其敗軍  
之時適屯清溪靖乃以爲不可擊遂舉之果以敗還賊委舟  
故掠靖視其亂擊而被之辱於漢進魏遂以隋夫圖併一事也  
然而曰必擒中而曰不可擊終而舉其謀三變而無一不測知  
其則漢安國淮南王之誰可得而判矣李德裕之在劍南也追  
外善軍招徠群蠻之策以爲召寇之端撫納舊將志恒維州之  
降深爲制敵之要夫劍南一方也群蠻之來悉恒之至大畧相  
類一以爲召寇一以爲制敵而君子兩是其說者乎此即歐陽  
柳運之說可得而知矣故孫武以兵爲書而曰兵家之勝不可  
先傳焉去病以兵爲事而曰何至學古兵法誠以兵家之變在  
於機誠識勇之相背非可以言傳而悉窺也然則高祖之前料

子房之決勝去豈偶然而已哉特由石勒者不知書讀史  
至後其立大國事持手驚曰此法管矣何以得天下及至張良  
惜愛之說則曰賴有此人耳以是知高祖經拔吐哺之時豈無  
見乎其事之機而惟良之為信若後世書生以陳迹臆見斷天  
下之成敗者豈不貽笑夫故若夫皇帝之使單于慕義郭子橫  
之使回紇下拜與其誠之兩感則又進乎白矣

問賑濟解狀

對輿濟之策前人之迹可求也然無得乎其本而惟末之末則  
其策有時而窮文潞公之在城都也米價騰貴因議諸城門相  
近沈氏十八龜一食價而糶仍不限粒數張榜置諸日米價遂  
減此蓋劉晏之遺意潞公獨無諸私困且唱則其策窮矣雖有  
歌之守越米價漸平然州府榜簡之法猶未善也獨榜簡  
全有米甚多者

榜簡之法猶未善也獨榜簡全有米甚多者

無幾歲此蓋慮坦之種樂然商賈不而斷境無則其策窮矣  
會是二策獨可取之富民而富民之困廣也蓋粟有無不得  
而知就令知之而閉糶如初又誰知明問而處以公家之榜發  
民之私藏以濟饑食不為無義備其間尚多佗利害故果請舍  
其末而論其本可乎漢魏寬以租不辦居設常云官百姓思之  
大家牛車小家百擔乃更居最寬矣科徵理方畧亦疎矣而  
能目暮之間以嚴為最則愛民之心乎乎其下故也誠使今之  
輿論有倪寬愛民之心感動乎其下則富民之粟出而商臣散  
給之策可得而施矣方畧之未至利害之未悉皆可次第而講  
成若監司郡守不能以是心為明主謹擇縣令或俾其有所按  
發而務為因循舍貨則吾未知之何也已矣

問吾取民制兵云官者談

對古之是非得失常易論今之旋設州置常難言論古之是非



得失而不及今多施設措置吾未見其為果知右也然則右亦豈  
可以易言乎哉取民制兵建官之法蓋莫良於三代禮秦麥古  
先王之制澤地而畫田漢以來因循有前視三代之法幾以  
為不可復行蓋不知大冬之寒可以推而為大夏之暑毫末之  
小可以進而為合抱之大節當為之以漸而不可以驟反之也  
唐因魏隋之舊而成租調府衛之制官約以六典而省之至於  
七百三十員可以為復三代之漸而唐之所以為可稱者也至  
信實無以稱者許書策業句校繼世見雍若併帶口分皆兼井  
之歸開避地之舉與固失在法其法自官之初自謂吾民以此待  
天下財足矣既而增以外置墾廣而不復除與固失在於其  
身是重為輕之說狂意則不能無激而府之發實出於版圖  
變而不可改閉習也而不可用其說蓋與後田相表裏皆其立  
法之遺恨也漢魏西魏雖皆一時可立身事而壞於常前易之

法則致鉅創大害而不能救水良法之弊不知傳而後之苟且  
變更以偷一時之利而不顧其後此尤君子之所深惡不可設  
前人之生而追其誅至控糾封屨較之誦則誠無足察者大抵  
君子之中畏唐者欲其等而上之而唐愈下欲其推而進之而  
唐愈退其是非得失豈不較然其頭識室推之於今日則又有  
誰言者黃祖調之法固可以為復井田什一之漸矣然連阡陌  
者難在行刑在之法賦稽考者無以為措種之漸前奪之法不  
行則田賦幾給播種之實既乏則租調供況今之取於民者  
斗斛之數宏而輸再倍和中之名存而直不給殊名異例不可  
殫舉而州縣違違有之須名議之憂大殺汲汲為支持推宜之  
計於此而議復租調之法誰曰為過世務者唐府兵之法固可  
為復軍旅卒伍之漸矣然授田之制不行則府衛之制不可復  
論况此者兩淮流徙之民 朝廷故因豫救之粟使耕荒棄之



地以成屯田之策而議者猶懼資糧之乏弗弗竟究創營而居  
角葉而變者或者猶懼捐備之未至是虞之未安習功之未集  
而遽欲望被堅臨助於田畝會鋤穉米之入亦已難矣於此而  
言府衛之制蓋常商附於北漢之漚者也唐虞當官夏商官倍  
周官三百六十而唐水陌後宿不勝衆驟而約之三百有奇則  
復古建官亦莫守若唐矣今之內而府寺場局外而節度使  
可以隄而省之者蓋不為少天下莫不知之而朝廷之憚為興  
者則懼夫衣裳之滯離而無以生也今雖不省而受任者或數  
千里需次者或八九年春固天紅女之利不復可以負其土大夫  
為省官之議則又不可無以處此故曰論古之不足非得大勢易  
言今之務最指異者然則三代之法其終不可復矣乎曰大  
夏之暑大冬之推也台抱之木毫末之進也况夫備已以安百  
姓萬然而天下平仲尼謂日月而可三年有成有曰荒之量有

鴻河之勇有不退遺之明有明仁之公於漢三代之乎何有退不  
後他日執事大人論思之次願與聞焉

問德仁功利

對仲尼曰管仲之功而遊於其門者五尺童子蓋亦焉焉焉  
有所不為孟子有所不顧威公由莒轉莒而齊管仲釋囚而  
而相之其學焉而後臣之也孟子至與成湯伊尹同揀然則其  
始志不勝欲立功名於天下以自尊榮其身而已豈有匹夫匹  
婦有不與被棄舜之釋者若已推而納之講中之心哉召陵之  
役反未及國而陳轅濤之執駑怒之迹已形其視成湯之慈  
德為如何嗚呼此功利德之所從分歟唐太宗與李寂論文  
靜謀動高祖時其志無異於威公管仲之事及其有天下之後  
欲正觀之治而論者以為庶幾三代之王吾獨於其聽繩微之  
言而見之宇文士及徐南高群臣面折廷爭陛下不得舉手蓋



當將輔神親親之臣不備微而已顧猶微之言為否計且取  
微之言而請之豈有富貴貴任之盼不使埋者而太宗富有天  
下貴為天子功業皆其所自致而徒顧首仰意欲排逆之辭於  
時者所愚之臣嗚呼此其所以致正觀之治廢衰於三代之王  
者乎恭惟 主上威德至仁其學蓋出於五帝三王而俯取  
唐太宗德仁功刑之問與魏微之所以對者若李元形於韶  
首詢又侍臣一何其德之盛仁之盛也魏微之辭既以齊威管仲  
實天下萬世之幸矣事大人仰取而俯用之樂諸生性林試之  
堪其天忠也設功和德仁之疑於魏微之辭既以齊威管仲  
之事決之於前矣至若帝王之德之仁豈但如匹夫見於脩身  
齊家而已之謙焉以為不然夫所謂脩身齊家者非夫飾小  
廉於小行以自記於鄉黨者然也顏子知聽言動之間而子容  
則顏色辭氣之際而五帝三王夏商周並包昌昌召之功徽德

業在焉故大學之言明明德於天下者取必於格物致知正心誠  
意之間愚不敏姑詞所聞善事大人幸恕其狂妄

問漢文武之治

對嘗讀漢書至於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之辭未嘗不反覆深致  
而敬思之以為古先帝王之所以未嘗不學而求賢求士而  
心未嘗不切也執事教諸生以漢文帝武帝之事愚獨以孝而  
斷工君之失夫文帝之為君固寬仁之君也然其實不能不備  
於柔故其承高惠之後天下無事不知上古聖人所謂刑去重  
門擊拊之義安於魏胡之耻不能飭邊備講武練兵以戒不虞  
而匈奴大舉入邊者數四甚至騷騎達於雍甘泉僅就細柳瀾  
上棘門之屯雖稍解衣袴御鞍講武而志終不遂徒其有孝以  
輔之而知高明之義必不至於此矣武帝之為君固英明之君  
也然其實不能不備於剛故其承文帝富庶之後負行樂放憤



然欲掣囚奴之屍以刷前世之耻然不知舜子扞由因學淺蒙  
之專不止衛青霍去病之師而劣感師之兵至於海內虛耗戶  
口減半雖下輸粟哀窮之詔亦無及矣劉鳳才俗劉強兩不終  
日執事謂始作者有以基之信其然乎使其有孝以輔之而知  
沉潜之義不至於此矣嗚呼當應之效雖盛於歲耗之報而計  
禮之歎有不如始蒙之哀克舜三王之心吾於漢武帝末年之  
詔而之此吾所以重惜其無孝以輔之也君  
聖天子求治之至而治道未盡至此則幾事大人之任愚末敢  
惜

象山先生外集卷之三

象山先生外集卷之四

拾遺

好學近乎智

聖人之言有若不待辨而明後世言之則有不可不辨者夫所  
謂智者非其識之甚明而無所不知者也夫其識之甚明而無  
所不知者不可以多得也然識之不明豈無可以致明之道乎  
有所不知豈無可以知之道乎孝也者足所以致明致知之道  
也向也不明吾從而學之學之不已豈有不明者哉句也不知  
吾從而學之學之不已豈有不明者哉句也然大道  
則好孝者可不謂之近智乎是所謂不待辨而明者也然大道  
之不明斯人之陷溺古之所謂孝者後世莫之或知矣今自董  
子度一卷之書亦可謂之孝雖孝農圃技巧之業亦不可不謂  
之學人名隨其所欲能者而學之俗各隨其所尚誘者而孝之



然欲掣囚奴之屍以刷前世之耻然不知舜子扞由因學淺蒙  
之專不止衛青霍去病之師而劣感師之兵至於海內虛耗戶  
口減半雖下輸粟哀窮之詔亦無及矣劉鳳才俗劉強兩不終  
日執事謂始作者有以基之信其然乎使其有季以輔之而知  
沉潜之義不至於此矣嗚呼當應之效雖盛於當耗之報而計  
雖之歎有不如始之矣堯舜三王之心吾於漢武帝末年之  
略而之此吾所以重惜其無季以輔之也若  
聖天子求治之至而治道未盡至此則幾事大人之任愚末敢  
惜

象山先生外集卷之三

象山先生外集卷之四

拾遺

好學近乎智

聖人之言有若不待辨而明後世言之則有不可不辨者夫所  
謂智者非其識之甚明而無所不知者也夫其識之甚明而無  
所不知者不可以多得也然識之不明豈無可以致明之道乎  
有所不知豈無可以知之道乎季也者是所以致明致知之道  
也向也不明吾從而學之學之不已豈有不明者哉向也不知  
吾從而學之學之不已豈有不識者哉季果可以致明而致知  
則好學者可不謂之近乎智乎是所謂不待辨而明者也然大道  
之不明斯人之隔濶古之所謂季者後世莫之或知矣今自董  
子度一卷之書亦可謂之季雖季農圃技巧之業亦不可不謂  
之學人名隨其所欲能者而學之俗各隨其所欲誘者而季之

均之為孝也。雖其孝之也有好有不好，其好之也有篤有不篤，而當其篤好之也，均之為好，多也。今孝農圃技巧之業，若姑不論，而知童子受書，知射御書數算為一藝者，亦姑不論。即世並有人焉，怪妖妄之人，孝為救世誣人之事者，亦姑不論。即世並有人焉，其庸智高，溺於鄙陋之俗習，於刑戮之誅，勝於厚薄粟亂之尤，而乃勉勉而孝，孜孜而問，茫茫而思，汲汲而問，見愈釋習，愈遠，東顧則恐背於西南，轉則恐違於北，執一則懼為通者所笑，從世則懼為異者所非，其固無守約得大，獲其好之念，篤而自病愈深，若是而孝若疑，而好者果可謂之均於智乎？此所謂自後世言之，則有不可不辨焉者也。

8 學問末放心

夫天下從事於其問而莫知其說理無是也。而至於有是，是宜所以不論其故，談學問也。若是孝天下之所從事於其問者也。

然于其所以學問者而觀之，則汗雜茫昧駁平無以議焉也。有者學問之遺，於是而有莫知其說者矣。仁人心也，心之在人，是人之所以為人，而與禽獸草木異者也。可敬而不求，求口人之求，放心不營，如飢之於食，渴之於飲，焦之待救，溺之待援，固其宜也。學問之道，蓋於是乎。在下愚之人，忽視死德，不為動心，而所謂學問者，乃轉為浮文繅絲之具，甚至於假之以快其心，豈私縱欲之心，弱之以熾其偏，善敗隨之，豈不甚可歎哉？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斯言，誰為聽之不聽者？

主忠信

人不可以無所主，尤不可以主非其所主。蓋人而無所主，則依仗然無所依，雖將至於無所不為，斯固有所不可也。然至於主非其所主，則愈慮云為，累出於其心之所主，方且陷溺於其中，而自以為得，雖有至言善道，賢師良友，亦無如之何，則又不若



無所王者之或能入於善也此夫子所以譽言之忠者既不欺之謂也信者何不互之謂也人而不欺何往而非忠人而不妄何往而非信忠與信初非有二也特由其不欺於中而言之則名之以忠由其不妄於外而言之則名之以信果且有忠而不信者乎果且有信而不忠者乎名雖不同然其實而言之不過良心之存誠實無偽斯可謂之忠信矣由是言之忠信之名聖人初非外立其德以救天下蓋皆人之所固有心之所同然者也然人之生也不能皆上智不惑氣質樞弱則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由是向之所謂忠信者進而放僻邪侈而不能以自反矣常是時其心之所主無非物欲而已矣然則聖人所欲道遠其固有舍曰主忠信其何以哉其故為入乎而不主於忠信則無以事其親為人臣而不主於忠信則無以事其君兄弟而不主於忠信則傷夫婦而不主於忠信則

乖朋友而不主於忠信則難視聽善勸非忠信則不能事理出憂語雖非忠信則不能以合宜凡文辭之卒與天札與姓聞者數之德此皆古之聖賢所以居敬養和周事致用備其道全其美者一不出於忠信則雖感德之亦適所以崇姦而長禍况其餘乎嗚呼忠信之於人亦大矣欲有所主捨是其可乎故夫子兩以告門人弟子而子張之問崇德亦以是言是之至於普易則又以為忠信所以進德也誠以忠信於人如水之有本井是則無以為木也如水之有源井是則無以為水也人而不忠信果何以為人乎哉聖賢為能人之言推擇操得能人之技人而不忠信何以異於禽獸者乎嗚呼幸者能當其所主則亦庶幾乎其可矣國以君為主則一國之事莫不由君而出軍以將為主則一軍之事莫不由將而出家以長為主則一家之事莫不由長而出人能以忠信為主則念慮云為乎身之事莫

不由忠信而出然而不能進於聖賢者吾未之信也

母友不如已者

人之技能有優劣處語有小大不必齊也至於趨向之大端則不可以有二同此則是異此則非向背之間善惡之分君子小人之別於是矣矣交者所以相與切磋琢磨以進乎善而為君子之歸者也其所向苟不如是則可與之為交哉此母友不如已者之義其矣趨向之不可不謹而多之不可不擇也耳目之所接念慮之所及雖高卑不齊然其從然要其歸宿則繫係於其初之所向布乎四形乎動靜宜之於言乎見之於施為之辭雖固治過長其言益日進而不自知者蓋其所向一定而勢有所必然耳彼其趨向之差而吾與之交則其朝夕遊麴之間浩蕩無氣不波蕩風靡者豈不大可畏哉乎張氏有於人何所不容如之伺其拒人之說殆未知夫主忠信母友不如已者之

義也

人不可以無耻

人惟知所貴然後知所耻不知吾之所當貴而謂之有耻焉者吾恐其所謂耻者非所當耻矣夫人之所當貴者固天之所以與我者也而或至於我誠陷溺頹差於物欲而不能以自反則所可耻者亦熟甚於此故不知乎此則其愧耻之心將有發於物欲得喪之間者矣然則其所以用其耻者不亦悍乎由君子觀之乃所謂無耻者也孟子曰人不可以無耻以此

又

不善之不可為非有所甚難知也人亦未必不知而至於甘為不善而不之改者是無耻也夫人之患莫大乎無耻人而無耻果何以為人哉人夫言之無常行之不軌既已昭著乃反耻耻揚揚飽食暖衣安行而自得異無愧作之意吾不知其與鱗毛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30Color White Magenta Red Yellow Cyan Green Blue

羽泉山棲水育宰野牧者何以異也人而至此果何以為人乎哉蜀是人也而至於有為聖為賢者獨何為而能然哉人之無耻者蓋亦於是而少致其思乎人不可以無耻以此

思則得之

義理之在人心實天之所與而不可泯滅為者也彼其受蔽於物而至於悖理違義蓋亦弗思焉耳誠能反而思之則是非取舍蓋有隱然而動則然而明決然而無礙者矣

君子喻於義

非其而志而責其習不可也非其所習而責其言不可也義也者人之所固有也果人之所固有則夫人而論焉可也然而論之者必則是又有以責之而所志所習之不在乎此也執利於吾身執利於吾家自淫色貨利至於名位祿秩苟有可致者莫不怙其私闕之沒沒而取之夫如是求其論於義辭君子則

不然彼常人之所志一毫不入於其心慮之所存講功之所及唯其美而已夫如是則亦安辨而不喻乎此哉然則君子之所以喻於義者亦其所志所習之在是而而已耳

求則得之

良心之在人雖或有所隔滯亦未始泯然而盡亡也下愚不肖之人所以自絕於仁人君子之域者亦特其自棄而不之求耳誠能反而求之則是非美惡有所甚明而好惡趨舍將有不得強而自決者矣後其然不肖之所為而為仁人君子之事始若决江匯河而赴諸海夫孰得而禦之此無世所求者在哉則未有求而不得者也求則得之孟子所以言之

○ 里仁為美

自為之不若與人為之與少為之不若與衆為之此不易之理也仁人心也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也者



固人之所自為者也然吾之獨仁不若與人焉而其進乎仁與  
一二人焉而共進乎仁孰若與衆人而共進乎仁與衆人焉其  
進乎仁則其功遠矣而之至親切磨礪之益吾知其與獨為之  
者大不侔矣故一人之仁不若一家之仁之為美一家之仁不  
若鄉為皆仁之為美其鄉之仁不若里為皆仁之為美世里仁  
為美夫子之言豈一人之言哉

則以孝文

欲明夫理者不可以無其本本之不立而能明夫理者吾未  
之見也宇宙之間典常之無然倫類之繁然果何適而與其理  
也學者之為孝固所以明是理也然其論者之日聞門之內所  
以慕望明鵬服習德行於益然乎夫理之萌孽而物欲之蔽  
賢豪擢乎其中而為之主則其所以為孝之本者固以寔矣然  
而方且汲汲於明理吾不知所謂理者果可以如是而明之乎

苟惟得之於天者未始泯滅而所以為孝之本者見諸日用而  
足以括乎人則雖其統紀條目之未詳自可以切磨於其次弟  
而講明之而是理亦且與吾相契而渙然釋然怡然者將不勝  
其家矣則以學文夫子所以言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知所可畏而後能致力於中知所可必而後能收功於中夫大  
中之證固人君之所當執也然人心之危固念妄念為狂為聖  
由是而外道心之微無善無臭其稱其夫莫不自我曰危曰微  
此亦誰乎其能執厥中矣是所謂可畏者也苟知夫危微之可  
畏也如此則亦安得而不致力於中乎毫厘之差非所以為中  
也知之苟精斯不差矣須臾之離非所以為中也守之苟一斯  
不離矣惟精惟一亦信乎其能執厥中矣是所謂可必者也苟  
知夫精一之可必也如此則亦安得而不收功於中乎知所可



畏而致力於中知所可歸收斂於中則神禹之所以相授受者豈苟而已哉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違

天下有不易之理是理有不窮之變誠得其理則變之不窮者皆理之不易者也理之所在固不外乎人也而人之生亦豈能遠明此理而盡之哉開闢以來聖神代作君臣之相與鈞和彌縫前後之信與綱理更歸其規模締建之廣大深密咨詢計慮之委曲詳備證驗之著有足以折疑更審之多有足以破陋披之哉籍著為典訓則右制之所以存於後世者豈徒為故實文其而已哉以不易之理察不窮之變於是乎在矣予之以入官操之以議事政之不違固其所也

文分欽念以相授各級中于乃心

必有所辨然後私說可辨而政必有所在然後私意可辨而絕

道之所在固非私說之可擬中之所存固非私意之可附苟或之君率由是中以圖事於家其為民之慮至痛情也而不便于其私者錄持其私意倘為異執以動動吾民或民之思至詳於其私則其私意相率而適上之令何理之足非至是而難見而心之推度至是而無所準如此哉是始其外之無所辨而異說之來不能無感內之無所主而宅心之素不于其中而物得以奪

養心莫善於寡欲

將以保吾心之良必有以去吾心之害何者吾心之良豈獨有也吾所固有而不能以自保者以其有以害之也有以害之而不知所以去其害則良心何自而在哉故欲良心之存者莫若去吾心之害吾心之害既去則心有可期存而自存者矣夫所以害吾心者何也欲也欲之多則心之存者必寡欲之寡則



心之有者必多故君子不患夫心之不存而患夫欲之不遂欲去則心自存矣然則所以保吾心之良者豈不在於吾心之宮乎

取二三策而已矣

昔人之書不可以不信亦不可以必信顧於理如何耳蓋其可尊而信為也理不可得而信為也使書之所言者理耶吾固可以理揆之使書之所言者事耶則事未始無其理也觀昔人之書而斷其理則真偽將焉必哉苟不明於理而惟書之信幸而取其真者也如其偽而取之則其弊將有不可勝者矣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非明於理者孰能與於此哉詩言而無稽信言以為不足疑事不師古昔賢以為非所聞堯舜之聖言以稽古稱之夫子之聖自謂好古敏而求之古訓是武詩所以稱仲山甫之賢必則古昔稱先王禮所以為學者之範

範也然則昔之聖賢蓋未嘗有不取於書者也欲求稽古者為師法則式而非書之取將孰取之哉然而古者之書不能皆醇也而疵者有之不能皆然也而善者有之真偽之相錯是非之相以使不圖乎理而妄取之則安在其為取於書也昔之聖賢其感乎自猶皇敷來至於夫子蓋所謂有道之世雖中更衰亂而聖明代興而周家又號為姬周之備而取中之詳且嚴者當時載籍之博其無所謂疵者者倘有非若然而夫子之於書也於易則有八索之辨於春秋則有九丘之除其定詩必顯言夏商之禮則以為把鞞不足証武之傑未久也而詩禮及商至於老聃之間長弘之間刻子之訪無非所以攷覈其辭証真偽是非可否而一漸之以理者也然則書之不可一棄而取也久矣雖然夫子天下後世固宜取信焉者也乎乎之時去夫子為未遠也而經籍皆出於夫子之筆則雖一假而取之可也





而於武成一篇所取者雖二三策而已無亦好高求異之過耶  
嗚呼非也夫子所以取信於後世者豈徒然哉抑以其理之  
所在而其一以貫之者達諸天地而不悖直達鬼神而無疑自世  
以俟聖人而不惑而已使書不合於理而徒以其經夫子之手  
而遂信之則亦安其取信於夫子也况夫子嘗曰去聖人之  
世未遠而亦有餘熾矣言魯祿之班則曰諸侯惡其室言已也  
而皆去其籓論齊辨之事則曰齊東野人之語而非君子之言  
然則於武成之篇不惟其書之信而一斷之以理又何疑焉  
故曰書不可以不信亦不可以必信使書而皆合於理雖非  
聖人之經盡取之可也况夫聖人之經又安得而不信哉聖賢  
不合於理則雖二三策之彙亦不可得而取之也可嘗思之  
乎豈非不信之也理之所在不得而必信之也古人之書豈  
求師或至於為聖為賢而後世乃有廢書而為書者乎

求道經為古而內無益於身外無益於人敗事之謂也  
謀之義皆歸之君庸非不通於理而惟書之信其彙者乎精  
而致然取人夫金業石之儒不能信和平也而得者有之惟  
良也而後錄者有之彼良醫之造於其間也者病者之賦理  
知藥石之性味擇之精而用之適其宜是以百發而百中至非  
能驗者而以其病將篤謀取而試之苟其不中得無調毒以益  
傷而戕其身也哉不明大理而惟書之信取之不當以至於科  
理違道者得無類是乎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保民而王

民生不能無群居也無爭則亂亂則生不可以保王者之  
作矣夫生聰明之統理人辨息其爭治其亂而以保其生者  
也夫爭亂以戕其生過人情之所欲哉彼其情雖激而全在  
此未有不思所以少者也當此之時有能以息爭治亂之適



極斯民於水火之中豈有不公然而矧徒多者僅民而主佑  
乎其莫之能深也

歸善書何始於漢

嗚呼所君而絕意於古固君子之所患也以其所知而妄意於  
古尤君子之所大患也君上下之天分善惡義利之天較固  
天下不易之理非有隱奧而難知者也然而世長治表利欲之  
途一開而莫之或止用奔競逐相師成風天防之設雖嚴  
行誼有不可復投之勢當是時所謂大分大義非隱奧而難知  
若性性與例錯亂於度而莫之或問此後世之衰也  
人性之靈豈自得不知其非然志動氣感而性將若操運之  
所蕩激終紛淆而不止自振尚何望其能輕於入哉然則  
安於所習而絕意於善誠亦人之患也有入於此被服庸雅  
鄙質唯野野知大小大較之不可易隱然思及易當世志不

得而據其所有著一而繼以自附於古人此何嘗去固之既人  
遠空之足音有識者之所宜深憂憂操揚頭蓋之不能自己  
者也而曰君子之所大患者何耶理之所當然而時不然有能  
去彼取此自後於流俗自一言一行以性莫不有善惡不可并  
然其高下淺深大小多少雖毫厘之問不可以相踰越求之  
不然而張其辨又若以自比於賢聖之古曷其粗迹固其大形  
而後其說以欺世而盜名則又有大不察者矣彼自出於詩書  
之甲問見之而謂世衰道微自命別楚楚有憂世之王胡其窮  
明其蔽而遂於此非謂中懷論許而昭然有欺世盜名之心  
而為之也然其不知涯分限界愴越自以為是身悅之而不  
可以入堯舜之門蓋至聖與天地之輝原所較不同而同歸於  
至正至矣欺世盜名之病夫又焉得而辭之歸書言何始於  
漢豈以為不有以治至通之罪則王道廢不可而明矣

問古者言之不出耻男之不進也故君子慎言之得於言不欲言之浮於言不欲言之薄以行博說言高宗以謙一志訂人稱文王小心翼翼記美后稷祿及子孫歸家其辭恭其意儉大言侈志凶君子之所不取夫子講道深淵之間而遊於其間者五尺童子羞稱君且其五尺童子與管仲外花華度長幼夫氣能無河漢無窮乎孔曰嗚呼今且子哉更因賢智多矣金說少嘗而當時不聽自比管樂孔門之童子豈不自處越孔明者乎不然何其空言天而志之侈也若夫不務學字不顯者夫子之教必不其然苟以每五伯之說為其是則孟子亦曰仲尼之復無道和文之事也或問仲尼與管仲孰賢曰曰爾何曾此乎於是然則羞稱之說信矣孔子言必稱堯舜曰自能言卑揚墨若聖人之徒也揚墨亦當世所推極當時後生小子不自探度斐然而非之曰則志小心誠恭欲

不苟營不顯等之道乎諸君以孔孟為師者也願有所祈其

對東明之升舉陸畢伐威池既作窳與不可獲嘆矣康高之謹矧之職後世高文大冊不惟無乘中林之夫漢上之文後世矧佛宗工不能無憚豈其智有所不足而力有所不逮哉道之不明不行而所以用其智力者病矣談金華之杜飛則夷裔之君長不如王朝之下士論滄海之汪洋則雅梁之秀民不如瀟湘之廟夫理固然也道之行與不行明與不明相去遠矣傳說之遺志將以時敏厥修文王之小心所以昭事上帝其辭恭其欲儉后稷之德於异壬在矣又不苟營帝後可與言此必不踈等而後可以進此蓋前伍伯能言距楊墨然後可以免於苟營踈等之過而進乎遠志小心辭恭欲儉之死矣



象山先生外集卷之四

象山先生行狀

外集

先生姓陸九淵字子靜其先鈞姓至齊宣王少子元候諱而始封平春嚴縣陸舜因以為氏曾孫諱烈為吳公子孫遂為吳郡吳郡人自吳公四世為唐宰相又公諱希聲為先生八世祖七世祖諱宗六世祖諱德迂五代未遊址于撫州金谿高祖諱有程曾祖諱漢並以孝行重於鄉里祖諱職父贈宣毅郎諱質生有異秉竊重不伐究心典籍見於躬行的先儒冠昏喪祭之禮行之家家道之整若聞州里毋濡人聲氏生六子先生其季也先生幼不戲弄靜重如成人三四歲時常侍宣毅公行視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宣毅公笑而不荅遂滯思至忘寢食兩總經夕不脫衣履有聲而無響輒至三接手甲甚滑定跡未嘗至扈厨常自掃灑林下宴坐終日立子門過者凝望稱歎以其端莊雅容異常規世五歲讀書紙偶



象山先生外集卷之四

象山先生行狀

外集

先生姓陸九淵字子靜其先鈞姓至齊宣王少子元候諱而始封平春嚴縣陸舜因以為氏曾孫諱烈為吳公子孫遂為吳郡吳郡人自吳公四世為唐宰相又公諱希聲為先生八世祖七世祖諱宗六世祖諱德迂五代未遊址于撫州金谿高祖諱有程曾祖諱漢並以孝行重於鄉里祖諱職父贈宣毅郎諱質生有異秉竊重不伐究心典籍見於躬行的先儒冠昏表祭之禮行之家家道之整若聞州里毋濡人聲氏生六子先生其季也先生幼不戲弄靜重如成人三四歲時常侍宣毅公行過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宣毅公笑而不答遂滯思至忘寢食兩總經夕不脫衣履有聲而無響輒至三接手甲甚滑定跡未嘗至扃扉常自掃灑林下宴坐終日立子門過者凝望稱歎以其端莊雅容異常規世五歲讀書紙偶



無擇曰六歲俯親會結縷衣以筆好却不愛幸免後曆年十三  
卒禮經以告 先生適受典入梓然樂步然越歷履若讀書人  
有簡外視雖若閑暇而實勤於攷索伯兄從陳路常夜分起必  
見先生秉燭檢書伊川死世大隱言筆于後至金季者尊敬講  
習之不替 先生獨謂簡曰非南特聞人謂伊川語自竟若漢  
表者亦嘗謂人曰伊川之言吳為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初適  
論語則疑有予之言支離 先生生而清學不可企及有如此  
若世日讀古書率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  
曰宙忽天自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于宙內事  
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  
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  
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  
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就道八年登進士第時年

管呂祖謙能談 先生之文於數千人之中他日謂 先生曰  
本堂襲承足下之教世得之傳聞一見高文心開目明知其為  
江西陸子靜也其始至 行都一時俊傑咸從之游 先生朝  
夕應酬答問者踵至至不得寐者逾四十日所以自來甚薄  
而精神益強驗其言與起者甚眾遠里遠聞風而至者親炙  
聞道者益盛 先生既受徒即去今世所謂李規者而諸生蓋  
皆自與容林自莊雜難于後至者相觀而化持敬感其真三  
代時李核也有一生飯次敬交足飯既 先生從容問之曰汝  
適有過分之乎生畧思曰已有 先生曰何過對曰中舍舍交  
足誰即改正即放遠也其嚴如此 先生深知李者心術之微  
言中其情或至汗下有標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為之際析其故  
悉知其心亦有相去千里矣無雅故聞其大業而盡得其為人  
雖有言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



頃刻而失之即為不正有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  
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絕人則不足以救人  
又曰今天下學者唯有兩途一途朴實一途議論嗚呼至哉足  
以明人心之邪正破茅者之窟宅奚嘗敢切問者之疑問者不  
願思辯而至旁觀不能堪而先生悠然從容乃及他事浮無  
元韻投迫功即隱與府靖安縣主簿未上丁結母大孺人邵氏  
喪服與調建寧府安縣主簿八年少師史公浩為先生之  
辭曰淵源之學流傳之行事行推之而心悟理識出於自得得  
古和室者雖生而不外九年待後復上憲除國子正諸生師  
請學尊尊家君教授感發良以十年冬遷勅令所劃定  
宜同志之士相從講切不替優友多賢相與問辨太信願先  
生自少時期長上道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拯難之義至是遂  
訪求智勇之士與之高推益知武事利病形勢變害人物短長

十一年當輸對期迫甚猶未入思慮所親累請乃下筆榜馬  
甫就感明即對上屢有所奏脩寬恤詔令書成有旨段水  
奉節十三年轉宣義郎親朋請先生又次貢求去先生曰注  
時面對粗陳大義明主不以為非然將貴非貴統紀未終  
思款再望清光少自過蓋以致臣子之義軍對五日除將作  
監丞後省疏取得旨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自出子人姓  
韓愈盛雖御曲老長亦明首聽謚言稱先生先生悼時俗之  
通病啓人心之困有成揚然以興每道城邑環坐率  
一二人至不能容徒觀弄鐸大夫為設講坐於茅宮聽者貴  
賤老少溢塞為巷從遊之盛未見有此貴溪有山實龍虎之本  
岡先生登而樂之結茅其上山高五里其形如象遠名之曰  
象山自號象山翁四方學者從復大集至數百人從容講道談  
詠怡愉有終焉之意於是人號象山先生十六年祠秩滿

一登極除知荆門軍是年轉宣散郎又轉奉議郎紹熙二年九月初領樞密吏以故劄曰內諸局務外諸縣必有揭示約束接賓受詞分日先生曰安用是延見僚屬如朋友推心豁誠論事惟理是從先生家書有云每日同官稟事衆有所見皆得展其所懷辨爭利害於前太守唯聽候候其是非既明乃移贊歎以養其徇公之意太守所判僚屬却回者常有之先生教民如子弟雖賦隸走卒亦諭以理義接賓受詞無早墓下情蓋彈無遺故郡境之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尚忠良材武與猾吏是德先生皆得之於無事之日往時郡有遺遺皆特遣人先生唯令評者自執狀以追以地近遠立限皆如期即日臆決輕罪多酌人情脫合辭釋至人倫之訟既明多使領元詞自毀之以及其後惟怙終不可論比乃始訂治詳其文狀以防後日反覆獲父之民情益早兩法有不辨狀唯對辨求決亦有謬者不

召自至問其故事久不自其約求明或既伏罪奪其狀去不悔留案者夜盜除爲坐吏自負其苦斷若忘憐問之謂語意不可詳俾吏狀之謂其子爲奪卒所殺先生謂曰自是後爲難之先生曰子安之不善其愛其親也先生曰先生曰先生之明有諸遺高厚而不知其人先生自出二人姓名使捕至之伏蓋稱所爲掩護遂明自有其罪反自新因謂曰自不所其人尤暴吏亦莫知對日力誦遺書其後者即其人也乃知道追求爲難人以為神初佛在湖州講說非急務多不於嚴臨城解嚴城其間以遺尤以爲患先生言中嚴之奸弊所蔽有劫僧店擲伍遺棄捕獲不逸一人至是年盜奪息荆門素無賊盜先生疑爲此自占賊爭之場今爲地遠在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據襄陽東護隨州西常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則四隣有所恃否則有竹騰腹心之虞由唐之南陽以處山則其涉漢之徑已





已在荆門之西由御之密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值已在荆門  
餘有間途注津坡陡不能以限爲難猶不能以濡墊者所在而多  
我出奇制勝敵安之腹會者亦正在此唯四山環合易於倚  
禦不義勇四千爲壯可用而合營嚴陣之間樂應可至累政欲  
修築子城憚重費不敢輕舉先生審度決計石築義勇撥給  
庸且躬自勸督投者樂趨均勸工倍二旬訖築初討者擬費  
緡銀二十萬至是僅得緡銀五千而主工畢後提議成砌三重  
置而益置三小門上置以樓衝天渠尚舉渠渠險地之制畢備  
險時計緡銀三萬又費工員院客雜官食兼役並與初習習備  
以統役爲正軍惟勇夫關衛至是此風一變官民皆吏布衣雜役夫  
佐力相勸以義不專以威威役投如此而人情勞然郡中恬若無事  
荆門兩營置軍事力綿綿連歲困於送近蕪庫空竭調度尙難  
稅去是日差使臣監小吏伺商人于門檢貨給引然後至務務

唯獲引入稅出門又獲稅官收稅幾而出入其費已多切謂以  
嚴禁傾杜奸弊而門吏取賄多爲藏羅獲物亦或通行商若重  
費多由避險務入日籍先生罷去之或曰門護所以防奸則  
耶行之以爲常一旦罷廢商賈利必有不至務者先生曰是  
非尔所知即日揭不俾徑至務獲減正稅援例是日捲入立增  
有一巨商已避險途忽聞新令復出正路巡尉卒於歧備之  
先生詰得其實以布幣之巨商欲濟行旅聞者莫不以手加額  
皆言以毋欺私相轉告必由荆門旁觀者詰其故商曰罷三門引  
成援例去我輩大害不可不報德稅收增倍酒課亦如之荆門  
故用銅鼓後以近邊以鐵鼓易銅鼓有禁而民之輸於公者  
尙容貼納先生曰齊禁之矣又使之輸不可即歸之又減鈔  
廢罷比較不遺人誦縣給吏札其監院官吏咸悅而郡吏亦  
贊而樂獄卒無以自給多爲罷先生以懷舊爲券得其真迷



廉給之判望及暇日詣學講誨諸生即有故事上元浸瘴瘴黃  
堂其流曰為民折衝 先生於是會史民講洪範欽恤錫民一  
章以代酬事發明人心之善所以自求多福者莫不瞭然有感  
於中或為之泣湖北諸郡軍士多逃從視官府知得舍不可禁  
止幾急無可使者 先生病之乃信捕獲之賞重奪之刑又  
故開射中者受賞後之加痛且無能其之憂相與悉心焉夫逸  
者絕少此日兵官按閱衙門門觀竟他郡所無 先生平時按  
射不止於兵伍即民皆射而與中亦同賞蓋舉其屬不限流品  
嘗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  
賢不肖之辨畧 先生之家居出鄉人苦旱羣為禱者有請於  
先生乃除壇山嶽除雲已久及致積大雨隨至荆門亦早 先  
生每有折必踈雨 軍郡民莫之詭化乎洽又兩益若既踰年  
官軍不施至於無論用保相愛爾爾人心敬向日以加百子

吏卒亦能相勉以義博博事知其求也學者知其為郡有出於政  
刑號令之求者矣諸司文身論議丞相周公必大嘗遺人書有  
曰荆門之被干以驗躬行之效三年冬十一月語女兄曰先教  
授兒有志天下竟不料定以沒女兄盡然又宜請友人曰吾將  
死矣或曰安得也不料語骨肉將奈何 先生曰亦自然又告  
陸翁曰草州告終 先生素有血疾居旬日大作實十二月丙  
午越三日疾良已接見獨條與論政理如平時竟息靜室命揮  
筆書香案中一不掛處庚戌博雪辛亥靈寐降命具浴浴罷盡  
易新衣榻中端坐家人進藥 先生却之自是不復言及丑日  
中奄然而卒郡獨棺歛歸誠哭哀甚吏民哭奠充塞衢道各有  
辭以歸陳痛楚之情樞歸門人奔哭會葬以千數郡縣於其講  
學之地為立祠 先生遺文諸生已次第編紀 先生生於紹  
興九年二月乙亥享年五十有四娶吳氏封孺人二子持之楮

之女一明年十有一月壬申莫子初之永興寺山碑樹懷氏孫人墓爲誌 先生之道至矣夫簡安得而知之惟簡主富陽簿時攝事臨安府中始承教於 先生及交復陽又獲從容侍誨偶一夕簡發本心之問 先生樂是日爲訟是非以答簡忍看此心之清明忍看此心之無始末忍看此心之無所不通簡雖凡下不足以識 先生而於是亦知 先生之心非口說所能替述所言言符而言者日月之明 先生之明也四時之變化 先生之變化也天地之廣大 先生之廣大也鬼神之不可測 先生之不可測也欲盡言之難猶爲石不可譯而盡也雖然 先生之心與萬古之人心一貫無三致學者不可自棄謹狀 紹熙五年二月十有六日門人奉詔郎知杭州縣平孫圭管勸農公事楊簡狀

平孫圭管勸農公事楊簡狀

生 先生年八月十八日

宣教郎大常博士孔

熾 撰

外集

議曰孝道以聖賢爲師聖賢遺書萬世標的也孟柯氏有言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善之也其矣古人之講孝其端緒深委誠未易言乎而未至於安難與談聖賢之闢域矣傳記所載郊曰安而行安則又恭安特取諸此也自柯既沒遂今十有五百餘年孝者狗口耳也木昧性天之真凡柯之所以詔來世者卒符於空言有能爲信其書終明其孝及求諸已私淑諸人如監丞陸公者其能自接於流俗而有功於名教者歟公生而穎悟器識絕人與季克復齊講貫理季號江西二陸其季務窮本原不爲章句訓詁其持論雄傑卓立不苟隨言施和唯孟柯氏書是崇是信蓋謂此心之良人所

均有天所予我非由外望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莫能奪信  
能如此則宇宙無非至理聖賢與我同規大歸端立觀斷既定  
明善充類以求之強為勇敢以行之如木有根如水有源逮其  
久也此心之靈此理之明將澆然釋怡然靡真有見夫惡廣於  
立正位行大道皆吾分內事所謂操存求得操行不加窮居不  
損者端不我誤也公言見理如徹如以滋養政履之功故能自  
謂於心有餘於身即事成已用以成物四方才俊之士風靡雲  
集至無不歸會以容公謂此端端對之者非心邪念自然消滅論  
說要滿聽之者如指諸掌如出荆棘實謂遠編義利之分至謂  
之別天理人欲凡介於此二者似之閒者辨之非指印之徒爾  
自非平本正大充乎自然安能如是之周流貫通動與理會是  
誠跡其推是幸以為文同辭達而不事乎雕飾理勝而無用乎  
經術無意於文而文自稱工施是幸於有政則視吾民如子弟

遇僚屬如朋友誠心所乎自有不言之教當時元臣碩輔或為  
進其心悟理融出於自得或特美其治和善故可驗躬行天理  
而造於自得政而本於躬行則君子之所養可知矣使天假之  
年上之得君行道次之立言明道傳後蓋宜其用則以利生民  
以惠後者可勝慨哉後法致而好古曰文貌爾辭定曰安  
公天稟純明學無滯滯服膺先哲發揮憲言非敏而好古乎抗  
志洪毅師道尊嚴說又傳遠言皆可從非貌爾辭定乎論曰文  
安於義為稱謹識

朝請大夫行尚書考功員外郎丁 燾 撰

謂曰儒學之盛自三代以來未有如我本朝者也夫六經厄於  
秦而士以權謀相傾漢尚申韓晉尚莊老唐惟辭章好談先王  
之道陵遲甚矣至我本朝伊洛諸公未出之時易之一書猶晦



蝕於虛無之談書之皇極詩之三南記禮中庸大學之旨春秋  
羣王之義皆未有能發明其指歸者也自濂溪明道伊川義理  
之學為諸儒倡而穷理盡性之說政知格物之要凡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孔子相傳之大原始著白於天下其後又得南軒張  
氏晦庵朱氏東萊呂氏紹濂溪明道伊川幾絕之傳而探源之  
大經之道勝而復明是二君子本常既已命於天又有象山陸  
氏嘗曰牛角時聞謂伊川語曰伊川之言奚益於孔子孟子  
之言不類初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及長而與朋友講亦  
因論及大槓觸斷然以太極之上不復更有無極其它特立之  
見趨絕之論不一而足要皆本於自得天分既高爭力亦劇益  
自三四歲時請問於親庭其立論已不凡真所謂少成若天性  
情乎不能盡以所養見之事奉立朝惟承佐監辰即奉祠以歸  
應政所加止荆門小壘而已世固有能言而不能行內若明子

而外實迂闊不中事情者公言行扣符求粟致其吐辭發論  
既卓立乎古今之見至於臨臨政事費乎物而不迂詳密而不  
踴當乎人情而循乎至理而無一毫踴常懷故之迹若公者在  
吾儒中真千百人一人而已委常語以文成較未為過情士議  
是議議



2025/08/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2/28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2025/08/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